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四辑

狮子和宝石

〔尼日利亚〕渥雷·索因卡

（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邵殿生 等译

漓江出版社



ISBN 7-5407-0604-X/I·453

定价：平装6.25 元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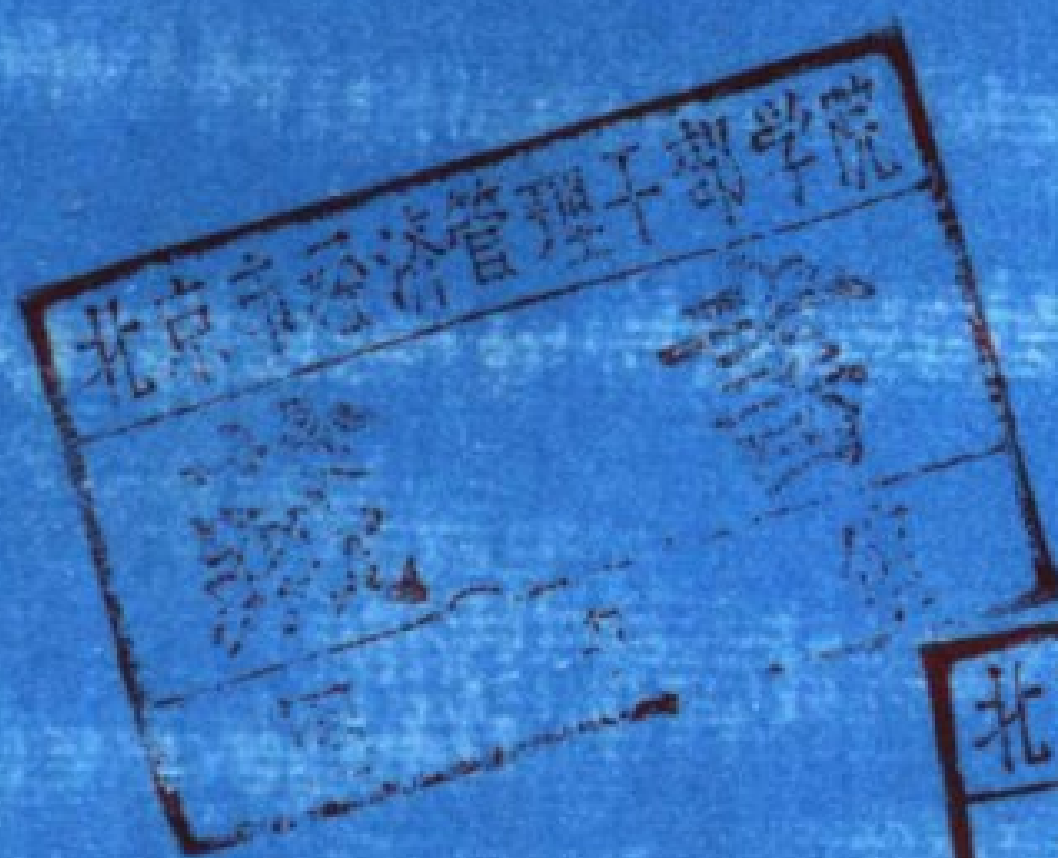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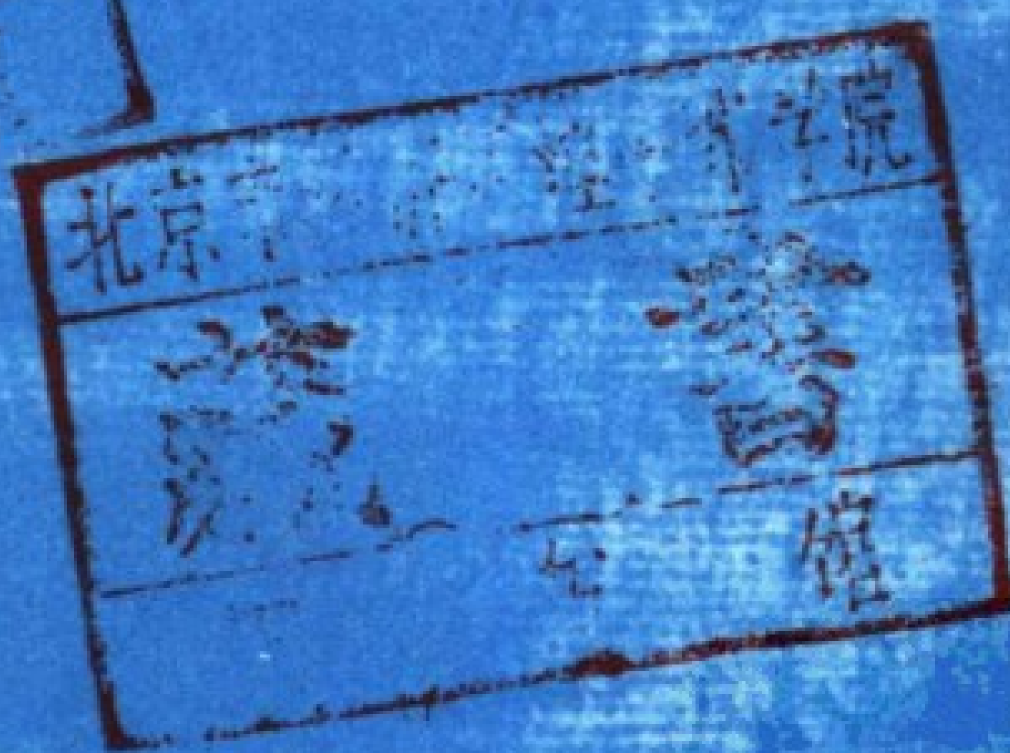
第四辑

狮子和宝石

[尼日利亚] 渥雷·索因卡

(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邵殿生等译

漓江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插页5 字数429,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200册
ISBN 7-5407-0604-x/I·453
定价：平6.25元
精8.25元

·译本前言·

熔非洲和西方艺术于一炉

邵殿生

自有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八十多年过去了。至1986年，它才被第一次授予一位非洲作家，这就是正当创作盛年的尼日利亚作家渥雷·索因卡。索因卡是当代黑非洲最有才华的剧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早在六十年代就已蜚声国际文坛。他用英语写作，在尼日利亚被誉为"英语非洲现代剧之父"。在西方，他以精湛的语言艺术被推崇为"卓越的英语散文大师"。他的剧中人物风趣幽默的对话，使观众为之倾倒，以致有些西方评论家甚至说他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对他的概括性评语是："他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关于人生的戏剧"。

索因卡才思敏捷，创作丰富，传闻他有些名剧是在四十分钟、一个周末中写出来的。至今他的主要作品约有二十部剧本（许多没有出版的讽刺短剧不计在内）、两部长篇小说、好几本诗集、一本狱中笔记、一本童年纪事、一本文艺评论（许多散见于报刊的政论、论文、讲演稿、记者访问记等无法缕举）。他曾导演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当代非洲剧作家的戏剧，导演过莎士比亚、契诃夫、布莱希特的名剧。

不过，索因卡不止是一个艺术家，在从事戏剧活动和创作的同时，他还先后在伊巴丹大学、伊费大学、拉各斯大学讲授戏剧、英语和比较文学，并定期赴剑桥、谢菲尔德、耶鲁等大学讲学。同时，他也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始终心怀祖国和整个非洲的命运，干预社会政治生活，以自己的笔直接参与斗争。可以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戏剧活动家，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

一

渥雷·索因卡是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人，1934年生于历史悠久的约鲁巴城阿贝奥库塔。阿贝奥库塔的意思是"大石下的城市"，城市横跨湍急的奥贡河，分布在山坡上，山顶巍然屹立的巨石，是往昔部落祭祀的遗址。索因卡出生在这座古城的一个相当西方化的基督教家庭里。父亲是当地英国圣公会教会小学的校长。母亲是一个颇有社会活动能力的商业妇女，在市区开设一个杂货铺，也是基督教徒。她的祖父是西非有名的牧师。索因卡全家连同男女佣人住在校园里的校长宅院里，有大围墙和外面世界隔开。由于自己的特殊家庭环境，索因卡的童年生活不同于大多数非洲儿童，他不满三岁就抱了他父亲书桌上的英文书偷偷地跟在他的小姐姐身后去上学，居然得到幼儿班老师允许而开始了学校生活，四岁时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一个白人军官用拙劣得难以听懂的约鲁巴语的问话，使军官大吃一惊。他从小聪敏，好问，活泼，大胆。英语和约鲁巴语一样是伴随他成长的语言，基督教圣经里的各种典故又和约鲁巴民间绘声绘色的精灵鬼怪的传说一起纷纭交错地涌入他天真烂漫的心灵，在那里萌

生出五光十色的奇幻想象。可以说，他今天的“广阔的文化视野”、他的溶合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艺术于一炉的独特戏剧风格，以及他丰富多采的创作构思可能最早发源在这里。

索因卡在阿贝奥库塔度过童年，十一岁离开家乡到几十英里外的伊巴丹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在拉各斯政府医药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十八岁时考入伊巴丹大学。伊巴丹大学当时已是尼日利亚的最高学府。当代许多著名的非洲作家如尼日利亚小说家钦·阿契贝、诗人克·奥基格鲍、剧作家彼·克拉克等都先后和索因卡同学。在这里索因卡开始写诗。两年后索因卡转入英国利兹大学英文系。利兹大学的学生戏剧活动十分活跃，常常演出欧洲古典的和现代的戏剧，引起了索因卡的浓厚兴趣。他参加学生剧团，大量阅读古今戏剧作品；当时在利兹大学讲授世界戏剧课和易卜生戏剧课的英国著名戏剧评论家和莎剧演员乔治·威尔逊曾给他很大影响。

关于索因卡何时开始戏剧创作，说法不一。有的评论家说他在利兹大学期间没有写过剧本；有的却说他在毕业前已经开始写《沼泽地居民》和《狮子和宝石》的初稿，并认为由于和伦敦皇家剧院有关系的安妮·派柏尔读了他的手稿《狮子和宝石》，才使他走上了戏剧之路。比较信而有据的事实是，索因卡于1957年夏来到伦敦，一度教书后，从1958—1959年在伦敦皇家剧院任剧本审稿人。由于皇家剧院是五十年代英国戏剧活动的中心，而1956—1960年间，正好是约·奥斯本、阿·韦斯克、塞·贝克特等著名剧作家的早期戏剧在皇家剧院首演的时期，索因卡得以有机会观摩了许多名剧的导演和舞台设计，开拓和丰富了自己的视野。1959年的一个星期天，他在皇家剧院举行了专场演出，用吉他伴奏演唱了自己的一些诗歌，朗诵了嘲笑种族歧视的

讽刺诗《电话中交谈》,并演出了他的第一部独幕喜剧《新发明》。不久,他的剧本《沼泽地居民》(1958)、《狮子和宝石》(1959)相继在伦敦和伊巴丹上演。从此,他开始了真正的戏剧生涯。

1960年1月索因卡回到尼日利亚。他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费用在尼日利亚等地广泛旅行,研究西非传统戏剧,为进一步把西方戏剧艺术和约鲁巴音乐、舞蹈、戏剧结合起来,创作用英语写作却又富于非洲乡土气息的、反映非洲生活的西非现代戏剧打下基础。与此同时,他在从事广播、电视、新闻和教学工作的青年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和培养演员,先后组建了业余演出的"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亲自筹资、编导、排演,使许多当时初露锋芒的黑非洲作家的剧作,如塞拉利昂名作家萨里夫·伊斯蒙的《亲爱的父亲和吃人的妖魔》、尼日利亚名作家约翰·克拉克的名剧《山羊之歌》、《木筏》等得以和非洲观众见面。由于剧团的成员分别来自伊巴丹和拉各斯两个城市,索因卡和他的演员们不得不经常乘车往返于伊巴丹和拉各斯之间九十英里异常险恶的山路上,一部分排练就是在颠簸得连心都要跳出来的汽车里完成的。(他的这段经历和他以后创作剧本《路》不无关系。)所以,有的评论家说,索因卡即使自己一个剧本也不写,他的名字也将永远铭刻在尼日利亚戏剧史上。

在努力开拓尼日利亚新戏剧的同时,六十年代上半期也是他创作丰收的时期。他一回国就为伊巴丹大学剧团写了讽刺喜剧《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为庆祝尼日利亚独立日演出写了《森林之舞》(1960;由以前的一个剧本《非洲森林之舞》改写而成)。这两个剧本和一年前已在伦敦和伊巴丹上演过的《沼泽地居民》、《狮子和宝石》,使他在国内外戏剧舞台上一鸣惊人。观众

为他清新的风格,轻松愉快的幽默所吸引。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创作初期。

自1960年以后至1967年尼日利亚发生内战前,他的创作风格渐渐有了变化,剧本的形式趋于多样化,他似乎在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这一时期的《强种》(1964)鞭笞以利己主义思想为根源的不人道的非洲迷信风俗,《孔其的收获》(1964)不指名地讽刺某些非洲国家的小独裁者("孔其"在约鲁巴语中指专横跋扈的铁腕人物),主题思想清晰可寻,风格朴素自然。而在此后的剧本《路》(1965)里,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该剧寓意朦胧,剧情荒诞。同一时期的长篇小说《阐释者》(意思是解释人生意义的人,1965)也有类似倾向,象征和神秘的色彩很浓。《路》探索生死之谜,《阐释者》阐释人生意义,也许是主题思想的哲理性影响了风格。

1967年,尼日利亚由来已久的复杂的民族间的纠纷爆发为内战。索因卡因反对暴力和内战,被军政府逮捕,未经审判一直监禁到1969年。中间一度传说他已离开人世。这段经历更加深了他对暴力的痛恨。出狱后,他发表了抨击暴力的《狱中诗抄》(1969)、《疯子和专家》(剧本,1971)、《人死了——狱中笔记》(1972)、《混乱岁月》(长篇小说,1973)。这些作品的一些片断是他在狱中酝酿,利用书籍的页间空白起草的。有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他内战后的散文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力图正视恶梦般的人生,表现经历内战的人民的悲惨生活。"

出狱后,自1971年至1975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加纳度过,直至1975年军政府首脑戈翁下台后才回国定居。在国外时,他写了讽刺军政府的以《裘罗教士的磨难》中主要人物裘罗为主人公的《裘罗变形记》、应伦敦国家剧院之请根据欧里庇底

斯的同名剧本改写的《酒神的伴侣》、以非洲历史上一个国王的马弁殉葬的故事为题材的《死神和国王的马弁》三个剧本。1975年回国后，面对国内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写了许多出穿插音乐和歌曲的、宣传鼓动性的时事讽刺短剧，组织了伊费大学流动剧团，在拉各斯市中心、市场和停车场向市民演出。其中有讽刺政治投机家的《回家做窝》、《狩猎大野兽》，抗议大米进口和分配中的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失去控制的大米》，讽刺徒劳无益、挥霍浪费、只供贪污者中饱私囊的政府重点建设的系列剧《重点项目》等。这些剧本大多没有出版，有的在街头演出后，似乎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一阶段的其他新作有：揭露社会弊病的舞台剧《文尧西歌剧》(1977)、为电台写的讽刺算命先生的广播剧《安息吧，可尊敬的铁嘴博士》(1982)和根据它改写的舞台剧《未来学家安魂曲》(1983)、还有讽刺非洲独裁统治者的剧本《巨头们》(1984)。其中值得着重谈谈的是《文尧西歌剧》和《巨头们》，前者借用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的情节，充实以尼日利亚的人物、性格、时事，对七十年代尼日利亚石油出口空前繁荣时期的种种社会弊病痛加抨击。这出戏在尼日利亚伊费大学一次晚会上首演时十分成功，使观众席中的官方人士为之震慑，以致未能按原计划在拉各斯公演。《巨头们》被一位批评家称为是一部“需要相当的勇气、以空前的凶猛攻击某些非洲领导人”的戏剧，第一幕开场的布景是纽约某一非洲国家的大使馆，出场人物包括了影射阿明、博卡萨的几位非洲巨头们。

这就是索因卡生活与创作的一个轮廓。下面我们来看看本集选收的几个作品。

二

上文说过，索因卡主要是一个剧作家。这个集子所收的也主要是他的剧作。在选材时，考虑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索因卡的剧作在形式上是多样化的，他三十年来的优秀剧目包括轻松的喜剧，滑稽的闹剧，严肃的正剧，荒诞的哲理剧，穿插非洲歌舞的讽刺剧，运用象征、比喻、充满文字游戏的现代派讽刺剧，开门见山的宣传鼓动剧，以哑剧形式表演的时事讽刺剧等等。另一方面，索因卡的创作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又都有自己的特色，大致说来，他的创作初期的代表作是明朗的喜剧，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是荒诞的哲理剧、讽刺剧，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突出的形式是宣传鼓动性的时事讽刺剧、揭露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从这两个角度选材，选收的七个剧本，各有其一定的代表性。遗憾的是，我们原想收入他的剧作《死神和国王的马弁》，由于国内资料有限，只好阙如。

在收入这个集子的剧本中，《沼泽地居民》、《狮子和宝石》、《森林之舞》和《裘罗教士的磨难》属于早期作品，即尼日利亚独立前的作品。《强种》是他在尼日利亚独立后第二阶段的探索。《路》和《疯子和专家》是他成熟期的代表作。一般说来，索因卡的早期作品朴素明朗，除非涉及一些非洲的风俗习惯，需要稍加“注释”外，我不多作分析，但成熟期的“荒诞派”剧本则颇为晦涩，相当费解，国外评论界也都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因此尽可能提供一点“索隐”。

《沼泽地居民》(1958年)是迄今为止各种版本的索因卡戏剧选中所收的最早的作品，是剧作家青年时代的代表作。该剧在伦

敦大学戏剧节初演时，当时二十多岁的索因卡曾亲自扮演那个控诉人剥削人的社会的青年农民伊格韦祖。剧中所描写的独立前尼日利亚沼泽地带的农村生活，在尼日利亚沿海地区、特别是尼日尔河入海处，是很典型的。作品反映殖民主义入侵后，城市里资本主义畸形发展，农村中生产凋敝和青年流向城市的现象。在剧本开头，年轻的主人公从人吃人的城市里两手空空地回到农村，而在这里迎接他的是自然灾害的肆虐和封建宗教势力的压迫，他走投无路，不得不又一次背井离乡，从洪水泛滥的沼泽地重新投身那金钱统治一切、骨肉相互残杀的罪恶城市。五十年代中期，非洲大陆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非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地宗主国的羁绊争取独立。面对这种形势，索因卡对独立前尼日利亚农村的愚昧落后感到不满。在《沼泽地居民》里年轻的索因卡发出叛逆、抗议的声音，尽管他对前途感到迷惘。

几乎和《沼泽地居民》同时诞生的《狮子和宝石》(1959)却是一出风格迥异的喜剧，主要人物的对话全部用自由体诗句写成，是作家在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后来他在《森林之舞》和《孔其的收获》里也常常让他的主要人物用自由体诗说话)。剧本自始至终洋溢着轻松愉快的喜剧气氛，中间穿插载歌载舞的场面和非洲传统的以哑剧形式表演的戏中戏。它是索因卡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至今被评论家称为他早期的“杰作”。剧本写三、四十年代的非洲生活：村里最漂亮、最聪明的姑娘希迪像一块宝石，为许多人所追逐，而主要的角逐者是一个青年小学教师和一个年过花甲、妻妾盈室的老酋长。青年教师是一个可笑角色，他夸夸其谈、不切实际，醉心西方物质文明，连“月亮也是西方的圆”，他指斥娶亲要付彩礼的陈规，只因为他口袋里没钱。老酋长反对文明、进步、铁路……因为它们危害他的利益，但是他精明世故，老

奸巨滑，凡是有利可图的“文明设施”，他也引进利用，例如他想发行邮票，还想到把希迪漂亮的头像印到邮票上。他把他这些打算说得天花乱坠，终于把希迪诱上了钩。剧本以姑娘涂脂抹粉，在鼓乐声中送上门去嫁给老酋长而结束。这个作品反映的也可以说是传统的思想和观念同外来的思想和观念的斗争。在还处于空泛的口号阶段的“新文明”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之间，务实的农村姑娘希迪宁可选择后者。通过对比，作者既尽情刻画老酋长的世故狡猾，又非笑了那个满口摩登名词的青年教师的浅薄和迂酸。

另外一出早期的代表作《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是索因卡所有发表的剧本中最短小精悍、上演率最高的讽刺喜剧，也有评论家称它为轻松逗乐的闹剧。剧中人物裘罗教士是当代尼日利亚一个机灵透顶的江湖传教士。他熟谙人情世故，惯于鼓其如簧之舌，巧妙地迎合社会上各种人不同的心理，以宗教迷信进行诈骗。他的信徒中既有为生计所迫乞求上帝保佑的贫民百姓，也有利欲熏心，祈求上帝恩赐以期升官晋爵当上部长的议员。剧本以小见大，是一幅妙趣横生的世态画。裘罗教士是以巧取豪夺、激烈竞争为特征的西非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应运而生的产物，在那里连宗教也演变成为一种生意经。实际上，在六十年代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巴尔海滩上就有许多这样的传教士，他们自称先知，用生前荣华富贵和身后灵魂得救的烟料诱饵来网罗信徒；他们把基督教和非洲传统宗教的仪式揉合在一起，礼拜时载歌载舞，击鼓拍掌，于宗教狂热中疯疯癫癫，像剧本中所描绘的那样。对这些巴尔海滩上的骗人的先知，索因卡的刻画确是入木三分。据有的评论家介绍，《裘罗教士的磨难》是索因卡仅用一个周末写成的，也许正因为是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所以剧本显得结构

紧凑，生意盎然。

1960年回国后，面对非洲国家独立后变革时期严峻复杂的现实，作家渐渐变得深沉，变得成熟，不过他仍然很少丧失幽默感。这个时期的《强种》(1964)是他唯一的一出严肃的悲剧，在他迄今为止的剧本中，恐怕唯有这里，你找不到他在其他剧本中的风趣和幽默，也没有他欢喜应用的调侃文字。《强种》的剧情发生在一个不指名的、很可能是沿海的非洲农村。过去在尼日尔河三角洲有这样的风俗：每逢新年前夕举行的除旧迎新宗教仪式上，要找一个外地人作为牺牲品或替罪羊。通常是这样：秘密地抓到外地人，给他灌了麻醉药，在他身上涂上色粉，在半夜之前拖着他穿过全村，让人人往他身上倒垃圾，扔脏物，肆意欺凌和咒骂，最后把他驱逐出城，永远不许回来，间或虐待至死。这样做的用意是希望在除夕把过去一年全城的罪恶、污行都"栽"到他身上让他带走。《强种》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新年前夕的故事。青年教师埃芒和另外一个白痴孩子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外乡人，除夕之夜，为了保护那个白痴孩子，埃芒终于成了牺牲品。在埃芒自己的家乡，也有每年送旧迎新的风俗，他父亲就是一个年年除夕在头上顶着象征性的装着垃圾的小船，为村里人把全村的"污秽"送往河里让它流走，最后为此劳累至死的人；但在他们家乡，这是一个受大家尊敬、为大众作出牺牲的英雄人物。埃芒的父亲曾经骄傲地对埃芒说，他们的家族是"强种"。不少评论家认为，索因卡在这个剧本里要说的是：非洲所面临的转变时期需要像埃芒这样不惜牺牲自己的人、这样不惜牺牲自己的艺术家；只有这样巨大的牺牲才能唤醒这个古怪世界的良心。这样的人要不怕放逐，不怕种种磨难，甚至不怕被打上"反常"的烙印。很可能，索因卡确实是在严肃地沉思一个非洲作家、艺术家在自己民族

坎坷的前进道路上所肩负的"强种"和"牺牲者"的重任。

《路》(1965)和《疯子和专家》(1971)两个剧本分别写于尼日利亚内战前后，是公认的索因卡成熟期的代表作，和以前的剧本相比，风格上有相当大的变化，主要是寓意隐晦，手法夸张，荒诞的倾向非常突出。前者写尼日利亚"道路"的崎岖，后者写内战带来的灾祸和"人性"的沦亡，都是索因卡的心声，也是他艺术上的力作。

尼日利亚的"路"凶险叵测，无数本领高超的司机都在"路"上丧生。《路》的主人公教授是个怪老人，他在教堂旁边一个棚子里为司机、售票员们开设了一个歇脚、打尖的场所。他自己白天在那里摆摊为司机们伪造执照，黑夜在教堂墓地与鬼魂为伍。哪里发生车祸，他就急急忙忙带了放大镜去勘察，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破纸碎片上寻找说明生死奥秘的"启示"。怪老人还在自家门口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车祸的幸存者，让他每天为自己采汲棕榈酒以招待司机们，这就是那个跛脚的、既聋且哑、失却记忆的穆拉诺。教授称他为那个"脚踩两个世界的人"，"幽谷里的一个幽灵"；因为他"是从黑暗的深渊、从死神的喉咙口爬出来的，他身上附着神灵……"所以，教授养着他，就好比"手里控制着一位神明"，就能有一天找到"启示"。除了教授和穆拉诺，剧中其余出场人物则都是政治动荡的六十年代中期拉各斯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汽车场上常见的形形色色真实人物：司机(失业的、没有执照的、刚刚撞了人而惊魂未定的……)，售票员，流氓，待雇的保镖、打手，招募打手的政客，吃白食、捞油水的巡警。剧本描写了这些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一天，最后以穆拉诺看到车祸发生前自己所戴的面具若有所悟，跳起死神舞，众人大乱，怪老头被人刺死告终。由于剧本的主题思想隐晦，剧情离奇，

评论界虽然公认它是索因卡成熟期的杰作，但是对它的分析和评论则由于各人对非洲现实生活的认识深浅不同和对作品的理解不同而互有异辞。有人认为，这不是一出“让人看懂的戏，而是让人感受的戏”。有人认为，《路》属于二十世纪的荒诞派戏剧，是索因卡在荒诞派戏剧领域的重大成就。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这样评价是低估了索因卡剧本的独创性和活力，《路》的主人公怪老人是按照今天人们所熟悉的二十世纪存在主义者的方式在探索人生的意义，作者是用批判的眼光在注视着走在“人生道路”（剧本原名《人生之路》）上的一个面临生死存亡的社会。

确实，《路》有着多层次的意义，从最表面的意义来看，它是尼日利亚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尼日利亚是世界上车祸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尼日利亚著名的作家，在诗歌中写到车祸或者写诗悼念死于车祸的亡友的并不罕见。索因卡本人也多次在诗歌中写到车祸（《黎明中死亡》、长诗《伊丹里》等），他的长篇小说《阐释者》中主人公之一工程师塞柯尼死于车祸；他在剧本《森林之舞》中也写到一次几十人丧生的车祸，并把那辆车取了个“火葬炉”的名字。而剧本《路》则是集中地写了“路”和“车祸”，其中写了多少起车祸，多少个车祸中丧生的司机！用一、二句话一笔带过的车祸中丧生的司机有八、九个，着意刻画的有在“壮丽的熊熊烈火中”归天的油罐车司机缅甸中尉，接连遇到两次车祸吓破了胆、心如死灰的司机柯托努……其他车祸遭殃者还有柯托努的推板车的父亲，被教授收养的穆拉诺，桥头事故中的一车遭难者以及“生前多么漂亮的脸蛋儿上如今被泼上了山药糊糊的女乘客”……不过，作者不是为写车祸而写车祸，他是借此思索生与死的问题。在剧本中，“路”是不出场的、但又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的主角，剧中的司机、售票员、警察……老教授，则是整天和

"路"打交道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上什么样的命运。作家把"路"比做墙角里的蜘蛛，它整天埋伏着"伺机以待，等那只苍蝇像个快活的傻瓜似的嗡嗡飞来"，自投罗网。和这个隐身的、潜在的主角相对应，作者安排了在舞台上出头露面的主人公怪教授。他无论白天黑夜，都在思索这条"路"上的生死奥秘。按照约鲁巴人的信仰，人死了有鬼魂，鬼魂又会来投胎，轮回再生，这样周而复始，生就在死的边缘，死也就是生的"成熟"(这个主题曾一再出现在索因卡的诗歌中)。所以《路》的主人公怪教授才一再要到车祸现场——死和生的边缘去找"启示"。这也正是剧本的主题思想。

《路》仿佛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前面提到，剧本原来的名字是《人生之路》。主人公老教授似疯非疯，真真假假，是一个怪诞的、象征性的人物，他似乎是变革中的尼日利亚的缩影：教授年轻时在教堂里当读经师，那时候，他奉基督教圣经为神明，热心教堂事务，吹毛求疵地挑剔主教、风琴手的错误，热衷于三十年代基督教刚刚在尼日利亚流行时一批基督教徒清教徒式的行动，去烧掉大街上的酒棚子等等。而到了剧本开场时的六十年代，他已经演变成一个流落江湖，以伪造执照、文件为业的老手，开口就是"咨询费"、"辛迪加"等摩登名词。在他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尼日利亚社会所经历的蜕变。而其余的、许多活生生的尼日利亚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却在我们眼前展示了社会的横剖面：失业的、不失业的司机、售票员，吸大麻、为活命而卖命的流氓、打手，雇用打手们的政客，有着猎犬一样的嗅觉、处处滋事生非、揩油沾光的警察，诸此种种，似乎是以说明作家笔下的"路"有着更深刻、更含蓄的涵义。《路》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感叹。

《疯子和专家》(1971)是索因卡在尼日利亚内战后的作品。

剧本写父子俩经历了战争洗礼从前线回到家乡。儿子战前是外科医生，现在当了情报处长，从救死扶伤的医生变成了钉梢、刑讯的“专家”，他派了四个从前线复员的残废人——一个癫痫，一个瞎子，一个瘸子，一个缺胳膊的——去监管被当作疯子关起来的自己的父亲。从对话中知道，父亲曾在前线宣传各种怪诞主张，如：对永恒的As神的信仰；食人肉合法，不食人肉是浪费等等；父亲曾经要这些专家们也尝尝人肉，因为，“既然当兵的吃这种肉，当官儿的自然也该吃这种肉。”整个剧情荒诞不经，间或夹杂着一些影射时事的场面和议论。此外还贯穿着一条线索，写代表大地、生命、善良和正直的两个采药老婆婆和医生的姐姐希望拯救这些疯子和专家们的幻想终于破灭。

关于这个剧本，索因卡有一次在英国肯特大学讲课时曾经给它作过“注释”。他说，他写这个剧本是为了“祛魔”；写成这个剧本，他感到是出了气，是给了那些囚禁他的人以回击。自然，剧本所涉及的思想远比他所概括的要深刻广泛。剧中四个残废人的表演，无论是一开场的掷骰子、用自己的假肢下注，或是盼望中的巡回演出，表演鸵鸟“嘴啃沙”的节目，……或是以后在残废人收容所的种种场面，自始至终是平民百姓对内战的控拆；而疯老人关于信仰As神，吃人肉等等虚无主义的宣传其实是对内战的血淋淋的揭露。剧本着重刻画内战带来的人性的沦亡，并对暴力作了淋漓尽致的鞭挞。例如，阿发模拟刑审人员（专家们）威逼戈伊的一小段戏中戏揭示了镇压者假借真理名义肆行暴虐；贝罗和老头儿父子俩在地下室里的一场“斗智”，刻画了暴力对人性的嘲弄和摧残。值得指出的是，无论作者的鞭挞和揭露是多么锋利，作者的风格始终不失他独有的幽默：它既表现于劫后余生的四个残废人性格化的对话，表现于剧中人物针砭时人、时事的

对话和独白，也表现于作者用以泄愤和揶揄的大量文字游戏。《疯子和专家》被认为是近年来作者"最重要的"剧作。有的评论家说它是"让人揪心的"戏，这并不奇怪。1967年至1969年的尼日利亚内战使一百多万人死于非命，还留下了大批伤残者；正是这场席卷尼日利亚的血雨腥风和作者本人身陷囹圄、饱受折磨的日日夜夜孕育了《疯子和专家》。

关于《路》和《疯子和专家》，尼日利亚评论家奥·奥贡巴曾作过细致的、索隐式的分析。他说："索因卡是一位认为自己有重要的话需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十分严肃的剧作家……他认为自己的社会奄奄一息，所以拉起了警报。""索因卡成熟期的剧本中的中心形象是'路'，它联系过去和现在，通向未来，这未来是黑暗的。从现实出发来判断，这未来还可能是严峻而多灾多难的。索因卡成熟期的剧本中的典型社会就像一辆在西部尼日利亚狭窄的公路上行驶的卡车，这条崎岖颠簸的公路到处是急转弯、深坑、破桥，两旁是深沟；问题是驾驶这辆卡车的司机在这生死关头是不是小心谨慎……一切迹象都表明，司机并不小心——不是力不胜任，就是喝醉了酒……卡车本身也破烂不堪，因为虽然它外表看来是全新的，其实只不过是表面新涂了一层油漆……"据他的理解，"在《路》里，法律、秩序都崩溃了……这一群人的领袖是一个半疯的、半罗曼蒂克的流氓（指主人公怪教授），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把他那班堕落的人马带向毁灭或自我毁灭……在《疯子和专家》里，社会本身已经疯了，死神已经无情地控制了一切。"这些话颇有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个作品。

总之，《路》和《疯子和专家》虽然剧情荒诞，却是当代尼日利亚和非洲社会的曲折的反映。

索因卡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除剧本外，他在诗歌、散文作品以及评论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因此在这个集子里，我们也选收了他的童年回忆录的片断和八首诗歌。童年回忆录《在阿凯的童年生活》在英美出版时，曾给作者带来很高的荣誉。评论家甚至认为，它是“对当代英语文学的重要贡献，必将成为童年故事中的不朽杰作”。集中所收的诗歌，也都是他的名篇，见于各家编选的他的诗集和他自选的诗集中。他的诗歌，像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电话中交谈》，是平易易懂的。其余的诗篇大抵意蕴生僻奇特，正如授奖辞中所说的“像先锋派那样深奥”。这也许是由于先锋派诗歌的熏陶，同时也是由于约鲁巴传统宗教思想和宇宙观的影响。

三

三十年来，在戏剧领域里，索因卡虽已硕果累累，成功地创作了二十多部各种不同风格的戏剧，然而，他每一部新剧的诞生，依然会引起一阵新的轰动和赞许。对于他的新作《巨头们》(1984)，一位西方评论家惊叹说：“这又是一部不同于他以前任何一个剧本的作品！”评论家指的是他作品的风格和形式上的新的突破。作家的技艺如此层出不穷，固然得力于他“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艺术根底，而同样重要的，似乎也应该归功于他同尼日利亚、同非洲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他为人的自由所作的不倦的斗争和他独立不羁的创新精神。索因卡曾说过：非洲艺术家从来就是、也应该是“社会风习和历史的记录者，时代的理想的表达者”。这一点他始终身体力行。在自己和尼日利亚独立、发展、变革时期同步的文学生涯中他从未中断过为自由的理想而斗争。从他最早的诗篇(五十年代的《电话中交谈》)、最早演出的

剧本(1959年的独幕剧《新发明》)开始,他就以爽朗的笑声来嘲讽对黑种人种族歧视的愚蠢;六十年代回国后,一度在电台主持群众文艺节目时,就因为在其中加进自己对社会和政治的犀利评论而引起电台领导的反对;接着就是内战前后为主持正义、反对暴力所作的一次次斗争,例如1963年在伊费大学任教时为抗议校领导关于全体教职人员必须效忠当时政府的指令而辞职,1965年因抗议公开舞弊的选举而遭拘留,1967—1969年因反对内战而被捕入狱。因此,一位尼日利亚评论家不仅称他为"拜伦式"的人物,甚至说他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并且断言"在他(索因卡)看来,这个转变中的社会需要一个救世主,如果需要,他会担当起这个角色,不惜任何牺牲为自由而斗争"。索因卡自己确实也说过:

> 我的始终不渝的信仰是人的自由。它像一股愤怒的、反叛的力量在我躯体里汹涌,使我坚持不懈地同人类惯于奴役他人的莫名其妙的怪癖作坚决斗争。特别是在这非洲新社会里,坚持要这种自由的主张,往往被看成是某种奇怪的、有破坏性的霉菌……我深信,没有这种充分的自由,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屈辱的。虽然我知道光靠说话是不能保证得到自由的,可是我的创作还是越来越多地针对那些压迫人的皮靴——不管穿它的脚是什么肤色的——为个性自由而斗争。

他的社会活动和斗争扩大了他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而且正因为写作是斗争,而戏剧是他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所以他不断地磨砺,不断地改变它的风格、它的形式,比如,当他要"祛魔",要"出气"时,他就加强各种现代派的手法:象征、比喻、文字游戏,以进行揭露;当他认为"社会已经失去方向,抛弃了一切价值观念,正在滑向深渊"时,他就使用淋漓尽致的漫

画，来敲响警钟，来"揭露，反映，甚至放大这个社会的颓废的、腐败的下腹部"(索因卡对剧本《文尧西歌剧》的解释)；当他要求和群众直接沟通时，他就大大发展了六十年代他曾经运用的时事讽刺短剧形式，创作了八十年代的许多穿插音乐、歌曲的宣传鼓动剧和近乎哑剧的时事讽刺剧。一切服从于他的斗争的任务。可以说，独立后的非洲生活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因此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一直在"一种多产的矛盾中创作"，他的每部作品都带来"另一系列不可抗拒的创作欲望"，因而永远不可能"砸碎打字机"，过宁静的"田园诗生活"。正因如此，我们无疑将从这位现在才五十多岁的风华正茂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笔下读到无数更优秀的作品。他的创作正在发展，他的创造力还很旺盛，我们衷心祝愿他为非洲和世界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目　录

·译本前言·

·剧本选·

沼泽地居民

(1958)

邵殿生译

人　　物

阿露　老妇人

马古里　她的丈夫

乞丐

卡迪耶　祭司

伊格韦祖　阿露的儿子

鼓手

祭司的跟班

沼泽地一乡村。

蛙声，雨声和沼泽地的其他声音。

一片沼泽，其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小岛似的烂泥滩。舞台现出一座坐落在这样一个小岛上的高脚茅屋。左边两扇门通向内室，右边的门通向户外。墙壁是用麻绳捆扎沼泽地的树杆编成的。

房间相当宽敞，既是一家人干活的作场，又是招待客人的“客厅”。舞台右侧靠近中央放一把理发用的转椅，式样非常陈旧。靠右墙一张小桌上，稀稀落落放着一排理发用具——剪刀、推子、本地梳子、剃胡子用的肥皂水、小圆刷、剃刀——别的东西不多。一件宽大、肮脏的白大褂权充理发顾客的围身。

马古里，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靠窗站着，向窗外张望。台左前方是他在编的筐子，编筐用的蒲草散落在他脚前，和他同样上了年纪的妻子阿露手里拿着一块染色土布，坐在台左后方的席子上，忙着拆线络[1]。阿露显得不胜沼泽地苍蝇异常凶恶的骚扰，她身边放着一个掸尘，一会儿就抓起来挥舞一下，当苍蝇趁她不备咬了她时，她就大声叫喊。

时近黄昏，外面传来淅沥淅沥的雨声。

阿　露　看得见他吗？

马古里　看见谁？

阿　露　伊格韦祖，我儿子。还有谁呢？

马古里　我不是过来看他的。我只想看看，雨会不会停。

阿　露　怎么样？有停的样子吗？

马古里　（咕哝了一声）

阿　露　（又干起活来。过了一会儿）该回来了。走了好久、好久了。

---

① 西非人民传统的印染法：把土布折叠缝紧，染色后再拆开，印出各种花样。

马古里　他认得道。都成年人了，娶了媳妇儿了。

阿　露　（发火，不过由于年迈，火气不大。）你要是还有一点儿心肠，就早该去找找他了。

马古里　我去找死？落个浑身抽痉？我可不干……话说回来，（有些恼火）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阿　露　我要待在这儿，等他告诉我那个消息。我可不愿意一跤摔死在外头。

马古里　你可真是越老越会骗人了！过去这十年，哪一天你不是发誓赌咒地说你儿子死在沼泽地里了？这会儿你倒居然象只乌鸦似地蹲着，说什么要等待关于他的消息了。

阿　露　（固执地）我知道他已经死了。

马古里　那你还希望伊格韦祖告诉你什么呢？

阿　露　我只是想知道……我只是想问问他……我……我……他不该那样拔腿就跑……象个疯子似的冲了出去，让人家都来不及问他一句话。

马古里　（紧逼）来不及问他什么话？

阿　露　（愠怒）你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我说成是个骗子。

马古里　我没有这个必要。

阿　露　呸！你这个蛤蟆脸！（重新拣起手里的活）……扔下行李就跑，都来不及问他一句话……要是他真找到了他。要是他真在城里找到了他……

马古里　死人不会去城里的。死人去地狱。

阿　露　我就知道有那么个死人，不老老实实地去地狱，反倒坐在我跟前。

马古里　这可是谁骂谁啦……

阿　露　你如今太没用了，几乎整整一个星期还编不出一个筐子……再说，这还不是你自己割的蒲草！

马古里　要是你不一会儿就得站起来，给全村的人剃头……所有的头皮又几乎都长了厚厚的一层"壳儿"，你得刮啊、刮啊……

阿　露　（猛地一声叫喊，用手拍打胳膊）

马古里　（凝视着她，过一会儿）哈！难道说又有一个苍蝇想从你干瘪的血管里吮血不成！

阿　露　你的血多！要是你果真血多，精神好，你就该露一手，出去找找你的亲儿子，把他带回来吃晚饭。

马古里　肚子饿了他会回来的。

阿　露　要是迷了路呢？要是他在一片沼泽里找不着回来的路呢？

马古里　（困惑）他？迷路？我的老太婆，我们在议论的不是你的儿子吗？不是你那个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儿子吗？

阿　露　可他离开这儿有好长时间了。你不能要他一下子就摸清了路。

马古里　不，不。当然不。这可怜的孩子……他离开了足足有……整整……八个月啦！……得了，得了。光凭你这份唠叨劲儿，就会把一个男人逼得钻进沼泽里去淹死的。

阿　露　（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我去找他。我不能把他也丢了。我不能让他一失足来不及叫一声就不见了，也没个人搭救他。

马古里　你待着，别动！

［阿露走到门柱边，向外张望。

阿　露　我要出去喊他的名字，一直喊到他听见为止。我本来还有一个儿子，是泥沼把他拖进了深渊。我不能让伊格韦祖也走上这条路。

马古里　（跟随着她）到现在你还没有哪一个儿子在泥沼里淹死，不过，要是你老这样不停地唠叨，灾祸马上就要落到他们头上了。

阿　露　这又不是我唠叨出来的。灾祸早就发生啦。阿乌契克是淹死了。

马古里　你这不见血不解渴的女人。阿乌契克是厌恶透了这块地方，跑到城里去了。到城里你就能找到他，他在那儿跟上等人厮混。可是，你偏偏非要他成为泥潭里一具烂尸体才肯罢休……

阿　露　那是真事。

马古里　那是撒谎。所有年轻人都跑到大城市里去找门路，去赚钱……只有少数几个记得家里人，偶而捎个信来。

阿　露　你等着瞧吧。等伊格韦祖回来，你就会知道他连阿乌契克的影子也没有见到过。

马古里　没有见到又怎么样呢？城市是个大地方。你可以在那儿待一辈子还遇不上半数的人。

阿　露　他俩是孪生兄弟。光凭这个，哪怕他俩住在城市的两头，也会走到

一块的。

马古里 呸！

阿　露 "呸"你自己！谁也没有见到过他。谁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可你偏偏对我说……

马古里 真没有吗？你敢说没有？

阿　露 没有一个真正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发誓说，那是他。

马古里 （无可奈何）没有。没有人能发誓……唉，你是个多会欺骗自己的女人啊。

阿　露 谁也不知道。只有蛇神知道，只有沼泽地的蛇神，蛰伏在泥沼下面的神蛇。

马古里 蛇……去它……！见鬼了！你简直要我管不住舌头，说出亵渎神灵的话来啦。不是有几个跑买卖的来过？头年他们来了，第二年又来了。他们瞅着伊格韦祖问道：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你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住在城里？

阿　露 长得相象的人多得很。

马古里 （坐下，拿起活儿）那好吧，反正我不会给一个我明知道活着的儿子念丧经。

阿　露 只要你对他有一点儿真正的父子之情，你就会知道他已经死了。可是你半点儿感情都没有。谁都会以为他们不是你的亲骨肉。

马古里 唉，是不是亲骨肉，还不就凭你的一句话。

阿　露 呸！你从来就有一根不干不净的舌头！

马古里 （狡黠地）大地宽又广，阿露，你又常常一个人出去挖螃蟹。那一批批来找鳄鱼皮的商贩，贼头贼脑的，……你敢说他们没有连你的皮也偷了去吗……你这条老鳄鱼！

阿　露 要是真偷了呢？

马古里 那就算他们倒了霉，好在他们也不怎么在乎搞到手的是哪条鳄鱼。

阿　露 你是想……啊唷！（拍打一个苍蝇，接着更为愤怒地）你是想让脑袋瓜开瓢，让它透透风不成！

马古里 只要想想……

阿　露 （想站起来）你再敢往下说……看我不……

马古里 得了，得了，阿露。你知道我一个字也不是当真的。(阿露紧闭嘴唇，重新拿起活计)(赶紧抚慰她)天底下没有一个女人比你更忠实，阿露；我这一辈子什么时候都用不着担心……(口气越来越真诚)可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够对着他妻子的脸夸这海口的，阿露。可不是每一个男人。(阿露仍板着脸)再说，你曾经有多少次机会。那些跑买卖的——哪一个不想要你跟着他回去；他们个个许下诺言，要让你象个阔太太那样生活，穿罗着缎，哪怕是最小的事儿，也有仆人伺候……他们都跟你说，你可不是待在这穷地方的人。跟我们去城里吧，那里的男人晓得女人的价值……不错，千真万确是那样。那时候，你可以在他们当中随意挑选。你叫他们个个都象喝了一坛子蜜酒似的晕头转向。

〔阿露不由得微笑起来。

马古里 那时候我和你走在一起，是多么心花怒放，只听得他们交头接耳，一个垂涎三尺的家伙对另一个说："她倒是看上了他哪一点呀，我真不懂……"可怜的傻瓜……他们哪里知道呢。要是他们能看到我把你带进红树丛的情景，我是那么健壮，能叫你疼得直淌汗，叫你紧紧抱着我，用牙齿咬我的脸颊。

阿　露 你就会吹牛。

马古里 你啊，眼睛闭得死死的，眼皮都快绷裂了。你的眼睛总是紧闭着，所以直到今天，你也不知道当我在那象魔鬼一般精神的时刻是个什么模样儿。

阿　露 轻点儿。

马古里 你那时候可丝毫也不害怕沼泽。无论白天黑夜，你都不害怕穿越沼泽，甚至还敢在沼泽中心睡觉呢……阿露，你还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一夜吗？

阿　露 (依然高兴)多大一把年纪了还说这些话，你不觉得害臊！

马古里 说吧，我的阿露。告诉老马古里，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你到底干了什么。

阿　露 不。

马古里 你这只犟头犟脑的老母鸡……连这你也不肯告诉我吗？虽然那天外头一片漆黑，连你的眼白我都看不见，可你却拉着我跑出屋子，穿过

一片沼泽。

阿　露　(固执地)不记得了。

马古里　你把我带到好几条溪流汇合的地方,对我说……(止住)

阿　露　(不好意思地)啊,那是我母亲常说的话。

马古里　就算是吧,你也对我说一说……就象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那样,我当時还以为是你自己的话呢。

阿　露　我的记性已经不那么好了……可是……

马古里　会记起来的。慢慢儿想一想。

阿　露　(不好意思地微笑)母亲告诉我,在我当新娘的床上必须这么说。

马古里　就在我们当时站立的地方。说吧,再说一遍吧。

阿　露　"河流汇合之处,该是婚姻开始的地方。河床是新娘最好的床。"

马古里　(若有所思)啊呀——呀……河床……河床……(突然迸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大笑)

阿　露　哎!干啥?你这是笑什么啊?

马古里　(控制不住自己)啊——呀呀!河床……(又一阵大笑)

阿　露　你不是病了吧,马古里?

马古里　啊——唷!你真是老了,阿露。如果你连这都记不得了,你可真是老得不能再睡河床了。

阿　露　我真不……你到底是说……?

马古里　好好想一想,老婆子,你不记得吗?我们俩都不知道沼泽地一直延伸到了小河的那一头……就在我们身子底下……地面……陷下去了!

阿　露　(笑了起来)啊,一切都记起来了……是啊,是啊,正是那样。正是那样!

马古里　你可记得当时你陷在泥潭里一个劲儿地踢腿……哈!哈!

阿　露　(不再感到有趣)我在泥潭里?你呢,我看你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沾上泥吧?

马古里　我正好来得及一跃身跳了起来,不是这样吗?但是你却原样不动仰面躺着陷了下去。我站在那儿望着你……

阿　露　是啊。呆头呆脑地望着,然后就大叫大嚷地笑得人仰马翻。我现在全记起来了。

马古里 你要是站在我站的地方看到你陷在泥里那副模样儿，你也会大笑的。

阿 露 还自称是个男子汉呢！我每一根肋骨都受了伤，就因为你站在我身上把我往上拉。

马古里 要是你不那样拼命地摔胳膊抡腿，我早就把你弄上来了……

〔阿露又闭紧了嘴唇。僵直地俯身忙做活计。一阵沉默。

马古里 全村的人都说咱们的双生子长得跟这块沼泽地一个颜色……喂……阿露？

〔阿露不理睬他。

马古里 唉……那些个日子啊……可真是好日子啊。哪怕年成不好，沼泽淹没了田地，我们总是能够随着蛇神欢笑……（继续干起活来）……可是，这些年轻人……一生下来就想离开村庄，倒好象这儿闹了瘟疫似的……（突然抬头）我敢打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把老婆带到沼泽地里去过。

阿 露 他们比你聪明。（她勉强回了一句，马上又表示冷淡）

马古里 这哪是聪明……绝不是聪明。伊格韦祖刚娶老婆就把她带到城里去了。象苔莎拉这么个姑娘到那种地方去做什么？我问你。她到城里去能找到什么活儿干？

阿 露 （一本正经地）你要是长着眼睛，就该知道，她是先要他答应带她到城里去，这才同意嫁给他的。

马古里 把他们毁了。城市把他们毁了。他们到城里去还不是为了赚几个钱？他们跟那几个跑买卖的才说了几句话，就坐不住了……戈努西的儿子就是一个……抛下妻子儿女……音信全无。

阿 露 （几乎咬牙切齿地）是沼泽把他害了……和我儿子一样，被沼泽吞了……

马古里 （生气地扔下手里的筐子）你这个女人……！

〔屋前木板道上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话。

马古里 是伊格韦祖来了。

阿 露 谢天谢地，马上就天黑了。

马古里 你得抓住他。说不定他明天就会回去。

阿　露　这是为什么？

马古里　他这次来是为了地里的庄稼。这会儿他知道一切都被洪水毁了，就会忙不迭地回城里去。

阿　露　他多少总会住上几天吧，

马古里　（舔舔嘴唇）让苔莎拉这么个胸脯丰满的老婆在城里等着他……？你真是老了。

阿　露　这一跤可真摔得不轻——老远赶回来，发现颗粒不收。

马古里　你可别这么说。我们碰到过比这更坏的年头。

阿　露　（实然）可你从来没有赶上三天的路程去看庄稼，结果却落得一场空……

〔脚步声已来到门边，传来叩墙声。

阿　露　他这是怎么啦。敲什么墙？

马古里　不是伊格韦祖……我早就听出不是他的脚步声。（走到门边拉开挡门的苇帘）晚上好，客人。

外面的声音　真主保佑你，

马古里　你是找我吗？请进，请进屋，

〔来人进屋，用一根手杖探路。

马古里　（捡起地上的行李卷）阿露，把这行李卷拿走。取个亮来，这儿太黑了。

乞　丐　不必，不必。别为我取亮，亮不亮对我毫无区别。

马古里　（愣了一下）哦……哦……我懂了。（拉着手杖的另一端领他到转椅前）坐下吧……啊。（用手指碰一下来客的前额，接着又碰一下自己的前额，虔诚地喃喃低语）上天赐福给天下受苦的人。

乞　丐　愿真主保佑你合家岁岁平安。

〔盲人身材高大、挺直，从衣着上看显然是外乡人，他身穿一件白色筒形长袍，垂到小腿；头戴瓜皮小帽，一边耳朵上垂一个大耳环，手指上戴一个厚实的戒指。因为蓄一撮山羊须，加上头戴小帽，脸型就显得稍长，象是乌木雕出来的一般。双足直到脚踝全都沾满了烂泥，身上有点湿。他举止安详、威严。

马古里　客人是从远道来吧？

乞　丐　很远很远。沿着河流远道而来。

马古里　一路步行?

乞　丐　大部分路程步行。凡能走的地方,我都步行。有时不得不搭个渡船。

马古里　(迅速地扫了一眼客人的脚)阿露!拿点水来给客人洗脚。

阿　露　(手持点灯的捻子上)等一等吧。我不能几桩事情一块儿干呀,是不是?(点燃挂在椽木上的油灯,回身进去)

马古里　在村里遇到什么人吗?有谁指引你到这儿来的?

乞　丐　没有。这是我一路上碰到的第一户人家……请问你是这儿的主人吗?

马古里　嗯,是啊,我是。

乞　丐　这么说,我是该向你讨教了。

马古里　我们并不富裕,但是你尽可以在这儿过夜,在这儿吃……

乞　丐　我不是来请求布施的。

马古里　哦?那你在这儿有熟人?

乞　丐　没有。我从很远的北方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人说过布岗集?

马古里　布岗集?布岗……?啊,那不是叫化子村吗?

乞　丐　是啊!别地方的人都把它叫做叫化子村……可是我不是来乞求布施的。

马古里　布岗集!那可要好几个星期的长途跋涉哩!

乞　丐　我这一趟出来已经不止几个星期了。我决定跟着这条河走,它流多远我就走多远,永不回头。要是我离开这儿,那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往前走。

马古里　可是这已经是尽头了——河流到此为止了。

乞　丐　朋友,还没有呢。这条河往前还剩下好几里路呢。

马古里　是啊,不错……不过剩下的全都是沼泽。从这儿往前一直到大海,你找不到一个人影。

乞　丐　我要么在这里安顿下来,要么继续往前走。我已经向上天发了誓,只在潮湿的土地上走路。

马古里　你再往前也走不多远了。这里已是尽头。这里已是凡人所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有一双好眼睛的人也只能走到这里为止。

乞　丐　那么说我就只好在这儿留下来了。

马古里　你要想干什么呢?

乞　丐　干活。

马古里　干活?

乞　丐　是啊,干活。我要在地里干活。用我的手指头揉泥,干活。

马古里　你是个双目失明的人。为什么不象别人那样行乞呢?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徒,会拒绝给你布施的。

乞　丐　我要一个家,我要用我的手干活。

马古里　(困惑不解)你……一个残废人!你真想干活?不是连最不虔诚的人也会按规矩给你施舍的吗?

乞　丐　(站起来)够了,够了。我沿河走来,一路上尝遍了对残废人的各种礼遇。有些人给我吃的穿的,把钱塞到我手里,把吃的和喝的放进我的皮袋。可另外一些人却放任孩子朝我扔石头,再不然,就是狗,紧紧追着我,在我脚后跟上磨牙齿……再见吧。我要沿着这条河走到尽头。

马古里　等一等。你太性急了。难道你没听说过,双目失明的人性急不得,否则就会把引路的人抛在后头吗?坐下来吧……阿露!阿露!你什么时候开晚饭啊?

阿　露　(自内室)什么晚饭,方才不是说要水洗脚吗?

马古里　好吧,快一点……(扶盲人重新坐好)坐下吧……现在请你好好讲一讲你这一路的旅行……你可曾经过大城市?

乞　丐　经过了一两个,不过没有停留。我径直穿过它们,没有停留。

马古里　你在路上一共走了……你刚才说走了多少日子?

乞　丐　我已经早就不计算时间了。自从我的眼睛失明以后,这一天就和那一天一个样子了。

马古里　这一定很古怪……什么时候都一团漆黑。

乞　丐　我总共也没有享受过几年眼睛的好处。最多不过四五年吧,以后就……你听人说过牛蝇病① 吗?

马古里　(摇头)唉,谁没听说过?谁没听说过呀!

---

① 非洲的采采蝇病。

乞　丐　这种病对牲口是致命的。人要是染上了就浑身疼痛，等到一场病过，黑暗就降临了……开头，我还觉得挺神秘，可是后来……（微笑）当我突然失明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已经离开人间，到了凡人眼睛看不见的天堂里呢。

马古里　真的吗？要是我老马古里的话，准会以为到了地狱里最黑暗的旮旯里了。

乞　丐　（始终微笑着）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知道自己没犯什么罪过。何况，我的信仰告诉我，凡是真正的信徒都能上天堂——在天堂里同穆罕默德和诸先知在一起……（认真起来）那短暂的瞬间是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时刻。我以为，我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到周围的奇景。我听到熟悉的嗓音，不禁感到欢喜，满以为他们也和我一样离开人间到了天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了真相，我才知道我还活着——不过是眼睛瞎了。

马古里　求神开恩！

乞　丐　没等任何人告诉我，我就知道为了活命该做什么。我拿起一根手杖，一个饭碗，离开家上路了。我向行人求乞，嘴里唱着祷告词，口口声声给行善者祝福，其实我哪里有福可祝……

马古里　你错了，我的朋友。你有福可祝。我的信仰告诉我，凡神见了乞丐都和他握手，神的恩赐便来到他心中，因此，凡是受他祝福的人……

乞　丐　啊，难道我的祝福真出自内心？难道对许多人的祝福，我不是敷衍了事？难道我不是管他好人、坏人，给我东西我就拿？难道我知道给我的布施来自一颗纯洁善良的心，还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强盗，来自一个虔诚的信徒还是一个渎神的人……？我一视同仁地向他们致谢、给他们祝福，甚至都来不及看清他们给我的布施是多是少……（兀自唱起来，一面唱，一面合着拍子点头）

〔他的歌无明确歌词，只有曲调。

〔远处传来隐约的鼓声。乞丐听见了，突然停止哼唱，仔细谛听。

乞　丐　今天晚上你们村里有喜庆？

马古里　没有啊。怎么啦？

乞　丐　我听到有击鼓声。

马古里　(倾听片刻)那一定是青蛙的鼓噪。沼泽地是它们的天下。

乞　丐　不。这是鼓声。而且朝这边来了……是的,越来越近。

马古里　是——是啊……现在我好象也听见了……阿露!

阿　露　(自内室)这又是怎么啦?

马古里　你听到鼓声吗?

阿　露　什么鼓声?

马古里　那是说你没有听见。(信任地,对乞丐)她生来就耳聋。(走到门口,向外张望)人还看不见哩,不管是谁……啊,我知道准是谁……我的儿子。

乞　丐　你有儿子?

马古里　是啊。他今天刚回来。到城里挣钱去了。

乞　丐　那么说他很有钱咯?

马古里　还不知道呢。他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拔腿跑出去看他那被洪水淹没的庄稼……他是个傻瓜。我告诉他什么也不剩了,除了一片汪洋没什么可看的了,可他象个疯子似的,把行李扔在地上就冲出去了。他说他不信,除非亲眼看到。

乞　丐　地里的损失大吗?

马古里　损失大吗?一粒粮食也不剩,一块薯根也没留下……洪水冲剩的也被沼泽地的油污毒死了。(摇头)……给他的打击可真不轻,回家来收庄稼,结果却是一场空。

乞　丐　可是,这么说,还是行的了。尽管是沼泽地,也能在上面种庄稼?

马古里　(聚精会神地凝视着门外的黑暗处)哦,那当然。这里那里总能找到一小块土地,可以在那里撒上种子,够一家人餬口,甚至还可以拿到市上去卖……数量不多,但是……看不见人……可我有把握是他。准是遇上了打鼓的,整个下午在那里玩得开心。你可以相信鲁雅卡,他准会打着鼓一直把他送回家来表示欢迎。

乞　丐　这里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吗?有没有富余的土地可以让给一个想把全部心血献给土地的人?

马古里　(摇头)没有,朋友。凡是可以落下一把锄头的土地都有主了。连不多几头羊都没有放牧的地方,只好用木薯和别的东西来喂养。

乞　丐　如果有人愿意把一块沼泽地开垦出来——他们让吗？如果有人愿意花力气把污水排干，在上面种芋头和莴苣——他们让吗？

马古里　（怒气冲冲地直瞪着眼）你可得留神你说的话，小伙子。留神你在这屋里说的亵渎神明的话。

乞　丐　（惊讶地）我只不过想要一小块对谁都没有用的地。

马古里　你想从沼泽地的蛇神手里抢东西？你想从他嘴里抢吃的。

乞　丐　蛇神？沼泽地的蛇神？

马古里　我们所耕种并生活在上面的土地自古以来都是属于我们的，有长生不老的依罗果树为界。这些依罗果树从蛇神降生那天起，从有这个世界以来，一直生长在这里。我们的东西属于我们。可是属于蛇神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能要。

乞　丐　我请你宽恕。（站起来）我不是有意冒犯你的信仰。愿真主降福报答你的好客和慷慨……我该继续上路了……

马古里　等一等。（他倾听了一会儿。鼓声已经来到门前）那是祭司的鼓手……（阿露跑着进来）阿露，这鼓声传来的不是祭司的问候吗？

阿　露　是啊。那么说一定是卡迪耶了。

马古里　是他。是他……哎，你别站着不动呀。快来收拾一下好迎接他……把这些七零八碎的东西统统拿开……

〔阿露开始急急忙忙地收拾房间。她抱走马古里编的筐子和蒲草，又回来将自己的东西全部搬出房间。她修剪了油灯捻子，把散乱的零碎东西拿走。

马古里　再到阁楼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酒。卡迪耶也许想喝点儿。

阿　露　（埋怨地）搬走这个……准备晚饭……去看看还有没有酒……你为什么自己不帮个忙，干点什么……！

马古里　你要我粗鲁无礼，把客人丢下？……（搀着盲人的胳臂扶他来到自己坐过的板凳前）……你可别在意这只坏脾气的母鸡……每当卡迪耶光临我们家，她总要扑闪着翅膀闹腾一阵子。（端起凳子，来到阿露身边）他可能是因为我们儿子平安回家来念感恩祷告的……他是我们这里司圣职的人，沼泽地蛇神的仆人和祭司……（放下凳子）这儿。在这边坐下吧。等他走了我们再接着谈。

〔鼓手已经来到门边，可以听到有人走上门前木板道的脚步声。

〔先进门的是鼓手。他弓着身子倒退着进门，手里打着颂扬卡迪耶的鼓点子。接着进来的是卡迪耶本人，一个约莫五十上下的大块头，脸皮油润光滑，只有颔下留着几撮胡须。头剃得精光。身上围一块白色缠腰布，长垂过膝，一端甩在左胳臂上。他上身光赤，十个手指总有半数戴着指环。卡迪耶身后是他的一个跟班，手执马尾拂尘不时为他挥开苍蝇。

马古里　（将一条手臂横置胸前，向卡迪耶鞠躬）家门向你敞开，卡迪耶，你受到至诚的欢迎。

〔卡迪耶举手按在他的头上。

〔阿露赶紧进来，跪下。卡迪耶也给她祝福。

卡迪耶　（望着坐在那里不动的乞丐。以手示意叫鼓手住手）是伊格韦祖带回来的一位朋友？

马古里　不是，卡迪耶。这是登门来求布施的一个陌生人。是位盲人。

卡迪耶　求诸神保佑你，朋友。

乞　丐　真主保佑你逢凶化吉。

卡迪耶　（吃惊地）真主？他从北方来[①]？

马古里　是啊。他老远地从布岗集来。

卡迪耶　啊，从布岗集来。（对跟班）孔迪古，给他几个钱。

〔跟班的取出一个钱袋走近乞丐，走到离乞丐约莫尺把远的时候，乞丐不动声色地把手里的碗倒叩过来。跟班的迷惑不解，止步，眼睛望着主人请求指示。卡迪耶迅速地掉过头去，于是，跟班的试图把乞丐的碗翻过来，但乞丐坚决把碗口朝下。跟班的再次把目光转向卡迪耶。这时卡迪耶已经清清嗓子在和马古里攀谈。跟班的把手里的钱塞进自己口袋，拉紧系钱袋的绳子走回原处。

卡迪耶　嗯……你儿子呢？听说他回来了。

马古里　是的，回来了。他下午出去看他的……准是老朋友们把他留住了，

---

① 尼日利亚北部豪萨人、富拉尼人信仰伊斯兰教。沼泽地的居民则信仰多神教。

对他表示同情。

卡迪耶 是啊，真令人惋惜。不过，也不光是他一个。有些人比他损失还大……何况，不管怎么说，他在城里也许已经发了财……没有吗？

马古里 不知道。他没有对我们说……你不这边坐……？

卡迪耶 （坐到转椅上）他们都赚钱，都赚钱。

马古里 是的，但愿他真的赚了钱。他正需要一笔钱来支撑啊。

卡迪耶 （拍拍转椅的靠手）这不就是他从城里给你捎来的吗？那时他去城里才几个星期。

马古里 不错，是这样。就说话算数这点来说，他算得一个男子汉。离家之前他对我说：我要用我挣的第一笔钱给你买一把转得象陀螺一样的椅子。你可以让你的主顾们坐在上面，把他们转得晕头转向。

卡迪耶 （用脚趾抵住地面转动椅子）哦——怪舒服的！

马古里 嗯。没有顾客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那上头坐坐。比摇椅还舒服呢……阿露！

阿 露 来了。

马古里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喝的？你打算让我们等个通宵吗……？（对卡迪耶）从水上运来的时候，它把船底戳了一个窟窿，险些儿把船都给弄沉了……还不止这个呢。后来扛夫扛着它陷进了沼泽，大家花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挖出来……阿露！

阿 露 （自内出，捧着一个酒葫芦和几个当杯子用的葫芦瓢）来啦……用不着把五脏六腑都喊破了。

马古里 （接过葫芦，斟酒。阿露挨个儿递酒，递给卡迪耶的时候，行屈膝礼。马古里倒酒前先闻了一闻）啊—啊！你会觉得这酒带劲，卡迪耶……

卡迪耶 酿的时间不短吧？

马古里 不知多少个月了。我把甘蔗捣了又捣……

阿 露 是你捣的？

马古里 你听我说嘛，老太婆！……我正要说是我那儿子进城之前捣的甘蔗酿的酒。

阿 露 （在递酒的间隙不住地向门外张望）盼他回来，我真盼望他赶紧回来。天都那么黑了，沼泽……

马古里 （不耐烦地）接着，你接着，递给打鼓的，别唠叨个没完。他要是赶不上趟，酒全让我们喝光了，那只能怪他自己。呸！没准儿他已经喝惯了瓶装的啤酒，不喝用沼泽地的水酿的家乡好酒了。

〔除了乞丐，每人手里都有了酒。尽管阿露一再不出声地劝他喝一杯，乞丐却拒不接受。卡迪耶等着马古里来先喝一口。①

马古里 （从卡迪耶手里接过酒杯）如果心口不一，叫我不得好死。（喝了一口，把杯子递回）

卡迪耶 愿上天保佑我们大家。（喝酒，咂咂嘴。然后环视四周，郑重其事地宣告）雨停了。

马古里 （不信地摇摇头）停过多少回了，卡迪耶。哄哄人罢了。只不过是歇一会儿罢了。

卡迪耶 不。雨终于停了。我的巫师们都这么说。天开始放晴，剩下的几朵云，也都顺着河流的方向被风刮跑了。

马古里 （耸耸肩膀，不怎么热心地）感谢诸神！

卡迪耶 洪水过去了……河水将退下去，我们又可以重新种庄稼……我发的誓现在解除了。

马古里 你发了誓，卡迪耶？

卡迪耶 嗯，当洪水开始泛滥，庄稼泡进沼泽的时候，我向蛇神起了誓：雨一天不停，我就一天不刮胡子……

马古里 （放下杯子）我没想到……那么说，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卡迪耶 是啊，当然咯。难道你没有猜到？

马古里 （端出肥皂水）一会儿就得……

卡迪耶 不，老头儿。我要等你儿子。

马古里 等伊格韦祖？……随你的便吧，卡迪耶……但愿他还记得他的手艺。离他上次挥动剃刀，一定过了老长一段时间了。

卡迪耶 不管怎么说，他的手总比你的稳当些。

马古里 （放回肥皂水）那是真的。真的……我们谁都迟早会老的。

---

① 非洲旧俗，一个部落的人到另一部落作客，主人以酒敬客时，常先喝一口，表示酒中无毒，请客人放心畅饮。

卡迪耶　他出去好一会儿了吗？

马古里　一整天了……不过现在该回来了。准是和他那伙朋友喝酒来着……大半年没有见面了，他们不会轻易放他走的……

阿　露　他早该回来了。哪个朋友会把他留到这个时候？

卡迪耶　他带老婆回来了吗？

阿　露　没有。他才不愿意让她经受这一路上的大水和辛苦呢！

马古里　（厌恶地）啊！这帮软骨头。这一代的年轻人娇嫩得就象……

阿　露　哦，你住嘴！伊格韦祖自己能回到家里也还算是运气呢。要不是老瓦佐里还在那暴涨的河上摆渡旅客，他就是到了河边也只好折回去。别的打渔人一个个早就高高挂起渔船和渔网了。（进里屋）

马古里　这不正是我要说的吗？洪水一到，年轻一点儿的就都跑回家看老婆去了。只有瓦佐里不！他虽然已经老得象乌龟，可是没有放下手里的桨。

〔跟班的上前对卡迪耶悄悄耳语。

卡迪耶　啊……是啊，我差点儿忘掉了。喝干杯里的酒，交回马古里）我得先到达罗伽那里去一次。他儿子今晚行割礼，要我去念例常的祷告文……我回家的时候再上你这儿来吧。（由跟班的搀扶着站起来）

马古里　随你的意，卡迪耶。要是伊格韦祖回来，我就叫他先张罗起来等候你。

卡迪耶　我会派人先来看一下……（摸摸下巴）这一窝东西已经开始招来沼泽里的苍蝇啦。今儿晚上一定得把它搞掉。

〔出门。鼓手走在前面，仍象进屋时一样，打着鼓，弓着身子倒退出去。

马古里　（为他们撩起门帘。目送他们，听着鼓声渐渐远去。叹了口气）这一整天！倒好象天底下所有人都单找这一天登我的门来了……（突然停住，记起一件事……）这只大肚皮的猪！这么说，我已经太老了，不能剃他的胡须了，是这样吗？太老了！哼！他自己才差不离跟蛇神一样岁数了……呸！但愿伊格韦祖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喝醉了回来。嘿—嘿！到那时候咱们再看，是谁的手稳当。到那时候咱们就会看到是谁捧着个开了花、滴着血的下巴颏儿打这儿出去……嘿—嘿……（又停住，竭力思索……）我原先想干什么来着……？阿露！

阿　露　（正好端着一盆热水进来）要是你想吼，不妨到外头沼泽里跟青蛙一块去吼。

马古里　啊哈，拿水来了？不，不，端这儿来……来吧，我的朋友……到这儿来。坐这个椅子上洗脚方便些……（把乞丐带到转椅前）你可知道？你随身带来了好运气。

乞　丐　是吗？

马古里　哦，你没听见卡迪耶说什么来着？雨停了……洪水过去了。一定是你和你的手杖带来了好运气。

乞　丐　是的，我感觉到空气变得清爽，头顶上的云块吹开了。我想你们这儿最坏的时光算是过去了。

马古里　但愿如此。象这样的坏年成我这辈子也就遇到过一两回。

乞　丐　要是我们那儿有这么多的雨水，我们真要感恩不止了。哪怕只有你们这儿的百分之一，我这会儿也不会坐在你房顶下咯。

马古里　你们那儿真闹干旱啦？

乞　丐　（宽厚地微笑）比这还坏一点。

马古里　旱灾？你们那儿发生了旱灾？

〔乞丐说话的时候，阿露蹲下去给他洗脚。洗毕，擦干，从一个架子上拿下一个小瓶，取一点儿油膏给他涂抹。

乞　丐　旱灾，我们是司空见惯了的。终年不断的干旱……不过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即使下点儿雨，雨水也马上漏掉了，漏到地底下什么地方的溪流里去了。从来都是这样，我们也就只好满足于行乞度日……直到有一天，大约一年或者一年多之前……

〔静悄悄地，偶尔有阿露给他洗脚的轻轻的水声。马古里把小板凳挪到转椅旁边，坐在他左边，仰脸望着他。

……那一年，终于下了我一辈子都没遇到过的大雨，土地也不漏了，居然还这儿那儿露出几瓣叶片，连一出生就发育不良的可拉树上也不例外。野黍子从泥土里钻出脑袋，多少个年头干睡在地里、被人遗忘了的象草种子也东一簇西一簇地绽出了绿叶……最最好的是，希望开始在每个人心里萌芽……千真万确，这块土地已经好几辈子不长五谷。就连村子里年纪最老的人，都没见它长过庄稼。除了干旱的土地，我们

不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干裂的土地。焦枯的沙砾。没有风的时候，也是尘土飞扬，只有兀鹰在低空回旋，不时用翅膀拍击着地面……可现在……我们闻到了柠檬叶子的甜香，用手摸一摸沙地棕榈的嫩叶，我们尝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希望一旦在心里诞生，我们马上就动手干起来，生怕土地改变主意，把那一点点潮气又放跑了。我们离开了公路，成群结队地来到地里，带着锄头和镐——怪可怜的，才几把锄头呀！村里人早就对庄稼活生疏了，而且总共才那么几把锄头。但是我们连棍棒都使上了，把棍棒使劲插到土里去。我们削尖木桩，用手拣沙砾和石块，手指头都流血了……老天爷似乎为我们的劳动感到喜悦，他慷慨地赐福给我们。我们需要雨的时候下了雨。接着是阳光普照，种子开始发芽。

〔伊格韦祖悄悄进屋，在门边站住。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打那些嫩芽钻出地面，在那满怀希望的一连几个月里，什么也不能使我们离开庄稼地。我们在大蕉周围转悠，轻轻地抚弄它，轻轻地，生怕不当心碰伤了它的嫩芽。那时候，人们相互之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亲密关系。全村亲如一个氏族，亲如一家，真主还用他的巨手拿地里的粘土把这一家人攥成紧紧的一团，连过路行人的脚步声都叫我们听了高兴，仿佛正是他的鼻息的颤动给我们周围美妙的、萌芽中的一切带来了生命。我们甚至忘掉了行乞，对大地的新生感到如醉如痴，沉浸在甜蜜的美梦中……谁知道，到头来不是福，却是祸。享用这一席盛宴的不是我们，而是蝗虫。

马古里 （不由自主地）蝗虫！

乞　丐 蝗虫铺天盖地地飞来，落满了四境。不过一两个钟头，整个村子就回复了老样子。

阿　露 （难过得叹息）唉呀，唉呀……

〔马古里双手抱着头。

乞　丐 我背井离乡，直奔有河流的地方。我对过路的陌生人说，朋友，请把我的身子转向有河流的地方，他反问道，哪条河？我回答，哪条河都行，小溪也行；哪怕是朝着大海也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因为我实在对干旱厌恶透了。

马古里 啊——呀呀，神意难测啊。好象是赐福，结果却落得……

〔阿露给盲人洗完脚，拿了盆站起来，一眼看见伊格韦祖，吓了一跳，手里的水盆也掉了。

阿　露　儿子！

马古里　嗯？哦，他终于回来了……（突然发现阿露打翻了水盆，大声地）难道为此你就有理由把整个屋子浇得象发大水一样？还伸着脖子呆看，不赶快把它擦干……伊格韦祖，你过来。过来坐下。

乞　丐　（站起来）你儿子来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儿子吗？

马古里　是的……赶快。赶快把这块地方擦干。

〔乞丐摸手杖，站起来离开椅子。伊格韦祖坐下。他对周围的事物似乎漠不关心。

马古里　是什么把你拖住啦？狂喝滥饮了吧？

伊格韦祖　没有。我一个人出去走走。

马古里　走了一下午？（伊格韦祖点点头）难道说你是……？（担心地）儿子，你没有不舒服吧？

阿　露　（手里拿着抹布进屋，听到最后一句问话）他不舒服啦？他是怎么啦？

马古里　他没有不舒服。我只不过问问他觉得怎么样。

阿　露　（跪下擦地）那么，他觉得怎么样呢？

伊格韦祖　（漠然地）回家来很高兴。再一次和家人团聚很高兴……每一个回家来的儿子不总是这样感觉吗？

马古里　（对他凝视片刻之后）你去地里看了吗？（伊格韦祖不作声）儿子，你可别太难受。凡事总有……（极度失望地摇头，看到阿露还在擦地）快点儿，老太婆！难道说在外面走了一整天回来还不给晚饭吃？

〔阿露气喘吁吁的。

伊格韦祖　不，别麻烦了。我不想吃晚饭。

马古里　可是你一整天都没吃东西呀。

伊格韦祖　我吃过了专门欢迎我的筵席。在地里，豆子、玉米加泥浆做成了一盆永世吃不尽的浓汤。

乞　丐　（上前）东家，会再长出来的。

伊格韦祖　（抬头望着乞丐，仿佛这才初次看见他）你是谁？又为什么叫我东

家？

乞　丐　我是一个流浪人，生下来命中注定就是个要饭的。你有田地。我曾站在你的好地里，那土地就象制砖的泥一样粘在脚趾头上，它需要一双干旱的手，皮肤干裂的手。让我做你的奴仆吧。我会全心全意地给你干活，把地种好。我感觉到，用我的双手能把它侍弄好，叫它象一个听话的孩子那样好好长庄稼。

伊格韦祖　（看看阿露和马古里。马古里只耸耸肩膀）你从哪里来？

乞　丐　布岗集。

伊格韦祖　（回复原先的神态）布岗集。是的，我听说过，我听说过……

〔后台又开始响起卡迪耶的鼓声。

马古里　卡迪耶！我都忘了。儿子，卡迪耶来过了。我想我听到的是他又回来了。他要你今晚给他剃头。

伊格韦祖　是吗？

马古里　是的。现在雨停了，他起的誓期满了。他要我给他剃，我对他说，不行了，卡迪耶，虽然我身体依旧健壮，可是手指头有时候不免有点儿哆嗦，你卡迪耶的皮肤又娇嫩。

伊格韦祖　真的。他的皮肤细嫩，岂不是怪事？又光滑、又滋润，岂不是怪事？

乞　丐　（关心地）他胖吗，东家？我听他说话的声音，象是个块头不小的人。

伊格韦祖　你说对了，是个胖子。走路一摇三摆，活象一只肥胖的海豚。

阿　露　儿子，对于司圣职的人，说话要客气点。

马古里　（斥责）去了一趟城里，对他没有好处。丝毫没有好处。

乞　丐　东家，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对于祭司出言不逊是因为你的心在城里吗？

伊格韦祖　怎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乞　丐　当奴仆的必须知道主人的心意，才能服侍得周到。

〔伊格韦祖继续呆瞪着乞丐，感到不解。

乞　丐　主人，你侍奉蛇神吗？你是不是和老人一样，相信——不能去碰这些土地？不能去清除这些烂糟糟的泥塘？

伊格韦祖　你这样盘根究底，倒是个古怪的奴仆。这一切跟你有什么关系？

乞　丐　就是当奴仆也应该知道他主人的田地有多大呀。

伊格韦祖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乞　丐　也许。我知道蛇神有它的一份地盘,可是我不知道是谁划定的地界……是祭司,还是土地的主人?

伊格韦祖　这又有什么关系?

乞　丐　我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奴仆。我是自愿投奔的。并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不过我得知道我的主人是谁,才能毫无保留地为他效劳。

伊格韦祖　你愿意伺候谁就伺候谁。对我伊格韦祖无关紧要。

乞　丐　那祭司生活得富裕吗?那蛇神是否养尊处优?

伊格韦祖　一会儿你自己就会看到了。他那两条大腿就象满满两皮囊棕榈油……

〔乞丐仰面大笑。这在他是初次,立刻引起马古里和阿露的惊奇,不禁对他瞠目而视。伊格韦祖只一般地看了他一眼。

伊格韦祖　在主人面前笑出声来的是个放肆的奴仆。

乞　丐　在这样闹饥荒的年头蛇神又吃些什么呢?是靠那些有毒的螃蟹营养?还是用泥潭里的污水解渴?

马古里　(气得发抖)留神!你简直是亵渎神灵,辜负了我们对你的好心招待。

乞　丐　(庄重地)我请求你宽恕。盘根究底的应该是主人,不该是奴仆。(他摸索着走到房间远处的角落里站着)

伊格韦祖　(若有所思)不错。是这样……是这样……可是,我看见他走进这所屋子;我就转身折了回去,宁可回到蛇神那里去。在那里我和它说了一个下午的话。

马古里　你说你干了什么?你说的是谁?

伊格韦祖　卡迪耶。我瞧见他走进这个屋子来着,不过我转身就走了,继续到沼泽地里去溜达。

马古里　当真?

伊格韦祖　是的,因为我不放心我自己。

马古里　不放心你自己。为什么?卡迪耶有哪件事对不起你了?

伊格韦祖　我还搞不清楚。直到现在,我还搞不清。说不定他现在来了倒好。也许他能解释清楚,也许他能给这令人灰心的、漆黑暧昧的一团指出个

眉目来……当我在城里受到冷遇的时候，我没有埋怨。当我感觉到它赤裸裸的敌意时，我逆来顺受。甚至当我看到它的利刃切断了亲骨肉之间的情义，使兄弟变成仇敌……

阿　露　（急忙地）那么说你见到他了。你在城里找到了你兄弟。

伊格韦祖　我找到了吗？

阿　露　尽管你不说，你也瞒不过人，伊格韦祖。难道你真以为我一直都不知道吗？

伊格韦祖　他已经死了。你自己也一直这么说的。你说过多少回了。

阿　露　他是怎么死的——我只要知道这个。做母亲的问这么一句总可以吧，做母亲的为了蒙骗自己撒个把谎总会受到原谅的吧。他终归是我的儿子，伊格韦祖；他终归是你嫡亲的孪生兄弟。

〔伊格韦祖沉默不语。

阿　露　要想长途跋涉去他的墓地，我是太老了。要想把他找回来使他死而复生我是太无能为力了……我只希望知道……伊格韦祖，你到底找到了我的儿子没有？

〔沉默片刻，伊格韦祖才慢慢地点头。

阿　露　让我亲耳听你的嘴唇告诉我一切，这样我才相信不是我的眼睛作怪。告诉我，我的儿子还活着吗？

伊格韦祖　（疲倦地）他活着。

阿　露　（点头）他活着。哪怕他呼吸的是异乡的空气，这又有什么关系。也许那地方有什么东西使人忘了家乡。（往里屋走）哪怕他的生活只够养活他自己。他总是活着。不能要求过多啊。（入内）

马古里　（平淡地）他身体可好？

〔伊格韦祖点了点头。

马古里　（明显地不知道如何继续进行这一席谈话。他眼睛望着地面，从眼角偷看伊格韦祖。缓慢地，迟疑不决地……）你们……你们常……见面吗？

伊格韦祖　我在他那里住了——没几天。

马古里　（向已离开的阿露大声喊叫）你听见他说的吗？听见没听见呀，你这只死心眼的老乌鸦？……他……他可……嗯……？你刚才说他身体很

好？

伊格韦祖 比你比我都好。还比你我一千倍地有钱。

马古里 啊！（又喊起来）你听见没有？我不是总跟你这么说吗？（心中踏实了一些）他这钱是怎么挣的？

伊格韦祖 做木材生意。把树砍倒，从水路浮送……他现在是又有钱又有势。

马古里 他提起过他的父亲没有？还记得不记得自己的家？

伊格韦祖 对于你、对于我们家来说，阿乌契克已经死了。让我们别再提起他的阴魂吧。

马古里 （愣了一会儿。突然爆发……）你说吧，儿子，他干了什么？你在城里遇到了什么事？

伊格韦祖 也不外是赛马场上每个新手的遭遇罢了。大城市高高抡起它的前蹄，用它那黄铜的臭腿对准探险者的腰眼狠狠地踢了几脚。

马古里 那么阿乌契克呢？他是那骑在踢人的马上的吗？

〔伊格韦祖不吭声。

马古里 难道说你的亲兄弟把你撞到、践踏，伊格韦祖？……跟我说呀，儿子。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伊格韦祖再次沉默。过了一会儿……

伊格韦祖 创伤不去碰它容易长好。发生的事不值得记在心里……何必提它呢，最后我对自己说……我有我的地方，我有我的家，尽管它坐落在泥塘的中央，我要回去。我还有小小的一块地，是从周围的荒芜中挣脱出来的一块地，只要化力气，多少能生产一点儿。我在离家前播了种。现在已是收获的季节，可可荚想必已鼓得快绷裂了……我怀着希望回家，心里充满安慰。我回家来，就象一个和他的土地一块儿生活并且辛辛苦苦耕耘的人那么富有自信……

马古里 那是上天的旨意……

伊格韦祖 万万没有想到……没想到我的田地会这么彻底地背弃了我，在我正要失去感觉的时候最后又添上一刀……

〔卡迪耶的鼓声越来越清楚。

乞　丐 主人，我想蛇神驾临了。

伊格韦祖　我听到了，奴仆。我听到了。

〔卡迪耶带着他的随从来到门前。马古里赶紧跑过去把门帘撩开，卡迪耶一行人象前次一样顺序进来。阿露又上，行屈膝礼。

卡迪耶　他回来了吗？啊，伊格韦祖，见到你很高兴。（伊格韦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卡迪耶伸手要替他祝福，但是伊格韦祖装做偶然地躲开了）你平安无恙地归来，我很高兴……（自己在椅子上坐下）啊，真是忙了一阵。那孩子嚎啕大哭，声音能盖过整个沼泽地的蛙声。

马古里　（俯身对卡迪耶。扮个鬼脸）发生了那件事吧？那孩子报复啦？①

卡迪耶　是啊，报复啦。他冷不防地对准给他上药的人，尿了他一身！

〔马古里得意地跳起舞来，嘿嘿地笑。

卡迪耶　还有热闹的哩。那个傻瓜母亲！一听见哭声，她就要从锁着她的屋子里跑出来，到孩子身边去。

马古里　就这样使自己的儿子亵渎了神明！

卡迪耶　令人吃惊，不是吗？你永远也不能信赖这些母亲……而且你想想，最后她居然达到了目的！

马古里　（用手指在头顶上捻了一个榧子）愿神灵拦阻她！

卡迪耶　她竟这样做了。我只好为孩子施洁净礼，求神赦免她的亵渎罪过。行割礼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我碰到第四回了。

马古里　最好的办法还是打发母亲离开那屋子。

卡迪耶　你以为这个办法没有试过？要叫母亲离开比叫那孩子不要动还难。

马古里　嗯，那倒是真的。所有的女人都是狠心肠！她们就欢喜听孩子们因为痛苦嚎啕大哭，这样她们就可以自得其乐地说，活该，你这个小鬼，这下子你可知道了我生你的时候受了多少罪。

卡迪耶　啊，说得有理……好在，这些都过去了……全都过去了……（故作姿态地清了清嗓子。转向伊格韦祖）我们这位城里的先生，你怎么样啊？你可曾发了财呀，伊格韦祖？

伊格韦祖　发个屁财……剃哪儿呀，卡迪耶？

卡迪耶　（困惑不解）哪儿？

---

① 下面讲的是施行割礼时的一些情况。

伊格韦祖 剃头还是剃下巴？

马古里 （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然后装作漫不经心地）您别在意，卡迪耶。这不过是城里人说的俏皮话。

卡迪耶 啊一啊……下巴，伊格韦祖。把胡须剃掉。

伊格韦祖 （开始准备理发用具）卡迪耶，你为了要雨停，还起了哪些个誓？还有没有别的开心事儿你发誓不干，直到雨停为止？

卡迪耶 哦，有。哦，当然有。我还发誓不沐浴。

伊格韦祖 啊。你可是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门？

卡迪耶 不。我有我的职务……你知道，人照样还要死。做母亲的呢，照样要生孩子。

伊格韦祖 可雨却是一个劲儿地下？几乎没有停一停？

卡迪耶 是啊，是这样。

伊格韦祖 这么说，你可能有那么一回两回的在外头淋雨了……？

马古里 （急忙地）伊格韦祖……你……你……你不是要对卡迪耶谈大城市里的事情？

伊格韦祖 是吗？

卡迪耶 哦，对了。讲讲城里的事吧。是象大家说的那样生意兴隆吗？

伊格韦祖 对有些人来说是那样。

卡迪耶 对你呢？你的买卖可兴隆？

伊格韦祖 不比我的庄稼出色。

卡迪耶 伊格韦祖，听我说。我并不是要你答应献一头牛作祭品……你多少总赚了点钱吧？

伊格韦祖 没有。

卡迪耶 看来得说些好听的……你快承认吧，你捞了一大笔钱，足够把这个村子买下来啦——连人带牲口，全部。

伊格韦祖 （将围身的大褂给卡迪耶当头套下）没有，卡迪耶。我半个钱也没赚。

卡迪耶 啊一啊，个个都太谦逊啦……那么说你稍微赚了点儿？

伊格韦祖 没有，我半个钱也没赚。

卡迪耶 （使劲瞪着他。伊格韦祖的态度显然使他感到不安。紧张地说）好

吧，甭着急，甭着急。有些人财运来得快，有些人财运来得稍微慢一些。不过，你的好运道很快就会来的，伊格韦祖；要不了多久就会来的。

伊格韦祖 恐怕我的运道早已来了。我失掉了一切，我的全部积蓄，甚至我作为男子汉的名声。我借了债。

卡迪耶 不可能！

伊格韦祖 要我告诉你我拿什么做抵押品吗？你想知道吗，卡迪耶？

卡迪耶 总不会是拿你漂亮的媳妇吧，我想。（哈哈大笑）我看到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伊格韦祖 不是，神的使者。不是老婆。不过我拿来做抵押的东西和老婆也不相上下。我把田里的收成押上了。

马古里 啊？

阿　露 伊格韦祖！我可怜的伊格韦祖！

卡迪耶 （笑）你把我们当什么人啦？倒象城里人会接受从没有见过的庄稼地当抵押借钱给你似的。难道他们都是傻瓜——你的那些个生意人？

伊格韦祖 不。他们不是傻瓜；我的兄弟更不是。他绝不傻。

阿　露 阿乌契克！

马古里 我的亲生儿子？你的亲骨肉？

〔阿露呆呆地瞪着伊格韦祖好一会儿。然后，绝望地、不知所措地摇摇头，转身向里屋走去，神情极为沮丧。

伊格韦祖 （依旧平静，然而毫不留情地）请等一等，妈……我还没有全部讲完哩。（动手给卡迪耶的脸颊涂肥皂）

阿　露 我知道这些已经够了。（她虽然止步，但不转身）可是我越听越糊涂。我累了，儿子。我想我还是去睡吧。

伊格韦祖 你不想听到你媳妇的消息吗？你替我去求亲的那个纯朴无邪的姑娘，你不想知道她的情况吗？

〔阿露缓慢地走进里屋。

〔伊格韦祖动手给卡迪耶剃胡须。沉默。

伊格韦祖 （手没有停）爹。你告诉我，爹，我兄弟是不是比我强？

马古里 不，儿子。只不过他的心比你的心更适合城市。

伊格韦祖 我们还是孪生兄弟哩。兄弟归兄弟，他朝我老婆看了一眼，她居

然自愿跟着他走了……爹，请你告诉我，女人都是这样轻易地见财就变心的吗？所有女人都那样吗？

马古里 阿露不是那样。多少人为她神魂颠倒，她可是毫不动心。

伊格韦祖 我感谢你，爹。哎，那个愿意给我当奴仆的陌生人上哪儿去了？

乞 丐 我在这儿呢，主人。

伊格韦祖 通常都认为盲人有非凡的智慧。你从卡迪耶的嗓音听出来他是个胖子……哦，别动，沼泽地的祭司；这把剃刀锋利着哪，我的手又有点儿不稳当……我的奴仆，你还在听我说吗？你听我说了那么久，从我的声音里你可曾听出来我身上缺少了点儿什么吗？从我的声音里你可曾听出来为什么结婚不到一个年头新娘子就抛弃了她的丈夫吗？

乞 丐 这个答案，我得从新娘的嗓音里找。

伊格韦祖 说得妙。你具备了当一个真正奴仆的一切条件。

马古里 你说的话好古怪，伊格韦祖。你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呀？

伊格韦祖 只不过是孩子们玩儿的游戏，父亲。猜谜语的游戏。你已经回答过了。我的仆人也回答过了，现在该轮到卡迪耶了。

卡迪耶 我洗耳恭听。

伊格韦祖 对于你，神的使者，我提问题得绕个弯儿。不过你一定猜得出来的，你不是以神的声音说话的吗……？

卡迪耶 我说过了我洗耳恭听。

伊格韦祖 是谁负责平息沼泽地蛇神的怒气？

卡迪耶 卡迪耶。

伊格韦祖 是谁从老百姓那里拿来祭品送给那野兽，让它吞食，让它吃饱了祭祀的筵席好打瞌睡。

卡迪耶 是卡迪耶。

伊格韦祖 （越说越快、越激烈）我们这块地方祈求这条爬虫的仁慈要靠谁？祭司，你说说。用一个词来回答。

卡迪耶 卡迪耶。

伊格韦祖 你看到我的面具① 吗,祭司? 它是这个村子的吗?

卡迪耶 是的。

伊格韦祖 它的木料是这个村子里长的吗?

卡迪耶 是的。

伊格韦祖 难道它不是和部落里其他生灵一样欢唱,一样悲伤,一起耕耘沼泽地的庄稼?

卡迪耶 是的。

伊格韦祖 为了祈求蛇神莫在不适当的季节呕吐、把土地淹没,为了求蛇神莫在不适当的时候把不留神的旅客一口吞下,难道我没有把我的几只山羊奉献给祭司?

卡迪耶 奉献了。

马古里 伊格韦祖,有时候天空的守护神并不那么容易讨好……

伊格韦祖 爹,你别作声!……祭司是不是把这些山羊一只只都献给了蛇神?

卡迪耶 他是这样做了。

伊格韦祖 是他收到的全部东西,从五谷到公牛?

卡迪耶 是全部。

伊格韦祖 我进城之前奉献的那头山羊和那只小白公鸡?

卡迪耶 献了,一根毛也不少。

伊格韦祖 是不是说清楚了——是我献给蛇神的?是我祈求上天保佑我、我们一家,我的父亲和母亲,我的妻子、田地和其他一切?

卡迪耶 所有的祈求我都照念了。

伊格韦祖 自从我开始在土地上耕作,难道我没有给土地献礼?难道我没有把最时鲜的扁豆送上神龛,把最新榨的油洒上祭坛?

卡迪耶 按时无误。

伊格韦祖 当卡迪耶为我的婚姻祝福,为天作之合系上红丝,难道他不曾许

---

① 当地部族的风俗,男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要集合到一起行成年的仪式,开始有自己的木雕面具,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戴了面具参加舞蹈。一个人的面具象征他的灵魂。

我白头偕老？许我子孙满堂？难道他没有许我生活美满？

〔卡迪耶的胡须已经快剃完了，脸颊上只残留着一抹肥皂沫。伊格韦祖站着，一只手托着卡迪耶的下巴，另一只手在卡迪耶脸的这一边，随随便便地捏着那把剃刀。

卡迪耶 （这一次没有回答）

伊格韦祖 （一字一顿，慢腾腾地，厌恶地）为什么你那么胖，卡迪耶？

〔打鼓人傻瞪着眼，迟疑了一会儿，奔了出去。跟班的也蹑着脚来到门边。

马古里 （在自己头顶捻了一个榧子）愿上天宽宥今天晚上在这里说的一切。愿大地塞耳不听我儿子说的蠢话。

伊格韦祖 是你横躺在大地上，用蛇神肥胖的身体把大地给噎死了。

马古里 儿子，你听我说……

伊格韦祖 如果我把养肥的小牛犊宰了，卡迪耶，你看我的田地还会重新呼吸吗？如果我把地上所有的牛都宰了，把一切好东西都奉献了，我们的生活会有所改善吗，卡迪耶？我们的命运会改变吗？

〔跟班的也逃了出去。

卡迪耶 （嗓子里象梗着什么似的）马古里，跟你儿子说说……

乞　丐 主人……主人……

〔伊格韦祖突然一挥手，嚓的一下剃掉了最后那一抹肥皂沫，吓得卡迪耶缩成一团。伊格韦祖放开手，把剃刀扔到桌上。

〔卡迪耶立刻从椅子里爬起来，扯下脖子上那块围身，朝门口奔去。

卡迪耶 （气咻咻地）你等着瞧吧……我发誓要报仇……难道你以为可以把卡迪耶当一头驴子似地耍弄？难道你以为你可以把这一大堆亵渎神灵的狂言灌进我的耳朵而不受惩罚？

伊格韦祖 快走，卡迪耶。（倒在椅子里）下次你庆祝雨停的时候，可别找一个庄稼泡在泥淖里的理发匠。

卡迪耶 你等看瞧吧，我发誓……你会受到惩罚的。（拂掉围身，出屋）

马古里 儿子，你干了什么啊？

伊格韦祖 我知道洪水会再来。沼泽会一次又一次嘲笑我们徒劳无益的努力。我知道尽管我们喂养沼泽地的神蛇、亲吻卡迪耶的双足，可是沼泽

地的雾气照样还会升起来，毒死我们的谷穗。

马古里 我得赶紧追他去，要不他会煽动全村的人来反对我们的。（在门口站住）这是你的家，伊格韦祖，不管天底下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把你撵走。不过，说不定你还是先回城里去避一避风头为好。（下）

〔停顿。

乞　丐 （轻轻地）主人啊……主人……杀蛇的人。

伊格韦祖 （疲倦地）我也奇怪这是哪来的一股力量。

乞　丐 你说什么，主人？

伊格韦祖 你看我这股子劲儿仅仅来自绝望呢，还是或多或少由于想争一口气？

〔乞丐不语。

伊格韦祖 你的胖子朋友是走了。可是他会就此罢休吗？

乞　丐 我看老人家的话说得对。你应该回城里去。

伊格韦祖 从这个泥淖跳进那个泥淖，究竟有什么用？

乞　丐 我跟你一块走，和你做个伴。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可以为你行乞。

伊格韦祖 （呆呆地看着他，慢慢摇头）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我有什么值得你为我行乞呢？

乞　丐 我既然甘愿当你的奴仆，那我就该分担你的苦难。

伊格韦祖 我太疲倦，搞不清那么多了。我看我们都该上床睡觉。他们给你安排了睡的地方没有？

乞　丐 要我跟你回城里去吗？

伊格韦祖 不，我的朋友。你喜欢这块土地。你爱用双手捧起泥土。你梦想把洪水下的泥土垒起垄，用泥土捏成团裹起种子。不是这样吗？

乞　丐 是的，主人。

伊格韦祖 而且你有信心，不是吗？你对播下的种子不是还抱有信心吗？相信它会发芽生长，见到收获时节的太阳？

乞　丐 一定会的。在我到处流浪的生涯中，我想我已经练就了一双能治百病的手。

伊格韦祖 那你就留下吧。你就留在这儿管理田地。我非得离开不可。

（他穿过房间想进内室，在门边迟疑了片刻，转过身慢慢走开。）

告诉家里人我来不及和他们告别了。

乞　丐　你现在就走吗，主人？

伊格韦祖　我不能再待下去，马上就有人来要我的命了。

乞　丐　可是外面水还很高。应该等洪水稍退一些。

伊格韦祖　不用，我会涉水的。

乞　丐　不是已经晚上了吗？外面不是已经黑了吗？

伊格韦祖　黑了。

乞　丐　那我跟你一块去。我熟悉黑暗。让我和你一起穿过沼泽，送你到河边。

伊格韦祖　两个瞎子一块儿到黑暗里去摸索？不。

乞　丐　你怎么过河呢？天一黑，就找不到摆渡的了。

伊格韦祖　（继续望着窗外。停顿片刻，向门口走去，茫然捡起老人编制的手工活。扔下活儿，抬起头来）

只有小孩和老人还待在这儿，只有天真无知的孩子和昏聩的老人。（缓步下）

乞　丐　你要回来的吧，主人？

〔伊格韦祖稍有犹豫，但未止步。

乞　丐　冷天一过，燕子就要回来找老窝。蝙蝠也知道离开树上黑黝黝的洞，用它们的皮翅膀拍打潮湿的树叶。当我的泥脚一踏上你们家的门槛，我就听到到处都是拍打翅膀的声音。老人和我说话的时候，我还听到蟋蟀在沙沙地抓痒……（门被推开。乞丐长叹一声，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我会对老人们讲的。

〔油灯渐渐昏暗，以至完全熄灭。乞丐静坐在原来的地方，月光透过窗子，照在他身上。

——**剧　终**

狮子和宝石

(1959)

周永启译

人　　物

希迪　乡村美女
拉昆来　小学教师
巴罗卡　伊鲁津来村的酋长
萨迪库　巴罗卡的长妻
宠姬
乡村姑娘们
摔跤的
勘查员
小学生们
酋长的下属
乐师、跳舞的和哑剧演员
犯人、小贩和村民

早　晨

市场旁的一块空地上，有一棵大奥腾树耸立着。那是村子中心。舞台右侧可看到乡村学校的院墙。墙上一个粗陋的窗子朝舞台开着。从窗口传出唱读"算术口诀"的声音。过一会儿，舞台上开始行动。希迪从左侧入场，头上顶着一小桶水。她是一个编着辫子的苗条的姑娘，一个地道的乡村美女。她以轻松自如的动作保持着头上水桶的平衡。她身上披着平常穿的宽布巾，折叠在胸前，肩膀光露着。

几乎在她出现在台上时，从窗口立即露出一个教师的面孔。（唱读声仍在继续："二三得六，三三见九"等。）教师拉昆来离开了窗口，接着出现了两个小学生，大约有十一岁，不断用手拍打着嘴，对希迪发出喊喊喳喳的声音。拉昆来这时在窗子下边再度露面，向希迪走来；停下脚步在两个孩子的头上惩戒性地抽打了几下，然后孩子们躲开，嚎叫一声不见了。拉昆来随即关上窗户。唱读声听不见了。这位教师将近二十三岁，穿着旧英国式的上衣，衣服旧而不破，干净却不硬挺，显然略微窄小。他的领带打了一个很小的结塞在漂亮的黑坎肩下面。他穿着裤脚二十三英寸的裤子和漂白的网球鞋。

拉昆来　让我来拿罢！

希　迪　不用。

拉昆来　我来拿。（用手抓住水桶。有些水溅到他身上）

希　迪　（高兴地）你看，费力气反而弄湿了身子。

你不害羞吗？

拉昆来　这是沙锅对火说的话。

你不害羞——你这么大年纪

还舔我的屁股？话虽这么说
可她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希　迪　今天早晨你老师是
满嘴的故事。好了，如果教训
完了，可以把桶给我吗？

拉昆来　不。我曾告诉你不要把东西
顶在头上。可你还是顽固得
象一只无知的山羊。那有损脊椎骨。
那会缩短你的脖子，不用多久
你就没有脖子了。你愿意被压扁，
象我的学生画的那个样子吗？

希　迪　那又有什么关系？你不是起誓说
我的外表不影响你的爱情吗？
昨天，你还跪在灰尘里说，
希迪，哪怕你是个罗锅儿或是胖墩儿，
你的皮肤长癞象一个……

拉昆来　别说啦！

希　迪　我不过重复你的话。

拉昆来　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算数儿的。
但难道你因此就不要你的脖子了？
希迪，那不象个女人的样子。只有蜘蛛
才象你那样搬运东西呢！

希　迪　（不高兴地故意伸出漂亮的脖子）
喂，这是我的脖子，不是你的蜘蛛。

拉昆来　（盯视，突然激动起来）
瞧瞧这！瞧瞧这个！
（向她的乳房扫视一下）
是谁刚才讲到害羞？
希迪，我告诉过你多少次
一个成年大姑娘必须遮盖上……

她的……肩膀？我能看到一大
……一大半……那个！我想象
村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他们全是些
游手好闲、毫无用场、不知羞耻的人，
他们会用贪婪的目光瞥视
那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地方。

希　迪　你又是这一套？我已把衣结
系得这样高、这样紧，快出不了气儿了，
无非因为你管得太宽。
我留出两只胳臂来为的是可以工作……
你连这也不懂吗？

拉昆来　你该穿上点什么衣服，
大部分有分寸的妇女都是如此。而你，
你却总要光露着身子在街上跑来跑去。
难道你不担心……象你这样
光裸着身子的姑娘们招来的
不好的名声、下流的嘲笑
和唧唧喳喳的闲话？

希　迪　太过分了！拉昆来，是你在
告诉我我已招到公众的议论吗？
整个社会谁不知道这个伊鲁津来村
的疯子？他还自称为老师呢！
难道是希迪让人们喝酒时
笑得呛了酒，还是你用你的那些
无谓的空话和大话？你拿着你那些破烂书
拖着两只脚挨门串户走进人家家里
又匆匆跑出来，因为迎头而来的
不是欢迎而是咒骂。难道
他们——甚至那些孩子——叫傻瓜的是希迪，
而不是端着臭架子、满脑子浆糊的你？

拉昆来 （开始时愤慨，然后恢复了镇定）

至于这点嘛，蠢才哪识金和玉？

如果说现在我遭到你和

你们那些粗野人的曲解，

我完全漠视这些嘲弄，毫不在意。

希　迪 （狂怒地向他挥动着两个拳头）

啊，你气得我真想打出你的脑浆来。

拉昆来 （略向后退，以一种傲慢的手势把她推开）

很自然，这是一种出于嫉妒的情感，

因为你是一个女人，你的脑子

比我的脑子小。

希　迪（更加狂怒）

又来了！我真想知道

是什么本事让你产生了

这种大男子主义思想。

拉昆来 （神气十足）

不，不，我以前曾上过这个当。

你再也不能拉我辩论了，

你没有资格辩论。

希　迪 （找不出恰当的话，抑制住感情）

把桶还给我。你要是再敢

在街上拦住我……

拉昆来 得啦，得啦，希迪……

希　迪 给我，不然我要……

拉昆来 （缠着她）

请不要跟我发脾气。

我并非单是指责你。

不管怎样，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科学家们证实过的。是我书里的话。

女人的脑子比男人的小，

因此女人才被称为阴性①。

希　迪　（把他甩开）

阴性，不是吗？

难道捣碎山药，

或是成天弯着腰种谷子，

背上还拖着孩子的人是懦种吗？

拉昆来　这正是我要说的话。

但你不必烦恼。过上一两年

你将会有机器为你

捣碎山药，为你磨胡椒，

再不让胡椒迷你的眼了。

希　迪　噢，你真的想让

整个世界翻个个儿吗？

拉昆来　世界？噢，对，那以后也许会。

人们常说，仁慈从家里开始。

目前我先要让这个村子

翻个个儿。从那个狡猾的恶棍

旧日你那骄奢淫逸的主子巴罗卡开始。

希　迪　你还在责骂酋长？

他怎么对不起你了？

拉昆来　他将会发现，不久我就让他知道。

希　迪　这种未来奇迹的思想——是你买来的

还仅仅是你疯狂了梦想得到呢？

拉昆来　一个预言家是有尊严的，

除了在自己家里。在我以前有不少智者

被人称为疯子，以后还会有更多人

受到这种侮辱。但是告诉你，这个改革措施

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捏造。

---

① 原文 weaker sex，意为“弱性别”。

我夸口的事是人所共知的，无论是在拉各斯
那个有魔力的城市，还是在巴达格里那个
　　萨洛女人
在金水里沐浴的地方，甚至在离这里不过十二公里的小城镇里……

希　迪　你顶好去那里。去到
女人们能理解你的地方，
你去告诉他们你的那些
每天叫我厌烦的计划。在这里
你还不知道他们管你叫什么呢？
难道你完全丧失了羞耻心，对嘲弄
竟无动于衷。

拉昆来　不，我已告诉你我不在乎。
只有无知的人才是羞耻的。

希　迪　好了，我要走了。
肯不肯把水桶给我？

拉昆来　你先得发誓嫁给我。
（拉起她的手，立刻精神了）
希迪，一个男人必须准备独自战斗。
但是如果他有了个女人帮助他，
那会有好处，一个能理解的
女人……象你似的。

希　迪　我理解？

拉昆来　希迪，我的爱情会让你的脑子
象早晨的纯洁的树叶
一接触到阳光时那样张开。

希　迪　你若再说下去我就要跑了。
我昨天已听够了那种废话。

拉昆来　废话？你听到吗？
有谁听到吗？我看石头
都不忍心听这样的话。我倾倒出

我的灵魂的液汁供你洗脚，
你竟说这是废话？

希　迪　你做了什么事？

拉昆来　白费了！白费了！希迪，我的心
因为爱情开了花，
而你，你和这个鬼村子的人
却以无知的脚在它上面践踏。

希　迪　（困惑地摇了摇头）
如果蜗牛在它的壳里发现了刺，
它便调换个住地。你干嘛不离去？

拉昆来　信念，因为我有信念。
噢，希迪，你如果向我发誓保证爱情不变，
我将蔑视这些不懂事的
乡村脑瓜的嘲笑。发誓罢，希迪，
发誓做我的妻子，我将能
与天、地和九层地狱
相对抗……

希　迪　你又来了。
一点小事
你偏要象大公鸡似的啼叫，
你的唠唠叨叨，我的耳朵
都听腻了，总是那些话
一点没有意义。
我告诉过你，我再说一次，
我可以嫁给你，今天，下星期，
在你指出的任何一天。
但首先得偿付我的财礼。
啊，你转开了身！
但我告诉你，拉昆来，我必须要
全部财礼。你要让我成为

一个笑柄吗？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但希迪决不使自己沦为
一个供全村吐唾沫的廉价痰盂。

拉昆来 让他们的轻视落在我头上吧。

希 迪 他们将会说我不是处女，
我被迫出卖了自己的羞耻心，
不要财礼就嫁给了你。

拉昆来 一种粗鄙的风俗，野蛮的、过时的，
受到人们抵制、谴责与诅咒的，
应被革除的、陈腐与堕落的，
难以言喻的、使人丢脸的赘疣。
退化的、出奇的、无谓的。

希 迪 书包空了吗？怎么停下来了呢？

拉昆来 我只有一本随身的小词典，
但我已预订了
一本大词典——你等着吧！

希 迪 交付财礼。

拉昆来 （突然喊起来）
一种卑鄙的风俗，无耻的、不光彩的，
让我们的传统遭到世人的耻笑。
希迪，我找一个妻子
不是为了干活打杂儿，
烧火做饭刷锅洗碗，
大批生儿育女……

希 迪 上天原谅！你现在轻视
妻子养孩子吗？

拉昆来 当然不，我只是说……
噢，希迪，我想结婚
是因为爱情，
因为我寻求终身伴侣……

（慷慨激昂地宣讲起来）
“男人娶了女人
两人生活在一起
象一个人一样。”
希迪，我寻求一个患难与共的朋友，
平等的终身配偶。

希　迪　（不再理会他，全神贯注地数脖子上的珠子）
那就偿付财礼。

拉昆来　无知的丫头，你还不明白吗？
偿付财礼等于
从市场货棚里买一头小母牛。
你就等于我的奴仆，我的私有财产。
不，希迪！（十分温柔地）
等我们结了婚，你无论行走坐卧
不必象是拴在我的后脚跟上似的。
我们将一起坐在桌子旁
——而不是坐在地板上——用餐，
不再用手指，而是用刀子
和叉子，和瓷碟子，
象文明人似的。
我不让你侍立左右
直到我填满了肚皮。
我的妻子，我的合法正配
用不着吃我的残羹剩饭——
那是给孩子们吃的。
在街上我要和你并排行走，
手拉着手，肩靠着肩，
恰象我见到的拉各斯的情侣一般：
女的穿着高跟鞋，嘴唇上
涂着朱丹。头发披散着

象杂志上的相片。我将教你
跳华尔兹舞，我们一起学狐步，
我们一起在伊巴丹[1] 夜总会度过周末。
噢，我一定带你看看城里的富丽堂皇。
我们将在那里住下如果你愿意，或只去游览。
任你之便。做一个现代化的妻子，对着我的脸
轻轻吻我一下——就象这样。
（要吻她）

希　迪　（退开）
不，不要这样，我告诉你我不喜欢
你这种奇怪的不卫生的亲嘴。
每次你的行动都欺骗了我，
我以为你只不过是想
在我耳跟悄悄密谈。
你却用你的唇来舔我的唇。
太不干净了。还有你
发出的声音——"吧"的一声，
你是不是对我撒野蛮？

拉昆来　（倦怠地）没有办法了。
你是乡下姑娘，你将永远是乡下姑娘；
不文明、不开化——乡下姑娘！
我吻你象一切有教养的人那样——
象一切基督徒——亲吻他们的妻子。
这是文明恋爱的手段。

希　迪　（轻声地）你是说那是一种躲避
偿付合法财礼的手段，
一种低下的和吝啬的欺骗手段。

拉昆来　（激烈地）决不是。

---

[1] 尼日利亚城市。

〔希迪噗哧一声笑了出来。拉昆来的语声变得温情脉脉，两眼朦朦胧胧地闭着。

浪漫是用动情的心喷发出的

香味把灵魂熏香。

希　迪　（惊奇地看了他片刻）

去你的吧！村里的人说你是疯子，

我开始明白了。

我觉得奇怪，他们竟让你办学。

亏你和你那一套话。你也会把你的学生毁掉，

他们也会象你一样疯言疯语的。

〔幕后一阵喧闹声。

有人来了，

快给我水桶，不然又遭他们嘲笑。

〔进来一群青年和鼓手，女孩子们处于不同程度的激动中。

第一个女孩　希迪，他回来了。他说回来果然回来了。

希　迪　谁回来了？

第一个女孩　那个外来人，从外面世界来的那个人。为你掉进水里去的那个滑稽人。

〔人们全都大笑起来。

希　迪　那个骑鬼怪马的人？

第二个女孩　是，正是他。那个带着独眼匣子的外来人。

〔她在姑娘们带着欣赏的嬉笑声中表演着照相的动作。

第三个女孩　这回他骑着他的新马直奔到村子的广场。这匹新马只有两只脚，那样的马你可能见到过。噗噗噗……（仿学骑摩托的样子在台上跑了个圆场）

希　迪　他可带来……？

第一个女孩　图象吗？他全带来了。在那本册子里几乎可以看到村子各个地方。

（仿学按相机快门的“卡嗒”声响）

希　迪　册子，你见到那个册子吗？

他拿来那本他答应

赠送给我的珍贵的册子？

赠送给他说是

超过梦想的天仙的美女的册子？

那个册子将向世人

宣扬我的美貌——

你见到它了吗？

第三个女孩 是，没有错，他拿来了。但是酋长还在观赏那些图象。噢，希迪，他说得对。你确实美。在册子的封皮上是你从这儿（摸摸头顶）到这儿（摸摸肚子）的图象。在册子中间，从一页开头到另一页顶头是你的一张从头至脚的图象。你记得吗？那是他让你向太阳伸着两只胳臂照的。（兴高采烈地）噢，希迪，那时你看起来好象是太阳的情侣似的。（大家对这句渎神的话故作吃惊地喘了口气，一个人戏耍地拍了拍她的屁股。）

第一个女孩 酋长很嫉妒，但他装出为你骄傲的样子。当这个人告诉他你在京城出了名的时候，他假装高兴地说，你给村子带来很大荣誉与名声。

希　迪 （大吃一惊）册子里没有巴罗卡的图象吗？

第二个女孩 （鄙夷地）噢，有倒是有。但要是那个外来人索性把他去掉，那对他也许好得多。他的图象在这个册子的一个小角落里，而且是在乡村的一个茅厕旁的角落里。

希　迪 这是真的吗？发誓！说假话

让天打五雷轰。

第二个女孩 我要是撒谎，让天打五雷轰。

希　迪 要是真的，那么我比酋长巴罗卡——

伊鲁津来村的狮子

更受尊重了。

这就是说，我比丛林的狐狸——

人间的活神仙

更为伟大了……

拉昆来 （愠怒地）女人的魔鬼。

希　迪 住口！

你不过是满肚子怨恨。

拉昆来 我知道他是什么货色，这是

神的裁判：连一个女人

到最后都将胜过他。

希 迪 住口！

否则我发誓永不和你讲话。

（假装突然害起羞来）实际上，我现在还不能肯定是否想嫁给你。

拉昆来 希迪！

希 迪 我干嘛嫁给你呢？

我已在整个世界出了名。

嫁给一个小小的乡村教师

我会降低了我的身价。

拉昆来 （苦恼地）希迪！

希 迪 一个吝啬鬼，

不象男子汉，不肯付财礼。

拉昆来 噢，希迪，不要这样！

希 迪 （见到拉昆来苦恼而高兴起来）

好啦，你不知道吗？

希迪甚至比酋长还重要，

比这只丛林中的豹子还出名。

他现在在我脚下了——

这个大胆的无赖，女性的灾星！

可他现在

缩在书页的一角，

蹲在最卑下的地方——

在乡村的茅坑旁！

而我，我的图象占了有多少页？

第一个女孩 中间两页，还有……

希 迪 不，不，让这位乡村教师数数看！

一共多少页，教书的？

拉昆来 三页。

希 迪 （威胁地）每一页将打碎一颗心。

要小心！

（突然跳起高来。）

欢呼！我漂亮啊！

为迷路的外来人欢呼！

群 众 为那位拉各斯人欢呼！

希 迪 （兴奋若狂）我知道。咱们来跳个舞表演

那个迷路的旅人吧！

群 众 好，来吧。

希 迪 谁来跳那个鬼怪马？

你、你、你和你。

［四个女孩子走了出来。

还有一条蟒蛇。谁来跳这个蛇？

哈哈！你的眼诡诈，你的手段狡猾。

（在嘲笑声中把被选中的青年推出来）

还有那个外来人。我们需要有一个

从疯狂的外部世界来的人……你来，

不行，在你细嫩的脉管里

感觉不到热烈的烧酒气氛。

我们能找谁懂得酒鬼的走路姿态呢？

你吗？不行，你一想到酒

就象真喝了酒似地疲软下来……啊！

（慢慢转到拉昆来身上，他带着和善的父亲般的笑容看着孩子们游戏。）

书虫，过来，你来扮演他。

拉昆来 不，不行，我一生也没有喝过酒。

希 迪 我们知道。可你的父亲尽喝得大醉，

他一定把你们祖孙三代的份儿

全都喝光了。

拉昆来 （想要逃掉）我不演。

希　迪　你必须演。

拉昆来　我不能呆下去了，快到

给初级四班上地理课的时候了。

希　迪　（走到窗前，把窗子打开）

你以为那个外来人回来了

你的学生会留在学校里吗？

全村都放假了，你这个呆子！

拉昆来　（当他们把他拉到舞台上时）

不，不行，我不干。那种愚蠢行动让我恶心。

那是白痴的游戏。我有更重要的工作。

希　迪　（俯身朝向被迫坐到台上的拉昆来）

你和他的穿着一样，

你长得象他，

你们讲一样的话，

你和他一样想法，

你们拉各斯的动作——

一样的笨拙。

你能够扮演他！

〔大家一齐哼起这个小曲来，他们围着拉昆来跳起舞来，快速地念诵着歌词。过了一阵，鼓手参加进来。在别人围着他们捉弄的对象旋转的时候，鼓声敲个不停。他们越转跑得越快，唱得也越快，转到第六、七个圈时，拉昆来显然受不住了。

拉昆来　（在鼓噪声中提高嗓门）好了，我来扮演。

来，让我们完成它。

〔一阵猛烈的喊声和击鼓声。拉昆来热烈地进入跳舞的情绪。他接替希迪，在舞台上四面八方布置扮演丛林的角色。在舞台右后方留下空地给四个女孩扮演小汽车。然后他模拟表演外地人进入伊鲁津来村和他在村民中间逗留的哑剧。四个女孩蹲在地板上充当汽车的四个轮子。拉昆来调节好他们的间隔，然后半蹲在他们中间。唯独他一人不跳，作出逼真的模拟动作。先是阵阵轻微的鼓声，然后音量逐渐加大，四个“车

轮"扮演者以圆圈形的动作转动着他们的上半身。拉昆来表演滑稽的开车动作，显出十分高兴的样子。鼓声加速，越来越快。突然鼓声中断，女孩们震颤着表演机器失灵的姿态。重奏鼓点的努力失败了，失灵的车轮的扮演者做出相应的战栗动作，最后，把他们的脸伏在各自的膝上。拉昆来试着调弄，从车上走下来，往下面张望。他的双唇表现出他在忿怒咒骂。

他观察车轮，按按他们，试验压力，抓住机会捏女孩子的屁股，暴露出他心中的鬼胎。一个女孩大叫一声，咬了他的脚脖子一口。他匆忙跑回车里。企图最后一次重新开动它，没有成功，于是决定放弃。他拿起照相机和他的遮阳帽，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酒喝了一通，然后开始旅行。鼓重奏起来，以一种不同以前的暗淡的声调和节奏配合着他的旅行而有所变化。充分运用各种"话鼓"[1]。"树木"站在原地轻微柔和地舞着。当拉昆来倚在一棵树上休息时，"一条蛇"从树枝中滑动出来，歇在他的头顶上方。他逃跑了，喝了一通酒后很快恢复了勇气。"一个猴子"突然跳到他面前，朝他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开。从什么地方传来野兽的吼声，他神经紧张起来，一阵痛饮，然后又镇定下来。他一会儿就醉了，跌跌撞撞地在矮树丛里挣扎，一边从受折磨的身体上轰走苍蝇，一边小声咒骂着。

突然间从矮树丛的某处传来一个女孩子的歌声。这个外来的旅人摇了摇头，但声音接续未断。他断定自己中了暑，又喝起酒来。他喝完最后一滴，把瓶子向歌声传来的方向甩去，只听到溅水的声音，一声尖叫和一串咒骂，最后又回复安静。他蹑手蹑脚地拨开拦路的小树林，使劲眨眼，又擦擦眼睛。他见到什么东西停在那里。他轻轻吹着口哨，解下他的照相机，开始找合适的位置准备照相。他后退又前进，目光紧紧盯在镜头上，以致不小心往前一伸脚，脚落空，人也不见了。只听到哗啦一声巨响，看不见的歌者的歌声转为长长的一声尖叫。节奏加快，过了一会儿，在拍击水声中，希迪出现在舞台上，只用一块布部分地遮住身子。

---

① 非洲的"话鼓"可以模仿语言的节奏和语调的升降，起到传递消息的作用。

一会儿拉昆来慢慢跟上来，一面走一面从衣服上把水拧出来。他丢掉所有的东西，除了照相机。希迪直跑下舞台，过了一会儿伴着一群村民回来。原班演员退场，改扮村民跟在希迪后面。他们的情绪很坏，不顾外来人的反抗，把他拖到乡镇中心，那棵大树前。

一切活动暂停，这时酋长巴罗卡——瘦削而结实、长着山羊胡子，虽已六十二岁但还很硬朗——从树后出现。全体蹲下来，匍匐着或跪倒，呼叫"王爷"、"老爷"等等。只有拉昆来一人例外，他开始想溜走。

巴罗卡 我们的老师，拉昆来先生。

(别人接着喊"拉昆来先生"，他不得不站住。他走回来深深鞠了一躬。)

拉昆来 您大人早晨好。

巴罗卡 早晨好早晨好[1] 嗯嗯！我们从洋人那儿学到的只有这个。你去他家拜访，想他请你喝啤酒，但你得到的只是"早晨好"(Guru morin)，"早晨好"能润嗓子吗？好了，好了，有知识的人，我想今天你对一个老人没有什么要质问吧。

拉昆来 没有意见。

巴罗卡 我们没发生什么纠纷吧！

我记不清了。

拉昆来 纠纷？大人，根本没有理由。

巴罗卡 好，在我来到之前，这场戏演得很生动。

而现在一切都停了，你要想离开我们。

总之我了解这个故事，我前来恰好

扮个角色，我好象该扮演

巴赛杰酋长。

拉昆来 谁也想不到酋长有时间

作这种无意义的儿戏。

巴罗卡 啊，拉昆来先生，若没有你称为无意义的

这些东西，酋长的生活将是很枯燥的。

好，既然你们说欢迎我，我们

---

① 二人互致早安是用英语讲的，巴罗卡的英语中带有乡音。

继续演你们的戏不好吗？
（突然转向他的随从）
抓住他！

拉昆来 （一时不知所措）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事？

巴罗卡 你想拐盗我们村子的处女，
你忘记了吗？要是他忘了，给他一鞭子，
让他清醒清醒！

〔有人举起一只胳臂来，拉昆来很快想起来了，使劲点点头。于是这场戏接着演起来。村民聚拢起来吓唬他，叫喊着要他的命。拉昆来一会儿装腔作势，一会儿表示愤慨，一会儿情绪和缓。酋长突然给了一个信号，他们把他脸朝下摔倒在地上。到这时酋长才开始对他表示同情，他似乎了解了这一外来人的可怜处境，替他向村民们说情。他下令给他找一身干衣服，让他坐在自己右侧，并下令款待他。这外来人时时跳起来给这群人照相，但是大部分时间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尽兴跳舞的希迪身上。最后他对酋长悄声耳语。酋长点头同意，于是他们把希迪叫过来。外来人为杂志给希迪安排了各种姿态，给她照了许多张相。他们向他劝酒；他最初不肯喝，最后怀疑地尝了尝当地酿造的酒，似乎很爱喝，于是痛饮起来。然而过了不久，他感觉不舒服，离开了这群人。他走出时他们拍拍他的背，两个鼓手坚持围着他跳，几乎使他当场吐出来。但是，他终于捂着嘴下去了。拉昆来的出场似乎标志着模拟演出的结束。他几乎立刻回来了，但别人都停止了表演。

希　迪 （高兴地）我说什么来的？你把这个角色演到家了。
你最好去作宫廷小丑，不必当教师了。
（轻蔑地指一指学校）

巴罗卡 如果这个村子被剥夺了拉昆来先生每天传播的
智慧，它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有谁会告诉我们我们的错处呢？
喂，拉昆来先生？

希　迪 （几乎没听，仍然处于十分激动的情绪中）
谁跟我一起去找这个人？

只有拉昆来，需要你来弄懂
他的连珠似的话语。你看，念书的人，
没有你的脑袋瓜，
我们真的不行。

（拉昆来开始不答应，但他们围拢过来试图说服他。他突然挣开跑掉，所有的妇女紧跟着。留下巴罗卡自己坐在一旁——他进场时陪他一起来的那个摔跤的站在一段距离之外——盯视着跑走的这群妇女。他从长袍的兜肚里拿出他的杂志，欣赏着上面刊登的女主人公的相片，一个人慢慢地点着头。）

巴罗卡 不错，不错……已整五个月了
从上次我娶老婆……已整五个月了。

中　午

市场旁的一条路上。希迪进场，高兴而专心地看着杂志中自己的相片。拉昆来离她有一两步远跟在后边，手里捧着一捆劈柴。希迪走出来原是为取柴的。在舞台中央他们遇见从另一侧进场的萨迪库。萨迪库是一个老妇人，头上裹着围巾。

萨迪库　真凑巧，我正要到你家去看你。

希　迪　（吃惊地抬起眼来）怎么，原来是你，萨迪库！

萨迪库　是狮子派我来的，他向你问候。

希　迪　谢谢他关心。

（然后激动地）

你看到过这些吗？

你看过从京城来的那个人

制出的我的这些图象吗？

你摸摸这有多么光滑（爱抚着书页）？

比鹦鹉的胸脯还光滑得多。

萨迪库　我见过。那个城里人一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希迪，我从我老爷那里捎来一个信儿。（向拉昆来一扭头）我们到一边去说好吗？

希　迪　他吗？无需在乎他，你把他当作一个太监好了。

萨迪库　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巴罗卡想娶你做妻子。

拉昆来　（跳到前面来，把劈柴撒落）

什么！那个贪婪的畜生！

贪得无厌的牲口，一个老糊涂虫。

他又在耍弄鬼把戏了？

希　迪　住口，拉昆来，你太讨厌了。

他的口信是捎给我的，又不是给你的。

拉昆来　（立刻跪下，连吻希迪的双手）

我的路德、拉结、以斯帖、拔示巴①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你这圣经中完美女性的总合，

不要听那个异教徒的鬼话……

希　迪　（把手抽出来）

这又是你的另一手把戏；

你从那倒霉的书本中

拣出一些古怪的名字送给我。

我的名字是希迪，好了，你饶了我吧！

我的名字是希迪，我很漂亮。

那个外来人摄出我的美貌

把它放在我的手中。

它就在这里。我用不着古怪的名字

说明我的名声。

用他的话说：

比帝王的宝石还可爱。

萨迪库　（欢喜地）好，你愿作巴罗卡的宝石吗？你愿作他的最可爱的贵夫人，在疲乏的夜晚给他以安慰吗？我怎么回复我老爷呢？

希　迪　（向那个女人戏弄地摇手指）

哈哈！嘴甜如蜜的萨迪库。

萨迪库，你这个狮子的妻妾的班头。

你那说媒拉纤的嘴动不了希迪的心，

希迪的名声已传到拉各斯

已传到海外，你枉费心。

（拉昆来眉开眼笑地站立起来）

① 《圣经》故事中的妇女。

萨迪库 你有没有考虑过怎样幸福的生活在等待着你？巴罗卡起誓娶了你之后不再另娶。你知不知道酋长的最后一个妻室的福气呢？让我来告诉你。等他死的时候——那是不久的事，狮子也会在一个时候死掉啊，——噢，等他死的时候，就是说，你将有作新的酋长的长妻的光荣。试想，只要巴罗卡活着，你就是他的爱妻。姑娘，你不会住进偏房里。你将永远住在宫殿里；首先作最后的一个新娘，以后作新头领妻妾的班头。这是享福的生活，希迪。我知道这点，我处在这样的地位已有四十一年了。

希　迪 你枉费唇舌。
为什么巴罗卡不在
外来人带来图象册子之前
向我求婚呢？
为什么狮子不在
我的容貌获得世人赞颂之前
送来他的聘礼呢？
难道你看不出来？因为他看出
我的身价不断提高超过了他；
因为他已听到
歌谣的作者用歌谣
赞颂无可比拟的希迪，
而狮子却已被人忘记。
他希图把我当作他的财产，
让我在他嫉妒的掌心里凋谢。
啊，萨迪库，
这位老师教给了我一些东西，
而我的图象又教给了我其余的一切。
巴罗卡不过希求提高他的男人身分
在我的美貌之上。
他希求新的名声，
希求当一个掌握了

伊鲁津来村的宝石的人！

萨迪库 （吃惊、惶惑，弄不懂希迪话中的含义）希迪，你没有毛病吗？你以前没有说过这样的胡话。即使你自己听起来，难道这话不奇怪吗？（突然向拉昆来奔去）莫非是你这个花花公子干的好事？你竟把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逼疯？这样的废话……我要为这砸你的脑袋！

拉昆来 （恐慌地后退）离我远些，老妖婆。

希　迪 萨迪库，别搭理他。

告诉你老爷我懂他的想法，

我不肯嫁他。

瞧，你自己判断吧！

（打开杂志指出相片）

他老了。我以前没料到

他那样老耄……

（希迪在说其余的话时，用手抚摩一张张相片，用手指描画着相片的轮廓）

……怎么竟

没重视我的细嫩皮肤。

它多么光润啊！

没人曾想到

赞誉我的丰满的乳房……

拉昆来 （感到负疚，满口道歉）

啊，希迪，我确实想到了……

但那样有点不够恰当。

希　迪 （不顾他打岔）

看，我让它们接受充满欲望的

（不自觉地挺起了胸脯。）

太阳的温暖爱抚。

（顽皮地笑了笑）

我的眼睛里有迷人的符咒

为贪得无厌的人们布下了罗网。

我的牙齿闪耀着幸福的光泽，
结实、整齐，洋溢着生气。
萨迪库，说句公平话，
把我的图象和你老爷的比较一下：
真有天壤之别！
看我脸上水汪汪的，
象在刮哈马丹风[1] 之晨露水滋润的树叶，
而他——他的脸恰象
从马鞍上扯下来的一块皮子，
（萨迪库倒抽一口气）
上面涂满从老掉牙的烟袋锅子里
磕出来的恶臭烟灰。
这撮山羊胡子
我曾认为是男子汉的标志，
它现在象是一堆乱草，
失掉了青绿，
焦黄枯干，象是经过了森林大火！
萨迪库，我风华正茂，他已精疲力竭。
我是闪闪发光的宝石，
他是只剩下后腿的狮子！

萨迪库 （终于从无可奈何的惊惧中醒转过来）愿上天恢复你的智慧，你一定被什么煞神附上了体。（转身走开，想起了什么事又停下来）你的夸口让我把这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老爷说，如果你不同意做他的妻子，起码今晚到他的住所来用晚餐。他将为你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他希望告诉你，他看到伟大的京城对一个伊鲁津来村的女儿那么尊敬很是高兴。你为你的人民争得了很大光荣。

希 迪 嘀嘀！你以为我昨天才
出生的吗？

---

① 冬春间由非洲大陆吹向大西洋海岸的风。

巴罗卡的小小晚餐的传说
我全听说了。
告诉你们老爷，希迪不同已婚男人
一起用餐。

萨迪库　那些传说全是瞎话、谎话。你可别听信一切风言风语。希迪，难道我会骗你吗？我向你发誓……

希　迪　你能否认吗？
每个女人同他吃过一次夜饭后
第二天就成了他的老婆或姘头？

拉昆来　人家叫他狐狸难道无缘无故？

萨迪库　（朝他走过去）你少管这事，否则上天作证，我要……

拉昆来　（略微后退，但继续说）
他的诡诈连一些大城市都知道了。
难道你没听说
他怎样破坏了市政工程局想
建造一条通过伊鲁律来村的铁路的计划？

萨迪库　谁也不知真情，那不过是传闻。

希　迪　我喜欢听传闻。拉昆来，详细告诉我。

拉昆来　你还不知道？那么请坐下来听。
是我父亲死前告诉我的。很少有人
知道这个诡计——他是个死硬的无赖
我们进步的死敌……是……就在这一带
沿着四郊应早铺建了
铁轨，啊，工人都来了，实际上
是让犯人们来干
艰苦的工作……斫断丛林的脊背……

〔犯人们进场，由两人监守着。一个白人勘查员在检验着地图（卡其帽、鞋罩等）。工头给他张罗着折凳、折桌等物，给他张起伞来，打开一篮通常在丛林中的享用品——汽水瓶、酒瓶和各种形状的三明治。他看过地图后，指点浑身流汗的一群人到哪里去工作。他们开始砍伐，抡动着大

砍刀，拉木料，一切都合着工人们敲击金属(用棍棒敲锣或粗陋的三角铁等物)的声韵。由两个人领唱兼表演，其余的人跟着哼。

拉昆来 他们在路旁立上标桩，

开辟丛林，然后开始修路。

贸易、进步、开发、成功、文明、

声誉、国际地位……全都在

伊鲁津来村的掌握之中了……

[摔跤的进场，看到现场惊恐逃走。过一会儿同着酋长本人回来。酋长很快弄清了情况。(两人同下)工作在继续，勘查员忙于轰苍蝇、喝酒。过了片刻听到牛吼器①的声音。犯人们迟疑了片刻，接着又干起来。牛吼器继续行动，绕着圈儿时近时远，似乎来自四面八方。工头头一个停止工作，然后其他人乱作一团。唯一立定不动的是勘查员，他吃惊得不能动弹了。

过了一会儿巴罗卡进场，由几个侍者伴随着，前面是一个女孩子，端着一个葫芦碗。愤怒吼叫的勘查员终于被说服打开礼物。他发现里面有一叠英镑钞票和非洲可拉果。他们相互理解了。勘查员紧皱着眉头，用手蹭着下巴，查看着地图。他又看了看碗中的东西，摇了摇头。巴罗卡又添了些钱和一笼母鸡。接着又添了一些钱和一头羊。这次勘查员恍然发现了"真理"，他先前搞错了。这条路真的应该从别的地方通过。这是多么不幸的错误，好在发现得及时。不，不，这次不会再错了，这条路应离开这里远些。实际上(挖起一勺土来)这土质是最不适宜的，可能禁不起机车的重量。为了签定合同，一葫芦椰子酒被端上来，一个可乐果被破开。巴罗卡的随从帮助勘查员打起包来。他们勾肩搭背地离开，送给勘查员的礼品随在后面。

拉昆来 (等这队最后一个人下场后，向他们晃动着拳头，两脚跺地)

贪恋酒色的畜生！他眷恋这样的生活，

唯恐失掉它。汽车公路

和铁路会起同样作用：

---

① 牛吼器，非正式乐器，发出类似动物或鬼怪的呼啸声。

把文明送到他门口。他看出了，
他把大门关上，锁牢
他的狗和马，他的老婆和他的
一切姘妇……噢，是的……所有的那些姘妇。
巴罗卡确有好眼力，他拣出的
是最好的……
（他的眼睛真的发亮起来。希迪和萨迪库在窃笑，踮着脚下场。）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点。
啊，我有时也希望过他那种生活。
每夜枕在这样丰满诱人的乳房上。
我确信他也有个轮回时间表，恰象
我在学校一样。这是保证公平的唯一办法。他身子一定硬棒才能轮得起。
我不知道那些女人看中了他什么。他的
一双鼠眼总是喝酒喝得通红。他一定
掌握了什么秘术……不，我不嫉妒他！
我只要这一个女人就够了。我独力维护
进步，同希迪我选中的灵魂伴侣，我一生中
唯一的女人……希迪！希迪你在哪儿？
（随她们之后跑着下场，回来捡起抛落的木柴又跑着下场。）

〔巴罗卡在床上，仅穿着宽大半长的裤子。那是一个铺盖着兽皮和毛毯的富丽的卧室。四周墙上悬挂着武器。屋里还有一个新奇的机器，一件最奇特的发明，装有一个长的杠杆。巴罗卡目前的一个宠姬跪在床边，正在给巴罗卡拔腋下的汗毛。她首先用食指在选中的汗毛旁轻轻按摩。紧接着用拇指和食指猛然一揪，把那根汗毛拔下来。每拔一次，巴罗卡微微抽动一下，然后发出“啊哈”的声音，满脸现出十足幸福的表情。

宠　姬　老爷感觉好受些吗？

巴罗卡　你拔得仍然有些太轻了，
好象担心伤害了丛林中的豹子。

要迅猛而柔媚
象毒蜂突然一螫，
这样才感觉愉快，有一种凉爽的回味。

宠　姬　老爷让我学着来。

巴罗卡　亲爱的，你没有时间了。
今晚我想另娶一房妻室。
这项光荣的任务，你知道，
理当属于我新选中的妻子。
但……啊哈……这次来得猛。
有一种被蝎子突然一螫的味道，
但没有蝎子的毒性。
这是忿怒的一揪，你想伤害我
因为我的夸耀触怒了你。
但现在你的怒气进到我的血液里了。
多么舒服啊！啊哈！这次更舒服。
我想也许该让你留下来，
专门拔我的汗水淋漓的汗毛。
啊疼！
（突然坐起来，生气地摩擦疼痛的地方。）
这次疼得厉害，不觉得舒服，
对头冤家，你在拔之前在周围
抚摸的时间太短！
〔萨迪库上，立刻跪下来，把头弯到膝上行礼。
啊哈！萨迪库来了。
你去拿点香膏来吧，
涂上以减轻腋下的伤痛。
快去，你这个冤家！
〔宠姬出场。

萨迪库　我的老爷……

巴罗卡　你现在可以说了。

她讲些什么?

萨迪库　她不肯,老爷。我尽了力,但她不肯嫁给您。

巴罗卡　惯常是这样——开始时

坚决拒绝。她又怎能例外?

萨迪库　奇怪就在这里。她说您太老了。如果您问我,我想她真的疯了。那本画册子让她激动得过分了。

巴罗卡　(跳了起来)

她说……我老了

我太老了吗?一个嫩弱、

没成熟的丫头说我这话?

萨迪库　我的老爷,我亲耳听到这不可思议的话,我以为世界疯狂了。

巴罗卡　但这可能吗,萨迪库?这正确吗?

难道我没有在雨水节

在抛木棍的比赛中击败对手?

难道我没有同最大胆的人们一起

为了保护农民的山羊

在夜间追猎豹子和蟒蛇?

她竟说我老了?

难道我没有为了宣布哈麦丹季节的来临

爬到木棉树顶上

折下第一个荚果,把穗状种子

散到四面风里——而且不过是在昨天?

我有哪一个老婆

说我的男子气不足来的?

甚至她们中的强手

在我狮子没有疲倦以前就已疲倦!

她也会如此,只要我有一个暂短的机会

调理这个乳毛未丰的小鸟,

这个缺乏知识、没有拥抱过

气味浓厚的老头儿的小鸟……如果我能有一次……

这儿来，萨迪库，给我抚摸抚摸
因为我心里憋住气了。
（又躺倒在床上，象先前一样凝视上方。萨迪库坐到床脚，开始给他搔脚板。巴罗卡突然向左一转身，把手伸到床下边，拿出一本杂志来，打开它，开始琢磨那些相片。他长叹了一声。）
很好，萨迪库，很好。
（他开始比较杂志上的一些相片，显然是他自己的和希迪的。突然把杂志扔开，凝视天花板片刻，然后正经八百地）
也许这样也好，萨迪库。

萨迪库　老爷，您说什么？

巴罗卡　噢，忠实的人，我说这样也好。
那种轻视、嘲笑和戏弄
可能更尖刻，
如果是她同意了而我达不到目的，
那我会羞得抬不起头来。

萨迪库　老爷，我不明白。

巴罗卡　到时候了，我不能再自我
欺骗了。萨迪库，我精力不足了，我的男性机能
近一个星期前完结了。

萨迪库　不至于吧。

巴罗卡　我想要希迪，因为我仍然希望——
我知道这是个糊涂想法——但我仍然希望
同一个热气充实的年轻处女在一起，
我的不足的劲头也许会起来，从而挽救我的骄傲。
（萨迪库开始呻吟。）
这是枉费心机。我那时就已知道。
但不愿接受失败是人类的弱点，
因此才勾出我的虚妄想法来。
男性机能到了时候就完结了。
生命之泉流泄过度时

就枯竭了，到头来会让浪费者徒劳。

我已缩萎干枯了，成了

打油诗的笑料，年轻人

嘲弄的老靶子。

萨迪库 （泪汪汪地）众神灵一定还会怜悯。

巴罗卡 （仿佛突然觉察她的在场似的，惊坐起来）

这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我的最忠实的长妻。

但如果你敢把我的羞耻公诸世人……

（萨迪库否定地摇摇头，重新温柔地摩擦他的脚掌，巴罗卡叹了口气，慢慢向后倒下。）

我近来变得多么容易激怒，

竟怀疑起你的忠诚心……

但这样的灾难叫人太难忍受了：

象我这样在青春年华上受到挫折。

滋润我的雨露从我有生之初

只有短短的六十二度，

而我的祖父那柚木般硬棒的人

六十五岁还得了两个儿子，

而我的爸爸胜过他们大家，

六十七岁还生了一对女娃。

为什么我，狮子们的后代，

在青壮的六十二岁上

必须向我的妻子发誓

我的生命脉管已枯干，我的男性机能已完？

（他的语声呆滞，萨迪库叹息又呻吟，抚摸着他的双脚。他的脸色突然放出狂喜之光。）

天神作证！这双疲倦的脚

曾经受女人们纹理细腻的

可爱的手掌的抚摸。

我的脚底板曾经受粗糙的
长老趼的手爪的搔挠。
它们经受过沉重笨拙的
大猩猩般的指爪。
我也体会过纤细娇嫩的
小手的逗弄，
那种逗引我急切情欲的
玩具般的小手，
让人期待颤抖的到来
但又迟迟令人
不能满足，因为手指
太软和了，
摩擦得太轻，透不过
那难以置信的厚脚板。
但是，萨迪库，你那平凡朴实的双手
包含一种甜蜜的肉感，
年老而不衰退。啊哈！
噢呀咿！萨迪库，毫无问题，
你是他们之中的后妃。
（睡着）

夜　晚

乡村中心。希迪站在教室窗户旁，象先前那样欣赏着自己的相片。萨迪库进场，拿着一包长形的东西，样子鬼鬼祟祟的。她打开包儿，露出酋长的雕像，裸体的，雕得很细。她端详着它，突然嘲弄地笑了起来。她把雕像放在树的前面。希迪惊异地瞪眼瞅着。

萨迪库　我们也把你摧残了，不是吗？我们终于把你摧残了。啊，高大雄伟的狮子，我们不是真的把你弄垮了吗？

啊呀呀……我们女人们终于把你们收拾。收拾你爸爸伟大的奥基基时我也在。当时我这个最年轻、最新鲜的妻子摧残了他。我的力气制服了他。我叫他，他上来了，但是不行，这次对他可不同往常了。我萨迪库是火，而他不过是老太婆纺轴上的亚麻，不是吗？我把他干掉！雄伟的狮子族类，我们总在消耗你，我们高兴时转动你几下，我们任性时让你跳舞。你象是愚昧的陀螺，以为世界围着你转……傻瓜、傻瓜！……结果是你转晕了，而我们站着静观，从你们身上慢慢抽出柔细的麻线来，直到你只剩下一根干瘪的老棍子。我弄垮了奥基基，萨迪库的未打开的宝库需要祭品，奥基基拿着他那生锈的钥匙来了。他象条蛇似的朝我上来，却象块抹布似的缩了回去，一块破抹布，蒙受了羞辱……（她象食尸鬼似的，大笑之后安定下来。）啊，我的主子们，要小心啊，我们终将弄垮你们……（她狂叫一声跳了起来，开始围着树边跳边唱。）

小心啊！我的主子们，

我们终将弄垮你们。

〔希迪轻轻关上窗走了出来，萨迪库这时恢复了神智，喘着气，唱到半截停下来。

萨迪库 噢，原来是你，我的闺女。你要想吓死我也该选好时间啊！胜利的时候不是女人该死的时刻。

希 迪 为什么？你打胜了什么仗？

萨迪库 不是我一个的胜仗，姑娘，也有你。是每个女人的。噢，我的闺女，我竟活着看到了今天……

（继续跳起来）

小心啊，我的主子们

我们终将弄垮你们。

希 迪 萨迪库，等一等。我不明白。

萨迪库 你将会明白，我的孩子。你会明白的。小心啊，我的主子们……

希 迪 萨迪库，你没有毛病吗？

萨迪库 我的孩子，不用提问。和我一起跳胜利舞吧！噢，我的天神，是我们谁掌握你的闪电，象火一样烧着了狮子的尾巴……

希 迪 （在萨迪库要走脱时紧紧拉住她）

别再胡说八道了。你不说个

一清二白，休想离开这儿。

萨迪库 啊，你真麻烦人。你可答应我不说出去？

希 迪 我发誓不说，赶快告诉我。

（在萨迪库悄声讲话时，她把眼逐渐睁大）

噢噢噢……！

但是，萨迪库，要是他知道这情况，

为什么他还要求我……

（萨迪库又悄声耳语。）

哈哈！果真有希望。噢，萨迪库，

我突然感到了作一个女人的高兴。

（高跳起来）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为女人们欢呼！

（随在萨迪库之后。）

小心啊，我的主子们

我们终将弄垮你们。

〔拉昆来悄悄进场。

拉昆来 月亮还没有圆，但

妇女们已等不及了。

她们一定是急疯了。

（跳舞停止。萨迪库皱了皱眉头。）

萨迪库 稻草人来了。滚开！这是女人的世界。这个时候我们的星宿正驾临天空中心。我们是至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完成一个祭典。你要是不走，我们要把你切碎，做成祭品。

拉昆来 这个妖婆叽叽喳喳叫什么？

萨迪库 （带威胁地走向前）你不象个男子汉，你还顶不上最最小的女人，告诉你，滚开！

拉昆来 （被激怒）

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一个男子汉，

你将会发现这点，要是你敢

用手碰我一下。

萨迪库 （扬起头来大笑）你是男子汉？难道巴罗卡比你不更是男子汉？如果说他不再是个男子汉，你又算什么？（拉昆来悟过滋味来，惊得呆若木鸡。）来吧，亲爱的姑娘，他要是愿意就让他旁观吧。因为只有男子汉才禁看这个仪式。

小心啊，我的主子们

我们终将……

希　迪 停，萨迪库，停，啊，我脑中

起了这样一个念头。让我到宫殿里

应邀赴宴。萨迪库，不管怎样，

奚落这个魔鬼一番。我去求他谅解，

为了我说话欠考虑……不需改变

我的回答同意作他的新娘——那他可能

疑惑你向我泄了密。但我将要求一个月时间进行考虑。

萨迪库 （有些疑虑）你知道巴罗卡不是个小孩子，他会知道是我出卖了他。

希　迪 不，他不会。噢，萨迪库，让我去吧。

我老早就盼望挫败他，看着他那贪婪的
打颤的手，这次连裤腰带
也解不灵便了。

萨迪库 你要对付得了这个老狐狸的狡猾才行。利用你羞红的脸真的表示出后悔的样子来。孩子，刺激他，折磨他，直到把他羞哭。

希 迪 瞧我的吧，他不会怀疑你欺骗。

萨迪库 （又使劲跳起来）哟噢噢，哟噢噢！要我和你一起去吗？

希 迪 那样好吗？你忘记了
我们该说彼此没见到面。

萨迪库 那么去吧，女人去吧！我将留在这里。赶快回来，告诉萨迪库，那个乏男子怎么样。亲爱的孩子，去吧！

拉昆来 （听得越来越害怕）
不，希迪，不要去。如果你稍
关心我的感情，
不要去折磨那个家伙。
假如他知道你为嘲弄他而去——
他要不是个傻子肯定会知道的——
他是个野蛮的东西，是个败类，
他会动手打一个孤弱的女子如果他能……

希 迪 （笑嘻嘻地跑开）啊呀老师，在这里等我。

拉昆来 （无可奈何地顿着脚）
傻姑娘！……（对萨迪库）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就不能守口如瓶吗？
你的话必须从嘴里漏出来
象流淌多年的妈妈奶似的，
必须从你那早已耷拉下的
奶子里渗出来，
直到一滴不剩？

萨迪库 留神烂了舌头，你这小崽子！

拉昆来 如果她受到任何伤害……

萨迪库 她虽是个女流，但不用你她会更好地照料自己。试想象你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也配要这样的好姑娘。（在他周围上下打量）啊！神灵可真能迁就，瞧你这个可怜相！

拉昆来 和一个乡下女人拌嘴

有损我的身分！

萨迪库 这当儿你的未婚妻已陪着狮子吃上啦！

拉昆来 （听到“未婚妻”一词感到高兴）

噢，我们还没有真正订婚，

我是说，她还没有答应我，

但我敢说这是不久以后的事。

萨迪库 （突然咯咯笑出声来）付财礼了吗？

拉昆来 少管闲事。

萨迪库 你干嘛要个别另样呢？种它一季田，即使为了希迪这样的姑娘，一次收获也足够付财礼的了。莫非你的娇嫩的鼻孔禁受不了潮湿土壤的气味？

拉昆来 我已说过你少管闲事。

萨迪库 啊哈！那么别人的话是真的了。你要想改变这个村子，让别人今后也不再付财礼。啊，你倒是个聪明人。我必须承认，那是一种摆脱财礼的好办法。但你有没有想到，那样做你将会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

拉昆来 （满怀信心地）在一两年内，我发誓

这个城镇将会发生变化，

财礼将会被忘却，

妻子将和男人并肩而立。

将会有一条公路通过这地方

把城市的风俗带给我们。

我们将给所有的妇女购置金属锅，

陶泥炊具既不文明又不卫生。

废除一夫多妻，

那是男人早衰的导因。

当官的将乘车代替骑马，
或是起码乘自行车。
我们将烧林伐木，
为情侣开辟现代的花园。
我们将每天出版报纸，
上面画上美女的图象。
世人将评判我们的进步，
根据比美会上获胜的女郎。
拉各斯每天建筑新的工厂，
我们只玩棋和闲谈。
我们的舞蹈学校在哪里？
这里谁知道鸡尾酒会怎样举办？
我们必须和别人一样现代化，
不然世人将把我们遗忘。
我们必须放弃喝棕榈酒的习惯，
学会饮茶，外加牛奶和糖。
（转身面向在恐惧中凝视他的萨迪库。后者向后退身，他继续向她罗嗦，他们绕着圈儿转，然后下场。拉昆来的夸夸其谈还从远方隐约传来。）
这是我的计划，你这老太婆，
我将从教导你开始。
从今你将上我的学校，
和十二岁的孩子们一起就坐。
虽然你已近七十，
你的头脑简单还未成熟。
难道你不知羞：在你这个年龄
既不会读、不会写，又不会思索？
你当了一辈子的长妻，
为巴罗卡说媒拉纤。
现在由于你已把他挤干，
来找我的希迪羞辱他一场……

〔场景转至巴罗卡的卧室。左方两个人以单腿跪的姿势正在摔跤，两人的胳臂各抱住对方的腰，等待适当的时机以便把对方举起来。一个是巴罗卡，另一个是个身强力壮的矮胖子，竞赛仍然处于均势阶段。在宽阔房子的另一端听到希迪通常向人——没有特殊对象——打招呼的声音。

希　迪　向本室的主人和大家

请日安。

（巴罗卡抬起头来，皱了皱眉头，仿佛在辨别谁在说话。）

向本室的主人和大家

请日安。

〔巴罗卡这次决定不予答理，集中精力摔跤。希迪的声音逐渐临近，她几乎是背着身子上场，因为她仍在忙于观赏她刚走过的屋子。转身看到这两个摔跤的不禁倒抽一口气。

巴罗卡　（没有抬眼）萨迪库没在家吗？

希　迪　（心不在焉地）哼！

巴罗卡　我问萨迪库有没有在家。

希　迪　（镇定下来，迅速屈膝行礼）我没看见人，巴罗卡。

巴罗卡　没有人？你是说没有人

把守我的私宅拦阻不速之客？

希　迪　（后退）房子……似乎是……空的。

巴罗卡　噢，我忘了。这是我付出的报酬：

每星期一次，为了进行革新。

是那个教师倡议的，他说服我

的仆人们组成了一个什么

宫廷工会。他告诉我说这是

为了遵守现代城镇的习俗。

今天是他们的假日。

希　迪　（看到巴罗卡似乎情绪较好，她有点大胆起来，冒失地走到他前面）

今天也是巴罗卡妻子们

的假日吗？

巴罗卡 （抬眼审视，轻松下来，以漫不经心的语声说）

不，她们还没有发疯。

你没有遇见她们谁吗？

希　迪 没有，巴罗卡。周围没有一个人。

巴罗卡 我的宠姬艾拉图也不在？

她没有在我门旁

经常的位置上？

希　迪 （漫不经心地。她在全神贯注地看这场竞技）

她的凳子在那里。我看见了

她绣的拖鞋。

巴罗卡 嗯，嗯。我想我知道

在哪儿能找到她。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生气，象一个受轻蔑的蟑螂。

顺便说，你去看看，回来告诉我

她是否留放下她的披肩。

（为了不漏掉这场摔跤的一切环节，她倒退着走，急速看了门旁一眼，重又回来。）

希　迪 凳子上有一个黑披肩。

巴罗卡 （懊悔地叹了口气）

那么她今晚会回来。我本想

我讲的粗暴的话语

使她一两个礼拜内不愿来见我。

希　迪 莫非艾拉图得罪了她的丈夫？

巴罗卡 得罪？我的腋下仍然在滴血，

由于我受到我呼为宠姬的

那个人的虐待。

希　迪 （以失望的语声）

噢，只是如此吗？

巴罗卡 这还不够吗？孩子还能怎么样？

女人还能怎么样？

希　迪　没有什么，巴罗卡，我想也许……

噢，人所共知，年轻的妻子

有时……对他们的丈夫……莽撞了些。

巴罗卡　在一个管理不善的家庭里也许如此，

但在巴罗卡的屋顶下还不会。可是

女人的怨恨往往来得突然，

连我有时也不能预见。

孩子，要是我输了这场小小的比赛，

要记住，是因为我的腋下

时而发烧，时而发痒。

（希迪继续看了些时候，然后，当她想起开始时应做什么的时候，她用手捂住嘴。但她还拿不准怎样进行，迟疑了一会儿，然后下决心跪下了。）

希　迪　酋长，我是来这里表示悔过的。

巴罗卡　什么？

希　迪　（迟迟疑疑，眼望着地板，在她觉得酋长没看她的时候，抬眼扫视了一下。）

我给酋长的回答

是有欠考虑的……

巴罗卡　回答，孩子？回答什么？

希　迪　您的口谕，由……

巴罗卡　（紧张用力哼了一声）

再说一遍好吗？的确，我邀

你来共进晚餐。但直到现在

萨迪库还没有回话。

希　迪　（大为吃惊）还有另外那件事！酋长没有派……难道您没有派……？

巴罗卡　（阴险地诱惑她）

我的孩子，巴罗卡没有干什么？

希　迪　（胆怯但激怒地站起来）

没有什么，酋长。我只想说

我是应酋长的邀请来这里的。

巴罗卡 （仿佛想弄明白，皱着眉头看了看她）

啊哈，我终于明白了。你认为

我见怪了？因为没有人报门

你就进来了。

希　迪 我想起了酋长称我为

一个不速之客。

巴罗卡 那是可想见的。难道一个男人的卧室容许任何老婆儿

任意出入？

（希迪转身走开，感觉不是滋味。）

来，来，我的孩子。你动不动

就感觉受屈了。自然我对你

是非常欢迎的。但我原指望艾拉图

报告你的到来。

（希迪背对着巴罗卡略一屈身。过一会儿她又转回身来。脸上重现出顽皮相。巴罗卡的不承认态度对她是一个挫折，但她现在仍准备完成她的使命。）

希　迪 我希望酋长不要以为我

莽撞。但象大家一样，我原以为

宠姬是一个温顺的女人。

巴罗卡 我原也这样想。

希　迪 （顽皮地）谁想到她

竟无缘无故触怒您。

莫非宠姬……在某方面……

对她的老爷和丈夫……不满足？

（带嘲弄地一屈身，当巴罗卡一抬眼时，她很快回复常态。）

巴罗卡 （慢慢转向她）啊，这一个问题

除了一个学校教师外，我想不到

会从别人口中提出来。你以为

狮子有那样闲工夫对

一个女人的斜眼一瞥也要

问个原由究竟吗？

（希迪退身一屈膝。象先前一样，在整个这场戏中，她很容易由于巴罗卡的情绪变动而感到害怕，在她对自己的大胆感到吃惊的场合尤其是这样。）

希　迪　我无意冒犯。

巴罗卡　（温和地）我知道。（略停顿）凭

我父亲的神龛发誓，孩子！

你以为我怪罪了？啊——噢，

进来坐坐。既然你不声不响地

进门来，又似乎想停留一会儿，

那么，如果能够，不要把我看成

乏味的老不正经。我不容许任何人

看我的每日锻炼，但象我们所说，

一天有个女人在树林里迷失，

第二天所有的森林神祉都将死掉。

（希迪一屈膝，注视着，谨慎地向前挪动，仿佛期待这两个人会猛一下跳开似的。）

希　迪　我想他将获胜。

巴罗卡　是你的希望吗，我的闺女？

希　迪　不，但是（迟疑一下，终于壮大了胆子）

如果说乌龟不能倒下来，

并不等于它能站立起来。

（巴罗卡看了看她，似乎惶惑不解。希迪哼着曲儿转开身。）

巴罗卡　当孩子出口便是哑谜时，

妈妈便短少了一水壶。

（希迪踮脚走到巴罗卡身后作弄他。）

希　迪　我想他将获胜。

巴罗卡　他知道他该胜利。我费劲

斗一个草包有什么好处？

就在昨天，这个人，我怀疑

他母亲是条巨蟒，他父亲无疑
是个臀大腿壮的大狒狒，
（这个受恭维的人咧嘴一笑）
就在昨天，他险些
在一场友谊摔跤比赛中
让我的门牙磕了我的舌头。

摔跤的 （受到鼓舞猛一使劲）嘿，嘿。

希　迪 （挨近他们探着身，着实着急了）
噢，受伤了吗？

巴罗卡 还没有……但象我说过的，
当我学会怎样摔倒对方时，
我便另换个对手。同样，当我学会
怎样使妻子疲倦时，我也另换个妻子。

希　迪 现在是酋长……更换另一个
的时候了吗？

巴罗卡 谁知道呢？在用指甲
挖到脏东西之前，没人知道
是什么虫子拉的屎。
（希迪憎恶地作个鬼脸走开。她想起一个新主意又走回来。）

希　迪 今天下午有个女人和我交谈过。

巴罗卡 真的。难道希迪觉得这奇怪——
在下午有个女人和她交谈？

希　迪 （跺脚）不，她是来说合的。

巴罗卡 是吗？那么我为你高兴。
（希迪站在那里咬着嘴唇。巴罗卡这次着意赞赏地看了看她。）
现在我想到了，可不是吗？
一定有许多男人
按照你的高度盖了阁楼。

希　迪 （故意不动）她是被一个
有许多阁楼的人打发来的。

巴罗卡　啊！人们是这样贪心。

希　迪　如果巴罗卡是我的父亲，

(旁白)许多人会这样认为——

(做出难看的样子)

您愿意把我的嫁妆赔给他

向他祝福吗？

巴罗卡　噢，我必须了解他的身分，

比如说，他有钱吗？

希　迪　传闻他有钱。

巴罗卡　他令人讨厌吗？

希　迪　他老了。(巴罗卡畏缩)

巴罗卡　他小气吝啬吗？

希　迪　对外人说——不。传说

他很慷慨，但并不是

完全没有动机。但他的妻子们说

——举个小事作例吧——

他养成一种闻玉米粉

和胡椒的习惯，因为他不愿

花钱买鼻烟！

(巴罗卡突然一股蛮劲上来，把他的对手举起甩到肩后去。)

巴罗卡　撒谎！这和花钱买鼻烟

没有任何联系。

希　迪　(由于过于激动而未听)你胜利了！

巴罗卡　凭我这一把胡子起誓，

他们在诽谤我！

希　迪　(激动地)你胜了，你胜了！

(她突然开始一种边唱边摇肩的舞蹈。)

吆咔噜，吆咔噜。你还说什么？

妻子摔倒了丈夫，

他现在成了个罗锅……

（她不顾巴罗卡的反对，一遍遍地唱跳。巴罗卡生气地踱来踱去。被摔倒的那个人揉着一边的屁股走到屋角，拿起一个矮凳子，坐在地板上。不一会儿巴罗卡也和他坐到一起。这次只用胳臂，他们把胳臂放在凳子上扳手腕较劲儿。巴罗卡抽出手来，换换手，又抽出来，在他生气地讲其余的话时接连这样做。）

巴罗卡 当然这对我是无所谓的。无所谓！

但是我知道女人们的作风，我知道
她们的烂舌头。
假设孩童时——只是假设——
假设我作孩子时——
记住，我只是以我自己为例
说明许多男人的遭遇……因此，再说一遍，假设我作孩子时
喜爱上“Tanfiri”——掺上适量的胡椒面儿，
等我老了时，我发现，
我的爱好非但不减退，
反而增强，每吃一口
玉米粉和胡椒末儿就越想吃。
试想，孩子，在我这个年龄
作了孩子们的爸爸，如果
在公众场合让人们发现
扔几把玉米粉和胡椒末
到嘴里，那样合适吗？把它
装在美观雅致的小鼻烟盒里
享用，岂不更聪明些？——但记住，
我只不过是为妇人的狠毒的牺牲者
作辩解。我感觉到他的委屈，
因为我本人每天也同样在受苦！

（巴罗卡似乎初次发现希迪没有注意听他的解释。她实际上还在一边哼着一边摇着肩。巴罗卡怀疑地盯视她。希迪静下来，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腼腆地指着那个摔跤的。）

希　迪　我想这次他将获胜。

（巴罗卡的抱怨慢慢平息。他现在集中精力在当前的这场较量中。）

巴罗卡　现在让我再一次回到
原问题上来。（几乎胆怯地）那个人
是否温和善良。

希　迪　人们说他不虐待
他的狗和马。

巴罗卡　（绝望地）
他是不是勇猛，什么都不怕！
当野牛听到他猎队的吆喝声
会跌入陷阱吗？

希　迪　在他的议事厅的周围
挂着豹子的头和皮。
但是在市场上也
有的是这些东西。

巴罗卡　他聪慧贤明不？
青年人和老年人向不向他
求教呢？

希　迪　狐狸据说是聪明的，
狡猾得很，常捕食
新孵出的小鸡。

巴罗卡　（越来越绝望）
他不是能造出有力气的后生吗？
他的孩子们不高大、四肢不粗壮吗？

希　迪　曾是如此。

巴罗卡　曾是如此？
姑娘，你是什么意思？

希　迪　无非曾经如此。
也许他的孩子们近来
患了羞涩病，拒绝

来到这个世间，或者
白天的事弄得他太疲乏，
到夜间把屁股对着
他的妻子。他的仆人们
近来没有砍新的芦苇，
也没有编制新的小儿吊床。
他的家庭守护神在挨饿，
因为缺少儿童命名节日，
这已是过了两度雨水节了。

巴罗卡 也许他是一个节俭的人，
关心未来的年月，
计划最后闪耀一下生命火光，
他节用他的精力。

希 迪 （痴笑。她的话实际未说完便由于自己的妙语而痴笑起来）
节用[①] 妻子实在应该是
一个男人的首要义务——无论什么时候。

巴罗卡 我这把年纪了，看出你是一个学生，
萨迪库的一个最勤奋的学生。
在一切最不知羞耻的女人当中，
最刻薄的语言出自那个剥人脸皮
的人——萨迪库，我那忠实的把家虎！
（讲话逐渐兴奋起来，当他喊出萨迪库这个名字的时候，又压倒了对手的胳臂。）

希 迪 （后退，发觉自己也许行动过火，从而泄露她知道了“秘密”）
谁也没有教给我什么。

巴罗卡 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由于你的缘故
丢掉了一个摔跤手。这个城镇出生的

---

① 双关语，原文 husband 有“当丈夫”和“节约”两重含义。

大胆的小女孩使我生出
一种七角魔鬼的力气。
只要一个女人说漏了一个字，
我便能抓住一个搞阴谋的——呸！
（放开对手的手臂。他讲最后的话时扶着对手的手臂站立起来，因此对手也只好和他一起站立起来。）
送酒的现在该来了。
看看我们门旁是否有新送来的一个葫芦。
（摔跤的走了出去。巴罗卡坐到床上，希迪怀疑地瞅着他。）
我一天天变得多么暴躁了。
我的嗓音不久将变得
象磨盘间沙砾声那样嘶哑。
但我有时还有些善心，
虽然很少可望行善的机会。
希迪，我的闺女，你不明白
促使我今晚请你来作客
的思想，我不愿告诉萨迪库，
是想让你发觉时感到
惊喜。孩子，现在告诉我，
这事你能猜到一点吗？

希　迪　萨迪库没有告诉我什么。

巴罗卡　你否认得太快了，真的，
萨迪库怎能呢！因为我没有告诉她
我的想法。但是，我的闺女，
也许，她没……编出什么故事来吗？
因为我知道萨迪库喜欢作个
无所不知的人。

希　迪　她除了说酋长恳求我到场外，
没有多说什么。

巴罗卡　（很快上了钩）

恳求？酋长巴罗卡恳求？

（撵跤的拿着酒葫芦和葫芦杯进来。巴罗卡回复旧态。）

啊，我看你喜欢引诱年长的人上当。

世界总是一套老样子，

孩子总认为她比

白首老翁聪明。

你以为巴罗卡耳聋还是眼瞎

辨不出示意来？让它过去吧。

只是免得你中了好事的女人

的诡计，我才告诉你这点——

我知道萨迪库自动

担当媒婆的角色。如果我

看了看某位女郎或是叫了她的名字，

即使是在善意或亲近的

问候中——譬如说，你的女儿生活怎样？

你的妹妹的百日咳

好了没有？你的受监护人多快

竟长成大姑娘了！乡村青年们

开始聚集在你的门口了吗？——

或是无论以什么话表达我对

乡村人健康的关注，

只要涉及一个女人，萨迪库立刻

跑去充当媒人的角色，

我还没来得及戴帽子，已经发现

有一个客人在我床上了。

希　迪　酋长的生活似乎

充满了巨大的不幸。

巴罗卡　我不抱怨，不，我的孩子，

我以一个统治者的气度

接受一切苦与乐。只有当

我碰到女人们罕见的放肆
我才失去耐性。
好，希迪，我希望你还没有
患这种新奇的疾病。

希　迪　（屈膝）难道巴罗卡还不认识？
我的罩衫的麻纱上
乡村织布机的标志？

巴罗卡　但是，难道希迪，母亲们的得意女儿，
愿意总穿着它吗？

希　迪　难道希迪，巴罗卡的骄傲女儿，
能光着身子出来吗？
（稍停。巴罗卡几乎象父亲似地打量着希迪，希迪害羞地垂下目光。）

巴罗卡　试想我曾以为
希迪长得讨人喜欢，但
她虚荣，她的头脑
轻浮，思想总在小事上
打转。但现在我发现
她深沉聪慧少年老成。
（从枕头底下拿出大家熟知的杂志和一个用过的信封，把杂志留下，把信封递给她。）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角上那张整齐的
红纸片？

希　迪　我知道。一张邮票。拉昆来
从拉各斯收到的信上都贴着这东西。

巴罗卡　（显然失望）
哼，拉昆来。以后再说
他吧。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这小小的装饰品？

希　迪　（十分骄傲地）

是，我也知道。它不是对
纸上交谈的习惯的课税吗？

巴罗卡 噢，噢，我看你把手伸进
那个学校教师的袋子里
取得了丰富的知识收获。
（向那新奇的机器走去，上下拉动着杠杆。）
看这个，那个教师也说不出
它能变出什么戏法来。走过来，
它不会咬人。

希 迪 我还没见过这类玩艺儿。

巴罗卡 亲爱的孩子，这是宫廷铁匠的活计，
完全秘密建造的。还未完全搞好——
但我将找到理由，到那时伊鲁津来村
将夸口它能制出象这样的邮票
在纸上课纳捐税。我长时间梦寐以求，
现在我的思想的孩子站立在这里了。

希 迪 （大吃一惊）你是说这有一天会实现吗？

巴罗卡 奥贡[1] 已经说过这话。好了我的姑娘，
你觉得邮票上的图样怎么样？
铁、木、灰泥建造的这一网形工程？

希 迪 那不是一个桥吗？

巴罗卡 是桥。据说是全国
最长的桥。如果不是一个桥时，
你将看到落花生的版面，
堆起来象金字塔一样，
不然就是棕榈树、可可树，农民们
播种豆子，工人们
伐木，把剥光树皮的木料扎成

---

[1] 奥贡是约鲁巴族人的路神、战神、金属工艺之神。

木筏。成千上万的信件
从公路、从铁路、从空中,
从世界一头运到另一头。
上面却没有一个人头像,
在邮票上竟没有一个美女的头像!

希　迪　但有一次我曾看到拉昆来的信上
有一个青铜头像。

巴罗卡　一个雕像,我的孩子,一种
无生命的工艺品,眼睛是两个窟窿,
冷冰冰的,没有你的年轻面颊上
那种生命和爱情的温暖,
我的闺女……
(停下来观察希迪的反应)
……你能看到吗,希迪?
数万张这样优美的印刷品,
每张都将为希迪树碑立传。
(挥动着中间翻开的杂志)
为这个村庄的女神,伸手
向着太阳——她的爱人——的女神。
你能看出吗?我的闺女!
(希迪完全陷于沉思默想中,拿起杂志,但连看也没看它。坐到床上。)

巴罗卡　(十分温和地)
我希望你不要认为这
负担过重,怕你的轻巧身躯
担不了全国的邮件。
(走开,以一种几乎是交易的口吻)
　　　　我们在开始时
自然要谦虚些。我们先
制作邮票只为本村使用。
象那个学校教师常说的:

仁慈从家里开始。

（暂停。几乎在屋子的另一头面对着希迪。）

长时间以来，

城里的人编了不少瞎话，

说伊鲁津来村落后，

这使巴罗卡很难过，须知

巴罗卡从心底关心人民的幸福。

现在，如果我们做这件事，它将说明

任何一个城镇也还比不上！

（摔跤的一直张着嘴倾听，在赞赏中他失手把杯子掉到了地上。巴罗卡这时才发现那人还在屋子里，不由怒从心起，不耐烦地向他挥手，让他出去。）

我不憎恶进步，只是憎恶那种

使一切屋顶和面孔千篇一律的进步性。

一个老年人的希望是

这里和那里，

（向希迪跨步，直到贴近她，然后坐到床上她的身旁。）

在桥梁和致命的公路中，

在把那放出蛇舌形闪电的

山戈神蒙在烟雾中的

嗡嗡飞的铁鸟下面，在此刻

与将横扫一切的

未来年代之间，我们必须留下

生命的处女地，留下

从被遗忘的肥料堆发出的

腐烂香味与朦胧气息，使它们

不受侵害……但是在进步的表皮、

假面具下隐藏着千篇一律这只有斑点的恶狼……

难道千篇一律不让你感觉不快吗，

我的闺女？

（希迪已只能迷惘地慢慢点着头）

巴罗卡　（叹了口气，虔诚地两手抱膝）

我发现我的灵魂敏感，象你一样。

确实，虽然在你和我之间

有一代之隔——我想不会更多，

但我们的思想通过空中翩然飞翔，

聚合、净化，不可分隔。

而我们的第一次交融

便是制作这种邮票。

你的美貌为一切印花纸税

平添了光泽。而我的面孔，

和它后面的灵魂，为了大自然

赐给我们土地的青春美貌，

而对它表示无比崇拜。这使你

高兴吗，我的闺女？

希　迪　我再辨不出它的意义来，巴罗卡。

现在你讲起话来

几乎和那个教师一模一样，除了

你的话和他的各执一端外，

我发现……

巴罗卡　那么，听起来象你的学校教师

是件坏事吗？

希　迪　不，酋长，但是那些话象甲虫似的

在我的耳根嗡嗡叫，我的脑袋

象炒豆儿似的乱蹦。也许真的

象那学校教师常对我说的，

（十分伤心地）

我的头脑简单。

巴罗卡　（和善地拍拍她的脑袋）

不，希迪，不是简单，只是正直老实

象清水中的芦苇。但我确实发现
你的学校教师和我颇有相象之处。
智慧的证明是学习的愿望，
甚至向孩子们学习。草率的青年
必须从老皮革的光滑中，
从谷粒的粘合力中，
学习韧性。那个学校教师
和我必须互相学习。
这样不对吗？
（希迪含泪点了一下头）

巴罗卡　老的必须流注新的里，希迪，
不要视而不见或愚昧自守。
象你这样的女孩子必须接受
老年才能显示的奇方妙术。
不是这样吗？

希　迪　酋长，你讲的每一句话
我觉得都似乎是明智的。

巴罗卡　只有昨天的酒才是有力而纯正的，孩子，
虽然基督徒的圣书否认
这一真理：老酒装在新瓶子里最有味。
粗糙变得柔和，烈性的酒
获得了一种醇厚完美的浓度……
不是这样吗——我的孩子？
（希迪顺从地点着头。）

巴罗卡　不怎么了解巴罗卡的人以为
他的一生是一个寻欢作乐的过程。
其实说猴子出汗，我的孩子，
猴子出汗，
不过是它背部的毛
给世人的假相罢了……

［希迪慢慢把头倚倒在酋长的肩上。酋长仍然保持着他最后的"国家重任在肩"的姿态。幕还未完全拉上时，一群人已经跳着舞拥上前台，匆忙从另一侧跳出。在他们暂短的出现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一群舞女在追逐一个戴假面具的男人。鼓声和喊声继续可听到。不久，他们又上场，和上次一样跳着舞从另一侧下。喊声渐渐消逝，他们接着出现在市场的林中空地上。时间已是黑夜。拉昆来和萨迪库仍然在等待着希迪回来。作买卖的已开始一一聚集起来，准备上夜市了。小贩走过，货担旁挂着油灯。卖小吃的挑着蒸锅和食料进场，安置好他们的石头炉子，烧起火来。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拉昆来可怜地走来走去，萨迪库平静地旁观。

拉昆来 （疯狂地走来走去）他把她杀了。

我警告过你，你了解他，

我警告过你。

（走到一个个路口去看）

她已经去了半天。都快

天亮了。可还没有消息。

妇人失踪不是没有先例。

没有下落，人不见了。现在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刹住，掉过身来。）

什么话！

你要嘲弄一个老头儿，不是吗？

你要取乐？哈哈！你等着吧。

我要来看你

象狗似的被人抽打。巴罗卡的长妻

因为和一个姑娘一起搞阴谋

被逐出房门。

［每次有人前来的脚步声都引起拉昆来的注意，但前来的不过是小贩或过路人。摔跤的走过。萨迪库亲密地和他打招呼。在他走过后，萨迪库猛然想到其中的意味，露出一点迷惑的样子。

拉昆来 我知道他有不少地牢。在秘密的洞里，

孤立无援的女孩子可能倒下，

长久腐烂下去。我不能白白
生就一个男子汉。我要想办法
打救她。她不太值得，但
我仍要为她牺牲我的生命。

〔这时从远处又能清楚听到戏子们的声音，当喧闹声临近时，萨迪库和拉昆来注意倾听，拉昆来越来越感觉不安。市场上的人有一点注意到了。

那是什么？

萨迪库　如果我猜得不错，那是戏班子。
(狡猾地附加说)
一定有人告诉了他们这消息。

拉昆来　什么消息？
(萨迪库窃笑，学校教师顿悟过来)
巴罗卡！你竟敢……？
女人，你的血管里没有怜悯吗？
他让你生了孩子，他忠实地
卫护你和他们。
他冒了生命危险为了你可以夸口
有一个勇士-猎手的丈夫……而你——
你却把他出卖给对你的不忠
幸灾乐祸的唱曲儿的贱民……

萨迪库　(把手悄悄伸进他的口袋里)
你有钱吗？

拉昆来　(把她的手揪出来)为什么？什么？……走开，妖婆！你老眼昏花的，当起扒手来了吗？

萨迪库　不要当守财奴。难道你放过他们，不让他们专为你表演一场？

拉昆来　你以为我喜欢他们的浪样子才怪呢……

萨迪库　(谄媚地)教师，来吧。他们等着你呢……一个学者……外国智慧的幼苗……你可别在他们眼里出丑……你必须给他们钱，让他们为你老爷表演……

〔戏子们再度进场，象先前一样，一直跳过场，这次较近舞台中心。男舞蹈者先进场，后面跟着一些年轻妇女和其他一些帮腔的人。一个男人以一瘸一拐的动作跳着。当萨迪库轻快地把手伸进拉昆来的口袋并获得较大的成功时，那个男舞蹈者和一大半他的追逐者已经从另一侧跳到后台。拉昆来没来得及拦阻，萨迪库已经窜到鼓手那里，把一枚硬币拿到他们眼前，挥手让他们就地表演。他们把头往后一甩，敲起鼓来对她致谢。萨迪库没有接受这个光荣，示意拉昆来才是豪爽的施主。他们转眼向他，他因不满这个诡计，正站在那里咬着嘴唇。其他的舞蹈者这时被叫了回来，鼓手们重新敲起舞蹈的鼓点来。管帐的把钱收走，放到一个荷包里。这时开始跳起男人精力舞来，这当然讲的是巴罗卡的故事。舞蹈动作强劲。巴罗卡甚至在年富力强时也被扮演成一个喜剧人物，他的老婆们对他表示一种容忍与尊敬。在他衰老和最后垮台的时候，他们对他奚落逗惹毫不容情。萨迪库在舞蹈过程中不断弹着脚尖，现在他们恭请她参加演出谋害一场。在羞涩、拒绝的哑剧之后，她参加进去，尽管她上了年纪，但她在周围进行煽动的狂热的观众眼里显示了惊人的活力。

〔巴罗卡最后被弄垮，这群人跳着离去另去赚钱，剩下萨迪库仍在跳，没注意到他们已离去。鼓声渐远，她抬起眼皮，叹了一口气，望望四周，满意地向拉昆来走去。象平时一样，拉昆来不由自主地赏识起这种表演来，对巴罗卡从他老婆那里遭到厄运，尤其感到有兴味。萨迪库看了他一会儿，他企图以轻蔑的表情代替他那明显的欣赏姿态。她高声向他“呸”了一声，猛地开始舞蹈动作，把一只脚突然向拉昆来一挥动。）

萨迪库 萨迪库，小羚羊的脚……人们经常这样叫我。我能象水蛇那样柔和地转动着腰肢……

拉昆来 没问题。你也象水蛇一样滑。
我希望巴罗卡杀死你这个蛇。
当他发现你的长舌
为他做的好事，我希望他
把你打断了气……

（希迪冲进来，她已跑了一路。她倚树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大声抽泣起

来，使劲捶着地。）

萨迪库 （跪在她身旁）喂，孩子，怎么啦？

希　迪 （推开她）

躲开我，别碰我。

拉昆来 （带着胜利的微笑拉开萨迪库，自己跪到那里）

噢，希迪，让我吻掉你的眼泪……

希　迪 （使劲一推他，他突然坐下去）

不要碰我。

拉昆来 （掸掸身上的泥土）

他一定打了她。

我不是警告过你们两个吗？

巴罗卡是荒野的畜生，

无教养，无礼貌，行为粗野。

（希迪越哭越厉害，用拳头砸地，用脚尖踢地。）

他虽是酋长，

我要为这杀死他……

不，更好是，我要向中央法庭申诉

要求赔偿。

我要让他在监狱服苦役

度过卑劣的余生。

我要教训他

让他敢打软弱的妇女……

希　迪 （抬起头来）

傻瓜！你们这些糊涂虫！那是扯谎。

骗子，狡猾的骗子！

他向你扯谎，萨迪库。

萨迪库 老天不容！

希　迪 他告诉了我……在事后，得意洋洋的。那是个诡计。

他知道萨迪库心里藏不住话，

为了让我或是别的姑娘听到

前去揶揄羞辱他。
他笑得得意极了!
他咧着嘴哇啦哇啦地
叫我小傻瓜!
噢,我多么憎恨他!我多么厌恶、
渴望杀死这个人!

拉昆来　(后退)希迪,莫非他……?我是说……
你逃掉了吗?
(希迪的抽泣声更大了)
说啊,希迪,这太痛苦了。
告诉我最糟的事吧;我要象个男子汉经得起。
是不是你吓得这个样子,
还是他……?希迪,我不忍去想。
这话我说不出口。
不要让我丧失男子气,希迪,说吧,
在我哭泣落泪之前。

萨迪库　(用手托起希迪的腮帮)
希迪,你还是个处女不是?
(希迪使劲摇头,重又哭泣起来。)

拉昆来　上天不容!

萨迪库　祈祷已太晚了。高兴起来吧。事情对我们都最好不过。

拉昆来　啊,天啊,把我劈死吧!
地啊,张开嘴把拉昆来吞下吧。
因为他再没有生活的希望。
让闪电下来把我
化成灰烬吧……
(倒退)
不,那种想法是胆怯。这是对我自身的磨难。
山戈神和闪电不必再管这事了。
这是对我的折磨,不要让人家说

拉昆来处在逆境时经过衡量
证实是不够格的。
我的爱是大公无私的——是精神的爱，
不是肉体的爱。
（挨近希迪站立）
亲爱的希迪，我们将忘掉过去。
这一巨大不幸影响不了
我的爱情的宝库。
但你得同意，我们要把
财礼的事完全丢开才是公平的。
因为你不能再称为处女了。
这儿是我的手，以此为条件
你就可以作我的爱妻了。
我们将起誓，在我们三人间
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事
一定要保密……
（看了看萨迪库，急忙附加说）
噢，即使我们离开人世后也要保密。
如果巴罗卡敢以此夸口，
我将起誓说他扯谎——而且凭山戈起誓！
（希迪慢慢站起来，以怀疑的目光盯视着拉昆来。她态度严肃，面部表情令人迷惑不解。）

希 迪 你要？你要娶我？

拉昆来 （挺起胸膛）是。

（希迪没有表情变化，突然跑往后台。）

萨迪库 她到底想起了什么事？

拉昆来 我希望我能知道。
她突然跑掉
象被追猎的羚羊一样。
（向后台看）

我想——是的，她……
她回家了。
萨迪库，你去吗？
如果能够，看看
她计划干什么。
（萨迪库点了点头走出去。拉昆来走来走去。）
现在我认识到我是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在这一带每个城镇和乡村
都能找到女人，
而且找到的全是处女。
而我却听从我的书本。
（远处传来音乐声、轻轻的鼓声、笛声和吉他声。）
“男人拉落水的女人一把，”
此后他们会生活幸福。
不单如此，我还得承认，
这也解决了她的财礼问题。
一个男子汉无论生死都必须
信守原则。我曾发过誓，
决不付财礼。
（萨迪库进场）

萨迪库　她在打点东西，她把衣服和零碎东西都收集到一起，擦脂涂粉象是新娘要出嫁似的。

拉昆来　上天保佑！我还不着急。
真的，她起码还能等一两天。
还需要履行一些仪式，
然后我得雇一个唱赞歌的，
先需要完成
这样一些礼仪。

萨迪库　我也这么说，但她只是讥笑我，管我叫一个……一个……什么来的

……一个野……野……野蛮人。这也是你活该。一切都出自你的教导。
我提到结婚仪式，她看了看我说，把这一切无谓的事通通丢给未开化的野蛮人去吧。

拉昆来 但我得做好准备。

我可不能
头天是单身汉，第二天就结了婚。
我必须慢慢来。
结婚不能匆忙。
一个男人必须有时间准备，
安定心思。
我还必须想到我的学生：
我没征取他们的同意就结婚，
他们是否高兴？……
（此刻他也听到了歌唱队的声音）
什么事？吹吹打打的？
难道他们知道得这样快？

萨迪库 喜事传千里，你得知道这点。

拉昆来 爱多嘴的女神

一定也串通一气跟我作对。
带偏见的天上的幽灵们
全都合计好，不管我愿不愿意，
把我推下可怕的婚姻的滑坡。
我做了什么缺德事？……啊，他们来了！
（人群和乐队进场）
回去！现在还不需要你们。以后也不要。
寄生虫们，你们大错特错了。
这里没有人结婚；回家去吧。

〔希迪进场。一只手拿着一捆东西，用一块漂亮的绣花布包着；另一只手拿着那本杂志。她打扮标致，珠光闪耀，衣装轻巧，脚穿一双皮凉鞋。他们一时都安静下来，只有拉长的"喔哟"的赞叹声。她走向拉昆来，把那

本杂志递给他。

希　迪　这是希迪的一份礼物。

我本想把它撕掉

但我的手指软弱撕不下去。

（面向人群）

咱们走吧。

（面向拉昆来）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来，

我们邀请你。

拉昆来　（这种奇异的变故使他茫然若失）

噢，我也确实这样想，

因为我要娶你。

希　迪　（吃惊地转过身）

娶谁？……你以为……

你真的想你和我……

怎么，你以为在他之后，

我还能容忍另外男人的触摸？

在我已经感受到

丛林之豹的力量

和无穷的青春之火以后？

我会选择一个浓度不足的

嘴上无毛的小力巴？

拉昆来　（挡住她）

我不让你

我要从你自己那里保护你。

希　迪　（猛推他一下，又让他紧靠树根坐下了）

让开路，书呆子。

你知道他给了我什么力量吗？

那并不坏。对一个六十岁的人来说，

那是得自上帝本人养身的秘传，

值得鼓乐歌颂的事迹。

而你到了六十岁，你将早入土十年了！

实际上你将度不过你的蜜月……

你如愿意，便来参加我的婚礼。如不愿意……

（她耸了耸肩。跪倒在萨迪库的脚下。）

新娘们的母亲，您的祝福……

萨迪库　（把手放到希迪的头上）我向繁殖众生的神灵乞灵。他们将守护你。

但愿你的肚子早日圆圆的，象低空的满月一样。

希　迪　（交给她那包东西）

现在来祝福我世间的善种。

（转向乐师）

来，为我歌唱子息，

歌唱狮子世系的后生。

（乐师们重新开始奏乐。希迪边唱边跳。）

我的网已张，我的网已张。

走近前来，把我搂住。

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时候能受孕……

〔节日的气氛充分弥漫。市场的油灯不断增添，作买卖的离开货摊也参加进来。一个少女扭着屁股向拉昆来夸示，他立刻上了钩。在他追逐时，萨迪库挡住他，想让他陪她来跳舞。最后拉昆来摆脱掉萨迪库，在人群中为那个少女开辟了一块空地。

〔人群接着希迪重复咏唱。

脱拉尼脱拉尼，

她属于我，属于我，

走近前来，把我搂住。

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时候能受孕。

——**剧　终**

裘罗教士的磨难

（1960）

邵殿生译

人　物

裘罗宝姆　海滩上的传教士
老先知　裘罗宝姆的师父
丘姆　裘罗宝姆的助手、弟子
阿茉佩　丘姆妻
女商贩
议员
忏悔者
邻居们
做礼拜的人
厉害的女人
鼓手
年轻姑娘

第一场

舞台上一片黑暗。聚光灯照在先知身上。他有一把浓密然而整洁的髯须。头发厚实、高耸，但是梳得整齐有致，不象大多数先知们。他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他手提一个帆布口袋，拿着一根圣杖[①]，以习以为常的傲慢姿态直接对观众说话。

裘罗宝晦 我是一个先知。无论就天赋或是爱好来说，我都是一个先知。你可能在大街上见过不少我们这样的先知，在他们当中很多人有自己的教堂，很多人在内地，很多人在沿海一带，很多人带领着教徒列队行进，很多人还在寻找可供他们带领的门徒，很多人使聋子恢复听觉，很多人使死人重新站起来[②]。说实在的，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先知们也是一样。我生来就是先知。我想准是因为我的父母发现我生下来就有又厚又长的头发。据说它一直长到我的眼睛，后面一直垂到我的脖颈。他们认为，这就是确凿无疑的标记，说明我天生就是先知。随着我长大，我就越来越爱我这一行。那个年头儿里，这可是一门极受尊敬的职业，即使有竞争，这种竞争也是满有气派的。可这些年来，海滩变得时髦了。为了占得一席之地，你争我夺，搞得这一行变成了滑稽戏。有些个我能叫得出名

① 一种长 18 英寸的金属棍，末端较细，顶端弯成环形。——原注

② 二十世纪初，在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地区，兴起了属于基督教唯灵论派的阿拉杜拉宗教运动。"阿拉杜拉"意为祈祷得福会，宣扬祈祷可以治病，可以获得保佑，认为先知（上帝的代言人、教士）通过修行能出神入化，能够预见并预言上帝的意志。这个教派在六、七十年代在西非拥有信徒几十万人。索因卡在本剧中讽刺的正是当时拉各斯海滩上一班行骗的江湖传教士。

字的先知，让他们的女信徒在狂热得灵魂出窍的忏悔中乱晃乳房，这才弄到他们目前所占的海滩。这一招使那些来给我们划分海滩的地方议员们有了偏心眼儿。

没错，确实已到了非得市议会光临海滩，一劳永逸地来解决先知们的这场领土之争的地步啦！我的师父（也就是从小教会我先知这一行的那一位）坚决力争，总算也瓜分得了一块地盘……是我帮了他的忙，从法管区请来六位舞女，一律装扮成耶和华的见证人，带领一支请愿队伍……有一点我那位老师父还没有想到过，就是，我实际上是在帮我自己的忙。

请听我说，如今占有一片海滩，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来参加礼拜的人越来越少，已经门可罗雀了；每争取一个新信徒，都得真正拼搏一场才行，人们爱听 High Life①，不再爱听你神圣的赞美诗。再说电视又把我们那些比较有钱的主顾留在家里了。以前每到夜晚不容易被人认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来了。现在呢，他们就会坐在家里看电视了。不说这些吧，今儿个我上这儿来的全部目的，是让你们诸位瞧瞧我一生中相当热闹的一天，那天，有一阵儿，我都以为我那位老师父的诅咒要应验了。吓得我够呛，幸亏上帝保护了自己的……

〔老先知挥舞着拳头上。

老先知　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你就这样来报答我多少年来对你的栽培吗？把我，你的老教师，从我自己这块地盘上撵走……说我活过了头。咳！但愿你遭到同样的报应。六道轮回，你今日把我弄到这般可怜的田地，但愿到时候你也落得和我一般下场……

〔他嘴里念念有词，继续诅咒，但是听不见他说什么。

裘罗宝姆　（不理他）他的话打动不了我的心。那糟老头儿真傻到家了，当初我为了他得到那块地盘组织了一次活动，去和那些个（扳起手指算着）——协和兄弟会、基路伯和色拉芬、最后审判日姐妹会、天国的牛仔会，且不说那些……竞争，他居然以为……哼，他可真够自命不凡，以为我做这一切全是为的他！

---

① 尼日利亚和加纳等地流行的民间舞蹈音乐。

老先知 无情无义！恶魔！我用狄斯科耳[①]的女儿们的咒语诅咒你！但愿她们把你弄得身败名裂！但愿夏娃的女儿们把毁灭降临到你头上！

〔老先知挥舞着拳头，下。

裘罗宝呣 其实这是最廉价不过的诅咒了。他很清楚我有一个弱点——怕女人。这可不是我的过错，请你们注意。你们总该承认我长得相当漂亮吧……不，别误会，我一点儿都不自负。可是，我还是下了决心要提防着点儿。我的血液里流着先知的血；女人反复无常，我可不会拿我的天职去冒这个险。所以我一直躲着她们。我还是个单身汉；打从我自己开业那天起，还从来没有什么流言蜚语玷污过我的名声。所以，当我一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夏娃的女儿时，我可真是碰上了一个悲哀的日子。我那会儿的心情就象一觉醒来看到床柱上蹲着一只秃鹫一样。

（暗　场）

第　二　场

清晨。

几根立着的柱子，晾着的鱼网和其他杂乱的东西表明这是一个渔村。右侧台前方现出房屋一角，一面有窗，另一面有门。

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声。转瞬间有人骑了一辆自行车上，来到房子前面。骑车的是个矮个儿；两脚刚够得着车蹬。车梁上坐着一个妇女；围绕车梁，裹着一张席子。后面车架上放着个大旅行袋，一旁还吊着一张妇女们家常坐的凳子。

阿莱佩 停在这儿。停在这儿。那就是他的屋子。

〔那男的刹车太猛了。重心侧到了女的那边，于是她摇晃了一下，两脚落地，撑住了车子。其实这和平常着地也差不了多少，但是这就足够

① 指狄斯科耳狄亚，罗马司纷争的女神。

使她受委屈了。

阿茉佩 (她用受苦受难者的腔调说话，这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我总以为，谁都想把事儿干好，可你……咱们一起生活了那么些个年头，你总能轻着点儿把我从车上放下来吧。

丘　姆 你没早点儿告诉我，我只好急刹车。

阿茉佩 瞧你抱怨的样儿——谁要是没有瞧见刚才发生的事，还以为是你自己崴了脚呢。(于是她开始一瘸一拐地走路)

丘　姆 这么一下还不至于把你的脚腕儿给弄伤吧！

阿茉佩 弄伤?! 你没听见我抱怨吧。你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如果说我的脚趾头就得一个个的折了，只因为我非得象猴儿似的蹲在你的自行车上，你总该承认这样的生活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够受的吧。

丘　姆 我已经尽了我……

阿茉佩 是的，你已经尽了你最大的努力。我知道。我没有承认吗?请你……递给我那张凳子……你自己明白我不是那种把丁点小事当做了不起大事的人，可我这些天正好身子不太舒服。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只有你。谢谢(接过凳子)……说来说去就怪我身体不好，要不然我什么话也不会说。

〔她靠近房子门口坐下，沉重地叹了口气，开始用手揉脚。

丘　姆 要我给你包扎一下吗?

阿茉佩 不用。不用。包扎什么?

〔丘姆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卸东西。

丘　姆 你真的不要我送你回家? 要是我走了它肿起来怎么办……

阿茉佩 我会照顾自己的。从来我就自己照顾自己，还要照顾你呢。你只要帮我把这些东西卸下来，靠墙放好……你知道我不会求你的，要不是因为我的脚。

〔丘姆早已把旅行袋放在她身边，以为事情完了。现在他又回过头去解那包东西。端出一个小炭炉，两个有盖的小锅……

阿茉佩 你没把汤洒了吧?

丘　姆 (面有愠色)你看上面盖的纸有油吗?(把纸一扔)

阿茉佩 你欺侮我。好吧，你骂吧，居然欺侮我起来了。你知道，我的全

部问话也不过就是汤有没有酒，再说这也不是什么从来没有人问过的话。这一切我自己都会干，要不是我的脚……你当心啊……当心点……那个瓶子塞差一点就掉了。你知道要在这儿弄到点儿洁净的水是多不容易……

〔丘姆取出两个装满水的瓶子，两个小纸包，还有一包打着结，一盒儿火柴，一截山药，两个罐头，一只便宜的易碎的调羹，一把小刀。阿茉佩这时候还在继续她毫无倦意的独白，声调几乎是冷漠的。

阿茉佩 你可要——我这是求你——加倍地小心那个罐子……我知道你不愿意骑车带我来。可那罐子总没错儿吧？

丘　姆 谁说我不愿意带你来？

阿茉佩 你说的，骑车带我来，路太远了……我想你的真实思想是要我自己走……

丘　姆 我……

阿茉佩 而且，你把我的脚弄伤以后，问我的第一件事是，要不要送我回去。发生了这样的事你真是再高兴不过了……其实，如果我不是个从来不把任何人——甚至你——往坏里想的人，我就会说你是存心这样干的。

〔全部东西卸完，丘姆把旅行袋抖落一通。

阿茉佩 把那袋子给我留下！我可以拿它当枕头。

丘　姆 我走前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阿茉佩 你把席子给忘了。我知道这算不了什么，可我总得有点东西垫着睡吧。当然啦，有的妇女们睡在床上。我这不是抱怨。她们只不过运气好，碰着了好丈夫。依我看，我们也不能个个都运气好啊。

丘　姆 你在家里不是有床吗？

〔他解下裹在车梁上的席子。

阿茉佩 这么说我就该撂下我的工作不干了？就因为我家里有张床，我的买卖就该遭殃？感谢上帝，我可不是那种女人……

丘　姆 我上班快要晚了！

阿茉佩 我知道你急着要走。你只不过把工作当作借口。地方政府办事处的一个信差头儿——你把那叫做工作？你的那些老同学现在都是部长了，出出进进坐的卧车……

〔丘姆骑上车就逃。阿茉佩在他身后伸长了脖子，冲着他走的方向大叫。

阿茉佩 下班回来的时候，别忘了再多带点水来！（她又故态复萌，沉重地叹了口气）他不明白这都是为了他好。他倒并不比别的男人差，可就是天生的不愿意使劲儿干出些名堂来。一个信差头儿。难道我就只能作为信差头儿的老婆去进棺材？

〔因为她坐着，所以当那位先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时，没有立刻看到她。他笔直朝前面凝视了一会儿，然后紧紧闭上眼睛，十指交叉紧握，举过胸前，下巴抬起作片刻的默念。然后他松驰下来，正要回身，这才看见了阿茉佩的背影。他把身子探出窗外，想看清她的脸，但是发现没有可能。他愣了会儿，离开窗子，绕到门边。只见门开了约莫一尺模样，又迅速关上。阿茉佩端坐着安安静静地嚼着可乐果。当门关上的时候，她取出一个记事本儿和一支铅笔，核算着一些数字。

〔教士裘罗宝姆，被他的教徒们称做裘罗教士的，又出现在窗口。他拎着他的帆布袋和神杖。他先把布袋从窗口徐徐放到外面地上，又小心翼翼地从窗口跨出一条腿来。

阿茉佩 （并不回头看他）你想到哪儿去？

〔裘罗教士简直是翻身栽回屋里。

阿茉佩 一镑，八先令，还有九便士，一共欠了三个月。而他居然还把自己称做侍奉上帝的人！

〔她收起记事本儿，打开包着的小炭炉，开始生火，准备早饭。

〔那门又打开了一尺左右。

裘　罗 （咳嗽着）我的姐妹……我的基督名下的亲爱的姐妹……

阿茉佩 我希望你睡了个好觉，裘罗教士……

裘　罗 是的，感谢上帝！（嗯嗯呃呃，咳嗽）我——呃——我希望你不是来妨碍基督和他的工作的。

阿茉佩 那也得基督不妨碍我和我的工作！

裘　罗 要提防傲慢自大啊，姐妹！这样说话可有罪啊。

阿茉佩 听着，你这个留胡子的欠债鬼。你欠我一镑，八先令，九便士。三个月前就答应还给我钱，不过，当然咯，你为上帝的工作，太忙了。好吧，让

我告诉你，除非先把我这点儿帐还了，你哪儿也甭想去。

裘　罗　可钱不在屋里。我先得上邮局取来才能付你钱。

阿茉佩　（扇炭炉）想把我当傻瓜，那你还得另外再想出点儿别的。

〔裘罗教士关上了门。

〔一个女商贩走过，头上顶着一个很深的葫芦瓢。

阿茉佩　嘿，你卖什么？

〔女商贩犹豫了一会儿，决定继续走自己的路。

阿茉佩　我叫的不是你吗？你那儿有什么？

商　贩　（站住，没有转过身去）你是买了去倒卖，还是自己吃？

阿茉佩　也许你先告诉我你有什么就好办一些。

商　贩　熏鱼。

阿茉佩　好啊，让我们看看。

商　贩　（迟疑）好吧，帮我放下来。不过往常我是不中途停下来的。

阿茉佩　难道你到市场上去不是为赚钱？难道我要付给你的不是钱？

商　贩　（在阿茉佩站起来，帮她把东西卸下来的时候）嗯，只要你记得现在还刚刚是早晨。可别讨价还价的纠缠，叫我一开市就不走运。

阿茉佩　行。行。（看鱼）多少钱一打？

商　贩　一先令三便士，少一便士都不卖。

阿茉佩　这是上个礼拜的鱼吧，是不是啊？

商　贩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我第一个买主，所以别让我一大清早的就倒了霉，坏了我的生意。

阿茉佩　（拎起一条鱼举到鼻子边）嗯，有点儿臭，不是吗？

商　贩　（把准备包鱼的纸放回原处）大概是你一个礼拜没有洗澡啦！

阿茉佩　是吗？好哇，说下去呀。骂吧，接着骂吧！其实我也只不过就是想要你几条可怜的鱼。是我活该，谁叫我想跟一个长着斗鸡眼的没脸没皮的女人打交道，象你这样的穷叫化子……

商　贩　这才是大清早呢！我不回嘴，不想让你的脏舌头坏了我的运气。不过有一桩，不许你该死的指头碰我的东西，如果你不放手，你就要去见阎王了。

〔她自己把那葫芦瓢顶到了头上。

阿茉佩 好啊，说下去呀！驮上你沉重的罪孽，连同你那叫化子的破衣烂衫一块儿滚蛋吧……！

商 贩 你这个绝子绝孙的罪人。但愿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好事！

阿茉佩 现在你倒诅咒起我来了，是吗？（她蹦起来，正好看见从窗口爬出来的裘罗教士在溜走。）

来人啊！捉贼！捉贼！你这络腮胡子的流氓。你不是把自己叫做先知吗？可你瞧着吧，你出来容易，再进去就难了！你这就会看到的！要不然我就不叫阿茉佩……

（她又回身去骂那个已经无影无踪的女商贩）瞧你干了什么，你这个细腿蛤蟆！你这个贪贱的，等着警察来收拾你吧……

〔话没说完，响起了"哏哏"鼓①的声音，是从房屋对面传来的。一个男孩子上场，一肩扛一个鼓。他打着鼓向她走来。她几乎立刻就朝他转过去。

阿茉佩 滚你的蛋！你这个脏叫化子！难道你以为我的钱是给你这种人的？

〔孩子逃开，又蓦地转过身来，击鼓，用鼓点儿送来临别的辱骂。

阿茉佩 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贼骨头先知，一个卖鱼的骗子，这儿又来了这个满头虱子的小叫化子。他该和那先知做伴儿，再加那卖鱼的当他们的娘！

（灯光渐暗）

第 三 场

不久之后。海滩上。几个木桩、几张棕榈叶子表明这是裘罗教士的教堂领域。一边是一棵棕榈树，中央是一堆沙子，沙堆上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空瓶子，一面小镜子，有一个瓶子上挂着一串带十字架的念珠。裘罗教士站着，就象我们上次见到他从窗子里逃出来时的模样——

---

① "gangan"drums。从上下文看是一种"话鼓"（talking drum）。非洲的话鼓可以模仿语言的节奏和语调的升降，起到传递消息的作用。

飘拂的白长袍，外加一件非常漂亮的丝绒披肩，也是白的。他站得笔挺，手持圣杖，另一只手抚摩着丝绒披肩。

裘　罗　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住的地方的。我买她那些东西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问。我的职业就足够作为付款的保证。这倒不是说干我这一行收入可观。再说，这件我从她那儿买来的丝绒披肩，也不是我当作奢侈品的东西。一个人如果不是越来越迫使自己和那些辱没了先知职业的社会渣滓有所区别，也就没有必要买这玩艺儿了。如今，重要的是要突出，要凌驾于他们之上。我在竭尽全力追求一个特殊的称号。他们看到我的丝绒披肩，就会想到我的美德。于是他们就必然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把我称为……那丝绒般心肠的裘罗宝哂。（挺了挺腰）洁白无瑕的裘罗宝哂，基督的十字军口齿伶俐的英雄……好哇，心里话都倒出来了。这些话我跟谁都没有吐露过，但是这一直是我的志愿。你必须有一个能唤起人们想象力的名字——因为人的想象是属于精神的事物——必须使它抓住众人的想象力。不错，一个人必须随着当今时代前进。即使是先知们，要是缺乏色彩，也吃不开。（环视四周）尽是些滥竽充数的！要是这片海滩全是我的天下，哼！（突然恶狠狠地）可是当一个人被夏娃的女儿逼得从家里出来，不得不跳窗时，你又叫他如何保持尊严？上帝咒诅那个女人！我从未料到她竟敢冒犯神的使者。这件小小的披肩竟要一镑八先令。简直是个强盗！

（他又一次向四周张望。走过一年轻的姑娘，睡眼惺忪，只穿着泳裙。

裘　罗　她每天早晨都从这儿过，是去游泳的。看起来邋里邋遢的。

（打呵欠）

我真高兴我比所有的顾客都到得早——我的意思是说来做礼拜的人——嗯，如果你喜欢，叫顾客也行。每天早上我都有这个感觉，觉得我是个掌柜的，在等候顾客。老主顾都在一定的时候到来。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得不到满足的人。我知道他们不满足，因为我始终不让他们满足。一旦他们满足了，他们就不会再来了。譬如我那个好徒弟，丘姆兄弟。他想打老婆，可我就不让他打。我要是让了，他就会变得满足了，于是乎，我的这个教徒就此永远失去了。只要他没有打她，他就会垂头丧气地到

我这儿来，于是，他就没有可能背叛我。其实，什么事都是安排好了的。

〔那个年轻女子又穿过舞台。她刚游过泳，和刚才真有天壤之别。洁净，湿润，发亮的脸颊和头发。她边走边用她那围裙继续在身上擦拭。

裘　罗　（用眼睛追随着她）上帝啊，每天早晨，每一天，我都亲眼目睹这神奇的转变。

（他突然摇头，大声吼叫）

祈祷吧，裘罗教士，祈祷吧！祈求上帝赐给你力量，抗拒诱惑。

〔他跪倒在地，脸孔痛苦得变了样，十指交叉，紧握双手。丘姆上场，推着他的自行车。他把自行车靠在棕榈树上。

裘　罗　（没有睁开眼睛）和我一起祷告，兄弟！和我一起祷告！为我祈祷，抵御我的这个弱点……抵御这个弱点，上帝啊……

丘　姆　（马上跪下）帮助他，上帝。帮助他，上帝。

裘　罗　战胜这个弱点，这个弱点，哦，亚伯拉罕① ……

丘　姆　帮助他，上帝。帮助他，上帝。

裘　罗　战胜这个弱点，大卫②，大卫，撒母耳③，撒母耳。

丘　姆　帮助他。帮助他。Help am. Help am. ④

裘　罗　约伯约伯⑤，以利亚以利亚⑥。

丘　姆　（越来越热衷地）帮助他，上帝。帮助他，上帝。我说上帝你一定帮助他，快快帮助他。⑦

裘　罗　把她形象从我心中抹掉。把我对夏娃女儿们的爱连根拔掉……

丘　姆　亚当，帮助他。他是你的儿子。帮助他。帮助你这个儿子。⑧

---

① 亚伯拉罕，希伯来人的祖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推崇的古代圣人。

② 大卫，古以色列国第二代国王。基督教《圣经》称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③ 撒母耳，古代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祭司、士师、先知和军事首脑。其事迹见《圣经·撒母耳记》。

④ 也是“帮助他”的意思，但已转为尼日利亚的洋泾浜英语了。

⑤ 约伯，见《圣经》故事《约伯记》。

⑥ 以利亚，希伯来先知。

⑦⑧ 原文全为尼日利亚拉各斯流行的洋泾浜英语。丘姆的这种语言后来被裘罗教士挖苦为“返祖的禽言鸟语”。

裘　罗　把我对夏娃女儿们的欲念烧光。

丘　姆　耶一稣一稣稣，耶一稣一稣稣，耶一稣一稣稣。帮助他一次吧。耶一稣一稣稣。①

裘　罗　亚伯拉加②，亚伯拉加，亚伯拉加。

（丘姆加入）

亚伯拉加，亚伯拉加，希伯拉，希伯拉，希伯拉，希伯拉，希伯拉，希伯拉，希伯拉，希伯拉……

裘　罗　（站起来）上帝保佑你，兄弟。（转过身来）丘姆！

丘　姆　早晨好，裘罗宝　教士。

裘　罗　丘姆，你没有上班！你从来还没有早晨来过。

丘　姆　不。我去上班了。不过我又只好请了病假。

裘　罗　怎么啦，你不舒服了，兄弟？

丘　姆　不是，裘罗教士……我……

裘　罗　啊一啊，你有烦恼，而且迫不及待地要向上帝说呢。我们来一起祈祷吧。

丘　姆　裘罗教士……我……我（他什么也没有说）

裘　罗　很难启口吗？那就让我们默默静思一会儿。

〔丘姆交叉两臂，抬眼仰望天空。

裘　罗　我倒想知道他今儿是怎么啦。方才他一张嘴我马上就听出来是他来了。只有这位丘姆兄弟有这种返祖现象，每逢灵魂振奋他就叽哩咕噜地操起禽言鸟语来了。经常这样，实在令我生厌。他太蠢了，不过这样对我有利。这就是说，他永远也不会奢望有朝一日和我平起平坐。（他随着丘姆一起作默念状，但几乎立刻就抛弃了这个姿态，好象是刚刚记起什么事情。）

基督啊我的保护人！我居然那么快就摆脱了家门口那个可恶的女人，这可真是万幸。我这个门徒相信我是睡在海滩上的，就是说，如果他认为

① 写丘姆由于着迷而忘乎所以的神态，他把耶稣念成耶一稣一稣稣。

② 根据评论家奥·奥贡巴关于本剧的评论：裘罗故意捉弄丘姆，从大卫、撒母耳、约伯一直念到没有任何意义的声音“亚伯拉加”。

我睡觉的话，他们多数都相信我是睡在海滩上的，可是，对我来说，我当然宁可睡在床上。那要舒服得多。而且晚上的海滩有时候很冷。可是，让他们相信我有几分苦行者的气质对他们有好处……

（他又重新装出默念的姿态，有那么一阵儿）

（轻声地）对上帝敞开你的胸怀，兄弟。这里是基督的礼拜堂。对上帝敞开你的胸怀。

（丘姆先是沉默，然后突然迸出一句话来。

丘　姆　裘罗兄弟，你可得让我打她呀！

裘　罗　什么！

丘　姆　（不顾一切地）只要一次，先知。只要一次。

裘　罗　丘姆兄弟！

丘　姆　只要一次。只要痛痛快快打一次，我发誓不再请求。

裘　罗　邪教徒。难道我没有告诉过你上帝对这件事的旨意？

丘　姆　但是我一定得打她，先知。你一定得救救我，我要疯了！

裘　罗　我救你，但是你得听我的话。

丘　姆　其他一切，我都听你的，先知，除了这一件；求求你就让我打她一次吧。

裘　罗　邪教徒！

丘　姆　我不会打得她太狠的。就只一次，小小的。[1]

裘　罗　叛徒！

丘　姆　就这一次。我不会再请求了。只求你这一次开恩，就让我今天打她一顿吧！

裘　罗　丘姆兄弟，在你来我这儿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丘　姆　先知……

裘　罗　（严厉地）在你皈依上帝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丘　姆　一个干活儿的，先知。一个普通干活儿的。

裘　罗　我不是曾经预言，你会成为一个办公室的勤杂员吗？

丘　姆　你说过，教士，是那样。

---

① 这一句原文完全是洋泾浜英语，往后丘姆的话常常夹着一些不规则的英语。

裘　罗　后来再当个信差？

丘　姆　是你说的，教士，是你。

裘　罗　接着会很快地提升，我没有预言吗？

丘　姆　这是真的，先知。是真的。

裘　罗　再说，你现在是什么呢？你现在干什么？

丘　姆　信差的头儿。

裘　罗　全靠上帝的恩赐！再说，凭上帝的恩赐难道我没有瞧见你[1]坐在办公室主任的桌子边？还有你坐在写字台后面发号施令？

丘　姆　是的，先知，……可是……

裘　罗　前面放着一部电话，还有召唤信差的按铃？

丘　姆　一点不错，先知，可是……

裘　罗　可是？可是？跪下！（指指地上）跪下！

丘　姆　（极度悲哀地紧扭双手）先知啊！

裘　罗　跪下，有罪的人，跪下。冷酷的心，阿什托列思[2]的庇护所，巴力[3]的保护人，跪下，跪下！

〔丘姆扑通一声跪下。

丘　姆　我的生活是地狱……

裘　罗　宽恕他，圣父，宽恕他。

丘　姆　这个女人会把我逼死的……

裘　罗　宽恕他，圣父，宽恕他。

丘　姆　就在今天早晨我……

裘　罗　宽恕他，圣父，宽恕他。

丘　姆　我用自行车一直把她驮到……

裘　罗　宽恕……

丘　姆　半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裘　罗　出来吧，阿什托列思！出来吧，巴力……[4]

---

① 这里指先知的"预见"。

②③ 异教的神。

④ 叫附在丘姆身上的异教的鬼神出来。

丘　姆　而她给我的只有辱骂，辱骂，辱骂……

裘　罗　冷酷的心……

丘　姆　除了辱骂，没有别的……

裘　罗　僵死的灵魂……

丘　姆　只要我能够打她一次，只要一次……

裘　罗　（喝住他）宽恕这个有罪的人，圣父。白天宽恕他，夜晚宽恕他，早晨宽恕他，中午宽恕他……

（一人上场。立即跪下，并且加入齐声背诵，不是“阿门”[1]，就是“宽恕他，上帝”，或是“以耶稣的名义”——耶稣念成“耶—欸—欸—稣”——此后陆续进来的人也这样做）……这是你指定继承我圣职的儿子。愿您软化他的心灵。丘姆兄弟，这个你一心想痛打的妇女是你的十字架——好好地背着吧。她是上天赐给你的磨难——不许你碰她。我命令，不许用粗言恶语对待她。祈祷吧，丘姆兄弟，祈求上帝在你经受磨难的时刻赐给你力量。祈求上帝赐给你刚强。（裘罗宝哔让他们去继续齐诵，让丘姆去不停地重复他的“饶恕我，饶恕我”，他自己接着发表议论）

他们开始到来，象平日一样按照同样的次序。这个总是最早到来的人，我曾经预言他会当上他家乡的镇长。这是个非常安全可靠的预言。就象我们那最受欢迎的，说某某人将要活到八十岁的预言一样安全可靠。要是预言没有说中，（进来一对老夫妇，也象前面那些人一样加入了齐声念诵。）那个人也不会发现，等发现时，他已经到了那边。这样人人皆大欢喜。我的一个最忠实的信徒——遗憾的是，他只有周末才能来这儿——坚定地相信他将来能成为那新的“中东北”国[2]——待它成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这可就属于要冒风险的预言了，但那是因为我在那个时期急需更多做礼拜的会众。

（他看了看表）

下一个到来的是我最忠实的忏悔者。她想要孩子，所以她是一个相当悲

---

① 基督教祈祷的结束语，意思是“诚心所愿”。

② 原文是杜撰的 Mid-North-East-State。

哀的忏悔者。或者你会这样想。但是甚至在她疯疯癫癫的大发作[①]中间，她居然能做到对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始终了如指掌。说实在的，我还是快快回到礼拜中去为好。每次总是她提醒我，说我的心思不在礼拜上……（换了一副姿态）起来吧，丘姆兄弟。起来，让上帝进入你的心里。上帝的弟子，难道不是你，将要继承我的衣钵。

〔忏悔者（妇女）上，立刻跪下作祷告状。

丘 姆 的确是这样，裘罗教士。

裘 罗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把心变得那么冷酷？上帝说，你不能打那个好女人，她是上帝选中作你妻子，作你磨难时期的十字架的，难道你要违背他的命令吗？

丘 姆 不，裘罗教士。

裘 罗 你想违背他吗？

丘 姆 不，裘罗教士。

裘 罗 荣耀归于上帝！

众 人 荣耀归于上帝！

裘 罗 哈利路……

众 人 哈利路亚！[②]

〔他们随着击掌的节拍唱着《我要追随耶稣》，先是摇摆身体，后来越唱越兴奋，就手舞足蹈起来。歌唱一开始，裘罗教士就递给丘姆两个空瓶子，让他去海边灌海水。丘姆刚走开，那个打鼓的男孩子就跑着从台后上场。他被肩上的两个"哏哏"鼓压得够呛，在极度惊慌中不时害怕地向后张望追赶着他的什么东西。原来在他后面约莫十码远的地方有个妇女，她缠腰布扎得紧紧的，围裙的下摆撩得老高，半截大腿都露在外面，她袖子直卷到肩膀，莫名其妙地跨着大步追赶那个打鼓的孩子。深怀痛苦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妇女裸露的肢体的裘罗宝姆突然惊醒过来，倏地跪下，念念有词。

---

① convulsions，原意为痉挛，惊厥；这里指忏悔者因宗教狂热进入忘我境界时的发作。

② 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上帝。"

〔打鼓的孩子再次出现，他还在跑，朝着另一个方向横穿过舞台。后面跟着那妇女，跨着原先的步子，两人之间的距离没有缩小。裘罗宝姆朝他喊叫。

裘　罗　你干什么事儿惹了她？

鼓　手　（没有停下）什么也没干。我只是在打鼓。可她偏说，我在打鼓点儿辱骂她父亲。

裘　罗　（当那妇女出现）那个女人！

〔她径自跑了过去。丘姆捧着灌满海水的瓶子上场。

裘　罗　（摇摇头）我跟她很熟。她是我邻居。可她没有理我……

〔裘罗宝姆正要举行使那海水变成圣水的仪式，那追赶的行列又上了场，前面是那鼓手，后面跟着那妇女。

裘　罗　上这来，她就不敢再碰你。

鼓　手　（加快步伐）你不了解她……

〔那妇女走近。

裘　罗　老街坊，老街坊！我摩西名下的亲爱的姐妹……

〔她继续追赶，下场。裘罗迟疑了一下，然后把手中的圣杖交给丘姆，自己去追那两个人。

丘　姆　（突然想起来）你还没有给圣水施奉献礼呢，裘罗宝姆教士！

〔裘罗已经走远了。丘姆显然被新落到他肩上的重任弄得手足无措。他把那根圣杖胡乱摆弄了一阵儿，终于用它来指挥那群做礼拜的人的齐唱。这齐唱始终不停，当那两个竞赛的人跑过他们眼前时，歌声就减弱，等他们跑过去，声音又重新加大。丘姆刚开始指挥他这支乐队，就见一个妇女离开人群，进入预期的忏悔者的发作状态。

忏悔者　唉加，唉加，唉加，唉加，唉加……唉欸，唉欸，唉欸、唉欸。

丘　姆　（吓了一跳）嗯？怎么回事？

忏悔者　唉菲艾，唉菲艾，唉菲艾，唉菲艾，嗯呵，嗯呵，嗯呵，嗯呵……

丘　姆　（飞奔出去）裘罗宝姆教士，裘罗宝姆教士……

〔丘姆向四周呼喊，每次都六神无主地转回身来想要对那个忏悔者做些牧师该做的事。不见裘罗宝姆到来，他毫无把握地开始朝那个忏悔者身上洒点儿瓶子里的海水，又在她前额上划了十字。这一切都得在那

个忏悔者抬起头来的那一瞬间很快地完成，因为她不停地拿头撞地。

丘　姆　（结结巴巴地）圣父啊……饶恕她！

众　人　（突然响亮地）阿门！

〔这突如其来的强大反响几乎把丘姆吓得摔倒，但这同时也鼓舞他，他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支持。

丘　姆　圣父啊，饶恕她吧！

众　人　阿门！

〔那忏悔者继续呻吟。

丘　姆　圣父饶恕她吧！

众　人　阿门！

丘　姆　圣父饶恕她！①

众　人　阿门！

丘　姆　（对这件工作越来越热衷）求你饶恕她，圣父！

众　人　阿门！

〔他们越说越快，丘姆已经飘飘然了。

丘　姆　我说求你饶恕她！

众　人　阿门！

丘　姆　饶恕她，就一次！

众　人　阿门！

丘　姆　饶恕她，快快。

众　人　阿门！

丘　姆　饶恕她，圣父。

众　人　阿门！

丘　姆　饶恕我们大家。

众　人　阿门！

丘　姆　饶恕我们大家。

（于是，中间时时被有规律的“阿门”声所打断……）

是的，圣父啊，求你饶恕我们大家。求你拯救我们免受欺骗。拯救我

① 自此以下丘姆越来越兴奋，他的话有时夹杂尼日利亚的洋泾浜英语。

们在家免受烦恼。告诫我们的老婆别给我们添麻烦……(这时候那个忏悔者已经平静下来。她四肢伸开平躺在地上。)

……告诫我们的老婆别给我们添麻烦。还要给我们钱,使我们有个幸福的家庭;给我们钱,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求你别忘记我们这些天天挣扎着的人们。那些今天是办事员的,让他们明天当上办公室主任。那些今天是信差的,让他们明天提升事务长。是的圣父,那些今天当信差的,让他们明天成为事务长。(众人的"阿门"声越来越欣喜若狂。)那些今天做小本生意的,让他们明天成为大承包商。那些今天扫马路的,让他们明天有自己的办公楼。如果今天我们靠脚走路,明天就赐给我们自己的自行车。我是说,那些今天靠脚走路的人,让他们明天有自己的自行车。那些今天有自行车的人,明天他们就会驾驶自己的汽车。

(此时,众人反响之热烈已势不可挡。)我说,那些推自行车的,明天给他们辆大卧车。明天给他们辆大卧车。明天,给他们辆大卧车,明天,给他们辆大卧车。

〔那个怒气冲冲的妇女又出现了,还是以前那个大步流星的架式,不过她已经抢来了那两个鼓。离她几码远的地方跟着那鼓手,一颠一颠,可怜巴巴地向她求情。

鼓　手　我求求你,把那两个鼓还给我吧。我以上帝的名义求你,我并没有辱骂你的父亲……以上帝的名义,我求求你……我并没有辱骂你的父亲。我只不过在打鼓……我对上帝起誓,我不过在打鼓。

〔他们走了过去。

忏悔者　(从丘姆作后半部分祷告时起她已经精神焕发了,她用手指着……)裘罗宝姆教士!

〔裘罗教士刚刚上场。大家一拥而上,搀扶着他回到做礼拜的场地中间。他简直好象换了个人,长袍撕破了,脸上流着血。

裘　罗　(缓慢而痛苦地)谢谢你们,兄弟姐妹们;丘姆兄弟,劳驾告诉这些朋友们先回去。我必须先为那个有罪的女人的灵魂作祈祷。我必须得一个人为她做一次祈祷。

〔丘姆把会众一一送走。他们还在兴奋地交谈,勉勉强强总算都走

了。

裘 罗 今晚的祷告照常进行。傍晚。

丘 姆 (向散开的人群喊道)傍晚的祷告,还在原来的时候!裘罗宝姆教士说,上帝和你们同在,到那时再见。你没事吧,裘罗教士?

裘 罗 谁想得到她竟敢对一位上帝的先知动起手来!

丘 姆 女人是瘟疫,教士。

裘 罗 今天早上我就有预感,知道今天我要栽在妇人手里。不过我当时想到的,还仅限于精神方面。

丘 姆 现在你看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吧,裘罗教士。

裘 罗 打今儿早晨我从窗子里向外望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受狄斯科耳的女儿们的折磨。

丘 姆 (起劲地)我就是那样,教士。每天。每个早晨和夜晚。就在今天早晨,她让我把她带到某个可怜人的家门口,她说那人欠她的钱。她在我车上装了足够围攻那家伙一星期的东西,可是我得到的感谢就是辱骂。

裘 罗 说的是啊,这可真是磨难哪,丘姆兄弟……这可真需要巨大的……(他蓦地感到怀疑)
丘姆兄弟,你刚才是说你老婆今天早晨到一个……一个欠她钱的人家门口安营扎寨去了?

丘 姆 是的,是我把她送去的。

裘 罗 嗯……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咳嗽)你……你老婆是做生意的?

丘 姆 是的,小本生意。你知道,不过是呢绒啊、丝绸啊、棉布啊什么的。

裘 罗 是真的。倒是个挺有办法的女人。(结结巴巴地)嗯……这个人的房子在哪……我是说的,那个欠她钱的人?

丘 姆 离这儿不算太远。阿杰特区,从这儿走不过一哩来地。直到今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裘 罗 (自言自语)原来这就是你老婆……

丘 姆 你说什么了,先知?

裘　罗　没有，没有。我只不过在想，女人，自从夏娃，自从大利拉[1]，自从耶洗别[2]以来，真是没有多少变化！但是我们的心必须坚定。我也有我的十字架，丘姆兄弟。只今天一个早晨我就和狄斯科耳的女儿们三次发生了冲突。第一件是……不，先不说这个。另外还有那么一位，每天都要打这儿经过。去那边游泳。每次都偏偏在我刚进入默念时，她就扭着屁股走过这儿，在我眼前招展她几乎裸露的身体……

丘　姆　（自语，感叹地）我倒情愿和你换换十字架。

裘　罗　你说什么，丘姆兄弟？

丘　姆　我不过是在祷告。

裘　罗　啊。这是唯一的办法。但是，嗯……我真想知道上帝对这件事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毕竟，基督本人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并不反对使用鞭子。

丘　姆　（巴不得地）对，他从不犹豫。

裘　罗　在这种情况下，丘姆兄弟，既然你老婆看起来是这么个邪恶的、顽固的罪人，我想……

丘　姆　是，我圣明的……？

裘　罗　你今晚一定得把她带回家去……

丘　姆　是……

裘　罗　打她一顿。

丘　姆　（跪下，紧握裘罗的手）先知啊！

裘　罗　记住，这件事必须在你自己屋里做。家丑不可外扬。把她带回家去，再打。

〔丘姆一跃而起，抓过车子。

裘　罗　还有，丘姆兄弟……

丘　姆　是，先知……

裘　罗　上帝的儿子今天早晨又一次向我显灵，他穿着和上次指名让你做我的继承人时一样的长袍。他把喷火的剑架在我的肩上，把我称做他

---

① 《圣经·旧约》：大利拉是参孙的情妇。非利士人的首领利用她探听参孙力大无穷的秘密，参孙因此被捕。

② 《圣经·旧约》：耶洗别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妻子，以残忍、无耻、放荡而著称。

的侍从。他赐给我一个新的头衔……不过你一定不能告诉别人——现在还不能。

丘　姆　我发誓，裘罗教士。

裘　罗　（向空中凝视）他给我命名为洁白无瑕的裘罗，基督十字军里口齿伶俐的英雄。（停顿，然后，以极庄严的神态打发他——）你可以走了，丘姆兄弟。

丘　姆　上帝保佑你，裘罗教士——洁白无瑕的！

裘　罗　上帝保佑你，兄弟。（他略带悲哀地用手指摸摸他的丝绒披肩）

（灯光渐暗）

第　四　场

同第二场，先知的家门口。当天稍晚。丘姆正把盘子里剩下的山药屑粒一古脑儿舔光。阿莱佩瞧着他。

阿莱佩　你总不能说我没有尽力吧。被欠债鬼们逼得离开了自己的家，我不管怎么还是给你做了顿饭吧。

丘　姆　（舔干净手指头，放下盘子）还真是一顿美餐！

阿莱佩　我不过象我向来的那样尽了我的本分。我给你做了饭。可我叫你给我带点儿清水来，你就忘了。

丘　姆　我没忘。

阿莱佩　你尽说没忘。那水在哪儿呢？也许是半路上水瓶子从自行车上掉下来，砸碎了?!

丘　姆　那是小孩儿说的谎话，阿莱佩。跟你说话的可是个男人。

阿莱佩　可真是个好男人，连带一瓶清水这样简单的事情都记不住！

丘　姆　我记住了，只不过我没有把它带来。就这么回事儿。行了，现在收拾收拾你的东西，因为要回家了。

〔阿莱佩定睛看着他，不能相信。

丘　姆　收拾起你的东西；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阿茉佩 （细细看他）我就觉得你回来得早了点儿。你压根就没去上班，你喝了一天的酒！

丘　姆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明知道我滴酒不沾。

阿茉佩 用不着把这当做一桩美德来说。你不喝酒只不过因为你付不起钱。这是唯一的原因。

丘　姆 快点。到了家我就有事要干，我可不愿意你耽误了我的事儿。

阿茉佩 你走吧。不等到我收回我的钱，我就不挪窝儿。

〔丘姆蹦了起来，开始把她的东西往旅行袋里扔。裘罗教士上，躲在一边，观察。

阿茉佩 （平静地）我倒希望你有根绳子，好把我捆到自行车上，因为除非是把我扛走，我可不打算离开这个地方。一镑八先令不是小孩闹着玩儿的事。而且这是我的钱，不是你的。

〔丘姆装完旅行袋，正在把它捆到后座上。

阿茉佩 一个信差的工钱还不够这个数，你知道吧——我怕你忘了你拿的不是部长的薪水。所以，如果你以为我会让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落到那个窝囊废的手里，那你最好还是再琢磨琢磨。你只要想，就在今天早晨，当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来了一个卫生检查员。他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还在他本本儿上记了些什么。后来他说，女人，我想你总明白你这块地方有碍卫生，被限期拆除吧。跟我说这个，好象这儿是我的家。可你倒心平气和地坐着，让你老婆蒙受这种侮辱。那卫生检查员也还有一辆摩托车呢，那可要比一辆自行车强多了。

丘　姆 你还是快点准备更好！

阿茉佩 不管怎么说，卫生检查员的工作总要好一些。你怎么的也能搞出些名堂来。他们全那样：这儿搞点儿，那儿搞点儿。你喜欢叫它贿赂也行。可瞧瞧你，你得到了什么，尽管你既不喝酒，又不抽烟，也不收贿赂。他还有一辆摩托车呢……不管怎么说，谁会拿可乐果去孝敬一个信差头儿呢？

丘　姆 闭上你的蛤蟆嘴！

阿茉佩 （惊呆）你说什么？

丘　姆 我说闭上你的蛤蟆嘴。

阿茉佩　对我说？

丘　姆　闭上你的蛤蟆嘴，别等我动手了。（把席子卷在大梁上，用绳子捆着）而且从现在起，你还是留神自己的举动为妙。我的禁戒期过去了。先知为我卸去了肩上的十字架。

阿茉佩　（真正悲痛地）他疯了。

丘　姆　（恶狠狠地捆紧那席子）我受磨难的日子过去了。（简直要把那席子"勒死"了）只要你现在敢张嘴……（又使劲勒了下绳子）

阿茉佩　上帝帮助我吧。他发疯了。

丘　姆　（蛮横地）上车！

阿茉佩　（往后退）我不跟你一块去。

丘　姆　我说了，上车！

阿茉佩　不跟你。我自己会回家。

〔丘姆上前。阿茉佩尖叫救命。裘罗教士在胸前画着十字。丘姆抓住阿茉佩的胳臂，被她挣脱了；她跑到屋子旁边，打门。

阿茉佩　救命啊！看上帝的面上开开门吧！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裘罗教士扮了个鬼脸）

里头有人吗？看上帝的面上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吧，要不上帝就要惩罚你了！

裘　罗　（用手指头堵住耳朵）亵渎神明之词！

阿茉佩　先知啊！先知去哪了？

〔丘姆把她抱了起来。

阿茉佩　放下我！警察！警察！

丘　姆　（把她放下）你只要再喊一声，我就……（他举起一个其大无比的拳头）

〔裘罗教士装做害怕、透不过气来的样子，啧啧地叹着气，双手捂住眼睛，离开。

阿茉佩　嗬！你疯啦，你疯啦？

丘　姆　上车！

阿茉佩　你杀了我吧！杀了我！

丘　姆　别引诱我，你这个女人！

阿莱佩　除非你杀了我，我才不上那玩艺儿呢！

丘　姆　这女人！

〔来了二、三个邻居，但都远远地站着。

阿莱佩　你杀了我。你一定得杀了我。人人都来，来做证人。他要杀我，都来做证人吧。那些曾经对我使过坏心的人，不管是谁，我都饶恕了。所有欠我债的人，特别是使我落到这个苦难境地的那个先知，我统统都饶恕了。裘罗宝姆先知啊，希望你将为我在天之灵祷告……

丘　姆　你没有灵魂，恶女人。

阿莱佩　裘罗宝姆教士，给我诅咒这个人！要是你为我诅咒这个笨蛋，你就可以留着那件丝绒披肩，我免了你欠我的债。来啊，笨蛋，来杀我吧。要是不杀了我，你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丘　姆　（突然地）闭嘴！

阿莱佩　（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更兴奋起来）请你们大家作证。告诉那个先知，我免了他欠我的债，不过他一定得诅咒这个笨蛋让他下地狱。来啊，杀了我吧！

丘　姆　（这时已经转过身去，眉头紧蹙，一脸窘相）你不能闭上嘴吗，你这个女人！

阿莱佩　不，你一定得把我杀了……

〔围观的群众一直在喧闹，虽然总怕卷进夫妻纠纷，但时时不太经心地插上一言半语表示关切："欸，怎么回事？""你们俩都安静点儿。""这两个是谁？""裘罗教士去哪儿了？""你看我们该不该去把先知找来？""这些女人真麻烦！该有人去把裘罗教士叫来。"

丘　姆　（托起阿莱佩的头。她呢，按照那种"杀了我吧"女人的传统，紧闭双眼，继续用拳头拼命地捶打先知门前的台阶）闭嘴，听我说。你说的是裘罗宝姆教士吗？

阿莱佩　你们瞧他。你们给我作证呀！他要杀我……

丘　姆　我现在没有碰你，但如果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会的。

阿莱佩　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丘　姆　你这女人，你是说，欠你钱的是先知？

阿莱佩　杀了我吧……

丘　姆　这是他的房子吗？（晃了晃她的脑袋）是他住这儿吗……？

阿茉佩　杀我吧……杀我吧……

丘　姆　（厌恶地把她推开，向人群转过身。他们本能地后退）裘罗宝嗨教士是……？

离他最近的人　（赶紧）不，不，我不是裘罗教士。不是我。

丘　姆　谁说你是啦？那先知是住这儿吗？

同一人　是的。那边。那所房子。

丘　姆　（转过身去，一动不动地站着。盯着那房子看了好一会儿）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众人对他情绪的突变感到迷惑不解。连阿茉佩也惊讶地抬起头来。丘姆朝自己的自行车走去，喃喃自语）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突然决定，我可以打我老婆了，是吗？为了他自己的方便。在他自己方便的时候！

（他把旅行袋从后座上解下，漫不经心地往下一推，接着又解下席子。）

旁观者　他要干什么呢？

丘　姆　（跨上他的自行车）你在这儿待着别动，要是我回来你不在这儿的话……

（他骑车走了。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阿茉佩　他是真疯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副样子。

旁观者　你有把握？

阿茉佩　我有没有把握？我是他老婆，所以我该清楚，不是吗？

旁观的妇女　要是这样，你可得让先知给他瞧瞧。我以前有个兄弟，他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发作一次，满嘴白沫。可先知把他治好了。把鬼从他身上赶跑了，这是真事。

阿茉佩　可这位什么也不会。他只是个欠债鬼，就知道欠债。想方设法地躲他的债主！

（她准备再把东西从旅行袋里取出来）

（灯光渐暗）

第 五 场

海滩上。傍晚。

一个穿着精致的"阿格巴达"[1]服装、袍子后面的下摆拖在地上、头戴便帽的人站在舞台右前方，手执一束文稿。他显然是在演讲，但是我们听不见。无疑这是一篇鼓动性很强的演说词。

先知裘罗宝哿照例站得笔挺，高傲地带着怜悯的神气打量他。

裘 罗 怎么做演说，我有一、两手可以教他。他是联邦议院的一个议员，一个后座议员[2]，可是觊觎着部长的位置。每天他都到这儿来练习演说。但是他一回都没有做过真的演说。太胆小了。

（停顿片刻。先知继续打量着那位议员）可怜虫！（轻蔑地一笑，随即向远处望去）哎哟，我差点儿把丘姆兄弟给忘了。这会儿他早该把他老婆打得死去活来了。可惜！这一来我就失去了他。他得到了满足，也就不再需要我了。不错，他还要成为一个办公室主任。但象过去那样对我百依百顺的那个他可是一去不复返了……没关系，打发走了我的债主，付出这个代价还是上算的……（走向议员）现在这一位……他已经是我信徒中的一员了。他当然还不知道，但是他已经是一个信徒。我所要做的不过是认领他，招呼他并对他说：我亲爱的议员，你的爵位等着你呢……难道说你还有疑虑吗？瞧我怎么来做他的工作！（提高嗓音）我上帝名下的亲爱的兄弟！（议员停住了，向四周看了看，又继续演说。）亲爱的兄弟，难道我不认得你吗？（议员停住了，又向四周张望。）是的，你！以上帝的名义，我不是认得你的吗？（议员慢慢走过来。）是的，真是的。是你。你来了，正如当时预兆的那样。也许说不定，你还记得我呢？（议员轻蔑地瞧着他）那么说，你不是上帝的臣民。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

① 约鲁巴人穿的长袍。
② 指普通议员。

躯壳里相遇过，可我的预言却是对你的……（那议员不耐烦地背过身去。）

议　员　（架子十足地）你去另找一个容易上当的人耍这套骗人的把戏吧。

裘　罗　（十分和气地，带着微笑）事情真是非常简单。你不属于上帝，然而上帝的旨意往往如此神秘，他的恩惠偏偏降临到你身上……部长……蒙上帝恩赐的部长……

（那议员蓦地站住）

是的，兄弟，我们曾经遇见过。我瞧见这个国家投入战斗。我瞧见人们在依靠兵力赢得和平的名义下集合，应召入伍。在一间金碧辉煌的大房间的写字台旁，全国的要人都在恭候你的决定。各国的使者们也在等候着你的一句话，在这间办公室的门上我看到的是"作战部长"……①

（那议员慢慢转过身来）

……这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地位。可是，你是上帝的人吗？你是否真能不辜负这个重任？当我遵照上帝的吩咐，观察了你的灵魂，难道我非得，非得祈求上帝，从你的肩上脱去你的斗篷，去披在另一个对上帝更为敬畏的人身上？②

（那议员不知不觉地向他走来。先知以手示意，叫他站着不动，然后慢慢地说道——）是的……我想我在你眼里看见了撒旦。我在你眼里看见他深深地盘踞着……

（议员越来越害怕，半哀求地举起双臂）作战部长将在全国最有权势。上帝明察秋毫，但是他也赐给了他在世上的使者们以权力，让他们在需要的时候为人说情。我们可以经过斋戒、祷告使上帝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可以向他推荐……兄弟，你是上帝的人呢，还是站在他的敌人那边……？

〔裘罗宝姆的声音渐渐消失，照在他身上的灯光转暗；传来另一个声音——丘姆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丘姆才出现。他从左面上，神情不安，自言自语。

① 这一段叙述的是先知的"预见"。

② 意思是："撤你的职，去委任另一个人。"

丘 姆 ……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干？前两年他不让我打那女人。为什么？不是因为上帝不乐意。别再想用这个哄我了。他根本不是什么上帝的人。他说无论下雨、天冷，他都在海滩上睡，可这也是弥天大谎。这家伙有房子，每天都在房子里睡。可他既然自己安安稳稳在屋里睡觉，干吗不让我也得点安宁？我又没对他干了什么！且不说这个，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在哪里？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知道她是我老婆的？他为什么保护她不让我打她？也许是我老婆送他什么吃的，于是他作为报酬答应她要她丈夫别打她。啊——啊——啊——啊！给了他衣服，给了他吃的东西，还有各式各样生活必需的和使生活舒服的东西作为交换，他就管住她丈夫不打她……呣呣呣呣呣呣。

(他摇头)

不，不可能。我不信是这样。要是这样，他们又怎么会吵架呢。她又干吗去坐在他门前跟他去讨债呢。我也没有打她呀……

(他突然停住。眼睛渐渐突了出来。)

天哪！丘姆，笨蛋！哦，我的上帝，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这一辈子毁了，完蛋了。哦，上帝，我怎么头上没长眼睛！这是谎话。这是弥天大谎！这个狠毒的女人她是假装出来的！她根本不是去讨什么债！她根本不是真的去睡在屋子外面。那先知是她情人。等天一黑，她就进去会她的情人。哦，上帝啊，我做了什么事啦，你这样要毁了我？什么使你叫我这样苦恼？是我冒犯了你吗？丘姆，傻瓜啊，你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毁了。是的，是——啊，是——啊，他们是把丘姆的一辈子给毁了……是——啊，是——啊……①

〔丘姆下，号啕声渐渐远去。

〔灯光打在裘罗身上，渐亮。只见那位议员如今跪在裘罗教士脚边，十指交叉紧握、闭紧双眼仰头向天……

裘 罗 (声音越来越响)因此求上帝保佑他。他将象他伟大的祖辈那样领导这个国家，求主保佑他。他是这块土地上伟大的战士们的后裔，可他

---

① 丘姆这一大段痛心疾首的独白，原文全用拉各斯的洋泾浜英语。

对自己世袭的荣誉一无所知。但是上帝无所不知，上帝安排了一切。世上一切无始、无终……

〔丘姆挥舞着一把弯刀，闯了进来。

丘　姆　你这个勾搭女人的！偷鸡摸狗的！看我今天收拾了你！

〔裘罗向四周张望。

裘　罗　上帝救救我们！（逃跑）

议　员　（没有注意正在发生的事）阿门！

〔丘姆追裘罗，一心要杀他；下。

议　员　阿门。阿门。（张开眼睛）感谢你，先……

（他前前后后找遍，但是发现那先知确实已经失踪。）

先知！先知！（急剧、迅速地轮流转向各个方向，喊着）先知啊，你在哪里？你到哪里去了？先知啊！别抛下我，先知，别抛下我！

（慢慢地他敬畏地朝天上望着。）

消失了。飞走了。完完全全羽化了。我知道。我知道我是站在上帝的面前……

〔他垂头肃立。已经完全恢复镇静的裘罗宝姆上，指着刚刚皈依上帝的这个议员。

裘罗宝姆　你听见了他说的话。你亲耳听见了他所说的。到明天，全城的人都会听说关于裘罗宝姆教士奇迹般消失的事。作为见证人和目击者的不是别人，而是经过投票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议　员　（走去坐在沙堆上）我一定得等他回来。只要我表示我的诚心，他就会再次显现在我面前……（正要坐下去的时候，他又跳了起来）这可是圣地。（脱下鞋，再坐。又站起来）我一定要再听到他说话。说不定他正是去更多地了解关于那个部长职位的事……（坐下）

裘罗宝姆　我已经去叫警察了。丘姆这件事，真是遗憾！但是他着实吓了我一跳，没有一个先知愿意受人惊吓。依靠这一个傻瓜的权势我一定能轻易地给他搞到一张证明。不管怎么说让他到疯人院里去待上一年半载，对他会有好处。（那位议员已经在打盹。）

好……他快睡着了。当我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会以为我刚从天上下来。那时我就告诉他，撒旦刚刚派了他的一个使者来到人间，名叫丘姆，

所以他最好马上就把他送进疯人院……这一来今天总算有救了。警察一抓住丘姆就会上我这儿来。看来，那个怀恨在心的糟老头儿的预言还不到应验的时候呢？

〔他拣起一块小卵石对准那议员扔去。就在这时候，一圈红光（或者其他耀眼的颜色）在他头上闪亮，就象绘在圣像头上的光环。那议员惊醒过来，吓得目瞪口呆；他一骨碌扑倒在地，满怀敬畏，心醉神迷地轻轻喊了一声："我的先知啊！"

（暗　场）

——**剧　终**

森 林 之 舞

(1960)

钟国岭　张忠民译

人　　物

男幽灵　队长
女幽灵　队长之妻
马塔·卡里布（简称卡里布）　国王
罗拉（外号乌龟夫人）　名妓、王后
阿德奈比　议会演说家、宫廷史学家
阿格博列科　律师中的长者、宫廷占卜先生
戴姆凯　雕刻匠、宫廷诗人
老人　戴姆凯之父、议会中的长者
森林之王（又称森林之父）　化装成奥巴奈吉
阿洛尼　瘸子
埃舒奥罗　祭祀神、审判官
小丑　埃舒奥罗的滑稽小丑、翻译
木列提　树精灵
奥贡　雕刻匠的保护神
半人半鬼的孩子（简称孩子）
三胞胎
御医
奴隶贩子
书记　宫廷诗人的学生
卫兵若干
森林传令官（简称传令官）
黑暗神
棕榈树精

宝石精
大象精
太阳神
河神
火山神
蚂蚁王
众蚂蚁
唱挽歌者
舞蹈家
舞蹈家的助手
鼓手若干
打击乐手若干
侍者若干
听差

瘸子阿洛尼的道白：

我知道死者是谁。他们是我们森林居民的邻居——人类社会的客人。他们的宴会是为了欢庆民族大团聚。他们的议员开会决定说："我们的祖先应该回来参加聚会。"他们恳求我们让他们的祖先，他们杰出的祖辈来参加聚会。我对森林之王说，让我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吧。我把两个不得安宁的幽灵派给了他们……

那个男幽灵生前是马塔·卡里布军队中的队长。另一个……是女幽灵，生前是他的妻子。我挑选他们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原先的生活与四个活着的后代有暴力和血肉的联系，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那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是妓女的罗位；她不可避免地又重新得到了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就知道的外号——乌龟夫人。另一个与死者有联系的是议会演说家阿德奈比，他对死者的出现毫不在意；他前世是宫廷历史学家。我不应该漏掉雕刻家戴姆凯，他前世曾是马塔·卡里布宫廷的诗人。还有阿格博列科，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律师中的长者，他主持礼拜式，向森林之王献祭；他在马塔·卡里布宫廷里也是干这一行的。当客人们拱破地面时，我坐在那里静观活人如何动作。

他们把客人们赶了出去，于是我把他们保护了起来。他们成了我的客人。森林居民们主张为他们举行舞会。森林之王（我们称他为奥巴奈吉）邀请戴姆凯、阿德奈比和罗拉来参加舞会；他们不情愿，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跟着来了。

舞会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埃舒奥罗跑来号叫着要报仇。他满肚子的阴谋诡计。他公开申诉的冤屈是故事的一部分。

埃舒奥罗是奥罗难以捉摸的肉体——奥罗的行为对无理性的人很有帮助，他们常拿他来吓唬人。奥贡，人们崇拜他，因为他的运动场就是战场，但他喜欢铁砧，他保护所有的雕刻匠、铁匠和其他干铁活的人。

为了人类社会的大聚会，他们的议会还决定雕塑一个伟大的重新

联合的象征物。议会中长者的儿子戴姆凯被挑选来雕刻这个象征物。戴姆凯显然着了魔，被奥贡附了体，因为他轻率地选择奥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树阿拉巴来雕刻。如果戴姆凯不截断阿拉巴，也许还能混过去，不被奥罗发现。可是，戴姆凯有头晕的毛病，他无法达到阿拉巴的顶端，他要将树截断，然而他的徒弟奥列姆勒是奥罗的崇拜者，他反对亵渎神灵。他以嘲笑只能在地上干活的雕刻匠赢得了支持。徒弟开始在师傅的头顶上干活。戴姆凯伸出一只手把他拉了下来……最后的联系完全中断——舞会可以开始了。

第　一　幕

〔森林中的一片空地上。突然，土地裂开一条缝，一个死人的头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这是个女人。离她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个死人的脑袋从地底下钻了出来。那是一个男人。他们俩缓缓地钻了出来。男人很胖，显得有些臃肿，一身远古时代武士的打扮，但衣服已破烂不堪。女人有身孕。他们钻出来后，仔细地倾听着四周的动静。他们好象彼此没看见。不一会儿，阿德奈比上，从男幽灵身边走过。

男幽灵　你能受理我的案子吗，先生？

〔阿德奈比吓了一大跳，愣愣地盯着他，然后一溜烟地逃走了。

男幽灵　（摇摇头）我以为我们会受到欢迎的。

〔他们好象都想了解周围的环境。

女幽灵　就是这个地方。

男幽灵　……除非，当然我们出来得太早了。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多么漫长的道路啊。

女幽灵　没人来接我。我知道就是这儿。

〔奥巴奈吉上，紧挨女幽灵身边走过。

女幽灵　你能受理我的案子吗？

〔奥巴奈吉站住了，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们。男幽灵全神贯注地听着，连忙朝他走去。奥巴奈吉后退，又回过头来看着这对幽灵。

女幽灵　我以为他会帮忙。他考虑得太久了。

〔戴姆凯上，一边走一边落泪。

女幽灵　你能受理我的案子吗？

戴姆凯　（停住）你没看到吗？我有急事。

女幽灵 可是你站住了。你不肯受理我的案子？

戴姆凯 当你看到一个人匆匆而去，就说明他身上负有重担。难道你以为我庸庸碌碌地生活，会为了钱或怜悯而去受理他人的案子？

女幽灵 但我们在那儿总是要见面的。

戴姆凯 不说你也知道，我只管我自己的事。（继续往前走）

女幽灵 站住！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戴姆凯 这是以前的事了。（继续往前走，然后停住）也许我们还会见面的。不过，欢宴者未被邀请之前是不会买帽子的。

〔说完，下。女幽灵伤心地摇摇头。罗拉扭动着屁股上。

男幽灵 请问你，太太，你愿意受理我的案子吗？

罗　拉 你不问，我也愿意。

男幽灵 （高兴地）真的吗？

罗　拉 （已走近男幽灵）唉呀！（向后退）你怎么啦？

男幽灵 不要问啦。

罗　拉 （生气地跺脚）你怎么啦？

男幽灵 （不安地）我必须回答吗？

罗　拉 你真令人作呕！我看，你简直不配做个男人！

〔男幽灵走开了。头耷拉在胸前。

罗　拉 瞧你这个紧张劲儿。你以为因为在城外，你就能挡住我，和我说话吗？你再敢这样，我就叫人拿鞭子抽你！（说完，下。）

男幽灵 （悲伤地摇晃着身子）啊……啊……啊。真丢脸。这样被人发现了。太早了，太早了。真丢脸。

女幽灵 是不是我压根就没资格来呢？过了三百年啦，真令人难以捉摸。

男幽灵 太丢人啦，太丢人啦……

女幽灵 我知道是他们让我来的。我知道我是被召唤来的。如果这就是他们现在回避我的原因的话，那么，我的祖宗们会怎么想呢？活人的世界大，死人的世界更大。从我们获得生命开始，就走向死亡。生者企图填平鸿沟，但是鸿沟却越来越宽。我的祖宗们会怎样想呢？

男幽灵 打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穿过地下河川，才来到活人尽情欢乐的地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再也不需要什么

了，什么也不需要了。

女幽灵 我被愚弄了。这个孩子我整整怀了三百年，我真是太艰难了。我想……当我接到邀请时……我想……这是把活人交还给活人的机会，把这孩子交给活人，我可能就会睡得安稳些了。

〔从远处传来钟声、叫喊声和枪声。男幽灵注意倾听着。

男幽灵 这不象是在欢迎我们。

女幽灵 他们甭想再用别的方法引诱我了。在坟墓中是很难和活人在一起生活的。

男幽灵 （还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不过，我已经忘记传统的礼节了。我只装作一个陌生人出现。（下）

女幽灵 （听到了声音）不是欢迎的队伍。（向前走）我被愚弄了，再一次被愚弄了。（朝同一方向走去。）

〔一种象打击乐器的声音从空地附近传来。枪声、钟声又响了起来，渐渐达到高潮，然后又逐渐在远方消逝。从幽灵夫妇面前经过的四个人重新出现了：罗拉、阿德奈比、奥巴奈吉和戴姆凯。

罗　拉 ……因此，我叫她给我出去。卷起铺盖滚蛋。想想吧，你自己想想，她会以为我是什么人呢？我不能随便什么人闯进来都接待，就因为她自称是我的婶子，我婶子！

阿德奈比 真难办。我看做人就得坚决点。你建立了一个家庭，想照顾好老婆、孩子，过美满的家庭生活。隐居……非常重要……某种程度的隐居生活。可是，有一些小鬼就因为他们的曾祖父母原先是你曾叔父的邻居，常常被送到你家门口来。这样，怎么还能过安稳日子呢？

罗　拉 这种家事让我腻味透了。让我们都各过各的日子吧。（扔掉烟头，又点燃另一支。）

奥巴奈吉 以前，这种事情根本就不成问题。

罗　拉 我说的是现在。

奥巴奈吉 就是象你这种人把事情搞糟了。

罗　拉 哦，我明白了，我们这儿有人曾度过了好时光。

奥巴奈吉 恰恰相反……

罗　拉 别介意。你只不过是白活了而已。

〔每个人都在树桩或石头上面坐下。

罗　拉　我的脆弱感情爱流露在脸上，所以，我就溜了。全城都充满了感伤……民族大聚会！你们知道有多少老的被遗忘的亲属来参加庆祝会？

奥巴奈吉　现在我们明白了。他们把你推出了家门。

罗　拉　我想回去，放火把它烧掉。要是我不再有房子，他们也就不能和我住在一起了。

戴姆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我是说，我们不常这样做，所以应该说是件好事。我敢肯定，以前他们谁也没有来过这里。

罗　拉　啊……嗬，沉默者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我想你不会喜欢来和一群肮脏的、吵吵嚷嚷的老奶奶和满身虱子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吧？

〔戴姆凯默不作声。

罗　拉　我想你不会喜欢的。

戴姆凯　不要急于下结论。我突然意识到谈这种事是愚蠢的。小公鸡明白自己头顶上着了火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往头上泼水。

〔奥巴奈吉微笑起来。罗拉噗地一声把烟头吐在地上，用脚碾碎。

奥巴奈吉　你是那个雕刻匠，对吧？

戴姆凯　你怎么知道的？

奥巴奈吉　（哈哈大笑）瞧你的手！

〔戴姆凯在用一块石头刻一段木头。

戴姆凯　俗话说，如果红猴子只会在家里翻筋斗，就不会有人知道它还有儿子哩。

阿德奈比　你是那个雕刻匠吗？

戴姆凯　是的。

阿德奈比　原来你就是那个人。你为什么不呆在城里呢？今天是你欢庆胜利的日子，先生。人人都翘首瞻望图腾[1]，脖子都扭得嘎吱嘎吱地响。

罗　拉　（瞪大眼睛）哦？你也是这样吗？

奥巴奈吉　遗憾的是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了，我很少为什么东西所感动。不

---

① 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民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做本民族的标志。

过……这是十代人的努力啦。我想你的手干活年头很久了。你有着死人般的手指头。

罗　拉　（格外地严肃起来）你居然没有把它砍倒，而是爬到树王的身上刻出来的。我看你真勇敢。

奥巴奈吉　这是一种拯救人类的举动。你难道不是这样看吗？

罗　拉　可是，你在那上面是怎么工作的？你用梯子还是网？还是象敲打椰子酒的人骑跨在上面？

戴姆凯　（突然恼怒地）你知道刀子是不能给自己刻刀柄的，还有其他人修剪树枝和剥树皮，得几个人才能完成。有一个人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

罗　拉　哎哟！你看到了吗？

戴姆凯　当时我就站在他下面，他是从我面前掉下去的。要是我愿意的话，我完全可以拉住他。

阿德奈比　你一定很庆幸摔下去的不是你自己。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坐在这儿。你应该在城里，在人们的赞扬声中，开怀畅饮美酒。

戴姆凯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议会开会决定要干的，还要秘密进行。这棵树是在奥罗的一片林子中，完全可以让它隐蔽在其中，不去动它。后来我听说雕它是为了庆祝民族大聚会。当我雕完后，小树林里的其它树木全都砍掉了，树林已不复存在，一条公路直伸到它眼前。看起来，它完全变样了，不象是我干的活儿。所以，我就逃离了那里。

奥巴奈吉　我只是怕吵闹才逃出来的。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逃出来的。

阿德奈比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奥巴奈吉　对不起。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呢？

阿德奈比　你说你是逃出来的，我不信。尤其你是一个雕刻匠，难道你不了解历史吗？

罗　拉　什么历史与这相干？

阿德奈比　积聚起来的继承权。我们庆祝的就是这个积聚起来的继承权，马里、察卡、桑海、荣耀和帝国。可是，你都感觉不到，不是吗？

奥巴奈吉　可你为什么要离开那个场面到这僻静的地方来呢？

罗　拉　他是在王位和金子的迷宫中迷失了方向。

阿德奈比 我是个感情脆弱的人，过于激动使我心烦意乱。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遗憾的是它属于那些不能过分承受它的人们，属于那些理解了……的人们。请等一等。听！（远处传来钟声和叫喊声）他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是属于他们一起的。如果你们抛弃自己的高傲，接受它的话，你们也是属于他们一起的。

〔男、女幽灵重新出现。

罗　拉 （挽起戴姆凯的胳膊）这些下流坯又来了。走，我们遛遛去。别人会对付他们的。

戴姆凯 （站起身，朝幽灵走去）我必须问问他们。

罗　拉 （将他拉回来）你能从他们身上捞到什么？跟我来。你到底怎么啦？

阿德奈比 （迅速离开）我到这儿来是逃避刺激的。

奥巴奈吉 不过，就连这儿也能听见狂欢者的笑声。来，雕刻匠，我们再往森林深处走走。（他拉着戴姆凯的手，把他拽走了。罗拉紧跟着下。）

〔两个幽灵站住了。他们想跟在后边，可是他们刚才听到的声音更响了。他们转身顺原路下。

〔舞台的一角有一树干。树精灵木列提正要从树干里钻出来，突然听到了什么响动，就缩了进去。瘸子阿洛尼上，他蹦跳着，刚要走过树干，突然停下来，猛击树干。树精灵疼得尖声喊叫起来。

阿洛尼 原来你不害怕。

〔木列提小心翼翼地伸出头来。

木列提 不怕。树叶摇动与树干无关。

阿洛尼 我看你越来越象人啦。你这话恐怕是从你的朋友阿格博列科那儿学来的吧。

木列提 至少他听了会高兴的。他的语言丰富多采。

阿洛尼 是的。我能看出他的语言在哪方面丰富多采，而在你身上却留下难看的斑斑点点。不要说啦！你是令人难以信赖的，木列提。你今天也想离开。你不要撒谎。

木列提 我从来没否认过。

阿洛尼 今天，在森林之王需要你们的时候，你却想背叛他。

木列提 今天在活人中恰巧更有趣。

阿洛尼 在活人中间？傻瓜，你难道是死人吗？

木列提 不是，可呆在这儿如同死人一样，就连我的房子看起来也象死了似的。你见到树叶是怎么成为某人宴席上的佳肴了吗？

阿洛尼 我已经注意到了。我以为是你自己干的。

木列提 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阿洛尼 因为我想你有活动房子。

木列提 嗯，坦白地说，这确实是我为什么迄今为止还留在这里的原因。可这不是我自己干的。埃舒奥罗跑来，把树冠咬断了。他说有个樵夫或是别的什么人把他的树冠砍下来了，所以他就来拿我的。

阿洛尼 哦，原来如此。他此刻还在什么地方生气吧。我正纳闷，为什么好久没见到他了。

木列提 我这几天要坑他一下。

阿洛尼 别瞎吹啦。木列提，我邀请你去参加宴会。

木列提 欢迎死人的宴会？不，我要到活人的宴会上去喝米酒。

阿洛尼 阿格博列科给你送的米酒还不够你喝吗？

木列提 他只是记起来时才给我送酒。他每次送得太多，我喝不完的都剩下来给蚂蚁喝了。在他们的宴会上，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酒量喝。

阿洛尼 你这个恶棍！

木列提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举行这些欢迎死人的典礼。

阿洛尼 不要问。你该做的还没有做呢。

木列提 你需要见证人。我已把四个人引荐给了你。

阿洛尼 （举起一个大拳头）你都干了什么？

木列提 哦，他们从我身边过，没有走错路。因此，也许完全可以说，是我把他们提供给你的。

阿洛尼 出来！马上给我出来！

木列提 （战战兢兢地露出脑袋，驯服地钻了出来。）

阿洛尼 （严厉地瞪着他）你明白，我可以强迫命令你呆在这儿。

〔木列提执拗地默不作声。

阿洛尼 你说你见到了四个人。你还见到别人没有？

木列提 谁？

阿洛尼 两个人。他们接到了邀请，但压根儿就不受欢迎的两个死人。

木列提 我没有见到。你以为我永远不睡觉吗？

阿洛尼 你再无礼的话，我就把你的手反绑起来，让你用舌头去舔每片落叶上的蚯蚓屎。

木列提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阿洛尼 你当心惹我生气。我还有些问题要问你。如果你的回答合情合理，你就可以保住你的皮。现在告诉我，你跟哪些城里人说过话？

木列提 自然是召唤我的那个人喽。

阿洛尼 （吼叫）那个人是谁？

木列提 （本能地抬起胳膊挡着）阿格博列科。令人难以捉摸的律师中的长者。

阿洛尼 再没有别人了吗？

木列提 没有啦。

阿洛尼 就连那个老家伙，他们的顾问也没有来过？

木列提 他从不亲自来。他总是派阿格博列科来。

阿洛尼 他都诉什么苦来着？

木列提 抱怨你们欺骗他们，说他们要求森林之王为他们召唤杰出的祖先，可你们却给他们派去了告状的人，他想知道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

阿洛尼 ……他知道了吗？

木列提 他怎么会知道呢？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是吗？

阿洛尼 你是一个该死的骗子。你还接受了贿赂。

木列提 我要他来问你。

阿洛尼 你说有四个人从你面前经过。这就是说你喝醉了。

木列提 为什么？

阿洛尼 要不，就是你脑袋上没长眼睛。你应该能认出第四个人是谁。

木列提 也可能我在打瞌睡。

阿洛尼 甭说啦！你最后一次看到奥贡是什么时候？

木列提 前不久。

阿洛尼 如果他来找你的话，立即告诉我。三个证人中有一个是他的仆人。

我不想让他来捣乱。

木列提 你这是什么意思?

阿洛尼 目前,你暂不要离开自己的房子。你什么时候可以继续狂饮暴食,我会通知你的。

〔阿洛尼走了。木列提叹了一口长气,又钻进树干里去了。令人不可捉摸的律师中的长者阿格博列科来了。他身穿白长衫,扎着白包头,手提满满一瓦罐米酒。他膀大腰圆,说话举止慢条斯理。

阿格博列科 (在树底下洒了一些酒。然后将罐子放在树旁)是我,阿格博列科。木列提,是阿格博列科在叫你。耳朵从来不堵塞,眼睛从来不闭上。木列提,阿格博列科向你诉说他的孩子们的不幸。

木列提 过会儿再来吧。我告诉过你,森林是广阔的,我没有留心死人的脚印。

阿格博列科 木列提,如果猎人失去了追逐的猎物,他会抬头张望,看秃鹫在哪个方向盘旋。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木列提 好啦,好啦。过一会儿再来吧。我也许会听到点什么消息。

〔阿格博列科唉声叹气地走了。木列提探出头,目送他离去。

木列提 (模仿)真可谓至理名言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今天就是容不了他。这都是阿洛尼的缘故,他把一切都搅乱了。

〔伸手去抓罐子,使劲喝了一大口。奥贡走过来,把罐子顶在他嘴上,迫使他咕咚咕咚把酒全喝了下去。然后,奥贡抓住他,使他一个劲儿地飞快地转圈。木列提趔趔趄趄地走着,醉醺醺的身体无法保持平衡。

奥　贡 又喝醉啦,木列提?

木列提 (打着嗝儿。想说话,可是只是在嘟囔。)

奥　贡 那四个人从哪条路走了?

木列提 (用手指着。)

奥　贡 有多久了?

木列提 多……多?

奥　贡 很久了吗?

〔木列提拣起一片树叶,让它从手中落下。又拣起一根细树枝,一边一段段撅断,一边咯咯笑。奥贡火了,给了他一个耳光。

奥　贡　你知道戴姆凯是我奥贡的仆人。那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一个既是铁匠又是木匠的戴姆凯？

木列提　（醉醺醺地）你。

奥　贡　阿洛尼叫我来问你，他们当中有没有雕刻匠戴姆凯，奥贡的仆人。

木列提　你……奥贡……你……奥贡。

奥　贡　不，你这个酒鬼。奥贡根本不在这儿。是阿洛尼派我来的。他刚才对你说过……

木列提　对，对，阿洛尼。

奥　贡　埃舒奥罗和你说话了吗？

木列提　（狂暴地抽打着）埃舒奥罗，你咬断了我的遮盖物。我要把你的脑袋咬下来，我要把你的脑袋咬下来……

奥　贡　安静些……安静些……当然，你可以把我的脑袋咬下来。不要忘记，你不是埃舒奥罗的朋友，对不对……？

木列提　（龇着牙）我要咬掉你的……过来……你站过来……樵夫砍掉了你的头顶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过，你占的地方也太大了……你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

〔对准奥贡猛一击，奥贡闪开了。木列提昏倒在地。

奥　贡　（仔细看了看）哎，哎。（把木列提拉起来顶在树上）他对埃舒奥罗不应该有什么怜爱。不是很多，但有那么一点儿。让埃舒奥罗再拆毁几家房屋，让他们无遮无挡吧，那样他在欢迎会上就不会有朋友啦。雕刻匠戴姆凯，我的朋友和仆人，你是用我的斧子去吹那棵埃舒奥罗的树木中的佼佼者——阿拉巴的。是我的铁叫他裸露的皮长了疤。我不会忘记你的，戴姆凯。我不会忘记你的。

〔奥巴奈吉、戴姆凯、阿德奈比和罗拉上〕

戴姆凯　他们已经走了。

奥巴奈吉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追他们去。

罗　拉　不要去。戴姆凯。就呆在这儿。

奥巴奈吉　你真的认为他们就是你父亲说的那些人？

戴姆凯　是的。不过，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到这里来了。

阿德奈比 那就不用太着急弄明白啦。至少不是从他们……

戴姆凯 我知道，我们会在某个地方见面的。

阿德奈比 看在老天的份上，咱们换个话题吧。

罗　拉 就这一次我同意你的意见。

戴姆凯 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那个人，不知是不是另一个……

罗　拉 那种打扮？看在上帝的份上……

阿德奈比 要是你们还继续往下说，我就回去啦。

奥巴奈吉 可你说你认为他们是阿格博列科按照你父亲的要求用符咒召唤来的。

戴姆凯 他们说阿洛尼控制了一切，所以有罪的人都有些害怕。

罗　拉 我们不能说点别的吗？你……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你打算隐瞒什么？

奥巴奈吉 假如你是说我想隐瞒什么罪恶的话，那我告诉你，没什么罪恶可隐瞒的。我也和你的雕刻家一样，是被人揪着鼻子扔了出来。我对人太了解了……实在是太了解啦。我看到他们都确实很高兴——至少这是真的——他们大多数人都为他们的经历而高兴……可是……当他们哈哈大笑时，我在顺着他们的喉头往下窥视。

罗　拉 你看到什么啦？

奥巴奈吉 我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罢了。

罗　拉 嗯，该不是圣人来了吧。

奥巴奈吉 别曲解了我的意思。我只是履行一个法院职员的职责。请你注意，是高级职员。我了解人，甚至未见到他们之前就已了解他们。有时了解他们的全部历史。而且，并非出于我的本意，我发现自己总是在猜测哪个人叫哪个名字。你不知道，那是多么叫人丧气，尤其是当你总是猜中时，更令人沮丧。

罗　拉 一种国家机密保密员，是吗？多好的机会！可我想你不太喜欢这样做。你只不过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窥探。

阿德奈比 （慌忙地）瞧，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似乎都是要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忘掉所有不愉快的事情呢？

罗　拉 （忸怩地对戴姆凯）你以为我不高兴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人们应

该更忠于职守。我知道我会乐于这样做的。

奥巴奈吉 说老实话，我也有点喜欢。不能否认有它有趣的一面。你知道，就是轻松愉快的一面。正如我说过的，我们收集最特殊的事物的记载。你永远也猜不到我们收集到的材料是多么丰富多彩。

罗 拉 我知道我主要收集什么材料。

奥巴奈吉 富人的材料？

罗 拉 你变得太庸俗了……

奥巴奈吉 恰恰相反。你提议我们相互之间要更诚挚。我想这样是对的。拿我来说吧，我最喜欢收集的是卡车的材料。你知道，是载人的卡车，我对它们有强烈的好感。

罗 拉 多奇怪的选择。

奥巴奈吉 就拿我昨天刚调查过的一辆卡车来说吧，它的记录是……等一等。……卡车的牌子叫什么来着？我从来就记不住这些名字……哦，对……叫“埃列科的烟筒”。

阿德奈比 这不是它的真名。

奥巴奈吉 啊，你也知道这辆车？

阿德奈比 当然知道啦。所有的载人卡车都得经过我们议会成员批准。我们办理一切正式手续。那辆车的名字叫“上帝，我的救星。”

奥巴奈吉 对，车上印的是这几个字。不过，不管我们收集的是人，还是车的材料，我们都爱用大家熟悉的名字来称呼。这辆卡车，“埃列科的烟筒”，多棒！它创造了许多惊人的记录。你们最近禁止它再跑了，是不是？

阿德奈比 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它开起来总是吐浓烟，简直象一座不停喷岩的火山。

奥巴奈吉 真可惜。我很喜欢它，“埃列科的烟筒”。除了两、三次摔进坑里以外，它还经历了八次严重的撞车事件。是的，它真象一个老练的勇士。我太喜欢它了。

阿德奈比 要是你喜欢那种事情的话，你会喜欢它的。

奥巴奈吉 啊，是的。再说说我们昨天刚审理的另一个案子吧。另一辆载客卡车，人们称它为“火葬炉”。

阿德奈比 从未听说过这么个名字。

奥巴奈吉 你不可能听说过。只是在昨天，事情发生以后，它才得了这么个名字。

罗 拉 出了什么事？

奥巴奈吉 在告诉你这件事之前，我必须让你们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这辆车装配好以后，有人检查过，认为它只能载四十人。可是车主找到了议会……，现在，我的朋友，这就需要你去调查调查了。你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接受了贿赂，一个可观的大数目。于是，他把容量改成了七十人。

戴姆凯 七十人！

奥巴奈吉 对，从四十人变成了七十人。

罗 拉 将近两倍。

奥巴奈吉 是的，将近两倍。现在你想想，假如这种车突然起火了，会发生什么情况？

戴姆凯 什么时候？

罗 拉 (用力闭上眼睛)不，不，不……

奥巴奈吉 昨天，从昨天起人们就把它称作"火葬炉"。车上的七十人，只有五人幸免。你想，车翻了，车身又是木制的……在哈马丹季节，气候干燥，燃起来快着哩！他们都是到这儿来参加民族大聚会的。

〔哑场片刻

阿德奈比 你说七十人，对吧？

奥巴奈吉 五个人除外。有五个人幸免。

阿德奈比 七十人。不可能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干的。

奥巴奈吉 阿德奈比先生，你在议会里负责哪个办公室？

阿德奈比 (生气地)你这是什么意思？

奥巴奈吉 你误会了。我只是想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发现点什么？

阿德奈比 (警惕地)那得看情况了。我只是议会的演说家，不过……

奥巴奈吉 你总在行使某些权力吧。

阿德奈比 是的，那当然。

奥巴奈吉 你看，我想将有关这辆特殊的卡车——"火葬炉"的卷宗封存起来。可是，我的记录还不完整，必须了解干了那件事的人的名字。你知道，就是那个接受贿赂的人。你能帮帮我的忙吗？

阿德奈比　你是个聪明人，又见多识广，为什么你不亲自去调查呢？

奥巴奈吉　请……只是为了那份记录……

阿德奈比　去你的记录吧。你难道对那些遇难者就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你难道只是一块毫无感情、毫无人性的木头疙瘩？

奥巴奈吉　他们不是我害死的。再说，关于这件事，我们的看法不同。世界必须前进。只有六十五人被烧死了，这算得了什么？算不了什么。你们那位受贿的人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杀人凶手。他甚至根本谈不上是残酷无情的。其实，我对他根本不感兴趣，我要用小写字母拼写他的名字。

罗　拉　他真该绞死。

奥巴奈吉　瞧，这可是一个嗜血的女人。不，你甚至都无法惩罚这个人。再说，他怎么会预料到他的行为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他怎么知道，他干了那件事情两个月后，这辆卡车会撞上另一辆车，翻了个儿，着火了呢？

罗　拉　（*严厉地*）你好象对这种事津津乐道。

奥巴奈吉　哦，不。我见得太多了。它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如此而已。

〔*哑场片刻*。

戴姆凯　我的工作需要火，雕刻和磨光都要用火。有时我还用火在木头上烧出图案。我住在铁匠铺旁边，常常用手去拿未熄灭的木炭。因此，你们看，我并不怕火。可是，我希望不被火烧死。活着，我不愿意看着自己的躯体象合金一样被熔掉，应该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死法。

罗　拉　比如什么样的死法呢？

奥巴奈吉　对，说下去。告诉我们，你喜欢怎么个死法。

戴姆凯　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

奥巴奈吉　（*厉声地*）为什么？

戴姆凯　为什么？

奥巴奈吉　对，为什么？为什么你喜欢摔死？

戴姆凯　因为我知道摔死是怎么个死法。我见过这种事。我不是对你说过，我的徒弟……

奥巴奈吉　对，你的徒弟。可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戴姆凯　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的事。从那么高处摔下来丝毫没有什么不

体面的。他往下落时，风给他淋浴。更重要的是，我的意思是说，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也许因为我怕登高。你们瞧，我能上那么高，可是再要往上一步，我就吓得头晕目眩。我的手渴望去工作的地方，我的手颤抖着要去铸造模型的地方，我的身体却不愿将我带到那里去。这难道不是不够完满吗？如果我能将身体向上拉，比它本身高一点，我就乐意干完活儿掉下来摔死。

罗　拉　这样做毫无意义。

戴姆凯　哦，不，有意义，对我来说有意义。

奥巴奈吉　啊。我们的朋友，议会演说家……我们应该祝愿你怎么死呢？

阿德奈比　（狂怒地）你，你告诉我们，你愿意怎么被处死？

奥巴奈吉　哦。我得考虑一两分钟……让我想想……

罗　拉　你为什么不承认呢？你是那种愿意死在床上的人。你期待着那样死。

奥巴奈吉　照你这么说，好象对这种死法应该感到害臊似的。

罗　拉　（轻蔑地）不，我看有些东西是爬进洞里去死的。

奥巴奈吉　（温存地笑了）你呢？既然演说家不愿意告诉我们他喜欢怎么死，也许你愿意说说。

罗　拉　（仰头大笑）这么说你想知道。你敢肯定你想知道吗？

奥巴奈吉　是我问你的，对吧？

〔罗拉突然转了个圈，搂住他，想吻他。

奥巴奈吉　（挣扎着）请……请放开我。

罗　拉　啊，不。假如你认为我是假装的，你现在就立即宰了我。你会看到我根本就不在乎。当然，如果我真的要死，我要走得更远些。

〔奥巴奈吉终于把她甩开了。罗拉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上。阿德奈比跑过去搀她起来。

罗　拉　猪，猪！

阿德奈比　没必要这样嘛。你把你自己又称作什么呢？

罗　拉　（挣脱阿德奈比的手）让我抓住他。我挖出过比你的眼睛更呆滞的眼睛。

奥巴奈吉　对不起。请相信我，我不是有意要刺伤你的。

罗　拉　你当然不是有意的。粗野是你的本性。猪！

奥巴奈吉　我再次请你原谅。不过，请你以后站远点。我对挨女人的打特别反感。

罗　拉　（狂怒地）我看，你就不是人养的。臭垃圾！你应该回到你的那些蛀虫和尘埃中去，你这个臭烘烘的自以为了不起的讨厌家伙。你以为你算老几，总是那么自命不凡，任意摆布别人？

阿德奈比　我希望你喜欢你自己惹出来的事儿。问题是你提出来的。如果你得到意想不到的回答，也不应该埋怨。

奥巴奈吉　这一点你又说错了。回答并不是意想不到的。只是我对回答的方式毫无准备。

罗　拉　（鄙夷地瞪着他）你没有准备，这并不奇怪。我看你这辈子恐怕从来没敢搂过女人……

奥巴奈吉　别……别……我们谈点别的吧。

罗　拉　是你挑起来的。再说，你算什么玩意儿，以为我们只会说你爱听的事来讨你喜欢？我讨厌你好象怕挨打而后退的样子，尤其讨厌你用腿拼命踢来踢去的丑态……

奥巴奈吉　再次请你原谅。不过，请不要……

罗　拉　（牢骚满腹地嘲弄着，猛地冲过去揪住奥巴奈吉的胡须）

他将死在床上，孤单一人，

他将睡在床上，孤单一人，

他早上醒来吃饭，孤单一人，

他在天堂高唱颂歌，孤单一人。

奥巴奈吉　我求你不要把这些都强加给我了。我告诉过你，识别是我最诅咒的事。我再也不想知道了。我认为和你们在一起是安全的。我想你们都希望安静。

戴姆凯　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从前……

罗　拉　住口！应该由他来给我们讲故事。让他给我们讲讲他的生平，为什么他生来就有缺陷。

阿德奈比　真的，这太过分啦。一个女人不应该……

奥巴奈吉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可你一定要在这些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真

面目吗？

罗　拉　你敢说你认识我？不管你的那些污秽的档案里都记载了些什么东西，反正我不在其中。我不是罪犯，我不在议会里工作，也从来没开过你的“火葬炉”。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上过法庭。

奥巴奈吉　我求你冷静点儿。

罗　拉　那儿就是坟地。要想安静，你自己找块坟地去。

奥巴奈吉　我看那儿不见得比这儿好多少。坟地里是不是到处都埋着你的恋人？

罗　拉　什么？

〔哑场片刻。

阿德奈比　这真……

奥巴奈吉　喂，你们瞧她象不象逼得男人发疯和自行毁灭的女人？

罗　拉　你这是什么意思？说明白点，你这是什么意思？

奥巴奈吉　没什么。我只是希望这会使你冷静一点儿。

罗　拉　你的脑袋瓜真肮脏。胆小鬼！你心里怎么想的为什么不敢讲？

奥巴奈吉　我求求你，咱们换个话题吧。

罗　拉　你说出来吧！我没什么值得害臊的事儿。因为你竖着耳朵听闲话，所以总是伸出触须去探试那些污秽的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吗？

戴姆凯　得啦，得啦！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想略显残忍。你何必当真呢？

罗　拉　住口！要不，我让他们剥了你的皮！剥了你和你那个自鸣得意的朋友的皮！

戴姆凯　（突然地）乌龟夫人！我真瞎了眼，瞎了眼！（抽打着自己的前额）乌龟夫人，原来你是乌龟夫人！

〔罗拉一动不动地站着，面无表情。

奥巴奈吉　（冷静地）你自己乞求别人拿石头来砸你的脑袋。怎么不说了呢？

罗　拉　（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我究竟怎么你啦？（跪下来，仍然在啜泣）

阿德奈比　你知道你刚才说的什么吗？你最好确证一下是不是真的。

奥巴奈吉　他似乎了解她。我想她以前更蛮横。

戴姆凯 乌龟夫人。想一想吧……我整天和她呆在一起……

罗 拉 （突然抬起头）这还不够吗？你们是不是都突然被授权盯着我，就好象我是个麻风病人？你们妄想我会陷入自责的痛苦中。哼，不会的。我可不是你们以为的那种女人。

阿德奈比 什么？无耻，真无耻！

戴姆凯 请不要自寻烦恼，不要因为他而烦恼。

罗 拉 啃，你真好，是吧？你以为你的怜悯绰绰有余，还可以用来可怜可怜我啦。好好留着它吧，留着它吧。你们指责我什么呢？

奥巴奈吉 （和解地）没什么，没什么。

陈德奈比 没什么？你说没什么？两个情夫躺在坟地里。真惨。可怕的罪恶勾当。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的呢？

罗 拉 走！就是象你这种人……呸！我什么时候浪费时间去扫傻瓜一眼来着？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你是个傻瓜，一个愚蠢的男人。当我看你的时候，这个词是有意义的。看到你躺在地底下没什么可遗憾的，除非你是我的情人。

阿德奈比 不要脸。你们看见了吧？她真是死不改悔！

罗 拉 象你这种人，求别人给你剃个光头吧！除非我忍不住要去碰你。

戴姆凯 我给你刻了件东西。当然，我与你素昧平生，我是说，从未见过你。不过，听说你太……

阿德奈比 残忍。对，这正是你要塑造的，是不是？就象你的图腾。它是残忍的，非常残忍！

戴姆凯 这确实是我想说的意思。乌龟夫人就是图腾——无论怎么说很象。实际上，你们几乎可以说她支配了我的思想。她，还有某种别的东西，她可以比拟的东西。

阿德奈比 我敢肯定是某种同样令人厌恶的东西。

凯姆凯 （直率地）哦，不。相同……无论怎么说，我得承认与我有关。

〔阿德奈比偷偷地笑。

奥巴奈吉 等一等。我想我刚才听你提过，说这项工作很了不起。

阿德奈比 这不能说明我认为这就应该引起麻烦。再说，我们只是刚见面。我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完全被他自己的怪物所愚弄。

罗　拉　瞧瞧，象这种人，怎么能同情他们呢？不是他们自己恳求把他们的生命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吗？不是他们自己恳求把他们的脑袋从里到外翻个个儿的吗？

阿德奈比　你是在道歉吗？

罗　拉　不是向你道歉，也不是向别的任何人道歉。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本性所致。我没什么可后悔的。他们是些白痴，自以为比……另一些男人强。我的另一些男人。

阿德奈比　男人！有些根本就没有成人。我们听说了，你喜欢嫩的，非常嫩的。

罗　拉　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你们男人都是些自负的傻瓜，从来没有什么事儿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做的，一件也没有。你们只不过是自吹自擂罢了，一切行动都是自我吹嘘。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是因为我的缘故吗？当他自杀的时候，他能说是因为我才寻死的吗？他心里只有他自己，别把我扯进去啦。

阿德奈比　我想你不会是因为受到亲属们的围攻才逃出来的吧？他们只不过没让你有机会招待你的情人。这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季节，一个丰收的季节。

罗　拉　随你们下污秽的结论吧。我只知道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受到的训练都发挥了作用了。我是个有钱人，我明白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阿德奈比　啊，是的。你害的人不计其数。年轻人、老人都有。有些温存的老人甚至从来就没瞟过你一眼，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儿子要干些什么，不知道他们的儿子是为了你才把家财丢得精光的。

罗　拉　不要说啦。你又要把我惹哭啦。蠢货！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给你卖货的人使比他本少利薄的人们倾家荡产的时候，你会为他们流泪吗？我也不可怜傻乎乎地搞投资的人。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投资者。

奥巴奈吉　（点头，脸上隐约露出一丝微笑）乌龟夫人，乌龟夫人……你意识到了吗？我甚至认识你的祖先。我认识……

罗　拉　而你，恐怕你没有祖先。你只是从飞蛾翅膀下飞起的尘土。

〔奥巴奈吉似乎无言以对。一阵难堪的沉默。

戴姆凯　你和你的另一张脸不是很相象。你知道，和传说中的那张脸不是很

相象。我想到的是那张脸,两张脸我都想过。可……不一样。不过,你可以看看我的图腾,然后告诉我怎么样。我还要继续修改,你给我提供材料。你明白为什么了吧,是不是?我想你知道关于乌龟夫人的传说。

罗　拉　(放低声音)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儿?

戴姆凯　(耸耸肩)一个女人。

阿德奈比　我看我得离开你们了。他说起话来象个疯子,而你比魔鬼还坏。我不想跟你们这种人混在一起。

〔往前走,又匆匆跑回来,朝相反方向跑去。两个幽灵上。

奥巴奈吉　也许我们也该走了。

〔戴姆凯腾地站起来,向男幽灵走去。

戴姆凯　你是从树上掉下来的那个人吗?

罗　拉　你看清楚点,不可能是他。看在上帝的份上,走吧。

戴姆凯　你见到他了吗?他有没有责备我?。

男幽灵　我总想到这里来,因为这儿是我的家乡。我总渴望着回来。那里没有什么使我留恋的。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想要,可是昏暗的树和厚厚的泥土把我拽过去了。我死的时候掉进了地底下的河溪,我随时听候伟大的召唤。我涉过海洋下的无数河溪,长途跋涉,最后穿过森林之王原来吐出的污物形成的这最古老的坚硬地壳,才来到这里。

戴姆凯　你见到那个雕刻匠的徒弟奥列姆勒了吗?他责备我了吗?

奥巴奈吉　你何必这样性急呢?事情早晚会清楚的。

男幽灵　(突然痉挛起来)象是中风了。突然抖得多厉害!

女幽灵　这是怎么回事儿?愿意受理我的案子的人——他是不是派另一个人下去啦?派到地狱里去了。

男幽灵　他们想什么啦,使空气突然变得这么臭?

女幽灵　三百年啦,什么变化也没有,一切照旧。我太傻了,真不该来。

男幽灵　是死亡发出的臭气。我现在知道是什么味道啦。

戴姆凯　我……我问你,他是不是责备我啦?

女幽灵　我说过,活人会救我的。我乞求让我的孩子平安降生的那些人的手指是什么样的呢?你想把我推向地狱更深处的目的是什么呢?(下)

男幽灵　但愿你再次受到诅咒。但愿你再次受到诅咒。(下)

戴姆凯 我推了他一把。是我把他推下去的。

罗 拉 谁?

戴姆凯 当他爬得比我高时,我把他推下去了。他不是从树上跌下去的。随我学艺的徒弟,是我把他送进了地狱。

奥巴奈吉 别说啦,呆会儿再说吧。

罗 拉 不要管他。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

奥巴奈吉 他没有必要说。他干吗要说呢?你们大家为什么要说呢?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没有问。

戴姆凯 好了,好了。从他的窝里,我再给他奥罗的奴仆奥列姆勒一拳,让他尖叫着坠向地狱。

奥巴奈吉 仇恨、骄傲、盲目、妒忌。是妒忌吗。

戴姆凯 妒忌,但不是妒忌他的扁斧的本领,世界了解戴姆凯,儿子,雕刻家的儿子:

木头的主人,铸铁塑造者,奥贡的奴仆,
奴隶,啊,高度和木棉树尖顶的奴隶。
奥列姆勒,我的徒弟,磨利刀刃,
燃起熊熊火锻造戴姆凯的工具。
他身强力壮,当奥罗趾高气扬时,
他转动着弯曲的车轮,
奥罗生来喉头就有一块卵石,
他威胁孩子们,
请求他们用小手将它掏出。
奥列姆勒是夜猫子,
挂在高高的树杈上的布,
是奥列姆勒将它留在那里。
他灵活得象条蛇,
他没有脚能将他绊倒。
现在他坐在我的头上,雕刻着树冠,
而我却蹲伏在他下面。
一点点地咬掉树木之王阿拉巴胸前的汗毛。

我尽力向上爬，再往上爬一段，
世界象只鸡蛋一样被打得粉碎，
我象拥抱情人一样紧紧地拥抱着树干。
我曾三番五次说，要把它砍断，
让它平卧地上，我们骑在上边，
在它身上刻出螺纹，
雕刻和制服阿拉巴，
在膝下，刮净擦光它的头。
可是，奥列姆勒，
埃舒奥罗的奴仆和侍者讥笑我！
"让我来往头上刷油，
你，我的主人，
来修理它那硕大底的凸部。"
断枝上舞蹈的松鼠
一定看到了下面谁的双颌大张着。
我三番五次说，把它的头砍下，
我的脚再也不能向前。
三番五次，奥列姆勒，
埃舒奥罗的奴才、哈巴狗讥笑我。
"我为风干活的时候，
没人能减少奥罗的高度。
看着奥列姆勒骑在阿贾头上，
当我掸去灰尘时，
师傅，你在下面接住它。"
水罐突然摆动，
得意洋洋地称阿贾是我的马。
它长了翅膀，还是不是粘土制的？
我把他拽了下来！
戴姆凯的脑袋不是女人的裹身布，
撑开去接一个木匠锯下的木屑。

下去，下去，我把他往下拽，
他在奥罗身上尖叫着，
在他沉重地摔到地面之前，
我的斧子已向奥罗的脖子砍去。
独自一人，
我独自一人砍断了嘲笑我的绳索，
直到它的头和自夸的奴仆并排躺着，
我戴姆凯坐在树杈上，
我的精神解放了，自由地歌唱，
我的双手，我父亲的手，
受热血的支配，
我雕了三天三夜，
直到工具都磨钝，
这一双手，我父亲的手啊，
肿得象树干一样粗。
我爬下来，
在铁匠铺奥贡拍了我一下，
我无力地在他的脚上回敬了一下。

一个男人的声音 （很近）戴姆凯！

奥巴奈吉 谁在喊？

同一个男人的声音 戴姆凯！

奥巴奈吉 你知道那是谁的声音吗？

戴姆凯 我父亲的。

奥巴奈吉 快，从这儿走，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

〔他领着他们走错了方向。奥贡匆匆上。

奥 贡 他又一次击败了我。
森林之父。
你把我的监护引到了
我不能到达的你的领域的更深处。
为了拦住他，我曾装他父亲的声音。

他父亲在我后面穷追不舍。
我不会抛弃他。
犯罪，假若那算犯罪，罪犯就是我
他是我的工具，他拽下奥列姆勒——
奥罗的崇拜者，奥罗是杀害我信徒的凶手。
是我让他的手去行动的。
我杀死了那个高傲的家伙，
他不肯叫阿拉巴低头，
当雕刻匠的儿子，戴姆凯那双灵巧的手
就要将他的精神注入木头之中，
就要用铁来制服木头，用火来对付纤维！
森林之父，装扮成一个普通人，
将他们带上审判台，
我不会抛弃我的奴仆。
我和他们一样是你的儿子，
如果你听不见我的声音，
也该感觉到我的手的存在。

〔奥贡说话的过程中，打击乐声越来越大。当老人在两名议员的陪同下，由一群打击乐手簇拥着走来时，奥贡溜了。

老　人　你敢肯定不是我儿子戴姆凯？

议　员　非常肯定。我敢保证不是他。

老　人　不过，你说过那人往家走了。

议　员　那是阿德奈比，议会的演说家。我不会认错人的。

老　人　没关系。因为他躲起来了，所以我有点不放心。我想他不会跑到森林里来的。我对他说过，不要到林子里来。

〔阿德奈比上。

议　员　就是那个人。我记得看见你回家了。

阿德奈比　我确实回家了。后来，听到一阵骚动就又出来了。我遇到你们的一个人。他说你们在寻找几个可疑分子。

老　人　对。

阿德奈比 他们都是什么模样儿?

老　人 不知道。我还没见到他们。

阿德奈比 既然如此……

老　人 你瞧,我们没有罗网,也没有囚笼,你可以看出,我们不是真的要抓他们。能把他们赶走,他们就满足了。(对议员说)告诉人们散开。他们占的地盘还不算大,应该分散得更开些。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应该弄得更响些。

阿德奈比 他们不会在你们……之前离开吗。

老　人 我的朋友,我们想让他们走开,希望他们在我们赶到之前走开,不管他们到哪里去。如果客人不愿意悄悄地离去的话,我们就要大声开价要饭钱。

阿德奈比 什么客人?

老　人 什么客人?哦,走,走!

阿德奈比 对不起,如果你不明说的话……谈到客人,我们要迎接的那六七个特别的客人怎么办?

老　人 (不安地)那正是我们想赶走的人。

阿德奈比 什么!这叫什么欢迎?

老　人 瞧,往这儿瞧。我是不是有点象疯子?

阿德奈比 不象。

老　人 那么,相信我的话吧,一切都没有打中要害。这些来要求我们盛情款待的人居心不良。给我们派错了人,我们邀请的是政治家,可是,派给我们的却是刽子手。

〔人群中走出一个人。

阿德奈比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想,我们把这一切都交给你来决定啦。

老　人 啊,汽油。喂,你,去给我找一个议员来。(那人下)我想起来了,他们受不了汽油味儿。(议员上)弄些汽油来,洒在森林各处。他们受不了汽油味。

议　员 老人家,你不觉得……

老　人 我都想什么啦?我一定是累了。没有哪个有理智的人会点燃一座

房子去烤一块木薯。我知道我需要什么了。记得我们推倒在路边的那辆破烂不堪的货车吗？

议　员　哦，“埃列科的烟筒”？

老　人　对，就是它。告诉它的主人，它可以重新回到公路上来，但只能在森林里开。让他开车直接经过这里。他可以让汽车任意冒烟。给油箱灌满油，油费由议会出。

议　员　老人家，汽车在林子里没法挪动一步啊。

老　人　“烟筒”可以。不算因离街道近撞到的民房，仅仅与迎面的车辆相撞，它就经历了至少六次。不要担心，它会制服这座密林的。

阿德奈比　先生，你能解释一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　人　（不理睬他）对，对，“烟筒”可以办到。当这个怪物以每小时二公里以上的速度行驶时，喷出的烟雾使你什么也看不清，那气味象厕所的臭味一样令人难以忍受。如果哪个幽灵受得住这个味道，就没什么法术能帮我们的忙了。

阿德奈比　先生，我仍然在等待着你的解释。我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

老　人　你怎么啦？（抬起头，仿佛第一次见到他似的。）

阿德奈比　我希望没什么。不过，好象要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只请你告诉我一件事。你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邀请来的客人统统赶走，是吗？或许是我听错了？

老　人　是的，都赶走。

阿德奈比　请你再说一遍，先生。你是说“是的”吗？

老　人　对，对，对！

阿德奈比　可……可……这是发疯。

老　人　为什么？不是你在议会发表讲话，支持我的意见吗？不是你威胁说，要是议会不批准的话，你就自己出钱赞助整个活动吗？

阿德奈比　我当然这样说过。我觉得这是我作为议会演说家应尽的义务。

老　人　那好，你现在是不是变卦了？

阿德奈比　（目瞪口呆）可……我不明白怎么……等一等。让我想想是怎么回事儿。我记起我说了什么和我们答应去做什么了。象民族大聚会这种场面——一种伟大的场面……几辈子只有一次……在历史上几个时

代只有一次。这是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大事。我们决定塑一个图腾，一个伸向云霄的图腾。

老　人　对。我儿子刻的。

阿德奈比　你儿子？那是你儿子吗？。

老　人　是的，不要这样大惊小怪。我们是雕刻世家。

阿德奈比　唔，很好。此外，我还说过……啊，不，你说过，我也赞成，我们应该请我们骄傲的祖先的后代回来。我们要找到他们，找到分散在各处的我们伟大祖先的儿孙们，帝国的创建人，我们伟大民族的后代；找到他们，把他们领到这儿来。即使他们在天涯海角，也要去追寻他们。如果他们在地狱里，就把他们赎出来。让他们作为我们民族杰出的象征。让他们作为我们的历史纽带联系这欢乐的时节。武士们、贤人们、胜利者们、建设者们、哲学家们、神秘主义者们，让我们把他们都聚集在民族的图腾四周，为他们复苏了的荣誉干杯。

老　人　对，说得很好。可是，在某个方面，我们的敌人掌握了控制权，派来的客人都是些奴仆和走狗。他们是来削弱我们的力量的，是来揭露我们是多么卑鄙可耻的。他们都是些心怀叵测的家伙，跑来控诉折磨过他们的人，好象我们这里是法院似的。我们有为受压迫者伸冤的法庭，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阿德奈比　我明白了。我曾想这会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紫红色的法衣，披着金甲的白马，穿过市镇的队伍，我们的图腾周围摆满了圣餐和食具……啊，我真该告诉你，我对你儿子的手艺是多么失望。你不觉得异教徒的味道太浓吗？我想，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如果更多地保持一些宗教的东西会更合适些。

老　人　你应该早告诉他。

阿德奈比　直到他刻完了我才看见。说实话，今天我才见到雕刻匠本人——你的儿子。可没有时间告诉他……

老　人　你说你见到他了？什么时候？

阿德奈比　就在刚才。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个人，两个陌生人。

老　人　（若有所思地）我为他担心，很为他担心。

阿德奈比　为什么？他病了吗？当我们……他好象很健康。

老　人　不，不，没什么。忘掉我说了些什么吧。

〔议员上。

老　人　他愿意干吗？

议　员　是的。他正在路上。

老　人　但愿他再次把他们都杀死。（生气地）卑鄙小人！他们怎么可以忘记他们也曾是活人呢？他们怎么胆敢因自己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痛苦而来烦扰活人呢？

阿德奈比　马晨，桑海，也许还有伟大的李沙比的后代，津巴布韦。可能还有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本人……我原以为是象他们这样的英雄。

老　人　阿格博列科是不是该回来了？要是他至今还没得到什么消息的话，那就是说整个森林都在反对我们。

议　员　他找树精灵木列提去商量去了。

老　人　嗯。这显得我们多么无能。木列提是最不可信赖的树精灵，但又是唯一一叫就应的精灵。他给我干得不坏。直到他邀请麻雀去参观他舒适的洞穴时，蟋蟀才知道原来过得不错。

阿德奈比　马里，桑海，李沙比，寮卡……可我们找到了谁呢？

老　人　毫无疑问是些无足轻重的人物。当小鸡神气活现地出现时，只有蟑螂才会发出虚荣的喊叫声。

阿格博列科　（上）啊，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老　人　阿格博列科，你总算回来了。

阿格博列科　我又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老　人　有什么变化吗？

阿格博列科　他们什么也没注意到。他们完全沉浸在个人的冤情之中了。这是最不好对付的。

老　人　他们不会到人们中去吧？

阿格博列科　没什么必要了，阿洛尼已经把他们置于他的羽翼之下了。而且，他们还遇见了他们原先的对手之一乌龟夫人。

议　员　那人现在还叫这个名字？

阿格博列科　对。这是我们忽略了的一个后代。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们和她有着极亲密的联系。至于在什么罪行中有联系，我就不知道了。

老　人　阿洛尼准备在哪儿开庭呢？如果我们知道……

阿格博列科　“虱子有家就不会趴在狗背上喽”，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老　人　木列提……不肯告诉？

阿格博列科　我问了树精灵九次，他每次都回答我说，阿洛尼会告诉你的，去问他吧。

老　人　好吧，那就去问阿洛尼。

阿格博列科　（摇摇头）阿洛尼本人就是圣人。当他决定要揭露人生的弱点时，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他这样做。他知道怎样选择时机。

老　人　（把他拉到一边）奥列姆勒……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那个……死人中有没有他？

阿格博列科　还没有发现。可能他根本就没来。

老　人　其他人会替他控诉吗？

阿格博列科　死人的嘴还没有说那么多。我还无法告诉你。

老　人　是由森林之王自己来判决，还是由他那难以捉摸的法庭来判决呢？

阿格博列科　这会影响阿洛尼的天平吗？变色龙跳舞，他的父亲为他鼓掌，而你却大声呼喊：“年轻人保持沉默是多么的谦逊！”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议　员　还有希望。我们还没听到森林之王的消息，也许是阿洛尼自己单独行动。

阿格博列科　（摇摇头）昨晚奥罗叫了，巴希卢在床上消失了。你还想知道你的朋友变成什么了吗？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议　员　对不起。

阿德奈比　可你们的森林之王是从哪儿来呢？他又是谁呢？

〔全场一片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德奈比。

阿格博列科　（叹气）也许我应该再去召唤木列提一次。他现在大概已吃完饭了。

老　人　（急忙地）阿格博列科，不要理会……

阿格博列科　你以为我会理会？因为鸡蛋孵出小鸡那天下着雨，因此那只傻乎乎的小鸡就发誓说自己是条鱼。真可谓至理名言也。（下）

老　人　（冲他身后喊）告诉木列提，我供他一年的小米酒。

阿德奈比 我想，我不应该呆在这儿。也许这是大聚会的某种演习，我对这些难以理解的事情过于担忧了。现在我明白了，雕刻匠是你的儿子……如此特殊的关系。

老　人 你应该走了。如果你再见到我儿子的话，告诉他不要忘了我对他说过的话。

阿德奈比 你自己也可能碰到他的。他就在这附近。

老　人 在这儿？在丛林中？（阿德奈比要走）等一等！你说你在这儿见到过我儿子？

阿德奈比 我告诉过你，我和他在一起来着。

老　人 在这儿？在森林里？（愤怒地）你为什么不早说？

阿德奈比 你没有问我。

老　人 请原谅。还有其他人吗？

阿德奈比 有。一男一女。我是第四个人。

老　人 就在这附近吗？

阿德奈比 （环顾四周）对。事实上，我想我们就在这片空地上休息了一会儿。

老　人 你听到或注意到什么了吗？

阿德奈比 比如说？

老　人 任何东西！比如说你们碰到了其他人了吗？

阿德奈比 没什么人……嗯，没……有两个疯子……你知道，到处可见的那种疯子。他们的长相很难看。说实在的，这正是我为什么要回来的原因。好象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他们使我感到恶心。哦，对啦，我发现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就是臭名昭著的乌龟夫人。这是我离开他们的真正原因。想想看，要是我，一个议员，被人发现和她在一起，那该多现眼！

老　人 （不安地）乌龟夫人！而且我的儿子和你们在一起？

阿德奈比 是的。

老　人 第四个人是谁？

阿德奈比 我不认识。一个傲慢的老家伙，自称是高级职员还是什么的。

老　人 我真担心。这第四个人是埃舒奥罗。一定是埃舒奥罗。他要把你

们全部引向毁灭。你怎么摆脱他的呢？

阿德奈比 我……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老 人 奥罗的一个奴仆被杀了。只有我们都用血沐浴以后，一切才能平静下来……（突然提高了嗓门）阿格博列科！阿格博列科！——啊！

〔阿格博列科几乎在同时匆匆上。

阿格博列科 他们打这儿经过，还和那四个人说了话。

老 人 我叫你，正是要告诉你这些。阿德奈比的一席话引起了我的怀疑。四个人当中有我的儿子，他和乌龟夫人在一起。你不知道吧？

阿格博列科 木列提终于答应开口说话了。两个幽灵和那四个人谈了话。他们想找活人作为辩护人。

老 人 谁指使他们这样干的？

阿格博列科 肯定又是狡猾的阿洛尼出的主意。让活人来谴责他们自己。

老 人 （指着阿德奈比）他和他们在一起来着。为什么？他干什么坏事啦？

阿德奈比 别把我和乌龟夫人划为同一类人。我可不是杀人凶手……

阿格博列科 他还在森林里，对吧？一切都会清楚的。

阿德奈比 （害怕地）不要说我啦。求你们别再说我啦。

阿格博列科 再说，那人是个傻瓜。仅这一点，阿洛尼的罪孽还不够吗？

老 人 第四个人。谁是那第四个人？他们一共有四个人。

阿格博列科 “最后一个葫芦没有打破前，我们先别提干旱。”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打击乐的声音又可听见。

老 人 你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这第四个人一定是埃舒奥罗。

阿格博列科 可能是森林之王的一百二十一个儿子和奴仆，甚至可能是森林之王本人。让我们行动起来吧。我已经派人去叫我的人啦。

老 人 对，对。他们打这儿路过。他说他们路过这儿，还呆了一会儿。如果我们赶走了目击者，阿洛尼就无能为力了。你的人呢？是不是已经来了？

阿格博列科 正在路上呢。

〔鼓声压倒了打击乐声。

老　人　只怕他来得太晚了。

阿格博列科　不会的。耐心点，老人家。耐心点。

阿德奈比　这人是谁？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找找他？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愿意去找他。

阿格博列科　“如果狂风在暴雨中会迷失方向的话，送伞给它也是无用的。”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老　人　对，对。我们再耐心等一等吧。

阿格博列科　朝下看的眼睛当然能看见鼻子。伸到罐子底的手才能捞到最大的蜗牛。天上不长草，如果大地因此而把天称作荒地，它就再也喝不到牛奶了。蛇不象人长着两条腿，也不象蜈蚣长着一百只脚。不过，如果阿吉列能象蛇一样耐心地跳舞，他就能解开通向死亡的锁链……

〔打击乐队高喊着走上场。一个手持鞭子的人立即扬起鞭子在人群中挥动起来，用长鞭子让人们腾出一块空地。鞭子在他手中自由自在地舞动着。舞蹈家立即跟了上来。接着是他的助手（一个非常紧张的年轻姑娘）跟在持鞭者身后往空地上洒水。过了一会儿，唱挽歌者开始吟诵。一个助手递给阿格博列科一块占卦板，一个碗和坚果。

唱挽歌者　往前走吧！走开！

我听到风在低语——不要再讲了

现在走开吧。

给亡灵腾出一块地方跳舞吧。

如果你看到香蕉叶

象女人乳房一样鲜嫩

一样富有弹性，

如果你看到香蕉叶

将自己撕成一条条细丝，

宛如悲伤的绉丝，

湿漉漉地悬挂着，

请不要说这是风的威力。

给亡灵腾出一块地方跳舞吧。

〔阿格博列科已经将坚果撒出，老人走过去询问他占卦的结果。阿

格博列科划线，并宣布。

阿格博列科 灰尘打算落下来时，阁楼不是接不着的。神谕对活人和死人都一样。

〔老人失望地走开了。跳舞的人一直没停下来。鼓声逐渐变小，人们能听见阿格博列科和唱挽歌者的对答。

唱挽歌者 （向鼓手走去，伸出两个拳头向他致意。那个助手此时洒完水，开始轻盈地跳舞，但很快又变得十分紧张。）

啊，你的双手已消失，

如果它发出隆隆响声，

我们会知道它到哪里去了。

不过，我们不点出他们的名字。

不要让神以为我们在窥探他羡慕的目标。

给亡灵腾出一块地方跳舞吧。

〔这一过程在阿格博列科和唱挽歌者之间重复进行。

阿格博列科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想捣木薯却扔掉杵的？当依列达德把她的情况告诉奥龙米拉后，奥龙米拉说，如果虫子没有在鸡棚附近蠕动，鸡仍然可能把它啄食，但这至少不能说是虫子往鸡脸上抹黑。所以回家去吧。回去吧。依列达德伤心地走开了，奥龙米拉又把她叫了回来。他说，人们说现在森林比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可爱，可是有谁仰面躺在屋子里眼睁睁地看着虫子在头顶上长大而不闻不问呢？神谕对活人和死人都一样。

〔唱挽歌者一直在围着那个助手转圈。

唱挽歌者 姑娘啊，

你的双脚穿着耶莫加织布机上的蛇形梭子，

可你的衬衣两次掀起，

我敢肯定，你的脚当时在踩着尘土，

姑娘，我知道我祖先的策略。

给亡灵腾出一块地方，

让我们跳舞吧。

在那月圆的夜晚轻轻一触，
死者复苏，
大肚子女人悄然无声，
垂着芭蕉般乳房的母亲！
丈夫双手交叉在胸前，
乞求喧闹的鬼神们赐给他什么？
现在走开吧，走开，
给亡灵腾出一块地方，让他们跳舞吧。

〔唱挽歌者在舞台靠后处不时和一、二个人跳舞。阿格博列科又拿起占卦板和坚果占卦。

阿格博列科 当他们听到隆隆的响声，奥苏马列说，那只是我在嘲笑老鼠。如果他们是死人，我们是活人，那么我们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不会咒骂我们的。当好管闲事的邻居对孩子说，你缺少家教时，孩子的母亲会跑过去撕破她的晨衣，说她骂的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她本人。

老 人 （很不高兴地）哦，人们说，当石头打中乌龟时，他耸耸肩膀说，我身上总是劈啪地作响。我妻子见到他时，问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得地响的？

阿格博列科 （把碗放在一边）真可谓至……打雷啦！（急忙收起占卦用具。）

老 人 没有下雨的兆头。我看不见乌云，你能看得见吗？

阿格博列科 （扔着坚果）是雷声，雷声。我得重掷一次！

〔隆隆声越来越大。他们很快就看清楚了，原来是一辆马力很大的货车，所有前车灯都亮着朝他们驶来。

阿德奈比 瞧！根本就不是雷声。是一个醉汉在开车。

老 人 是我让它来的。让它用烟熏。它叫"埃列科的烟筒"。

阿格博列科 "埃列科的烟筒"！啊，啊，老人家，你是不是永远不相信你无法利用儿童玩具来摆脱你的先人……

一打击乐手 "埃列科的烟筒"！"埃列科的烟筒"！

〔喊声继续，顿时，大家都惊慌失措，四处逃窜。阿德奈比被撞倒了，刚想爬起来，又被撞倒了。逃跑的人从他的身上踏过去。开始时，阿格博列科和老人站在原地不动。后来，阿格博列科动摇了，在不怎么体面

地逃离前向老人喊了一句也许是恰当的谚语，可是在隆隆的车声和惊恐的喊叫声中，什么也听不见。阿格博列科逃得无踪无影前，老人又朝车前灯看了一眼，也跑了。阿德奈比慢慢地站起来。机器的响声变弱了，他茫然地向四周张望，当发现只剩下自己时，立即活跃起来。他转着圈跑着，高声叫骂着，然后向车前灯跑去。他在车前停下来，举起双臂，声嘶力竭地尖叫着。轰隆一声，声音猛然止住了，灯光熄灭了。从车的上方和后面传来了阿德奈比的尖叫声。当他意识到在寂静的黑暗中只有自己惊恐的尖叫声时，戛然止住了。

阿德奈比 （慢慢地跪下去，向四周摸索）……戴姆凯，戴姆凯。那个雕刻匠哪里去啦！那个或一声不响，或用暴力要男人的命的女人哪里去啦。乌龟夫人，乌龟夫人！朋友们，我的朋友们……

〔传来了低沉的四散的人声。森林里的生灵从货车的方向朝前走来，然后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拐去。他们都捧着树叶用鼻子嗅着，一边走，一边在抱怨，他们讨厌汽油味儿，有的厌恶地吸着气，有的吐着唾沫。然后，都捂着鼻子。阿德奈比竭力使自己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有的用手在前面扇着，有个人竟将一个泥瓦罐扣在脑袋上。他们都是森林中各种各样的精灵，从蜷成一个球似的奥罗比里比提到长着两个脑袋四只角、老是往外冒烟的普鲁博罗罗，应有尽有。

阿德奈比 （当一切都恢复平静后，他钻了出来，向四周张望）我总是生活在迷路的极大恐惧之中。

〔奥巴奈吉、罗拉和戴姆凯上，穿过舞台从另一边下。他们没有看到阿德奈比，奥巴奈吉立即又返回来了。

奥巴奈吉 你查出来了吗？

阿德奈比 （立即提防起来）什么？我应该查出什么来？

奥巴奈吉 你答应我的。你说你要利用你的影响，为我的档案查清一个事实。究竟是谁烧死了那六十五个人？

阿德奈比 我……我不想……认识你。我想一个人呆着。

〔奥巴奈吉耸耸肩要走开。

阿德奈比 等一等。我迷路了，请告诉我从哪儿出去。

奥巴奈吉 （指着他们走的方向）不是这条路。这条路通往森林的更深处。

阿德奈比 你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

奥巴奈吉 去参加死者的欢迎会。你们的人拒绝承认他们。而他们的确献了祭,直至我的住处充满了羊血腥味,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可现在他们又象赶贼一样把这些亡灵赶走。

〔奥巴奈吉下。阿德奈比面向相反的方向,朝前迈了一步,凝视着黑暗处。突然转过身追赶奥巴奈吉。

第二幕

[木列提的住处。木列提正要动身去参加人类的庆祝活动。他停下来在树皮上蹭指甲。

木列提 （牢骚满腹地）这个时候告诉我，他再也用不着我了。很好。此刻除了空罐子里的残羹剩饭，我还能找到什么好吃的？如果不是认为这是一种猥亵行为的话，我一定要到棕榈树上去补偿我的损失。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样做。人吃他们母亲的奶，也吃除自己母亲以外的其他母亲的奶，吃羊奶、牛奶、猪血。因为我是树精灵，就不能爬到棕榈树上去自己动手，这是毫无道理的。我偏要这样干。等我哪天喝醉了，我就这么干。（停住）啊，这样做似乎不太理智。如果喝醉了，也就不渴了，不渴还爬到棕榈树上去干什么呢？（满意地查看着磨光的指甲。挺起漂亮的服饰）不过，我还是要这样干的。如果阿洛尼愿意的话，他可以不要我。

[埃舒奥罗从后面走上来，一把卡住了木列提的脖子。

埃舒奥罗 你发誓，不对任何人说。

木列提 （说不出话来）我……发誓。

埃舒奥罗 不准对任何人说你看见了我。

木列提 我发誓。

埃舒奥罗 再发誓。你不要忘记，埃舒奥罗是不宽恕亵渎者的。（将一片树叶咬在嘴里，用牙撕得粉碎）发誓！

木列提 我发誓。

[埃舒奥罗放开了他。木列提蹒跚地走着，生气地吐出嘴里的树叶。

木列提 （愤怒而无力地反驳）他饱食了他人房顶上的树叶，现在又以为也

可以吃两片我木列提房上的树叶！

埃舒奥罗 （看着树木）这很容易。无须我向你证实这很容易办到。快回答我，今天就是那个日子，对不对？

木列提 这是你说的。不过，是什么日子呢，森林圣人？

埃舒奥罗 当心点……我问你，阿洛尼举行的无害的小小的庆贺会，他的死者欢迎会，对那些被他称为甲虫的人们的又一次小小的教训，是不是在今天？

木列提 我怎么会知道呢？

埃舒奥罗 别撒谎。今天是他们民族大聚会的日子。我知道他们邀请胜利者来参加聚会，可阿洛尼给他们派的都是来告状的。他知道人类绝不会欢迎他们的，所以他要举行一个小型宴会。有几个证人回洞里去了，恐怕他们还算是比较明智的。

木列提 你到森林之父面前去抱怨嘛。

埃舒奥罗 他们压根儿就没邀请我。这又是阿洛尼的实用主义。他忘记了，是不是？

木列提 别把我扯进你们的争执当中去。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埃舒奥罗 快告诉我，你站在哪一边？

木列提 没人告诉我，我们分成了两派。

埃舒奥罗 傻瓜。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活到今天。你没见他们是怎么庆祝民族大聚会吗？在我们的毁灭中！今天，他们竟敢用汽油来毒化空气，妄想把我们森林精灵都赶走。你没看到为了他们那不值一提的装饰，森林中多大的一片地方遭破坏吗？

木列提 我知道不是人把我的房顶咬掉的。

（埃舒奥罗用力压木列提的胳膊，木列提疼得叫了起来。

埃舒奥罗 别提过去的事啦，树木搜集家。告诉你，今天必须是还债的日子。他们大吃大喝和自我陶醉的时刻，就是还债的日子。阿洛尼那小小的宴会一定会变成流血的判决。我再也无法忍耐了。人们在他们的房后保留一片树林，只不过是想留出一个倒垃圾的地方罢了，那里死狗和人粪都有，搞得整个森林都臭烘烘的，散发着人类猥亵的臭气。谁不让我们去呢？是森林之父和他的瘸子宠儿阿洛尼。他们和他们那个有点刁难

的小宴会。

木列提　你对这事很愤慨，这是值得称赞的。可是，不是只有森林之父才能帮你忙吗？你去跟他说吧。假如你不敢去，告诉我，我给你牵个线儿。

埃舒奥罗　我看你最好还是别去。如果你敢去找他，我就让蚂蚁叮咬你七年。

木列提　哦，哦，你可以依靠他们，是吗？你一直在毒害着蚂蚁们的思想。

埃舒奥罗　制服他们很容易。他们也要去参加欢迎会。四亿死蚂蚁将把罪行累累的人们压垮。四亿蚂蚁被无情地烧死了。森林生灵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样软弱，以至于人竟敢用烟熏把主人赶走，尔后他们安安稳稳地在这儿睡大觉？

木列提　谁都没有怨言。对于每棵被伐的树，每头被宰的牲口，我们都要了我们自己的祭品。不管是他们主动献的还是被迫给的，总之我们是得到了赔偿。

埃舒奥罗　（拧木列提的胳膊）你向我保证，你今天站远点儿。凡是象你这样不肯明确表态站在我一边的，必须自己滚开！如果你喜欢他们，就到镇上去参加他们的民族大聚会。

木列提　你要干什么？

埃舒奥罗　我的小丑将陪伴着我。阿洛尼的意思是让人类自己去评价自己。很好。我的小丑要告诉他们，完事以后阿洛尼打算怎么让他们离去。打算让他们活着。他们不是有罪之人吗？

木列提　让谁离去？

埃舒奥罗　你还装不知道？他诱骗来的人证呗。他想事情一完就让他们走。

木列提　埃舒奥罗，你才没这个胆子呢。

埃舒奥罗　不用我动手。如果人类象往常一样自己给自己制造混乱的话，那么，我们算什么？怎么能阻拦他们不这样做呢？难道他们不总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吗？

木列提　我不在意这个。不过，我觉得斗来斗去，森林生灵总是胜利者。

埃舒奥罗　他们的这个大聚会是当众侮辱人的集会。我在一个可鄙的小人的手里蒙受了森林之王的儿子从未蒙受过的极大耻辱。

木列提　你请求森林之王给你伸张正义嘛。

埃舒奥罗 我不是他的儿子吗？我对他说了。我的枝桠被一根根地吹掉了，我的眼睛被挖掉了，根也被无礼地裸露在地面上，我的躯体受到了侮辱。我要他评评理。

木列提 你在说些什么呀？是不是还在说那个劈下你树冠的木匠？

埃舒奥罗 你没到镇中心去吗？你没见过他给我雕的这个新玩意儿吗？就是民族大聚会的指向标。你没见到在那些粗俗的人们中央立着个什么东西吗？

木列提 什么东西？

埃舒奥罗 图腾！你这个白痴，醉鬼，呆头呆脑的傻瓜！图腾，我最后的耻辱，人类蠢猪的最后的嘲弄。奉献给奥罗的那棵树，就是我的追随者不小心，或者可耻地从上面摔下来摔死了的那棵树。等我们在下次哀悼会上见面时，我得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是，戴姆凯，那个奥贡宠爱的铁匠铺的奴仆，用那双邪恶的手剥光了我的皮，头也被他的斧子砍了下来。戴姆凯的扁斧糟蹋我，我流着汗，淌着血，我羞辱的身躯直耸云霄。我难道能放过这一天，不报仇，不要求以血偿还我的树汁吗？

木列提 为什么……你……酸苹果树上的脓疮流出来的坏水儿。你这个从瘸腿蝙蝠血管里淌出来的脓液。这一定是使森林之父欢心的礼物。他会认为这是在拍他的马屁。不是他自己教给他们这种本事的吗？埃舒奥罗象头年的蛇一样蜕去皮时，他们就不得不和落下的小木屑呆在一起。鬣狗族的渣滓，你所需要的就是对以动物腐肉为食进行辩解！你敢声称自己属于森林血统？你只不过是啮齿动物穴巢里沾有油脂的深处……

〔埃舒奥罗折下一根树枝，来回抡着，想把木列提抽得粉碎。木列提逃走了。埃舒奥罗扔下树枝，大怒。他狂乱地舞蹈，发泄对地球的不满。

埃舒奥罗 戴姆凯，你这个儿子，雕刻匠的儿子，
你使我那样难堪，你使我蒙受了多少凌辱！
你把我的羞辱暴露在阴间居民的面前，
在阴间，卑鄙小人吓得浑身发抖；世界在燃烧。
戴姆凯，你知道吗？我的树是大地上最高的树。
我的树是吓唬天堂使者的带头人，你不知道吗？

戴姆凯，你不知道吗？只有树才能自己吃自己，
只有奥罗本人才是毁坏他自己的蛀虫。
在一夜之间毁掉整座森林。
只有我才能吃木棉树叶，
让男人打哆嗦，让女人躲进洞。
我的声音细，我的声音尖，但在人类听来
却不是儿童的催眠曲。
把马沃里[1] 摆在你的门之间，
让我的刀子来寻找那未被邀请的陌生人好奇的眼睛。
戴姆凯，留神那突然倒下的细长的树，
惟有那最高的一棵属于我，仅仅属于我。
我腰间的皮，你看它在哪儿将树枝托起。
微风吹拂而过的地方，奥罗的碎片记下了它的足迹，
当它湿透的时候，并不是被红硬木染料浸泡。
红色，红色是风的颜色。
奥罗没什么了不起，从一开始
它的眼睛就盯着死人的魂灵
食我肉，吸我血。
死人魂灵使奥罗得到享受，可我长慢了吗？
我变瘦了吗？夜莺啄我时我喊叫了吗？
奥罗没什么了不起，它的眼睛
盯着死去了的孩子和男人们缄默的双唇。
用公羊血沐浴我死去的孩子，
我也许认识他们，饶恕过他们。
但是，不要忘记明年，或后年；当然，奥罗可能忘记
当他抹去覆盖着昨天的沙子，血污表明
父亲是安息在公羊角上时，女人们嚎啕痛哭。
戴姆凯，儿子，雕刻匠虔诚的儿子，

[1] 棕榈叶。

你什么也不怕吗？戴姆凯，叛徒，当心
夜晚那睨视的眼。当心那使树叶
都发不出沙沙声响的静静的风的愤怒。
我要报仇。我，埃舒奥罗，
要报仇，要报仇……（冲下场）

〔森林的另一边。
锣声由远而近。森林传令官手里拿着个纸卷上。他敲着锣。几个精灵从隐蔽处钻了出来，大部分只能看到脸。传令官有些机械地来回踱着。

传令官 所有住在林子里的听着：
岩石魔，土地妖，树精灵，草精灵，露水精，神怪们，梦魔们，女妖，风妖，
小喽罗们，森林之父的儿子和臣民们，
所有住在大王领地上的公民们，
请注意，今晚举行欢迎死者大会。
当魔力生了效，活人乞灵于死人时，
只有这样
在卷着他们不停打转的地下溪流转完一圈后他们
在被召唤时，他们的血肉躯体才能恢复。
当他们和活人的关系再次正常化，
再次被牢牢的编织在依比希那顿① 挂毯上，
只有这样
他们在被召唤时他们的声音才能恢复。
行为几乎相同，无论是善，是恶，
是暴力，还是粗心大意；
动机几乎相同，无论是虚幻的，明确的，
值得称赞的，还是该诅咒的。
注意，这由活人来选择。
根据活人的坚决要求我们举行这些仪式。

① 约鲁巴人织的一种挂毯。

现在宣布，让几代的薄雾消散吧。

森林之父，揭去面纱，揭去

蒙在死人脸上那幻想做主人公的面纱。

〔传令官下。森林之父由阿洛尼陪伴上。在舞台的一边停下。

森林之王 啊，有他们陪伴真有意思。他们身上潜在的那股狂热劲儿真把我吓坏了。如果我也被卷进去了的话，还不知该怎么办好呢。

阿洛尼 他们现在表现得够驯服的了。

森林之王 的确是够驯服了。可以让他们回家了。可是，他们太健忘了。

阿洛尼 他们没有怀疑你吗？

森林之王 有一点儿，但不敢肯定。我抛出隐晦的暗示来保护我神秘的身份，迫使他们接受我的冷淡态度。所有的人都被镇住了，就是那个女人没上当。

阿洛尼 乌龟夫人。

森林之王 就是她。你干得很不错，挑中了她，阿洛尼。我非常高兴。啊，埃舒奥罗呢？

阿洛尼 他会找到我们的。我留下了足迹，他会沿着足迹追来的。

森林之王 我们要好好利用他。"如果孩子需要吓唬吓唬，母亲就得求助于巫婆。"真可谓至理……那个大忙人阿格博列科怎么说的来着？

阿洛尼 （模仿）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两人哈哈大笑。

森林之王 木列提的同胞兄弟，是吧？发酵的黍族兄弟。喔，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阿洛尼 准备好啦。

森林之王 告诉我，我们倒回去多远了？

阿洛尼 大约八个世纪。也许更远一点儿。他们伟大帝国中的一个，但我记不清是哪一个了。

森林之王 这没什么关系……

〔阿洛尼挥动着胳膊划了一个大圆圈。马塔·卡里布宫廷慢慢地显现出来了。两把宝座上一边坐着马塔·卡里布，一边坐着王后乌龟夫人。他们的四周光彩照人。一个侍从拨弄着一把非洲吉他。马塔·卡

里布正在生气，眼睛可怕地转动着，宫廷里的人们吓得瑟瑟发抖。王后似乎对国王的恼怒毫不在意，她显得挺高兴，还故意卖弄风骚。宫廷诗人（戴姆凯）站在离她几码远的地方。他身后是一位少年——他的书记官。他手拿笔和纸卷，随时准备记录。宫廷上的其他人各就各位呆立着。

乌龟夫人 （高兴地）我很伤心。

诗　人 这只是外表，夫人，只是为漂亮而编织的罩子。悲伤是高贵的，我的夫人，它象黑夜一样伴随着你。（向一旁）但愿它把你活活闷死。

乌龟夫人 悲伤不肯离开我。我的金丝鸟丢了。

诗　人 你的金丝鸟吗，夫人？你想说——我希望，夫人——你丢掉了自己的脑袋？

乌龟夫人 给我解开这个谜。

诗　人 我的夫人，不用我说，你自己抬头看看吧。眼睛不喜欢发觉自己的美丽。倒影算不得什么，除非在一个有理智的心灵里才把它当回事儿。镜子是废物。

乌龟夫人 （高兴地）我实在按捺不住了。

诗　人 你的头发是羽毛，我的夫人，而金丝鸟的胸脯——你的额头，夫人——是你奴仆的遐想。夫人，你不该说你的金丝鸟丢了——（向一旁）除非它也是你的德行，荡妇！

乌龟夫人 我一定要它陪伴我。你能象念咒召鬼那样轻而易举地抬腿飞起来吗？

诗　人 夫人，这次是我需要听听你的解释啦。

乌龟夫人 我知道我的金丝鸟在哪儿，你愿意把它给我找回来吗？我要它跟我在一起。

诗　人 下命令吧，我的夫人！

乌龟夫人 在房顶上。把它给我抓来，诗人。

〔诗人将身子探出窗外，嘴里打着口哨。

乌龟夫人 不傻。你想让它飞得筋疲力尽？

诗　人 我的夫人，你生来就是裹在锦缎和丝绒里，金丝鸟生来就长着翅膀。

乌龟夫人 去找它吧。它听了你的话会更喜欢你。

〔诗人的书记赶紧放下纸卷。

书　记　的确，忠实的鸟是不应该累的。我的手很柔软。我去把它抓回来吧。

乌龟夫人　如果你的导师允许的话，当然可以。你说呢，我的诗人？

诗　人　两天前是不是有一个士兵从房顶上摔下来摔死了，我的夫人？

乌龟夫人　是的。我听到一阵骚动，就叫卫兵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那声音是从房顶上传来的，就让他到那儿去看看。他太性急了，结果从上面摔下来了。

诗　人　出于偏爱吗，夫人？

乌龟夫人　（冷冷地看着他）从房顶上。

〔两人相对而视。

乌龟夫人　怎么样？

诗　人　我不准他去。

乌龟夫人　我命令他去。

〔书记跑掉了。

乌龟夫人　我命令你随他去。如果他找到了我的金丝鸟，你要象奴仆一样把它给我呈上来。

〔诗人鞠了一躬，离去。乌龟夫人和她的侍从们象塑像似的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戴脚镣的武士从另一边被推了上来。马塔·卡里布立即跳了起来。正是那个男幽灵。他仍然是武士打扮，不过衣服是新的，色彩鲜艳。

卡里布　（慢慢地朝武士走去）是你，奴才！竟敢有这样的想法。

武　士　我承认有这样非分的想法。我也没料到自己会产生这种想法，直到陛下发出那道不近人情的命令后，我才意识到。

〔马塔·卡里布狠狠地给了他几记耳光。

卡里布　对你自己的疯狂居然毫无收敛之意。

武　士　疯狂，陛下？

卡里布　疯狂！背信弃义！你这个口吐白沫、精神错乱的叛徒！你敢怀疑我的话？

武　士　不，本人诚惶诚恐。仅仅是你的命令。

〔马塔·卡里布拔出佩剑，高高地举在空中，武士顺从地低下头。

御 医 陛下！（急忙走上前，在马塔·卡里布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马塔·卡里布的手慢慢放了下来，并走回自己的宝座，怒气未消地盯着他们）你了解我，你知道你可以相信我。

武 士 我知道你是受雇于马塔·卡里布的。

御 医 但你不能骂我残酷无情，是我两次使你免受折磨。刚才又救了你一条命。你只把我当成朋友就行了。

〔武士一声不吭。

我是想帮助你，不仅是你一个人，还有你手下那些士兵。他们把你当作他们的首领，你命令他们不要去打仗，他们就会拒绝作战的。

武 士 这是一场不义之战，我不能仅仅为了找回任何一个女人的嫁妆而带领我的士兵去打仗。

御 医 啊，你还没看出来吗？事态已远远不止如此。这早已不是争夺王后嫁妆的战争了，而是一场维护我们尊严的战争。

武 士 维护我们的尊严？从什么时候起抢夺兄弟酋长的妻子变成了一件体面事啦？

御 医 你真的能判断别人的行为正确与否吗？

武 士 不能。不过，可以从这些行为的结果来判断。当行为的结果涉及到我及信任我的人们，我当然更可以做出判断。如果国王抢了别人的妻子，这是他个人的事。别声张也就算了。可马塔·卡里布却认为，并希望那个受了侮辱的国王会为了被抢走的妻子去打仗。他这样想是错误的。她的合法丈夫似乎并不认为值得为了她——你们的新王后而打仗。但是，马塔·卡里布太热衷于流血事件，他甚至派人给他带去了新的口信，声言要想和平共处，就把我从你手中夺来的那个女人的东西送来，这难道是一个尊重自己臣民安全的统治者应有的行为吗？

御 医 一个男子汉是不能娶一个没有嫁妆的女人的。马塔·卡里布只不过要求他应得到的东西而已，一个他娶作妻子的女人的嫁妆。

武 士 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开导，医生。

御 医 那么，去打仗吗？

武 士 你已尽到了你的职责。你可以禀告国王说我以前患过精神病，但现在已完全恢复正常了。

〔医生疑惑地看着他。

去吧，先生。也许我应该说，去报告那个现在掌握着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马塔·卡里布的命运在内的女人吧。到那个使他笑逐颜开、神魂颠倒的女人那儿去吧。告诉她，我明白她的狼子野心。我不会去为她打仗的。

御　医　傻瓜。军人是不挑选打什么仗的。

武　士　马塔·卡里布不也是个军人吗？

御　医　哪有愿意自取灭亡的人！

武　士　如果你指的是国王的话，那么，这是你今天说的第一句实话。

御　医　后人会把你当成叛徒的，连你的子孙们也都会说你……啊，我想起来了。你有老婆，是不是？而且她快做妈妈了，对吧？

武　士　我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但这帮不了你什么忙。你愿意的话，就去折磨我的妻子和那个未出世的婴儿好啦。不过，没有哪一个将领会把娶为妻子的陌生人看得比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士兵更重要的。我的天职就是忠于我的士兵。

御　医　（支支吾吾，无言以对）未出世的子孙们将……

武　士　未出世的子孙后代们将会是一些吃人的人，最可敬的医生。未出世的子孙们也会象我们这样互相残杀，互相吞并。你懂得怎么医治那么多疾病，也许你会发明一种药方来治愈这种病症。我从军是为了保卫我的国家，可是，那些我把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他们的人却责备我对他们不忠诚。

御　医　骗子！马塔·卡里布不是你们的将军吗？

武　士　马塔·卡里布不仅是军队的首脑，而且还是男人们的领袖。让他来改变一下常常是人吃人的不人道的格局吧。我突然对男人们为了他们的残酷无情而必须寻找新的争吵机会的军人生涯感到厌恶了。我是不是应该告诉那些寡妇，她们的丈夫是为了另一个女人的嫁妆而丧命的呢？

御　医　你以为你的生命就可以由你自己来安排吗？

武　士　我有权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

御　医　你自己的生命？你敢肯定除你之外就没有别人可以支配你的生命了吗？

武　士　你为什么要死揪住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不放呢？我告诉你，我愿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去谋求……

御　医　但是别的人，别的人呢……你有权利让别人也掉脑袋吗？

武　士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御　医　你的士兵，那些跟随你的士兵们，你把他们引入了歧途。他们也象你一样成了叛逆者，也许你还不知道？

武　士　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他们应该按自己的选择去做。

御　医　你把一整套思维方法都灌输给了他们，你支配了他们的感情。他们习惯于服从你的命令。如果你这样坚决要去死的话，你应该首先解除他们对你的信任。

武　士　（昂起头笑）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你要干什么了。你们害怕了。马塔·卡里布害怕了。

御　医　（惊慌失措地）小声点，我的天哪，你小声点，别那么大喊大叫的。

武　士　但我是对的。也许我散布了一场新的蔓延很快的瘟疫。

〔历史学家（阿德奈比）手拿一卷古书上。

史学家　别自以为是啦。每一根沾了污泥杂质的草叶都会被烧掉的，这种事是长不了的。不会有人知道的，一千年也不会有人听说的。国家靠实力存在，别的都毫无意义，你只是在做无谓的牺牲。

卡里布　（担心地）你发现什么了吗？

史学家　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陛下。

卡里布　你都认真查过吗？

史学家　这是史无前例的。战争是历史奉献给我们的唯一有延续性的遗产，是新兴国家力求永存的遗产。爱国志士们感激战争。军人从来不问为谁流血。事故总是偶然的，陛下，战争决定我们的命运。这个人是叛徒。他一定被敌人收买了。

卡里布　他带走了我六十名精兵。

史学家　陛下，你太宽厚了。难道我们的国家仅仅因为胆小鬼和叛徒的狭隘思想就无视有损尊严的挑衅吗？

武　士　我不是叛徒！

史学家　安静点，当兵的！我这儿有有关特洛伊的全部历史。你如果不是猪

槽里的残羹剩饭，而且能够读点聪明人写的东西的话，我可以把一座美丽的城市毁于一旦的教训告诉你，向你揭示男人们把人类升华为神仙或半神仙的成就。引起这场大屠杀的是谁呢？特洛伊的海伦，一个她的荣誉如同她的美貌一样旷世难逢的女人。要不是数以千计的勇敢的希腊人在特洛伊城门前惨遭杀害；上万的特洛伊人在城里丧命，倘若特洛伊城至今犹存，它会有资格载入史册吗？你只不过是历史车轮上的一个小小的齿牙。捂住你的脸，象一个舔士兵的靴子都不配的东西去哀鸣吧，你，一个队长……陛下，我只是一个宫廷史学家，我恳求你对任何过分的热心都施以尊敬的恩惠。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不愿去打仗的士兵的血管里流着奴隶的血。为了你恭顺的臣民，这个叛徒必须当作奴隶来对待。

卡里布　不仅是他，包括任何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不管是当兵的还是商人。在我数千里的疆域里，不允许有精神的白蚁。我马塔·卡里布也不会睁着眼看着卑鄙的蛀虫蛀空我的王国。

〔占卜先生（阿格博列科）上。

卡里布　你要是来告诉我有什么不吉祥的星宿的话，占卜先生，那就请你向后转，给我出去，不管是胆小鬼还是预言家怎么反对，这一仗，我们是打定了。

占卜先生　我在犁头的两面看到许多血，马塔·卡里布。

卡里布　我很满意。这不是意味着一场大仗吗？至少在卡里布这一方有不少善战的勇士。把这个人卖到下游去。把他和他的部下统统卖到下游去。

御　医　再斟酌一下吧，陛下。这可是整整一个中队的士兵呀。

史学家　陛下的决定是英明的。不能再信任这些人了。

卡里布　把他们立即带走。我不希望在太阳下山之后再见到这些人，或嗅到他们的臭味。要是找不到船运送，那就把他们沉到河里淹死。

奴隶贩子　陛下！

卡里布　我今天不想听乞求的话。

奴隶贩子　（向前跨一步）我可不是要向你乞求什么，马塔·卡里布。我只不过是倾心于你的尊严。

卡里布 啊，你不是奴隶贩子吗？

奴隶贩子 你恭顺的仆人是会受到好报的。蒙陛下厚恩把我作为你的谍报人员。听说又要打仗了，我特地来为你效劳来了。不管怎么说，要是打仗之前就有了奴隶的话。……

卡里布 他们都归你了。要是一小时内他们都离开了我的国土的话，我将忘不了你。

御 医 马塔·卡里布，最仁慈的君主，你的士兵的罪过是可怕的，可是，不要把这些一度曾经忠实地为你效命的人交给那个商人哪！

卡里布 为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御 医 先生，我知道这个老家伙，我知道他把受害者塞进去的那个细长棺材。他懂得怎样把活人塞下去。这是他的生意。还没等他到达奴隶市场，这些冤家们就已经受许多折磨了。

奴隶贩子 我有一艘新船，一个适合这帮变节士兵居住的宫殿。你想诽谤我吗，医生？

史学家 马塔·卡里布，没必要为他们的命运操心，他们的生命不值几个钱。

御 医 那就立即处死他们吧，陛下。宁可把他们全都处死，也不要把他们交给这个奴隶贩子呀。

奴隶贩子 到岸边我的船里来吧。不用说，你就会扒光自己的衣服，心满意足地躺在那里，象……

御 医 用不着跟我油嘴滑舌的，骗子！

奴隶贩子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医生先生……

卡里布 不要吵啦！我成了市场监督员，你们在我面前争吵用哪根棍子把牲口赶去出售吗？如果你们再不小声点，我要让你们明白比起人头落地来，在战场上流血算不了什么。蠢货！困厄我的士兵的蠢事是不是已经传遍了宫廷？我简直无法思考，因为我的宝座前摆开了市场！（怒冲冲地往外走，正要走过占卜先生身边时，忽然停下来，一把将他拉到一边）从你的表情上看得出来，星宿的预示是不祥的，对吗？

占卜先生 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干下去呢？

卡里布 现在不干，已经来不及了。我受到了恐吓，不敢不干。我不能不干

啦。我手下的那个队长辱骂了我。

占卜先生 辱骂？那么，这也许可以说明……

卡里布 不，不是那样。他们没有象你想象的那样辱骂我。但这种新奇事……你很聪明。你肯定会明白的。这是闻所未闻的。我将愧对子孙后代。这是什么意思呢？除非他疯了，要不，为什么他是我的奴仆，我的臣民，我的人竟说我不该打这场战争呢？他是颓废派吗？

占卜先生 不是。

卡里布 假如他想篡夺我的宝座的话，倒也能理解。但他根本不是这种图谋不轨的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预卜我的未来如何？是不是还有更多类似他这样天生患有思维癌症的人出现？

占卜先生 马塔·卡里布，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月亮上的污点吗？

卡里布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占卜先生 看见过吗？

卡里布 没有。

占卜先生 可是，这种事时有发生。每隔一百万年，追踪月亮的那只羊就敢在月亮上蹭一次它那煤灰一样黑的脏鼻子。每隔一百万年一次。但月亮始终挂在天上。可谁还记得这只妒忌成性的羊呢？

卡里布 这就是说未来不会记住他这种人的。

占卜先生 是的。根本不会的。

卡里布 （向前走）至少在我马塔·卡里布当政时期，我要看看你的话是否正确。

占卜先生 （沉思地望着他的背影）不，这不能由你决定呀，马塔·卡里布。牺牲别人的生命来寻求权力这是人的本性，而且总有一些东西不如一个奴仆。（下）

〔这时奴隶贩子和史学家在窃窃私语。马塔·卡里布刚一离开宫廷，御医就坚决地向奴隶贩子走去。

御 医 你这个可怕的，狡猾的商人，你怎么敢说你那个指头大的船能装运六十条大汉呢？

奴隶贩子 尊敬的马塔·卡里布宫廷的御医，你怎么这样关心被指控为死有余辜的叛徒的健康呢？

御　医　马塔·卡里布还没有这样残忍，以至于……

奴隶贩子　我不想和你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医生先生，我非常真诚地向你保证，你肯定错了。要是真有这么一天的话，我的新船可以把马塔·卡里布的整个宫廷送到地狱。这位尊敬的历史学家可以证实这一点。我曾带他上过我的船……

（他一只手伸到背后，把一个钱袋递给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接过去，用手摸了摸，装进自己的兜里。）就在今天下午，我把每一块木板和每一根绳索都给他看过了……不信，你问他好了。

史学家　这是真的。马塔·卡里布和他的所有祖先都会因能乘坐这条船而自豪。

御　医　要是这样的话……我……

奴隶贩子　我要告辞了。请帮忙给我开个正式离港证。请记住，我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下）

史学家　到我家来吃点果子露吧……（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医生）你是一个有学识的人，如能有机会讨论一下这一历史含义………兵变……要是真的有人这样说的话……我们是这样接近特洛伊和希腊的伟大……我是说这场一定要进行的战争……无谓的……你不同意吗？

〔两人下。宫廷诗人手提金色鸟笼上，笼里有一只金丝鸟。

乌龟夫人　你回来晚了，诗人。

诗　人　这正是我的夫人的微笑的魅力。诗人也因此而心满意足了，顶不住急风暴雨了。夫人，我一直等到阳光重新照耀大地。（扭向一边）但愿这会使你束手无策。

乌龟夫人　那是我的金丝鸟吗？我再也不想要这玩意儿了。

诗　人　变幻莫测正是美人儿的特性。

乌龟夫人　你一个人回来了。你的书记官学生呢？

诗　人　我的学生吗，夫人？他为殿下争光操之太急了。

乌龟夫人　也许只有你才配为我争光？

诗　人　没有别人，殿下，再没有别人了。

乌龟夫人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学生呢？

诗　人　夫人，作为一个好学生，他刚才上了新的一课。

乌龟夫人　我也想学一学，诗人。这是什么样的一课呢？

诗　人　简单说吧，夫人，他太操之过急，摔了下来。

乌龟夫人　怎么摔下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死了吗？

诗　人　没有，夫人，仅仅受了轻伤。他摔断了一只胳膊。

〔他们相对而视。

乌龟夫人　哦，原来如此。

诗　人　那个房顶太危险了，夫人。是不是有一个当兵的也从那里摔下来过？

乌龟夫人　（叹息）他太性急了，摔了下来。

〔两人再一次相对而视。

诗　人　哦，是这样，殿下……

乌龟夫人　走吧，诗人。把这只鸟也拿走。当心点，我的诗人。有时你是显得有些使人讨厌。

〔诗人鞠了一躬走了。王后环视四周，打量了跪在那里的武士好一会儿，然后拍着手，宫廷里的人都立刻退下，只剩下武士和看他的卫兵。她生气地示意卫兵走开，卫兵退下。

乌龟夫人　过来，武士。（见武士没有反应，她笑了，调情似地跳了起来。站得离武士很近。突然托起他的头，哈哈大笑）你就是那个拒绝为我打仗的兵？

武　士　夫人，我请求你离得远点。对于一个被指责为可耻的人来说，克制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

乌龟夫人　克制？哈！这正是你的士兵缺少的情操……难道你不知道吗？

武　士　我不是指那种克制，夫人。我知道你在我的部队中制造了多大的混乱，以致好端端的一个部队现在面临着大崩溃。不知怎么的，我并不怨恨你。但是我懂得精神力量的威力。现在请你站远点，免得我的手碰到你。

乌龟夫人　（突然猛冲到他跟前）一个男子汉，你说起话来，还真象个男子汉的样子。怪不得你的士兵个个都是男子汉。他们受到了他们的领导人的良好训练。真了不起。这些人是一帮蠢蛋，可是他们在一个领导人，一个男子汉的统率下，突然站了起来，提出了他们不应该得到的要求。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你是通过他们为你说话的。

武　士　夫人，停止这种折磨吧。

乌龟夫人　折磨？我有理由折磨你。你认识那个从房顶上摔下来的人吗？他是为了我才跳下去自杀的吗？

武　士　夫人！

乌龟夫人　我挑选他就象每天挑选一支新发卡一样。他是无法理解的。他又回来了，不明白大门为什么不朝他敞开。真是个笨蛋。

武　士　我不想听这些。

乌龟夫人　你的士兵给我取了一个名字。这是我十分喜欢的名字，你也可以叫我这个名字。

〔武士吓得赶忙用力闭上双眼，想用手堵住耳朵，但双手被拴在了一起。

乌龟夫人　马塔·卡里布是一个傻瓜。你是一个男子汉、领导人、军人。你就不想坐到马塔·卡里布的位置上来吗？

武　士　我听不见你说的什么，夫人，听不见你说的什么！

乌龟夫人　叫我的名字好了，就叫我乌龟夫人。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长寿。乌龟夫人。你是一个男人，我发誓要尊重你。

武　士　卫兵，卫兵！

乌龟夫人　我可以救你。我可以救你一个人，或者包括你手下的人。由你选择吧。你挑吧。一个男子汉干吗要白白地葬送掉自己呢？你干吗要为马塔·卡里布这样的傻瓜断送自己呢？你选择吧，让我和你在一起吧。

武　士　卫兵，卫兵！

乌龟夫人　你是什么东西？男人们替我杀戮，男人们为了我而死。你的眼里是不是进了东西？傻瓜，你是不是从来没有享受过人生的乐趣？

武　士　（拼命地）卫兵！

〔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冲了上来，后面紧跟着一个卫兵，用手抓着她的披肩。当气得扭歪了脸的王后转身看见他们时，他们猛地站住了。这个女人正是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幽灵。

武　士　（慢慢地转过身，几乎要哭了）回家去，看在老天的份上，你给我回去吧。

乌龟夫人 （满脸凶相地）我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我乌龟夫人，被一个普通的军人轻蔑地拒绝了。就是因为那个！是不是因为那个？

女幽灵 （慢慢地向王后走去，跪在她的面前，非常小声地）可怜可怜吧！

乌龟夫人 卫兵，你仔细地听着。太监们在市场不是能卖到好价钱吗？

卫　兵 夫人？

女幽灵 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

乌龟夫人 （对武士）你输了。不过，有什么希望就说吧。武士被当作男子汉卖掉，太监们被买去看守后宫，对他们无法染指的东西垂涎三尺。选择吧！

〔队长抬头看着妻子，她却转过脸去望着卫兵。

乌龟夫人 我没有这个好性子。我不能再被嘲弄啦！

〔队长仍然看着他的妻子。

乌龟夫人 卫兵，你知道我要怎么处治他，你就去办好了。

〔孕妇拍拍肚子，喘着粗气倒下了，灯光突然熄灭了，立即又亮了起来。灯光下，出现了阿洛尼和森林之王，他们继续盯着这个场面，持续看了好几分钟。

埃舒奥罗 （大步流星地走了上来，他的小丑紧跟在后边）这个军人真是个傻瓜。

阿洛尼 埃舒奥罗！

埃舒奥罗 这个军人真是一个傻瓜。一个女人，他是一个女人。你证实了什么？

阿洛尼 我看是不能让你离得远远的。

埃舒奥罗 没有邀请我，我又一次受到了怠慢。阿洛尼，我警告你，你要当心点。你和森林之王搞得那么近乎，我怀疑你是不是老在他面前讲我的坏话。

森林之王 别说啦。你不要自己拿话伤害自己。

埃舒奥罗 什么时候给善意的劝告？这一幕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一句替我报仇的话。难道我没有提出控诉吗？可我连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没有听到。我的追随者被杀害了——是的，我现在知道了——是被谋杀的。在森林之王开恩考虑我的事情之前，我就应该被剁成碎块，碾成肉饼吗？

森林之王 我什么都记得很清楚。我们仍然要举行死者欢迎会。我什么也没有忘记。

〔奥贡上。

奥　贡 终于见面了，埃舒奥罗。你是不是说大话吹牛皮来了？卑鄙的东西，戴姆凯并不是没有任何根基、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空坚果。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按我的指令行事的。我要为他说话。

埃舒奥罗 我被折磨很久了。也许先生应该首先受点教育，然后才能教育自己的奴才恭顺些。

奥　贡 奴才？我的这个奴才，埃舒奥罗，不是传说后来当了你的理发师吗？

埃舒奥罗 （从牙缝里挤出每一个字）我已经受够你的奚落。奥贡，我警告你当心点……

奥　贡 埃舒奥罗，奥列姆勒有消息吗？

埃舒奥罗 当心……

奥　贡 我仆人的奴隶——奥列姆勒有消息没有？在你的刽子手厉声尖叫威胁着地球，叉开双腿掉向地狱时，你在睡觉吗？

埃舒奥罗 你们听见他说的什么啦。你们能容忍他这样反对我吗？

奥　贡 你的脑壳好象刮得很光，埃舒奥罗。我记得以前你胸脯上的毛比现在多嘛。我不是看见你在民族大聚会上被我仆人的手弄得全身赤裸、上下湿淋淋的吗？

〔埃舒奥罗突然向他猛扑过去。雷声大作。灯光熄灭。只见森林之王站在两人中间，把他们隔开。

森林之王 我不想从人类的角度来给你们解释他们的习性对你们的影响是多么大。我举行这次欢迎会是为了你们的英勇，还是为了我自身的灭亡？请你们注意，你们多伤我的自尊心啊。埃舒奥罗，你是到这里来浴血报仇的。奥贡，你是来为你的卫队护短来了。在我为死者安排仪式的这个晚上，你们就不要闹啦。否则，我会比你们更生气。阿洛尼，你明白我的意图。开始吧。

埃舒奥罗 你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阿洛尼 他们能够发现自己是转世再生的也就够了。

埃舒奥罗 又是一个骗局。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复仇的。

森林之王 我知道。

埃舒奥罗 不达目的，我是誓不罢休的。

阿洛尼 你有你的实情。让未来或改变路线，或顽固地坚持下去判断他们的是非曲直吧。

奥 贡 你能不能预见一下埃舒奥罗头脑中的那许多混乱想法？阿洛尼，放了我的仆人吧。他受的苦已经够多的了。

阿洛尼 我最用得着他了。

奥 贡 他是无辜的。我，奥贡，可以发誓，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都是代替我做的。

森林之王 你们一辈子也改不了这种傲劲儿！

埃舒奥罗 我是急不可待了。

阿洛尼 你必须象我们一样等待。总之，森林的生灵们去参加民族大聚会了。或许，这一点你也不知道，埃舒奥罗？

埃舒奥罗 这就是说，未来是不会被一致赞同的。我知道这一点。从你们推迟举行的鬼把戏中，我就看出来了。

阿洛尼 我说过，你必须等一等。森林之王已经做好你的弟兄们不来参加的准备。活人们自己会为未来辩护的。最终，他们也会如同你们一样成为森林中的一员的。还有更好的建议吗，魔鬼兄弟？

埃舒奥罗 （慢慢地）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急于下结论呢？

森林之王 这不正是你敢于而且有信心对付我们的同样补救办法吗？你不正是为此而把那些不愿意参加欢迎会为你说话的人都吓跑了吗？我什么时候成了聋子和瞎子呢，埃舒奥罗？

埃舒奥罗 我没有吓唬过任何人。

森林之王 够啦。这一切都是按你的预谋进行的，你用不着抵赖。（埃舒奥罗下）不过，我也正希望如此。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该心满意足了。把审判官叫来。在今后的审讯中，不许任何人进行干扰。

〔背景灯光渐亮，森林中阴暗，潮湿，雾蒙蒙，水珠下滴，泥土松软湿润。一棵棕榈树微微摆动，虽已被折断但仍然活着。四处是一些看来被雷电劈断的树桩。遍地烂树枝，各处不时有一两个小土冈。林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水珠滴落的声音更衬托了这种气氛。传出沙沙的脚步声。森

林之王象一尊雕塑似的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旁边站着审判官。阿洛尼不见了。女幽灵上，仍然象第一次登台那样，显得犹豫不决，茫然不知所措。

审判官 谁派你来的？

女幽灵 我敢断定她没有子宫，但我认为她是一个女人。

审判官 在你之前吗？是不是在你之前？

女幽灵 我就是来问知情者的。

我只知道仇恨，

仅仅一颗仇恨的小弹丸就毁掉了我的一切。

大地的河溪把我带到了这里。

禀报森林之王，

有人来寻找自己的归宿。

有人要弄清，是不是为此，

是不是为此孩子们才折磨他们的母亲？

审判官 母亲，一个匆忙的母亲？

难道就没有男人？

没有年迈无牙的不孕女人？

是什么把你从后院围墙的深处唤出？

是什么把你从炊锅旁唤出？

是什么使你对腹中乞求生存的生命不闻不问？

他就毫无要求？

女幽灵 为了他，正是为了他。

审判官 你应该为了他而活着。你敢和那些垂死的人争夺死亡？

女幽灵 是我的软弱，森林之王。我是一个女人。我很软弱。

审判官 那个人，派你来的那个人，被你叫作没有子宫的女人，她一样软弱吗？

〔女人沉默不语。

森林之王 每日每时，何时是个尽头？

孩子，没有选择，惟有受煎熬。

那些穿过地下河溪的人

给森林之王的毛发又增加了灰烬。

安息吧。

森林的生灵被唤来为欢迎会跳舞，

安慰你们那被意外事件撕碎了的心灵。

树根给我们带来了又一个儿子的消息。

他来自更远方。他们窃窃私语，

几乎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

〔一阵死一般的寂静之后，男幽灵上。

男幽灵 自从我第一次离开，我已经活了三世。但第一个世界仍旧是我向往的。

生活方式依然如故。

审判官 你红光满面，如此健壮，

至少过得愉快、美满吧？

男幽灵 我的父亲和曾祖父曾告诫我，你若不得安宁，就回家去吧，他们会认识你的。善良的朋友们，把我带到森林之王那里去吧。

森林之王 我认识你，穆列鲁……

男幽灵 那么，你就是森林之王喽。

我死后他们仍然不让我得安宁；

我在人世时，他们不让我象一个

我想象的男子汉那样去生活，

宰割我的男子汉气概，先用刀，

然后用言语和轻蔑的唾弃。

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

去找森林之王吧。假如我到家了，

我是来安息的。

审判官 当一头肥壮的牛犊抱怨受饥饿的折磨时，你会不会担心他是头脑发热？

森林之王 啊，穆列鲁，我认识你。

在那掠夺的岁月里，

在那杀戮突起的岁月里，

在那与儿子和兄弟分别的岁月里。
我认识你，
在那大浩劫的年代里，
你成了牺牲品之一，
穆列鲁，你是血染的商船中的乘客之一。
穆列鲁，你被出卖了，因为……

审判官 （一直在查阅案卷）……一瓶糖酒。

男幽灵 然而我回来了，
如果是我穆列鲁，
划着那条奴隶船，
去受鞭打的穆列鲁，
大海已经付出了代价。

审判官 你的那些掷着卜骨的聪明人，
断言会有和平和益处。
经过艰辛后获得了新的见识、新的开端，
穆列鲁，健壮结实、皮肤光滑的穆列鲁，
到头来连点水果和米酒都没有吗？

男幽灵 我的骨头上附着肉，
就象只阉猪骨头和皮之间满是肉。

〔审判官走向前，摸摸他，按按他的皮肤，突然厌恶地将手抽回，在泥地上擦了擦。

审判官 自从穆列鲁离去，被出卖，
部落早已被打散，
三百个年轮已形成，
那树干上已有三百年轮，
世间的小蛇已蜕去三百次皮，
那个如今归来的儿子，
还是两手空空。

森林之王 够了，够了。
牧师已被烧死，

你还问他的胡须变成了什么样子？

审判官 他夸耀自己经历了三世，

每一世当然都是浪费，

傻乎乎地抛在一边，

他认识到懒惰的罪过了吗？

从第一世他权力在握时，

他证明了什么？

他轻易就断送了自己的男子气，

这显然是愚蠢的举动。

他证明了什么？

他牢骚满腹地跑到这里来长眠吗？

让他再兜上个一百遭……

〔阿洛尼上。有些迷惑不解的样子。突然伸手一把扯下了审判官的面具，原来是埃舒奥罗。埃舒奥罗立即逃下，森林之王的脸上呈现出悦色。

阿洛尼 我相信自己从恶语中辨认出了某种熟悉的东西，万万没有想到埃舒奥罗竟敢这样胆大。

奥　贡 我的角色也演得不错。

森林之王 我知道了。没有妨碍。不过，我的审判官上哪去了？没关系，再也没有关系了。我们该开欢迎会了。把人间的主人们都请来吧。一定要请翻译来。

〔幕后奏起节奏缓慢的伊博笛声，翻译带着戴姆凯、罗拉、阿德奈比上。他们象初次跟随奥巴奈吉上场一样显得顺从。

让那个没讲完就不愿休息的人等一等，直到森林通过人类的嘴合唱完未来这一段。

〔男幽灵做了一个无声的抗议，但阿洛尼把他领走了。森林之王严肃地审视着翻译。

森林之王 （下结论似地）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翻译。

翻　译 象其他人一样，他到……

森林之王 民族大聚会，我不知道吗？

翻　译　我是他的助手，我将尽力效劳。

森林之王　注意，我可是盯着你哪。假如是埃舒奥罗派你……

〔埃舒奥罗生气地上。

埃舒奥罗　埃舒奥罗用不着派他的奴隶去替他完成他的计划。

森林之王　那么，留神点，你自己别给他人当奴隶——依照我的命令。我是很有耐心的，不过我的心肠也很硬。

〔阿洛尼上。

森林之王　阿洛尼，给这个女人卸下担子，让这个未出世的孩子被封了几百年的舌头松开。

〔女幽灵被阿洛尼领走了。森林之王在柔和的鼓乐声中发出最后一个指示。翻译忙着给三位主角戴面罩。面罩的色调正如他们的情绪一样灰暗。戴好面罩后，每一个人都开始绕着大圈子慢慢地移动，停下来说一会儿话，然后一边齐声唱着最后一句歌词，一边迈着稳重的步子继续走着。

森林之王　（见三个主角已戴好面罩）

我不参加，只是听一听，

要是未来有投影，

倒影一定显现在树叶兜着的水中，

这就是为死者开欢迎会的时刻。

〔面无表情地走向他的宝座。女幽灵没有身孕了，领着一个半人半鬼的孩子上。每当一个精灵被叫来时，三个人中的一个就变得焦躁不安、象着了魔似地，然后叫出精灵的名字。

翻　译　（喊）棕榈树精！

棕榈树精　用白丝编织的我，我棕榈树精，

现在追逐红色。

专吃黑心肝的我，

知道人头将要落地，

伴着鲜红的颜色。

〔孩子吓坏了，想弄清谁在说话。他从女幽灵的手中抽出手来，离开了她身边。一个红色人影出现在舞台上，故意踩着他的脚印走。孩子走

到舞台的另一边，在地上挖了个小洞，开始玩“色山”游戏。他刚弹出第一粒石头子，红色人影就在他背后蹲下，探身向前要和他一起玩。孩子立即站起来，红色人影也跟着站了起来。小孩似乎向周围的人发出了无声的求援，但他们都默默地站着不动。红色人影紧靠其身后站着，小孩无可奈何，又回去玩游戏。一边玩，嘴里一边不停地说着。

孩　子　仍然在等待一个母亲的我

感到这一切太可怕，

感到这一切都太可怕，

逃出娘胎，

却又进了耻辱之胎的我，

现在大声呼叫，

我生下来就会死的，

我生下来就会死的。

翻　译　黑暗神！

黑暗神　我见得更多，

我，黑暗神，

赤裸着身子，

他们在我肉体内呼吸。

我现在预言，

在漆黑的泥炭和森林中，

他们如何会被引入歧途，

而树叶的百叶窗，

将会在命中注定的光秃脑袋上关闭。

孩　子　（轻声地、仍旧专心致志地玩游戏）

耻辱的娘胎，耻辱的娘胎……

棕榈树精　白丝编织成我。

黑暗神　泥炭和森林。

翻　译　宝石精！

宝石精　我仍旧将他们引向那闪光的矿井，我，

黄金和钻石的精灵，

我的珠光宝气是致死的晦暗之光。
啊哈！摧毁这只眼睛吧，
它的光芒射穿岩石，
它使大地布满金矿，
它把叛徒和民族的捍卫者混在一起，
变吧，变成铅！

孩　子　耻辱的娘胎，耻辱的娘胎。

棕榈树精　白丝编织成我。

黑暗神　泥炭和森林。

宝石精　导致死亡。

翻　译　大象精！

大象精　统治着日落的鲜血。
用它沐浴，
我们的象牙染成红色。
时醒时睡就是庞然大物的睡眠。
蛮横的袭击者，
象牙是带尖儿的，
因此，因此我们流血。

孩　子　耻辱的娘胎，耻辱的娘胎。

棕榈树精　白丝编织成我。

黑暗神　泥炭和森林。

宝石精　导致死亡。

大象精　因此我们流血。

翻　译　河神！

河　神　从林波波河到尼罗河，
蜿蜒曲折，
象是一条长龙。
在泥泞的河岸和沙滩，
讥笑寸草不长的沙漠的我，
洒下了几滴怜悯的泪花，

形成了椰林环绕的绿洲，

染红了我的河道。

〔哑场。除孩子和红色人影依旧在玩游戏外，一切活动都停了下来。红色人影把所有的石头子儿都扔进了洞里，孩子输了。他得意地一把抓起石子站了起来。森林之王站了起来，阿洛尼跟在他身旁。在森林精灵中出现了紧张气氛。森林之王转脸向刚才埃舒奥罗站过的地方看去，埃舒奥罗已不在那里，阿洛尼朝红色人影走了两步，森林之王制止住了他。远处，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响。

水合唱　莫让男人涉足任何河溪、湖泊、湍滩和急流，

莫让女人以为可以用雨水拌合玉米面团，

用叶子包上烘烤。

他会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有谁践踏我流过河滩的湍流。

石头子象果仁，

压迫者的脚站在富饶、殷红、饱和的溪流中……

河　神　也许人们会说我，水的母亲，

同我的椰树兄弟一脉相承。

水合唱　让骆驼封上它那裂开的驼峰，

让松鼠警惕那树桩上的树洞。

〔远处的嘈杂声更加引人注意。一股尘埃似的云雾慢慢升起，舞台暗了下来。阿洛尼坚定地朝红色人影走去，但是翻译突然在他们中间跳起了舞，把两人隔开。阿洛尼不得不往后退。

翻　译　太阳神！太阳神！

太阳神　红色是太阳内脏的核心，

照亮树干裂缝的我要说话，

可树荫挡住了用荆刺破的眼，

我熟悉那温暖着月亮肩膀的披肩，

但这不是它的阴影。

我没有追究那留下乌云的原因。

太阳大声呼喊，中午，

是谁的手将他的脸遮掩！

〔森林里的精灵们站在一边低声地嘀咕着，阿洛尼和森林之王站在另一边互相商量着。

森林之王 你是谁？为什么竟敢覆盖大地，如同熔化的岩石纷纷涌向大地？

火山神 我形成的乳头，

分布在大地宽阔的胸脯上，

我，熔化山巅的神灵，

现在并未喘气。

在这二十多个小时内我没有爆发，

没有将热灰喷向天空。

森林之王 倘若山冈寂静，这些人是谁，

倘若风和日丽，

又是谁把手从坟墓中伸了出来？

蚂蚁王 我们从沃土中汲取养料，但他们却瞎了眼，用双脚践踏我们。

森林之王 你们也是我的儿子吗？

蚂蚁王 我们是小径的开拓者

假如你就是森林之父，我们想

我们是你的儿子。

森林之王 但你们到底是谁？

蚂蚁王 我们从沃土中汲取营养，

在大地的毛根中繁殖生育，

恐惧遮住了他们的双眼。

他们知道我们是大地的孩子。

他们踩破我们露出地面的皮肉，

我们提心吊胆地捍卫着母亲，

大地的智慧。

森林之王 你们有冤情？

蚂蚁王 没有，父亲。

只是大土块压住了我们的腿。

世界业已衰老，

但是一百万年的铁锈，

却使枷锁断裂。

森林之王 你们没有自由吗?

蚂蚁王 我们的自由犹如悬崖上的猎人，

屁股后面有犀牛的角顶着。

森林之王 你们不走路、说话?

粗俗地养儿育女?

蚂蚁王 我们的确有自由

选择我们的道路，

向左还是向右，

象沙坑里的蜘蛛，

背上背着鸡蛋大的大球。

森林之王 那么，你们到底是谁?

〔蚂蚁王退后一步，另外一只蚂蚁取代了它的位置。

蚂蚁王 我想，站在这低矮的地方，

他们就会忽视我，

我是那种竭力想让别人把自己遗忘的人。

一蚂蚁 我是粗心迈步的受害者。

一蚂蚁 我深知道路狭窄，

只是沼泽中的细流。

我们仍然割着草根，

腹朝黄土背朝天。

森林之王 你们有什么冤情要倾诉呢? 还是我把你们当作一个捉摸不透的人来加以保护?

蚂蚁王 我们记得那些国家是什么时候创立的……

一蚂蚁 ……还有墓碑。

一蚂蚁 我们是干枯的树叶，

被穿在长着一只眼的扫帚上，

一蚂蚁 当前进的铁锹掘下时，

我们成了无头鬼

一蚂蚁 当狂风骤起，

在我们头脑中爆发，

我们从来不抬头仰望。

一蚂蚁 在世界轴心的深处，

从猛烈的旋风到刺骨的寒流，

我们是世界永恒的军团，

忍受煎熬，

为了美好前景的来临。

蚂蚁王 我的双眼曾是蚯蚓，

引出无限伤心的泪水。

阿洛尼 （吼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到底要说什么该死的前景？

蚂蚁王 然而惩罚的钟声已敲响，

我的毛发象蝎子一样倒竖向上。

（蚁群消失。红色人影果断地向森林之王走去，站在他面前。森林之王显得有些踌躇甚至有几分勉强。最后，他粗暴地向翻译挥了一下手。

森林之王 揭下他们的假面具。孩子玩够了，输掉了。让他们用他们本来的眼睛，人类的视力看看其余的表演吧。

（翻译揭去了三个人的面罩。三胞胎中的老大上。这是一个长着两只胳膊的矮小躯体。他行为放荡，无拘无束。

老　大 （边上场，边说）有谁找到了正确方法？我是能证明它是否正确的最后一个人。

（翻译迅速转过身，和他一起做了一个“安捕”。① 三胞胎中的老二上。他头发蓬乱，嘴里流着口水。

老　二 我是伟大的理由，时刻准备着为了明天的幻景替今天的罪过辩护。听说这里要为亡灵举行招待会，我就饥肠辘辘地跑来了……我受欢迎吗？

（翻译又和他做了一个“安捕”。然后和老大玩，最后和他们两人一

---

① 一种儿童游戏。脚一滑，然后转一圈。

起玩。

老　二　（猛地停住，走到戴姆凯等人挤作一团的地方，嗅嗅他们，然后面向翻译）这些人都是谁？

森林之王　他们是罪行较轻的罪犯，为生存走上破坏的道路。一群软弱、可怜的罪人，企图借突然的大吵大闹掩盖他们的怯懦。而你们猥亵的话……（向尖声喊叫、高兴地舞蹈着的三胞胎挥挥手）当他们需要互相制约时，你们的反常行为发生了，他们的本能得到了千倍的满足，十万倍的满足。不过，等一等，还有老三要来。你们象往常一样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今天，和你们活着时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是坐着看一看。

〔老三龇着尖牙，浑身血淋淋地上。

老　三　我发现我是后代、没人能看出我是靠吃什么奶长大的吗？

〔红色人影扯下了头上的盖头，原来是埃舒奥罗。他伸出一只手要去抓那孩子，奥贡迈步向前。

奥　贡　你骗不了谁。

埃舒奥罗　当心，我完全赢了他。

奥　贡　你扮演的角色太多了，埃舒奥罗。当心里面趴着蝎子的面罩。（下）

〔埃舒奥罗又伸手去抓孩子，孩子竭力朝女幽灵走去。

孩　子　我拣到一个象鹅卵石一样光滑的蛋。

埃舒奥罗　（极高兴地）把它带回家去吧，

放在灯芯草床上焐着，

晚上蛋孵化了，

青蛇钻出来把他活活地吞掉。

〔孩子开始一个劲儿地转圈，直到头晕目眩时才停住。

孩　子　我仍然担心命中注定的生育结果，

我仍然在张着大口子的子宫里转圈。

女幽灵　最好不要知道生育结果，

最好不要承受断奶的痛苦，

培养了打着烙印的肚脐的我，

在天赐面前战战兢兢，

愿我的胸膛再次被隔开。
再一次，再一次被隔开。
根据它神圣的权利？
孩子，你的手象悲伤一样纯洁。
把我从这无止境的重负下解救出来吧，
让这个葫芦，让这个葫芦，
在我炉膛的深处破裂吧……

〔孩子继续慢慢地朝母亲走去，埃舒奥罗傲慢地向他伸出手，狂怒地看着他一步步朝自己的母亲走去。他猛然抬头，看见奥贡站在那女人的另一边，同样伸着一只胳膊。他啪地给了翻译一巴掌。咚，一声鼓响，翻译开始和三胞胎中的老三转圈玩起了"安捕"游戏。那个女人眼看就要抓住孩子的手了，可是孩子被游戏吸引住，本能地朝他们走去。三兄弟轮流玩"安捕"游戏，速度不断地加快。翻译扔掉了面具，原来是埃舒奥罗的滑稽小丑。他引诱孩子和他一起做游戏。当孩子对小丑完全没有戒心的时候，埃舒奥罗突然把孩子抱起来，向老三扔去，老三象是在儿童杂技舞蹈中那样要在两把竖起的尖刀上空将他接住。罗拉发出一声尖叫，孩子又被老三抛起，然后用同样方法接住。两个哥哥仍在他周围兴致勃勃地玩着游戏，并高声喊叫着。戴姆凯、罗拉和阿德奈比又聚在一起。孩子又被扔回给埃舒奥罗，戴姆凯突然冲上去想截住。埃舒奥罗放声大笑，假装要把孩子扔过来，戴姆凯冲上去才发现孩子还在他手里。翻译、埃舒奥罗和老三都在最后一刻避开了刀尖，把孩子夹在他们的手肘弯中间。

他们这样继续玩着，戴姆凯在他们之间奔跑追逐着，直到奥贡出现在翻译身后。正当小孩被扔向翻译时，奥贡将翻译推到一边，自己将孩子接住，并立即传给一直在奔跑追逐的戴姆凯。所有人的动作都停止了。三胞胎中的老大和老二一直在玩"安捕"，这时也停了下来，望着戴姆凯，戴姆凯慌乱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终于决定把孩子还给女幽灵，迈步向她走去。埃舒奥罗挡住了他的去路，求森林之王帮忙。奥贡求森林之王不要理他。

森林之王 （更象自言自语地）别再打扰我了。我塑造的身边这些人的愚蠢

行为使我烦恼和忧伤。虽然我知道一切不会有变化，但还得坚持干下去。我的秘密是我无穷的负担——刺穿灵魂麻木行为的外壳，暴露原先赤裸裸的真相。我很清楚，这样做完全是徒劳的。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这样做，以后就再也不干了。因为，要是我介入的话，就是和他们唱对台戏。要是不闻不问的话，那么长期流传的关于我不称职的流言蜚语就会得到证实。但愿我折磨了他们灵魂中的意识以后，也许，只是也许，在新的开端中……阿洛尼，戴姆凯知道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吗？

阿洛尼 戴姆凯，你手里抱着个已经被判决了的东西。要想推翻许多年前开始了的行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森林生灵不会放你过去的。

〔女幽灵默默地向戴姆凯求救。一双双眼睛都注视着戴姆凯，等待他做出抉择，他终于把孩子交给了女幽灵。阿洛尼立刻领着女幽灵和孩子走了。森林之王最后扫视了人群一眼，也走了。埃舒奥罗发出胜利的欢呼，在他的小丑陪伴下跑下台。三胞胎也高兴地跟在他们的后面走了。

戴姆凯刻的图腾轮廓清晰可见。村民们围着图腾默默地跳舞的影子也清晰可见。他们和森林居民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不知道森林居民的存在。埃舒奥罗的小丑一蹦一跳地上，提着一个装祭品的篮子，往戴姆凯头上一搁，在他面前发狂地舞着，埃舒奥罗接着上，手中提着一根沉重的棍棒。在埃舒奥罗和他的小丑的带领下，戴姆凯很不情愿地跳着祭祀的舞蹈，坚定不移地朝着图腾和默默跳舞的人群走去。罗拉和阿德奈比象着了魔似地在场上洒祭酒。戴姆凯朝着他的作品走去。身影消失了，一会儿又出现在图腾下。人群默默地让开一条路。他开始往上爬，头顶上的东西拖累他，使他爬得很慢。只有鼓在不停地敲着，埃舒奥罗和小丑停下来不再跳了。慢慢地，戴姆凯看不见了，人群无声地狂热欢呼起来。埃舒奥罗发疯似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又拿着一支燃烧着的火炬跑了回来，点着了树。奥贡上，当戴姆凯从树上掉下来时，奥贡伸手接住了他。灯光熄灭。当埃舒奥罗跑来疯狂地舞动并用树枝抽打他的小丑时，前台的灯光渐亮。

远处响起了打击乐声。天已破晓，奥贡抱着戴姆凯上，忧郁地仰望天空。他佩带着枪和弯刀，太阳悄悄地升起来了。奥贡小心地放下戴姆

凯，把武器留在他的身边，逃走了。埃舒奥罗仍在狂舞着，当那些打击乐手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时，埃舒奥罗也随着他的小丑逃掉了。这时，天已大亮。阿格博列科和老人上。木列提喝得酩酊大醉，拖着他们往前走。打击乐声和远处的鼓声继续响着。

木列提 这儿，我说过就在这儿。

阿格博列科 我决不会忘记我的诺言的。

〔老人向躺着一动不动的戴姆凯跑过去，扶他坐起来。戴姆凯睁开眼睛。

老 人 没事啦！你看见什么啦？你看见什么啦？

阿格博列科 不要问啦，老人家。庄稼收割以后，不愁没有时间扬场。真可谓至……

木列提 （醉醺醺地）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阿格博列科 是考虑实现诺言的时候了。

老 人 （对戴姆凯）我们找了整整一夜。知道你和谁在一起……

阿格博列科 乌龟夫人……永不死的……永不……

老 人 神秘的第四者使我感到不安。我知道有议会演说家，还有乌龟夫人。可是这第四个……（环视四周）你是第三个。第四个人泄露他自己的身份了吗？

戴姆凯 森林精怪之父。森林之王本人。

阿格博列科 开始我们以为是埃舒奥罗象林子中的应声虫一样诱骗你往前走。后来我又想，木列提不会因为害怕他就不吭声。一定是森林之王自己。

老 人 森林之王！你看到那个瘸子了吗？

〔戴姆凯点头

老 人 我们真傻，拿我们自己的弱点去对付阿洛尼的狡诈，驱逐他决定要欢迎的幽灵。

阿格博列科 我们为这新获得的智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老 人 太残酷了。瞧，瞧着我。每棵小树的背后都突然出现了阿洛尼的手，而且他瞄得很准。（战战兢兢地摸着脸颊上的一道鞭痕。）

戴姆凯 有一条路把我们带到了这儿，木列提找不到吗？

老　人　没有他，我们应该干得更好。有时我怀疑他是故意装醉。森林中的黑夜象妒忌的妻子的指甲一样，我们都已经饱尝了这种滋味。

〔阿洛博列科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一下老人，老人顿时变得不安起来，哼哼着，咳嗽着。

老　人　戴姆凯，我们祭祀了，查问赎罪的道路……

戴姆凯　赎罪？我们三个人在这一个夜晚经历了许多次生生死死，难道还不够吗？这对我们的余生来说，还不足以留下深刻的印象吗？

老　人　这是个属于哪种类型的夜晚呢？你能告诉我们吗？在这荒野之中，是不是有一个亮点？

〔罗拉走向前。看起来，她老实多了。

阿格博列科　我没想到她还活着，这个人比谁都长寿。乌龟夫人……

戴姆凯　再也没有了。这是那闪过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变得残酷无情的同一种闪光。

阿格博列科　（哼了一声）它是不是意味着某一种启示，孩子？（偷偷地向戴姆凯看去）关于未来，你学到什么没有？

老　人　（走过去，把阿格博列科拉到一边）庄稼收割以后……

阿格博列科　（不赞成，以沉闷的声调下结论）真可谓至理名言也。

——剧　终

强　　种

(1964)

邵殿生译

人 物

埃芒 外乡人
桑玛 贾古那的女儿
伊法达 白痴
女孩
贾古那
奥罗治
几名高大健壮的随从
村民

（在倒叙过去的场面中）
老人 埃芒的父亲
奥麦 埃芒的未婚妻
教师
祭司
随从们
村民

一座泥土的房子，前面是空地。穿着浅色的背心和长裤的埃芒站在窗前向外看。在他背后，桑玛在收拾一间简便医务室的桌子，把东西放进小橱里。另外一张粗陋的桌子上堆着好些练习簿，两三本破课本，等等。桑玛的神情局促不安。房子外面，正好在窗下，蜷缩着伊法达。他时不时地带着羞怯的笑容向上望，等着埃芒注意自己。

桑　玛　（犹豫地）你得赶快决定，埃芒。车子马上就要开走了。

〔不见埃芒回答，桑玛继续干她的活儿，不过显得更加紧张不安。两个乡下人，显然是外地来客，匆匆忙忙从门前经过，那男的拎着一只酒椰纤维编的小口袋，那妇女挽一只用布盖着的篮子。男子先上，回身催促那刚上场的妇女快走。

桑　玛　（看到他们，她的声音比刚才更紧张了）埃芒，我们到底走不走呀？你再拖就要晚了。

埃　芒　（安静地）还来得及——要是你想走。

桑　玛　要是我想走……那你呢？

〔埃芒没有回答。

桑　玛　（悲伤地）你不是真想离开这儿，你从来就不想离开这儿——一刻也不想离开。

〔伊法达继续他的滑稽动作。埃芒终于注意到他，拍拍他的头，傻孩子高兴地咧嘴笑了。突然跳起来，过了一会儿又带着一篮桔子回来，献给埃芒。

埃　芒　今天过节，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伊法达点点头，咧开嘴笑。

埃　芒　这回倒象是熟了——跟前几次不一样。

桑　玛　（她已经朝里屋走，这时回过身来）你叫我了吗？

埃 芒 没有。(她进去了)今儿晚上你干什么呀,伊法达?你去参加跳舞吗?也许你要戴上自己的面具?

〔伊法达懊丧地摇摇头。

埃 芒 不?那是说你没有面具,但是想要一个?

〔伊法达热切地点头。

埃 芒 那你干吗不自己做一个?

〔伊法达傻瞪着眼睛,愣住了。

埃 芒 你知道吗,桑玛会给你一点儿布。再要点儿毛线……

桑 玛 (从里面出来)你在跟谁说话,埃芒?

埃 芒 伊法达。我在跟他说,叫他去跟孩子们一块儿跳面具舞呢。

桑 玛 (失去控制)他在这儿干什么?干吗尽在这儿围着我们转?

埃 芒 (惊愕)什么……?我说的是伊法达,伊法达。

桑 玛 叫他走开!叫他到别的地方去玩儿!

埃 芒 你这是怎么了?他不是一向就在这儿玩儿吗?

桑 玛 我不要他在这儿。(冲到窗前)白痴,滚开!别让你那张傻脸再在这儿露面,听见了吗?走,快走开……!

埃 芒 (制止她)桑玛,你克制一点。到底什么东西钻进你心里去啦?

〔伊法达,又委屈又惶惑,慢慢地退后。

桑 玛 他象一只可怕的虫在这儿爬来爬去。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埃 芒 我真不明白。他是伊法达,你知道。伊法达!那个往常为你跑腿的可怜虫,他谁也不伤害。

桑 玛 我看到他就受不了。

埃 芒 你说什么?不到两天前他还帮你去取水呢。

桑 玛 除了取水他还能干什么?什么忙也帮不了。只不过因为我们待他好……换了别人,早就把他关进了疯人院。

埃 芒 你说得毫无道理,他可不是疯子,他只不过比别的孩子不幸一些罢了。(用敏锐的目光盯着她)可到底是为什么?

桑 玛 没有什么。要是我们已经把他送走,送进一个他那样的人呆的地方就好了。

埃 芒 他在这儿挺快活,谁也不打扰,还尽给人帮忙做事儿。

桑 玛 帮忙！他能帮别人什么忙？别的象他这样年龄的男孩子都在挣钱谋生了，可他只知道淌着口水闲荡。

埃 芒 可他干活，你知道他帮你干了很多活。

桑 玛 是吗？那你给他开辟的农场又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去干活儿了吗？难道你已经忘了，实在是为了伊法达你才去开垦那片荒地的。可现在你只好自己去耕种。你把所有时间都贴上了，什么别的事也干不了。

埃 芒 那不是他的错。我原来就该先问问他，他欢不欢喜种地。

桑 玛 哼，他还要选择？倒好象他不该为让他活下来而感激呢！

埃 芒 桑玛！

桑 玛 他不欢喜种地，可他知道采水果供他那张哑嘴巴享用。

埃 芒 那是我要他采的，我鼓励他采的！

桑 玛 行啊，养着他吧。我可不愿意再见到他。

埃 芒 （过了一会儿）可是为什么？你没有说出全部实情。他干了什么啦？

桑 玛 看到他就叫我反感。

埃 芒 （走到她身边，拉住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桑玛躲开他的目光）你几乎是一个劲儿地要自己恨他。为什么？

桑 玛 没有的事。我干吗要恨他？

埃 芒 那么，你到底有什么秘密？以前你还跟他一起玩儿过呢。

桑 玛 我从来就不过是勉强容忍着他。现在我再也不能忍受了。突然的厌恶使我再也不能接受他。也许……也许因为是过年的缘故。是的，是的，一定是因为过年。

埃 芒 我不相信。

桑 玛 一定是。我是个女人，会受这些事的影响。我不想有一个畸形的人在我身边。一年当中就这么一天，我总可以要求一些健康美好的东西吧。

埃 芒 我不能理解你。（桑玛不吭声）你这样做是残酷的。对伊法达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我们是他唯一的朋友。

桑 玛 不，只有你是。我已经告诉你，在我，这从来就只不过是行好事。而现在，我对他已经没有丝毫怜悯了。

埃 芒 不。他不是一个健康人。

〔他转身向窗外望去。

桑　玛　（半恳求地）伊法达能引起你的怜悯。可是，如果说我跟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更需要你给我温暖，可每当我软弱不能自制的时候，你就对我关上了你心灵的门……埃芒……埃芒……

〔小女孩上场，用绳子拖着一个模拟人像，绳子系在人像的一条腿上。她停下盯着埃芒看了一会儿。这时，已经羞怯地匍匐着爬回他平日常待的地方的伊法达，看见了那个模拟人，有些兴奋。小女孩脸上毫无笑容。她身上有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倒不是使人觉得她不好对付，而是令人不安。

女　孩　老师在家吗？

埃　芒　（微笑着）不在。

女　孩　他上哪去了？

埃　芒　我也不知道。我给你问问吧？

女　孩　好，问问。

埃　芒　（稍稍转身）桑玛，外面有个女孩儿想知道……

〔桑玛扭身就进里屋。

埃　芒　哦。（回过身，对女孩，方才略显轻松愉快的神情已经消失）家里没有人能告诉我。

女　孩　为什么他不在家？

埃　芒　我实在不知道。也许他去别的地方了。

女　孩　好吧。我等到他回来。

〔她把模拟人拉到身边，坐下。

埃　芒　（慢慢地又高兴起来）看来你已经全准备好，等着过新年了。

女　孩　（并不回头）我不去参加节日活动。

埃　芒　那你拿着它干什么？

女　孩　你是说我的替身？你知道吗，我有病。我妈说它会跟旧年一块儿把我的病带走。

埃　芒　你怎么不跟你的小伙伴们一块儿玩儿呢？

女　孩　哦，不。你不知道我就一个人玩儿？别的孩子谁都不靠近我。要不他们的妈妈就会打他们。

埃　芒　我从来也没有看见你到这儿来过。你干吗不到医务所来看病？

女　孩　我妈不让。

〔站起来，走开去。

埃　芒　你要走啦？

女　孩　我不该呆在这儿和你说话。要是给我妈看到了……

埃　芒　那好吧。走之前你告诉我，你来干吗？

女　孩　（站住。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得给我的替身要件衣服。

埃　芒　就这事儿？你等一等。

（他正从墙上取下一件挂着的背心，桑玛从里面出来。她来到窗边，几乎带着仇恨对女孩怒目而视。女孩急忙退后，依然冷冰冰地）

喔，桑玛，你知道这女孩儿是谁吗？

桑　玛　我希望你不是真的想把衣服给她。

埃　芒　干吗不？我很少穿它。

桑　玛　就是不穿，也别给她。她不是个孩子。她和其他人一样恶毒。

埃　芒　你今天怎么啦？

桑　玛　好吧，好吧。你想怎么就怎么吧。

〔她走开了。埃芒疑惑不解回到窗前。

埃　芒　唉！这个行吗？过来瞧瞧。

女　孩　你扔过来。

埃　芒　怎么回事？我又不吃你。

女　孩　谁也不让我走近他们。

埃　芒　我又不怕你传给我病。

女　孩　扔过来。

〔埃芒耸耸肩，把背心扔了过去。她一声不响地拿起来套到了模拟人身上，神情专注。埃芒瞧了一会儿，走进里屋。

女　孩　（冷冷地朝伊法达打量了很久）你的头就象蜘蛛的卵，你的嘴象屋檐滴水。可除了你没别人。你想玩儿吗？

（伊法达兴奋地赶紧点头。

女　孩　你得找根棍儿。

〔伊法达东跑西窜，找到了根粗棍儿，挥得老高，打到替身身上。

女　孩　等等。我不让你把它打坏。要是弄破了，我就把你赶走。好吧，现在让我看你怎么打它。

〔伊法达轻轻地打。

女　孩　还可以打重一点。只要最后还有个东西在绳子上吊着就行。（她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你不算很高……你能把它吊到树上吗？

〔伊法达点点头，开心地咧嘴笑了。

女　孩　你把它吊到树上，我来点火烧它。（接着，声音里带着令人吃惊的狠毒）不过，你别以为帮我的忙，你的病也能治好。到半夜里，是我的病好了，懂吗？这是我的替身，它是我的！（她拽了拽绳子，看看是不是还牢靠地系在模拟人的腿上）唉，别傻站着流口水，走哇！

〔她在灰尘中拖着模拟人下。伊法达在原来的地方愣了一会儿，然后咧开大嘴笑了，一蹦一跳地跟在后面，使出浑身劲儿狠打那个模拟人。舞台上空场片刻。接着，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桑玛从屋子里冲出来。喇叭有节奏地响了一阵。埃芒从屋里出来。

埃　芒　我到村里去……天黑前不会回来。

桑　玛　（茫然若失）嗯。

埃　芒　（犹豫）嗯，你要我干什么？

桑　玛　汽车刚刚按喇叭了。

埃　芒　我没听见。

桑　玛　几分钟之后它就开了。你答应过和我一起走的。

埃　芒　我什么也没答应。你是自己回家，还是等我回来送你？

桑　玛　你甚至不要我待在这儿？

埃　芒　但你一定得回家，不是吗？

桑　玛　我原来希望我们能一起迎接新年——在别的什么地方。

埃　芒　你干吗尽找不痛快？

桑　玛　因为你听不进我的话。谁也不需要你，你干嘛还待在这儿？

埃　芒　这不是真的。

桑　玛　是真的。你在这儿是白白浪费生命，这儿的人巴不得你离开。

埃　芒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桑　玛　你以为他们爱你？难道你以为他们会因为你——或我——为他们

做的事情有一丁半点的感激吗？

埃 芒 他们？他们都是你的亲人！有时候你说话就好象你也是个陌生人。

桑 玛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我知道，他们恶毒，而我不。从最老的老人到最小的小孩，都是在邪恶的、不健康的生活环境中养育长大的，而我不是。

埃 芒 这些你回到这儿来的时候不是都知道吗？

桑 玛 那么说，你在怪我当时就不该作这种尝试？

埃 芒 我什么也不怪你，但是我也不参与你的任何计划。我不参加。

桑 玛 （几乎是恳求地）那一次，我有可能跑了的，我有可能一去不复返的。

埃 芒 你说这些，我听都不想听。

桑 玛 我对你起誓，我不在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你一定得帮我脱离这个地方。我自己已经没有办法这样做……这是一件算不了什么的小事。而且，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工作那么辛苦……当然我们可以离开这儿一个星期……哪怕离开几天也行。

埃 芒 我已经对你说了，桑玛……

桑 玛 （抱着一线希望）就两天，埃芒。就两天！

埃 芒 （苦恼地）我告诉你，我不想走。

桑 玛 （突然发怒）原来你那么害怕？

埃 芒 我？害怕什么？

桑 玛 你怕你不想再回来了。

埃 芒 （怜悯她）你不能用这种方法激我。

桑 玛 那么，为什么你连一个钟头都不敢离开这儿？如果你那么有把握，认为你已经在这儿安居乐业，为什么你害怕为了我离开几天？到邻近城市里去住一两天有什么错的，非不行？

埃 芒 我不想去。我用不着说服你，或者说服我自己去做什么。我根本不想到哪儿去。

桑 玛 （他的冷静、自信激怒了她）你是害怕。你责备我，说我失去了我的责任感，可你自己也不敢拿你的责任感去经受考验。

埃 芒 你错了，桑玛。我没有什么责任感，但是我在这儿找到了安宁，所以

我已经满足了。

桑 玛 我没有。有短短一段时间，我也以为是这样，可是后来发现，在这么多冷酷、残忍的包围中，不可能有安宁。埃芒，至少今天晚上，旧年的最后一个晚上……

埃 芒 不，桑玛。这太叫人受不了了，现在你应该回家。

桑 玛 一个人想改变一下生活，这正是时候，埃芒。让我们离开这儿，到另外一个地方迎接新年吧。

埃 芒 你在自寻烦恼。

桑 玛 今天晚上。只要今天晚上。明天我们就回来，你愿意多早就多早。可是今天这个晚上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离开。别让我在这地方迎接新年……你不知道这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会告诉你的，我会在路上告诉你……但是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呆在这儿，埃芒，你就为我做这么一件事吧！

埃 芒 （不愉快地）我不能。

桑 玛 （突然平静下来）我真傻，居然以为能改变这种情况。全村的人都可以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换了我，就什么都不行了。我有时候觉得，你认为，为我做什么事就是不忠于你生命的某些方面。假如那是一个女人，我真可怜她，因为一定够她受的。（埃芒哆嗦了一下，又渐渐冷静下来。桑玛什么也没看见）只知道忠诚！忠诚！慢慢儿地都把你变得没有人性了。（注意到埃芒神色的变化）埃芒，埃芒。你怎么了？（她走近埃芒，埃芒进屋。）

桑 玛 （害怕了，跟着他进屋）我说了什么啦？埃芒，原谅我，请你原谅我！（屋里已经渐渐昏暗，埃芒始终茫然若失。桑玛十分悲伤，不知如何是好）我发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不我怎么也不会这么说的。

〔附近传来卡车发动、开走的声音。声音渐渐远去。桑玛惊跳起来，冲到窗边。

桑 玛 （卡车的声音渐渐消失。自言自语）现在会怎么样呢？

埃 芒 （也来到窗边）你说什么？

桑 玛 什么也没说。

埃 芒 那不是卡车开走的声音吗？

桑　玛　是的。

埃　芒　真对不起，我没能帮你的忙。

〔桑玛想开口，又改变了主意。

埃　芒　我想你现在该回家了。

桑　玛　不，别撵我走。为了我，你至少能做到这一点吧。让我待在这儿，直到外面的喧闹安静下来吧。

埃　芒　家里人不等你吗？过节也该有你的份儿呀。

桑　玛　这一切我都抛弃了；我只不过名义上还是贾古那的长女。

埃　芒　一个人要抛弃自己，可不太容易——这一点你当然明白。

桑　玛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至少今天晚上让我们在一块儿，行吗？

埃　芒　可是……

桑　玛　除非是你害怕，怕我父亲控告你窝藏我。

埃　芒　那好，我们一起出去吧。

桑　玛　出去？我要和你待在这儿。

埃　芒　当外面这么热闹的时候？

桑　玛　总有一天你会说：要是你要我走的那天，我走了就好。

埃　芒　怎么，还想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桑　玛　不，我答应你不再提这个了。但是，你得知道，我希望我们一起离开，也是为了你的缘故。

埃　芒　为了我？怎么回事？

桑　玛　只靠你自己，你在这儿什么也干不成。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我们是怎么严严实实地把陌生人拒之门外的？你就是在这儿住上一辈子，也还是个外乡人。

埃　芒　也许这正是我所喜欢的，做个外乡人，生活得安宁。

桑　玛　短时间里，也许是这样。但是到最后，他们会唾弃你。我告诉你，只是因为有我，才把你和他们对你的蔑视隔开。而这样一来，又使他们恨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你这些，除非是，我觉得，现在这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了。只是因为有我，才把你和重重羞辱隔开。

埃　芒　在你说下去之前，先仔细想一想，我是不会对你感恩的。说不说都一样。

桑 玛 我什么也不求,可你还是应该知道。的确,我鼓不起勇气来一个人走掉。而且,现在我必须承认,要是你跟我一块儿走了,我会想尽办法不让你再回来的。

埃 芒 我知道。

桑 玛 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这件事我仔细考虑了好儿天,它将是我们的一个新开端。我把我的命运全部交给了你。现在,我还丢不开这个想法,我怎么也摆脱不掉一个感觉,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晚上你整个儿毁掉了我的一生。

埃 芒 你的情绪太坏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桑 玛 你不要以为我在谴责你。我说所有这些话,只不过因为我没法不说。

埃 芒 我们别再关在屋里了。出去和活人做伴儿吧!

桑 玛 不。别管他们。

埃 芒 全城的人都在那儿欢天喜地,你总不见得想待在屋里吧。

桑 玛 欢天喜地!你以为是这样吗?不,让我们待在这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出去,直到这一切都过去了为止。

〔鸦雀无声。天越来越黑了。

埃 芒 我来点灯。

桑 玛 (急于找些事干)不,让我来。

〔她走进内室。

埃芒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在书架前停住,顺手拨弄着"阿要"板[①]上的种子,又索性把板拿下来,放在一张桌子上,一个人玩儿起来。

那女孩儿又回来了,还拖着她那个"替身"。伊法达象方才那样跟在后面。他刚走到房子的拐角处,两个人从阴暗中窜出来。一个麻袋套到了伊法达头上,绳子收紧,伊法达顿时动弹不得。女孩子已经来到房屋前面,这时听见杂乱的脚步声转过身来,正好来得及看见伊法达被人背到肩上扛走。女孩的脸上毫无表情,她慢慢地向后退去,终于旋过身来

---

① 据索因卡自己在童年回忆录中所作的注解,"阿要"是用种子在一块有许多小洞的木板上玩儿的棋类游戏。

逃走了，扔下了她的“替身”。桑玛上场，提着两盏煤油灯，把一盏挂到墙上。

埃　芒　点一盏就够了。

桑　玛　我想把另一盏挂到门口。

〔她走出门来，把灯挂到门上面的钉子上。当她转身时，看见了那个模拟人，她倒抽一口气，惊叫起来。埃芒冲了出来。

埃　芒　什么事？哦，是这东西把你吓着了？

桑　玛　我以为是……我没有看清楚。

〔埃芒走过去，弯腰把那个东西捡起来。

埃　芒　一定是那个有病的女孩儿的。

桑　玛　别碰它。

埃　芒　我们替她留着。

桑　玛　别管它。你别碰它，埃芒。

埃　芒　（耸耸肩，回来）你真有点神经过敏。

桑　玛　我们进去吧。

埃　芒　等等。（他在门边灯下拉住她）你一定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今天晚上你到底怕什么？

桑　玛　我不过是叫那个东西吓着了。没有别的。

埃　芒　我的眼睛没有瞎，桑玛。在你要我离开这儿的时候，我确实不愿意离开，但这并不是说，我就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今天晚上到底有什么使你这样六神无主？

桑　玛　就是情绪不好。还有你对我的漠不关心……进去吧。

〔埃芒让到一边，桑玛进屋；埃芒又站了会儿，然后跟着进去。

〔她心不在焉地拨弄了一会儿油灯，又茫然地看了一下四周，然后走过去关上门，插上门闩。她回转身来，正好遇上埃芒询问的目光。

桑　玛　有一股冷风直往里灌。

〔埃芒依然盯着她。

桑　玛　天冷起来了。

〔她带着负疚的神情走到桌子边，站在“阿要”盘旁，重新安放种子。埃芒在原来的地方站了会儿，搬过一张凳子，在她对面坐下。她也坐下，

两人默默无语地玩起"阿要"棋来。

桑 玛 到底是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的，埃芒？又是什么促使你在这儿住下来？

〔又是一阵沉默。

桑 玛 我可不是想干预你的生活。我现在对你太了解了！但是，至少，打你来到这儿，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难道我就什么也不该知道吗？

埃 芒 让我继续做一个陌路人吧——特别是对你。那些需要付出很多的人只有在十足的孤独中才能如愿以偿。

桑 玛 那么说，在你的所作所为中没有爱。

埃 芒 有。在我和陌生人的交往中更容易得到爱。

桑 玛 这是违反自然的。

埃 芒 对于我并不是。我知道只有当我为了一个十足的陌生人付出我的一切时，我才找到完美。

桑 玛 依我看这是违反自然的。不过，我是一个女人。我有妇女的渴望和弱点，而且，我有强烈的血缘之间的感情。

埃 芒 （微笑）你以为我已经斩断了所有这些——血缘的联系。

桑 玛 你有时候那么缺乏人性。

埃 芒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但是我非常象我父亲。

〔两人默默地下"阿要"棋。埃芒突然停住，倾听。

埃 芒 你听见那声音了吗？

桑 玛 （急忙地）我什么也没听见……该你走了。

埃 芒 也许是有戴面具的游行队伍朝这儿来了。

〔埃芒正要走棋，又突然跳起来。

桑 玛 怎么啦？你不想下了？

〔埃芒走到门边。

桑 玛 别！别出去，埃芒！

埃 芒 要是是跳舞的，我要请他们停下来。至少不能什么机会都错过啊。

桑 玛 不，不，不要开门。今天晚上谁都不让进来。

〔房屋拐角处突然出现一个惊慌失措、极度失常的人形，窜过窗下，砰砰地敲门。是伊法达。谅惶到了极点，他疯狂地敲门，不停地发出哑

巴的呜咽。

埃　芒　这不是伊法达吗？

桑　玛　他们在瞎胡闹，别管他们。

埃　芒　（从窗子里望出去）是伊法达。（去拉门闩）

桑　玛　（拉住他的手）他们在捉弄你。别睬他，埃芒。

埃　芒　你说什么？那孩子都吓疯了！

桑　玛　不，不。不要插手，埃芒。看上帝面上，不要插手。

埃　芒　这么说，这件事你知道？

桑　玛　埃芒，你在这儿是外乡人。别管我们的事，只管你自己。你什么忙也帮不了！

埃　芒　（想把她推开，但是她拚命地拉住他。）你疯了吗？我告诉你，一定得放那孩子进来。

桑　玛　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话？我告诉你，这不关你的事。为了你好，照我说的做吧。

〔埃芒把她推开，拉开门闩。伊法达闯进来，抱住埃芒的膝盖，靠在他腿上发出哑巴的呜咽。

埃　芒　（好不容易把门重新闩上）怎么回事，伊法达？到底是怎么回事？

〔传来叫喊声、说话声，自远而近。

桑　玛　别等太晚了，快叫他走吧。你就相信一次我的话，埃芒！不要窝藏他，要不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埃芒想使伊法达平静下来。伊法达随着外面人声的渐渐临近，越哭越凄惨。

埃　芒　他们对他干了什么？你至少告诉我这个。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桑玛？

桑　玛　（突然恶狠狠地）怪物！你不能到别处去吗？

埃　芒　别这样说话！

桑　玛　他可以逃到荒野里去嘛，不行吗？癞蛤蟆！他为什么非得带着他自己的灾祸跟在我们后面！

外面的人声　是在这儿……从后面包抄过去……散开，散开……从这边……不，从前面截他……抄荒野里的小路截住他……再弄些亮来……

〔埃芒谛听。把伊法达抱起来送进里屋。马上出来，带上里屋的门。

桑 玛 （倒在一张椅子里，不再作任何努力）你总是走自己的路。

贾古那 （从屋子的拐角处过来，后面跟着奥罗治和另外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火把）我早知道他会上这儿来的。

奥罗治 希望我们那位朋友不给我们添麻烦。

贾古那 他还是不添麻烦为妙。你，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包围这所房子。

奥罗治 可他还是有可能不在那屋里。

贾古那 我知道他在这儿……（对那些人）……走，照我说的做。（他砰砰打门）老师，开开门……你们俩，守在门边。需要你们时，我会叫你们。

〔埃芒开门。

贾古那 （一面进屋一面说）我们知道他在这儿。

埃 芒 谁？

贾古那 别叫我们浪费时间了。我们不是孩子，老师。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带走那个孩子。

埃 芒 这是我的屋子。

贾古那 女儿，你最好告诉你这位朋友。我想，他不见得十分了解我们的风俗习惯。告诉他，为什么他一定得把那孩子交出来。

桑 玛 父亲，我……

贾古那 你告不告诉他？

桑 玛 父亲，我请求您，您今天晚上就别管我们啦……

贾古那 我就知道你可能会碍事。你难道不能放聪明点！既然这样，你给我回家！

桑 玛 可是还有别的风俗和习惯啊……

贾古那 （转身对那些人）把她带回家去。没法儿信任她了。要是她找麻烦，就把她背走。找几个妇女看着她直到这一切完事为止。

〔桑玛被一个人押走。

贾古那 好了，老师……

奥罗治 （制止他）你瞧，埃芒先生，事情是这样的。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伊法达躲在这儿，谁也不知道，除了我们和这几个人——这些人会守口如瓶的。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把这所房子烧掉，你懂吗，但是如果消息传出去，

我们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贾古那 事实上,可能已经太晚了。替身的归宿是在荒野里,不是在房子里。谁要是在替身走过的时候不看好自己的家门,那他就只好怪他自己。凡是玷污了的屋子都得烧掉。

奥罗治 不过我们还是愿意就此了结。你还是赶快把他交出来。

埃 芒 好吧。可是,至少你总该让我问几个问题。

贾古那 还有什么好问的?我们已经告诉你了,你还不明白?

埃 芒 是的。但是为什么你们偏偏挑一个软弱无力的孩子。他显然并不情愿。

贾古那 这个人瞎说什么?伊法达是上天恩赐的,还需要他自己情愿吗?

埃 芒 在我的家乡,这个人应该是自愿的。

奥罗治 埃芒先生,你可能还没有十分明白。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怎么做,可在我们这儿,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干得了的便宜事儿。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肯干这桩事。你想嘛,我们干吗把象他这样的白痴收容下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一天早晨,就看见他在那儿了,就那样。是突然出现的。你瞧,这必是有道理的。

贾古那 我们这是在白费时间!

奥罗治 贾古那,耐心些。这个人终究已经和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候了,他应该知道。过去整整一年的罪孽可不是随便哪个人承受得了的轻松的担子。

埃 芒 这个我多少知道一些。

奥罗治 你知道?(转向正在不耐烦地哼哼的贾古那)你看,我告诉过你的吧,不是吗?你一来我就看出来,你是懂事儿的人。

贾古那 那就让他象个男子汉的样儿,把那孩子交出来!

埃 芒 不象男子汉的是你们。

贾古那 (挑衅地迫近)你真有一张快嘴……

奥罗治 耐耐性儿,贾古那……如果你要新年保佑我们这块地方,那就不许有生气的行为。朋友,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埃 芒 这不是很简单吗。一个村子里,如果连自己的替身都产生不了,那

当然就不存在有男人了。

贾古那 够了。不必多说了，要不，今天的大事就会被鲁莽的行动断送了。你们……进来！把那孩子弄出来，他一定在里头那一间里。

埃 芒 等等！

〔那班人犹豫。

贾古那 （打了一下那个离他最近的人，推他向前）去！你是换了主人啦，居然听起他的话来！

奥罗治 （懊丧地）我很遗憾，你不能理解，埃芒先生。但是你应该知道，凡是替身都不能再回村子。要是回来，大家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要求一个人放弃他自己的家乡，毕竟是太过分了。

埃 芒 我知道有人，做的比这还多呢。

〔依法达被拖了出来，不会说话的孩子只是凄惨地呜咽。

埃 芒 你们自己可以亲眼看到。用这样不情愿的人做赎罪的替身，有意义吗？

奥罗治 （微笑）他会情愿的。不光情愿，甚至还会是欢天喜地的。凡是替身，都要经我的手作准备，比他糟得多的我都见过。这一个在我还没有开始给他作准备[①]之前就逃跑了。不过今天晚上，等会儿你瞧着吧，他会是节日活动中最乐呵呵的一个。到那时候也许你就明白了。

埃 芒 那么说，这不过是一场骗局。难道你相信，新年之神那么轻易就会上当？

贾古那 把他带出去。（那些人带走了伊法达）你瞧，说得轻巧。你说我们村子里没有男人，因为没有人出来心甘情愿地当替身。可我听见奥罗治告诉你，我们只用外乡人。全乡除了他另外只有一个外乡人，我可没听见他自告奋勇。（往地上啐唾沫）说起来多轻巧，不是吗？

〔他掉头背过身去。

〔那些人拖着软弱的毫无声息的伊法达下。只见他尽力伸着脖子用

---

① 指使用麻醉药让抓来作牺牲的替身失去神智，无抵抗地接受一切侮辱：往往让村里所有的人向他扔垃圾，往他头上倾倒各种脏东西，有时残暴地把他在街上拖拉，甚至折磨至死。

眼睛盯住埃芒直至看不见为止，只有这一点表明他还活着。埃芒直瞪瞪地看着他们远去，一动不动。

〔不到一分钟的暗场。灯光渐亮，只见伊法达回到屋前。他在窗子前面站住，往里面看。没有看见人，他砰砰地敲敲窗子。没人答应，他露出惊奇的表情。他顺势倒在窗下的老地方；这时，他看见了那个模拟人，还躺在女孩子逃跑时扔下它的地方。迟疑片刻，他走过去，往下剥它的衣服。这时，女孩上。

女 孩 唉，别碰它。你知道它是我的。

〔伊法达停了一下，接着反而加快了原来的动作。

女 孩 我跟你说了，这是我的。你在哪儿找到的，还放在哪儿别动。

〔她冲上去抢那个替身。

女 孩 小偷！小偷！你放手，这是我的。你放手。你这畜生，就因为我让你玩儿了！白痴！白痴！

〔两人越争越凶。女孩子紧抱住模拟人不放，伊法达把她连模拟人一块儿抱起来乱晃。女孩依旧拚命抓住不放。

女 孩 你把它弄坏了……你为什么不拿你自己的？小偷！放手，你这个小偷！

〔桑玛急急忙忙上，不时惊慌地回头张望。一看见这两个孩子，她顿时怒火中烧。上前。

桑 玛 原来你们把这儿当做你们玩耍的地方了。滚开，你们这些没有家教的猪猡！滚出去！

〔伊法达立刻逃开，那女孩儿保住了那个"替身"，也就走了。

〔桑玛来到门前。她刚把手放到门上，就突然意识到出现伊法达的重要含义。她蓦地呆住了，过了一阵儿才慢慢转过身来。

桑 玛 伊法达！你在这儿干什么？（伊法达不知怎么才好。桑玛突然回身，冲进屋去，跑进里屋，又跑出来）埃芒！埃芒！埃芒！（冲到门外）他到哪儿去了？他们把他带到哪儿去了？（伊法达悲痛地用手指了指。桑玛一把拽起他的胳膊，拉了就走）马上带我到那儿去。要是晚了，你就求上帝保护你吧。你这可恶的东西，你要是让他受了罪……

〔她的声音渐渐远去，和其他叫喊声、奔跑的脚步声、洋铁罐敲击声、铃声、狗吠声等等汇在一起，声音越来越响。

〔两所泥土房子中间的狭窄通道。只见在通道那头，接二连三地跑过去好些人，嘈杂的人声随之远去。

在通道的中间处，贴墙匍伏着埃芒，神经绷得紧紧的。当人声渐渐消失，他似乎稍稍松弛了些，但是眼睛里被追捕者警惕的神情依旧。他的眼睛四周被涂上了略带红色的眼圈。身体的其余部分被涂上了白粉。上身赤裸，下身是一条肥大的裤子，长及胫部，两只脚都套着好些脚镯。

埃 芒 就在这儿待到天亮。我做的已经够了。

〔窗子打开，一个妇女泼出一桶脏水。埃芒一声惊叫跳到旁边想躲开它，那妇女探出头来。

妇 女 啊呀，我这人！我干了什么！请原谅，邻居……啊，是那个替身！

（她立刻就咳出口痰朝他唾去，还把桶对准他扔过去，一面叫喊一面跑）他在这儿呢！替身躲在过道里。快来呀，我找到那替身啦！

〔另外又有人跟着喊了起来，埃芒顺着通道逃过来。过了没有多久，追他的人呐喊着，已经象河水般朝通道里涌来。最后面是贾古那和奥罗治。

奥罗治 等等，等等。我走不了那么快。

贾古那 那我们稍微歇会儿吧。反正我们什么也干不了。

奥罗治 要是当时他让我给他准备准备就好了。

贾古那 哼，最早吃不消的就是这些人，这些自以为生来就能象戴帽子那样承担苦难的傻瓜。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奥罗治 等他们抓住了他，我一定得为他准备一下。

贾古那 他？现在做不到了。那家伙再也不会乐呵呵的了。

奥罗治 说真的，这一切对他太突然了。他没有想到会碰到这样的事。

贾古那 谁叫他不听呢？难道他以为他是来吃筵席的吗？还没有走完一个院子他就脱缰逃跑了。难道他以为带了他到各家转悠是去接受祝福的吗？归根结底，这是个女人！

奥罗治 不是，不是。挨打的时候，他是好样儿的。我看他是那种宁肯让人

从晚上打到天亮也不吭一声的人。他会让人家朝他扔石头，直至被打死才倒下。①

贾古那 那他为什么要象个懦夫那样逃跑呢？

奥罗治 我不懂，我实在不懂。这是个鬼神作祟、多灾多难的晚上。贾古那，没有几个不经过准备的脑袋承受得了这种重担！

贾古那 我们一定得找到他。要是因为替身拒绝承担而让我们的诅咒停留在我们自己头上，这一年打开头就糟了！

〔贾古那、奥罗治下，场景变换。埃芒蜷伏在一丛矮树旁，浑身伤痕和血污。

埃 芒 他们甚至把我的房子也给看了起来……好象我会回去，可我要水喝……他们至少该给我口水喝……我也会渴的……（他侧耳倾听）……附近一定有条溪流……（当他向四周张望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景象使他睁大了眼睛）

〔一个个儿不高、精神矍铄的老头儿坐在一张凳子上。他也穿一条宽大长及小腿的裤子，是白色的。头上是一顶白色便帽。旁边有一侍从，在帮他浑身上下擦油。老人的眼睛周围，已经画好了两个白色的眼圈。

老 人 他们把船准备好了吗？

侍 从 他们正在作最后的祭祀。

老 人 好。你派人去找我儿子了吗？

侍 从 他已经上路了。

老 人 每次送船，我的心都没有象今天这样沉重过。我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

侍 从 神灵不会不保佑我们的。

老 人 一个人在送船的时候最需要精力充沛，我的朋友。身体内外都被压得很沉重可不是好事儿。我希望到时候会觉得精力充足。

---

① 说他是为大家祛灾去祸、不怕牺牲的人，也就是剧本所说的“强种”。

〔埃芒[1] 上，腰上围着围裙，上面套一件“丹斯基”[2]。

老 人 原来我想等这次去河里回来再说，但是我的心被我自己的和你的伤心事压得太沉重了，我不能再拖了。你知道我需要精力充沛全力以赴。可是我坐在这儿，只觉得我的精力一点点地让我没有说出来的悲伤给吞噬了。说出来有好处。有时候甚至哭一场也有好处。(他挥手让侍从走开)走近一点……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儿子。在这一边儿见不着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来接替我的位置。

埃 芒 我永远不会回来。

老 人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的儿子，我们是强种。只有强种，才能一年又一年地把这船送到河里去，而且越来越强壮。我把每年的罪孽送走，已经送了二十多年。我原来希望，你能走我走的路。

埃 芒 我在这儿的生活随着奥麦一块儿死了。

老 人 奥麦在生你孩子的时候死了，你就认为这个世界完了。埃芒，我的痛苦可不是从奥麦的死开始的。儿子，自从你把她送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就心事重重，知道这姑娘会在生你儿子的时候死去。

埃 芒 父亲……

老 人 你不知道生你的时候也是这样吗？还有生我的时候？没有一个女人在生育强种的时候能活下来。儿子，强种不是夸口的嘴巴说出来的，而是因为他的舌头；他的舌头痛苦得发红，忧愁得发黑。你离开了我们十二年，我的儿子，这十二年中，我尝够了一个老人对自己女儿的爱和眼睁睁地坐等着失去她的痛苦。

埃 芒 我真希望我一直没有回来！我要是一直不回来看她就好了。

老 人 事情只能是这样。但是现在你知道了，是什么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我的精力。我是又爱又怕地等着你回来。如果我说，你的悲伤比我轻，请你原谅我吧。你的悲伤会过去的。这悲伤现在会把你从家里赶走。但是你一定得回来。

① 这是过去的埃芒。

② 约鲁巴短衫——原注。

埃 芒 你不懂。不光是悲伤。

老 人 那是什么呢?告诉我,我还能学嘛!

埃 芒 我离开了十二年。这十二年中我变了很多。

老 人 我在听。

埃 芒 我不适合做你做的事,父亲。我不想再说了。但是我完全不适合担任你的圣职。

老 人 你需要的只是时间,儿子。时间呆长了,你就会听从你血液的召唤。

埃 芒 我在这儿呆下来全是为了奥麦。我没有想到她还在等我。我当时会把她带走,但是正如你自己承认的,这样做会要了你的命。而且我也疲倦了。我需要宁静。因为奥麦就是宁静,我就呆下来了。现在没有东西能留住我了。

老 人 一年又一年地完成这件艰难的任务,换了别人会垮了、死了。这是只有我们能服用的烈性药。我们的血液比谁都强。你的一生,干什么都不及这个,儿子。

埃 芒 不对,父亲。

老 人 我告诉你,这是真的。你自己的血液会违背你,儿子,因为你遏制不住它。你要是让它做不是强种该做的事,它就会冲向你的脑袋,使它爆裂。我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我的儿子。

埃 芒 生活里还有其他艰难的任务呢,父亲。这不是我做的事。你不知道的、比这重大得多的事儿还有的是呢。

老 人 我真伤心。你是把本来该属于我们的去送给别人。你会在小偷中间施展你的力量。他们是小偷因为他们拿走了本该是我们的东西;按血缘他们没有这个份儿。他们甚至缺乏聪明地利用它的知识。儿子,真理现在是跟我在一起。我知道我所说的一切一定会带来属于真理的悲哀。

埃 芒 我走了,父亲。

老 人 把侍从给我叫来。在我这最后一次旅程中愿你的力量和我同在。啊——啊,你听见了没有?我不自觉地说出了这句话;这确实是我最后一次旅行了。可是我并不害怕。

〔埃芒下。过了一会儿,侍从上。

侍 从 船已经准备好了。

老 人 我也好了。

〔他安详地静坐片刻。这时，远处响起击鼓声，老人轻轻地、几乎不易觉察地摇动脑袋。两人抬着一只小型的船上场，船里有一堆东西，说不清是什么，他们急冲冲地把船在老人身边一放，后退了很远站定。老人慢慢地站起来，侍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他向那两个人做了一个手势，他们娇捷地把船举起放到老人头上。船刚到头上，老人就用两只手扶住跑了起来，那两个人让他先跑一阵，随后跟着小跑，下。

〔他们刚走，奥罗治一瘸一拐上，面对面地看见了埃芒——作为替身的埃芒——只见他依然站在矮树丛旁边，瞪着眼睛，仿佛还在看他刚刚见到的一节。埃芒脸上的表情使奥罗治吃了一惊，他担心地朝后看，想知道是什么引起埃芒这样的注视。这时埃芒也注意到了他，两人对视。贾古那上，看见了埃芒，叫起来，"在这儿！"他冲上去，埃芒如梦初醒，逃跑，贾古那追。又有三、四个人上，跟在他们后面跑起来，下。只有奥罗治站在原来的地方没动，好象在想什么。

贾古那 （又上）现在他们快追上他了，这次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奥罗治 都快半夜了。

贾古那 你刚才站在那儿看着他的样子，就好象他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鬼怪。你干吗不叫啊？

奥罗治 你不是叫了吗？叫了就抓住了吗？

贾古那 别着急。这次我们准抓住他。但是事情有些不妙，光赶着他往每家每户门前转一圈已经不够了。到处都让他给弄脏了。

奥罗治 （没有听他说）他一定看见了什么。到底看见了什么呢？

贾古那 你在说什么呀？

奥罗治 嗯。是什么呢？

贾古那 我是说，事情已经搞得太糟了。年神会要这个替身比往常做出更多的牺牲咯！

奥罗治 你这是什么意思？

贾古那 难道什么都得用嘴明说么？

奥罗治 嘘……你看！

〔贾古那转身，正好看到桑玛向他扑来，象一只发疯的母老虎一样

要抓他的脸。

桑 玛 杀人犯！你拿他怎么啦！杀人犯！杀人犯！

〔贾古那用尽力气总算摆脱了他女儿，他把她推到一边，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桑玛被打得跪倒地上。他上前还要打她。

奥罗治 （拦住他）你想想你干了什么，贾古那，她是你女儿。

贾古那 我女儿！她象我的女儿吗？看我打这婊子，叫她当一辈子瘸子！

奥罗治 这可是罪过，贾古那。

贾古那 别挡住我！

奥罗治 不干气头上的事——难道你忘了今晚是什么日子？

贾古那 你能怪我吗？

〔用手摸了一下脸颊——一手的血。

奥罗治 这可真是我们大家的一个不祥之夜。我怕会发生什么事儿。

贾古那 走吧。看见这个鬼东西，我简直克制不住自已。我的亲生女儿……为了一个外乡人……

〔贾古那和奥罗治下。和桑玛一块儿来的伊法达，刚才给吓坏了，站在一边，这时胆怯地上前，扶起桑玛。他搀着弓着身子哭泣的桑玛下。

〔作为替身的埃芒上。在下面这一场中，他自始至终在场。在一座圆顶的茅屋旁边。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年轻姑娘跑着上场，在茅屋旁边停下。她小心地四下打量，见没有人，就上前把嘴凑近茅屋墙上的小洞。

奥 麦 埃芒……埃芒

〔埃芒——作为替身的埃芒——有所反应，在这一场中自始至终都是这样；但是其他人物感觉不到他的在场。

埃 芒 （从茅屋里传出来的声音）谁？

奥 麦 是我，奥麦。

埃 芒 你怎么敢到这儿来！

（洞里出现两只手，手从洞里向外推了一会儿，洞变大了，埃芒从洞里伸出头来。那是少年时代的埃芒，和奥麦同年）赶快走！你是想给我惹祸！

奥 麦 怎么啦?

埃 芒 你啊。快走。

奥 麦 我特地来看你的。

埃 芒 你聋啦? 我说了,我不想见你。你走吧,别等我老师抓住你。

奥 麦 好吧。你出来。

埃 芒 出来干吗!

奥 麦 出来。

埃 芒 你一定是疯啦。

奥 麦 (坐在地上)好吧,你不出来,我就在这儿一直坐到你老师来。

埃 芒 (差一点儿要发火了,又想了想,把头缩回去。过了一会儿,他从屋子后面出来)什么鬼附到你身上啦?

奥 麦 什么鬼也没有。就是想看看你。

埃 芒 (学她的样子,几乎歇斯底里地)"什么鬼也没有。就是想看看你。"你以为这儿是溪边,可以由着你骚扰清白无辜的好人。

奥 麦 (羞答答地)你看到我,不高兴吗?

埃 芒 我不高兴。

奥 麦 为什么?

埃 芒 为什么?你是真的问我为什么吗?因为你是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最麻烦的女人。难道你真一点儿都不懂吗? 我们是不许见女人的。所以快走吧,免得更糟。

奥 麦 (撒娇地)其实有什么秘密的? 他们教你们什么?

埃 芒 那不是妇女能懂的东西。

奥 麦 哈哈。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是吗? 你们全是来行割礼的。

埃 芒 闭上你的嘴。你什么也不知道。

奥 麦 只要想想,你还从来没有行过割礼呢,可早就敢朝我们女人挤眉弄眼了!

埃 芒 谢谢你吧——女人。好了,走吧。

奥 麦 他们让你们吃饱吗?

埃 芒 (烦躁地)不。总是饿得我们一见到象你这样的傻姑娘就想把她们吞了。

奥 麦 (装哭)哦,哦,哦,他欺侮我。他欺侮我。

埃 芒 (慌了手脚)别在这儿干这个。你要哭的话,赶快走。

奥 麦 那好吧,我不哭。

埃 芒 不管哭不哭,都给我走,让我太平些。要是我的老师现在来了,你知道会怎么样。

奥 麦 不会来。

埃 芒 (学她的样)"不会来。"我看你是他老婆,他告诉你他要去哪儿。可实际上现在正好是他到我们的这些屋子来转悠的时候。他也许这会儿正好在隔壁屋里呢。

奥 麦 哈哈,你骗人。我刚刚在溪水边离开他,正在拧姑娘们的屁股呢。难道他教给你们的,就是这些东西?

埃 芒 不许你说他的坏话,要不我就打你了。难道不正是你们这些轻佻的姑娘们逗引他,在他鼻子尖儿下扭屁股的吗?

奥 麦 (马上又眼泪汪汪了)啊,这么说,我也是这些轻佻的姑娘们中的一个了,是吗?

埃 芒 好了,你别把我没有说过的话栽在我身上。

奥 麦 可你说了,你说了。

埃 芒 我没有。当心!奥麦!会让别人听见的,那我就出丑了!你干吗不趁现在还没有出事儿快走。

奥 麦 没事儿。伙伴们答应我一定把当你们教师的那个老坏蛋缠住,直到我回去。

埃 芒 那你现在马上回去。我有事呢。(进屋)

奥 麦 (追上去,想拉住他。埃芒跳开,真害怕了)怎么回事?我又不咬你!

埃 芒 你知道你差一点儿干了什么吗?你几乎碰着了我!

奥 麦 那又怎么?

埃 芒 怎么!你让我用眼睛看了你还不够?还一定要碰我,你是要把我洁净的身体弄脏吗?难道你什么都不懂吗?

奥 麦 哦,那样!

埃 芒 (几乎尖声叫喊)不是什么"哦,那样!"你以为这是开玩笑的事,或者是上哪儿去玩儿一次,象到外婆家去住一夜那样?这可是我一生中

的一个重要阶段。你看，这些茅屋，都是我们用自己的手盖的。每个男孩子盖自己的一所。我们在学习，你懂吗？我们还用很多时间专门来思考。至少，我是这样的。我生平第一次什么也不干，专门思考。你明白吗，我在变成一个男子汉。我第一次懂得了我有一辈子需要我充分地去生活。这个想法，你有过吗？

奥 麦 你真叫我害怕。

埃 芒 瞧，你就知道说这个。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象那样(指指茅屋)，这管用吗？男子汉就得有男子汉的样子，就得到谁也帮不了他忙的地方去考验自己的力量。因为也许有一天他会发现自己独自个儿坐在象那样一堵圆圆的围墙里。我坐在那里头的时候，脑子里别的什么也不想。也许我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独自一人的时候了。你别想再来偷我的好时光。

奥 麦 (这一次真哭了)哦，我知道你讨厌我。你就想赶我走。

埃 芒 (不耐烦地)是的，是的，我知道我讨厌你——你走吧。

奥 麦 (眼泪汪汪地走了。突然又满脸淘气地擦干眼泪)埃芒。

埃 芒 又怎么啦？

奥 麦 我只问一件事……你答应告诉我吗？

埃 芒 好吧，什么事？

奥 麦 (高高兴兴地)痛吗？

〔她说着话转身就逃，正好迎面撞到刚好回来的老师怀里。

老 师 哈—哈……怎么回事啊？一只小小的老鼠不高不低正好跳进了聪明的老猫头鹰的嘴里，是不是啊？

〔奥麦挣扎着脱出身来，逃到了另一边，厌恶地扮了个鬼脸。

老 师 我猜你不过是来采几个果子的，是不是？你不是偷着来瞧我这些孩子们的吧。

奥 麦 是，我是来偷你的果子的。

老 师 哈—哈……我就知道是这样。还有我那个站在那边的尽责的孩子。他看见了你，就上来把你从果树边赶走，不是吗？哈—哈……我确实相信他这样做了，不是这样吗，我的小埃芒？

埃 芒 我是在跟她说话。

老 师　确实是在说话。好吧，劳你驾进屋子去，等我决定给你的惩罚。（埃芒进屋）哈一哈……好了好了，我的小女儿，你用不着怕我。

奥 麦　（神气十足地）我不怕。

老 师　好。很好。我们应该象朋友一样。（声音变得色迷迷的）好，这件事不必使你担心，我的女儿……实际上只是很小的小事一桩。虽然说，要是我露出口风说你的小埃芒破坏了严重的戒律，当然咯，你知道，就可能叫他吃不消。我相信你一定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是吧？

奥 麦　不。

老 师　好。你是聪明人，我的孩子。你会洗衣服吗？

奥 麦　会。

老 师　好。你看你是不是现在跟我一块儿到我住的屋子去，我给你一些衣服洗，这样，咱们就把这件事情一干二净忘掉，好吗？就这样，来吧。

奥 麦　我等在这儿。你去把衣服拿来。

老 师　嗬！这算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叫我生气了。你应该知道不能违抗长辈们的话。来吧。

〔他一把捏住她的胳臂，想把她拉走。

奥 麦　不不，我不去你的屋。放开我。放开手，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头儿。

老 师　你要是不来，我就叫埃芒全家的脸都丢尽，还有你们家！

〔埃芒拎着一个小包裹上。

埃 芒　放开她！我们走，奥麦！

老 师　哼，你想上哪儿去？

埃 芒　回家！

老 师　哈一哈……那么容易，是吗？你以为你高兴什么时候离开就可以离开这儿吗？马上给我回屋去！

〔埃芒拉着奥麦的胳膊就走。

老 师　马上给我回来！

〔他赶上去，举起棍子。埃芒抓住棍子，一把夺过来，扔得老远。

奥 麦　（高兴得手舞足蹈）杀了他。打死他。

老 师　救命！救命！他要杀我了！救命！

〔埃芒惊慌地用手按住他的嘴。

埃 芒 老师，我不想害你，但是你也别想加害于我。（他松手）

老 师 你以为你犯了罪，还能逃掉？你还没有逃到城里，我的报告早已到了长老们手里。

埃 芒 你害怕我会告你的状？别担心。但要是你想羞辱我，那我就要说了。好在我也不回村儿里去了。就说我走了，不许多说。要是你多说一个字，当天我就会听到，当天我就回来。

老 师 嗬，你来告诉我该做什么？可你明年也甭想回来，我会赶走你。就是十年之后你也甭想回来。也别把你的子女送回来。

〔做着恐吓的手势下。

埃 芒 我不会回来的。

奥 麦 烟熏的秃鹫！埃芒，可他说你明年不能回来。那你干什么呢？

埃 芒 在大城市里干个小事儿呗。

奥 麦 刚才我还以为你要打他呢。你为什么不把他打个皮开肉绽？

埃 芒 奥麦，你仔细听好……我要出远门。

奥 麦 来吧，我们边走边说。

埃 芒 不，我走那条路。我不能回村儿里。

奥 麦 就因为这坏蛋？你总得先跟你父亲说一声。

埃 芒 你去，代我看望他。告诉他我出远门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想他会懂的。

奥 麦 可是，埃芒……

埃 芒 我还没有说完。你去和他住在一起一直到我回来。我和他说起过你。你好好照料他！

奥 麦 可你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

埃 芒 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去正是时候。毫无牵挂。

奥 麦 可是埃芒，你想离开我。

埃 芒 你别忘记我跟你说的一切。我不知道我要去多久。只要你还记得我，你就在我父亲家里住下去。等到哪天你等得不耐烦了，你就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你懂了吗？你一定要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

奥 麦 我什么也不明白，埃芒。我不知道你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是你永远不回来了呢！你别走，埃芒。别扔下我一个人！

埃　芒　我一定得走。现在让我送你上路。

奥　麦　我要跟你走。

埃　芒　跟我走！那谁来照顾你呢？我吗？你只会妨碍我，你是知道的！你会拉我的后腿，于是我就会把你抛弃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回家去吧，照我说的去做。照顾好我的父亲，也让他照顾你。

〔埃芒要动身，奥麦依依不舍。

奥　麦　埃芒，至少今晚别走。晚上会迷路的。你父亲，埃芒，他会怎么说呢？我不记得你告诉我的那些话……回村儿去吧……我不能一个人回去，埃芒……跟我一块儿走到十字路口吧。

〔埃芒沉着脸，跨开大步就走，当他加快脚步时，拉着他的奥麦失去了平衡摔倒，她急忙用双臂抱住他的脚踝，埃芒还是不停下来，就这样拖着奥麦。

奥　麦　别走埃芒……埃芒，别扔下我，别扔下我……别扔下你的奥麦……别走埃芒……别扔下你的奥麦。

〔埃芒——身为替身的埃芒——望着这一对少年男女消失的身影神经质地挪动了一下，仿佛想追随他们。然后站住，眼睛始终盯着他们刚站过的地方。片刻的寂静。这时那个小女孩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站着瞧埃芒。埃芒吃了一惊，担心地四下里张望。女孩走近，在他够不着的地方站住。

女　孩　你是那个替身吗？

埃　芒　是的。我是埃芒。

女　孩　你干吗躲着？

埃　芒　其实我是来喝水的……唉……屋子前面有人吗？

女　孩　没有。

埃　芒　不过屋子里也许有人。你听见有人的声音吗？

女　孩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埃　芒　好。谢谢你。（他正要走，突然站住）唉……你能……你会看到，桌子上有个杯子。你能不能给我去拿一杯水出来？水罐在墙角里。

〔女孩走了。她进了屋，回头仔仔细细打量埃芒，又溜出来，跑走了。

埃　芒　（坐着）也许他们都回家了。能歇一下多好。（听见了人声，仔细听）晚了。（小心翼翼地走近屋子）女孩儿，快点，我听见有人来了。赶快。（透过窗子朝里看）你在哪儿啊？她到哪儿去了？（他突然明白了，伤心地离开）

〔女孩领着贾古那和奥罗治上。

女　孩　（用手指）他在那儿。

贾古那　啊，他走啦。你那位朋友狡猾着呢。可这也救不了他。

奥罗治　你看见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女　孩　他要我给他拿水喝。

贾古那
奥罗治　啊！（相互对视）

奥罗治　我们早就该想到这个。

贾古那　这下子他肯定要完蛋了。唉，要是早点儿想到这个多好。

奥罗治　还不算太晚。到半夜还有一个钟头。

贾古那　我们得把所有人都叫回来。现在我们只要等着他就行了——在合适的地方。

奥罗治　需要通知所有的人。现在我们不要任何人拦住他了。

贾古那　一切都那么顺利。一定是天神们的亲自安排，奥罗治。到溪边去的小路上有什么东西，你能一下子想起来吗？

奥罗治　那些神树。

贾古那　我告诉你这真是天助我也！快走！

〔村里灌木丛生的一处地方。埃芒[①] 漫无目的地走了进去，好象已不在乎是否被人发现。远处，有一块地方渐渐明亮起来，只见围着一圈人群，个个都低下了头。另外有一个人离开他们，独自站着。就在埃芒朝他们看的时候，人群散开了，有些人朝他走来，在他旁边走过去了。最后剩下三个人，一个人（埃芒[②]）背朝着他，另一个是村里的祭司，再就是那个孤零零站着的。祭司走到那人（埃芒）身旁，把一只手搭在他肩

① 作为替身的埃芒。
② 过去的埃芒。

上。

祭 司 你来。

埃 芒 我就来。让我一个人在这儿稍稍待一会儿。

祭 司 振作起来！

〔两人相对无言。

埃 芒 我一走十二年，可她等着。这个一直被我认为是过分嘻嘻哈哈的姑娘！我象一个朝圣者，在外面流浪了十二年，徒然寻求那神秘力量的圣殿。谁知道，神奇的是这十二年里我这位孩子似的小妇人默默的力量。

祭 司 我们都看见了。这对我们是教训；我们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美德。

埃 芒 既然这样，那又为什么？如果她非得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死去，又何必白白地等了我那些年？（相对无言）我实在并不知道我要寻找的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我回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我究竟找到了没有，直到我回到家里，看到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妇女，却依旧保留着一颗孩子的心。等到我相信真是这样，我就想，原来这就是我所求的。它一直就在这儿。于是我抛弃了我新学到的知识。我埋葬了在陌生的地方形成的那一部分我。我在我出生的地方安了我的家。

祭 司 本来就该这样。

埃 芒 不，她的幸福是那么残酷地短暂，这不是真的！

祭 司 （抬起头来，看见那个抱着孩子和他们分开站着的人。他寂然无声地站着）你父亲——他在那边。

埃 芒 我知道他会来的。他带着我的儿子吗？

祭 司 是的。

埃 芒 他不让任何人抱这个孩子。你去安慰安慰他，祭司。他就象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奥麦，你们都知道她照顾他是多么体贴入微。你看我们实际上都是多么坚强的人。在老人的心底里，他盼望的实在是一个女儿。去吧，去安慰他。他的悲痛比我还深。

〔祭司走过去。老人站的地方远离送葬的人群。他神情严峻，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坟墓。祭司走到他身旁，站住，看出他无法减轻老人的悲

伤。他低垂着头，往前走了。

〔埃芒——身为替身的埃芒——渐渐走近坟墓，那另一个埃芒已经走了。他走近土堆，慢慢跪下，两手捧起沙土往自己头上倒。渐渐暗场。

〔贾古那和奥罗治上。

奥罗治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贾古那 他会来的。所有的井都派人看守了。只把溪水留给他。这头野兽一定会来喝水的。

奥罗治 你有把握，不会不灵吧——我是说那个捕兽的夹子。

贾古那 只要是贾古那安的夹子，就连大象都会来朝拜——大象的鼻子朝下，一只腿翘到天上。等那替身踩上这些倒在地上的树枝，它们就会一起飞上那丛圣树。

奥罗治 唉，真要过了这个漫漫长夜我才能透过气来！

〔两人下。

〔埃芒——身为替身的埃芒——上，和贾古那、奥罗治来自同一个方向。在他前面有一个静静站着的人，那是头上顶着那只小船的老人。

埃 芒 （高兴地）父亲。

〔老人没有转身。

埃 芒 是你的儿子，埃芒。（走近他）你不想看看我吗？是我啊，埃芒啊。（走得更近）

老 人 你走得太近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头上顶的是什么吗？

埃 芒 可是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老 人 那就走开。我们不能奉献我们两个人。

埃 芒 你先告诉我，你是上哪儿去？

老 人 你问这个？除了河边，还到哪儿去？

埃 芒 （显然感到宽慰）我就是想弄个确实。我的喉咙干得冒烟了。为了找溪水，我整整跑了一夜。

老 人 那是另外那条路。

埃 芒 你不是说……

老 人 我走的是远路，你知道我必须这样；你走那条路快一些。走吧。

埃 芒 不，我又会迷路的。我跟你走。

老 人 回去，我的儿子。回去！

埃 芒 为什么？难道你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吗？

老 人 听父亲的话，回去。

埃 芒 但是，父亲！

〔他正要拉住他，那老人马上迅速地小跑起来。埃芒迟疑了一下，精疲力竭地跟上去。

埃 芒 等等我，父亲。我跟你一块去……等……等等我，父亲……

〔突然有树枝折裂的声音，枝干突然抖动的声音。接着便是寂静。

〔埃芒的屋前。树丛上挂着那个模拟人。桑玛上，依旧由伊法达搀扶着；当她看见那个悬挂着的模拟人，顿时呆若木鸡。伊法达疯了一般，冲上去一把扯下那个模拟人。桑玛失去了她最后的一点意志力，瘫倒在墙边。离他们不远处，半隐半露地站着那个女孩子，无动于衷地盯着他们瞧。伊法达抱着模拟人，站在桑玛身边。女孩呆在原处观察。

〔几乎同时，村里的人开始回来，一个个沉默寡言、深为内疚的样子。他们在屋前经过，尽可能地离屋子远些。相互间谁也不说话。终于出现了贾古那和奥罗治。贾古那走在前头，一上场就看见桑玛。他马上站住，稍稍退后。

奥罗治 （近乎耳语）什么事？

贾古那 那条毒蛇。

〔奥罗治小心翼翼地向那女子探视。

奥罗治 我看她连看都不会看见你。

贾古那 你有把握？我可没有心情再跟她打照面儿。

奥罗治 我们回家吧。

贾古那 今儿晚上见到的这种胆小懦弱简直叫我打心眼儿里感到恶心！

奥罗治 那是人的本性。

贾古那 要是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太可悲啦，我们做这一切全是为了他们。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大家的利益。这个人是死是活，对我有什么好处？可你瞧见他们了吗？他们个个都抬头望着那个人，哑口无言。

奥罗治 这种场面他们平常哪见过。

贾古那 连女人都不会象他们当时那样丢人。一个个都象害病的狗那样溜走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咒诅他。

奥罗治 他们不光躲开了他。你没看到，连我们也没人理睬吗？

贾古那 总有人要为今天晚上的事情付出代价的！

奥罗治 唉，我们回家去吧。

〔两人下。桑玛、伊法达和女孩留在原处，灯光渐暗。

——剧 终

路

(1965)

邵殿生译

人　　物

穆拉诺　教授的贴身佣人。

柯托努　不久前是“安全正点”车的司机。

萨姆森　乘客招徕员，司机柯托努的助手。

沙鲁比　见习司机。

教　授　“司机之家”的老板。过去是主日学校的教师、教堂里的读经师。

市　长　政客。

小东京　司机，流氓头子。

包打听乔　警察。

几个流浪汉　多半是失业的司机、乘客招徕员。

群　众

第一部分

天方破晓，晨曦照出路边一座棚屋、屋后破烂的篱笆和教堂的一角，教堂的一扇彩色玻璃窗紧闭着。带十字架的尖顶直矗云霄，望不到头。在棚屋的一角，向台前方伸出一辆破卡车的后身，车身倾斜，下面没有车轮。车上挂着招牌“车祸（货）商店[1]——各种零件，一应俱全”。棚屋的另一角落，有几条长凳和当凳子用的几个空啤酒箱。前台一侧，放着一桌一椅，在周围环境中显得相对整洁。

柯托努躺在卡车后挡板边一张席子上酣睡。萨姆森伸开四肢，睡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头下枕着个小包袱。在另一个角落的长凳和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停车场常见的流浪汉。沙鲁比睡在拼在一起的两张条凳上，他的司机制服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头边。穆拉诺蜷缩在教授的桌子底下。

穆拉诺爬起来，走到淹没有各种各样破轮胎、车轱辘、扭弯了的保险杆等破烂儿中间的水罐前，洗了脸；拿起他攀登棕榈树用的绳索、装酒的葫芦等物，走了出去。萨姆森在穆拉诺洗脸时已经醒来，偷偷地瞧着他。当穆拉诺的身影消失时，他先想跟踪他，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回来继续睡觉。

钟楼的大钟敲了五下。萨姆森伸了个懒腰，翻腾了一阵，最后搔着痒爬起来。他走出棚子，用眼睛搜索穆拉诺的身影，终于作罢。他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看到桌子上一个盘子里有面包碎屑就站住拈起来吃。接着他走出棚子到墙根前解手，又伸伸懒腰象个十足的懒汉。当他正要回棚子的时候，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于是他转身略带慌张地朝教堂的墓

① 原文是 AKSIDENT STORE.

地走去。篱笆有一个缺口，他钻了过去，壮着胆子一步步往里走。这时塔楼的钟敲半点，吓了他一跳，还没有弄清那是什么声音，他便从豁口里窜了回来。他朝钟楼挥了挥拳头，又回棚屋。

看见所有人都睡得那么香甜，他恼怒起来。他朝沙鲁比的腿上踢了一脚，可是沙鲁比仅仅把腿缩了回去。他又把另外一个睡着的人从条凳上推到地上，那人在地上继续呼呼大睡。四周乱放着好些上次狂饮后的空杯子；萨姆森拿起一个马口铁的杯子往上扔，让它掉下来。只有一两个人有反应，但也不过是翻了个身。他感到厌烦，就走到墙角一个蜘蛛网跟前，用一根棍儿捅它；很快又厌倦了。

萨姆森垂头丧气，猛地往席子上一躺，没想到大钟又敲响了，吓得他蹦了起来。

沙鲁比翻身，起来。

沙鲁比 我敢打赌，准是六点了。不知是什么缘故，不管我什么时候睡，总是打六点就醒。真是奇迹。（他掏出洁齿的口嚼草，咀嚼起来）

萨姆森 奇迹倒是有，不过不是你所说的。你居然用起了口嚼草，这倒可以算作奇迹。

沙鲁比 瞧你，萨姆森，这才是大清早呢，你如果又来这一套，还不如回去睡觉。（开始穿上他的司机制服）

萨姆森 谁借给你的制服？

沙鲁比 我自己花钱买的。

〔萨姆森走过去摸了摸制服的料子。

萨姆森 旧货。

沙鲁比 旧货又怎么着？

萨姆森 你至少该把它洗一洗嘛。瞧那块血渍，有人把你的牙敲掉了吧？

沙鲁比 胡说，那是油渍！

萨姆森 算了算了。可你这个人真滑稽。滑稽得简直赶上街上那些傻子[①]了。一个人连工作还没找到，怎么能先买制服呢？

沙鲁比 印象嘛！我想制服能给所有未来的雇主留个好印象。

① 尼日利亚街上要饭的残废人、白痴。

萨姆森 带着前襟上那块血渍？

沙鲁比 你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儿吧，你这个失业的乘客招徕员！

萨姆森 我是失业的乘客招徕员？我倒要请教，你是什么？

沙鲁比 一个穿制服的私人司机，暂时闲着没事做。（整了整制服）

萨姆森 我的上帝！你活象一只穿上水手服冒充水手的猴子！

沙鲁比 你纯粹是妒忌。我知道我没有工作，可我有制服！（动手擦亮制服上的铜纽扣）

萨姆森 （晃着脑袋）你知道，费那么大劲去擦亮那铜纽扣，还不如花点力气去刷刷你的牙齿，洗洗你的身子呢！只要一小块肥皂和海绵就行了。新制服终究该配上个干净身子，白上衣也该有一副白牙齿啊。

沙鲁比 （着急了）你这是怎么啦？你昨儿夜里梦见我啦，还是怎么的？老天爷，你怎么不去管管你自己的事儿！

萨姆森 因为我没有事儿好管啊，你这只脏猪！早晨这个时候我干吗在这儿坐着？凡是有自尊心的乘客招徕员，都早就在停车场上拉主顾了。你看看这些招徕员，还在睡大觉。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丝毫没有自豪感。有时候当招徕员，有时候当盗贼。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这一行里的害群之马，毫无职业荣誉感。你听听，他们打鼾打得就象他们的排气装置失了灵。现在柯托努要我干的就是，不管碰上哪辆车，就去当它的招徕员。难道这是我这个汽车场上天字第一号的招徕员该过的生活？

沙鲁比 依我看，要饭的还能有什么选择！

萨姆森 是吗？不过，你当然清楚。只要能要到点儿什么，你是会爬着去乞讨的。至于我，我是有骨气的人。我只为我的司机招徕生意，不为别人。我只为一个司机招徕生意，不多也不少。

沙鲁比 你说你有自尊心，可你终究不过是个大卡车的售票员。

萨姆森 胡扯！我们开的是公共汽车。所有的座位，都朝前面，跟司机和头等乘客的座位一个样。要是普通卡车，不是侧着身子坐，就是朝后坐。

沙鲁比 不管怎么说，事实上你是跟客车打交道。你和这班流氓是一路货色。可我就不开客车。我只给私人开车，不多也不少。

萨姆森 没有执照的私人汽车司机！去你的吧，我的老兄！

〔沙鲁比把最后一颗铜纽扣蹭了一阵，挺直身子，显出得意的神气。

沙鲁比 瞧我这么一站，配给英国女王开车。

萨姆森 她一瞅见你，连王位都不要了！

沙鲁比 我所缺的，就是一张执照。要是教授肯为我伪造一张就好了。

萨姆森 那就去求他呗。

沙鲁比 都求过他一百回了，可他总是说……

萨姆森 （模仿教授的神气）走开。等你找到了工作再来。

沙鲁比 你瞧。可没有执照，也就找不到工作。

萨姆森 而你没有工作，也就弄不到执照。这么说，你还不如干脆吊死算了。

沙鲁比 我不知道怎么个吊法，你能做个样子给我看看吗？

萨姆森 等教授回来，我就告诉他你曾经想上吊来着。

沙鲁比 （蹦起来）你听着，你吓唬不了我。你以为谁怕那个疯子?!（往教堂的墓地张望）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睡觉。

〔过了一些时候，那些睡觉的人陆续起身，洗脸，在后院里走动，围着篱笆转悠……

萨姆森 闹不清他睡不睡觉。这个人，我真摸不透他，夜夜到教堂墓地去睡觉，和那帮死尸作伴儿。

沙鲁比 你不知道，这才是生财之道呢！如果你会遣鬼，会画符念咒，你就可以靠它们发财。

萨姆森 你认为教授很有钱吗？

沙鲁比 这个人太聪明了。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藏钱的地方。说不定他还是个百万富翁呢。

萨姆森 （若有所思）我有时想，如果我是百万富翁，要拿这些钱干什么？

沙鲁比 我第一件事就是娶十个老婆。

萨姆森 干吗十个？

沙鲁比 因为一过十我就数不清了。

萨姆森 你就知道把钱浪费在娘儿们身上。

沙鲁比 干吗不？有了一百万镑，不搞女人，还干什么？

萨姆森 要是我的话，我就把全国的运输卡车统统买下来，然后委托柯托努当司机头儿。

沙鲁比 柯托努？柯托努算老几？难道他那点经验能超过我？

萨姆森 你？别让我笑掉大牙啦！你连给他的车轮揩牛粪都不配。你么，我要雇你当我的私人司机——要是你胆敢穿了这么脏的制服挨近我，我就要把你当马抽。

沙鲁比 谁穿脏制服啦？我昨天洗的它，浆的它。难道三便士的浆粉让它挺括一天都不行？

萨姆森 至于教授么，我要专门拨给他一间带空调的办公室，备有自动印刷机等等、等等，好让他给我所有的司机制造假执照。此人可是一位艺术家，我作为一个百万富翁，非得支持文化不可。

沙鲁比 有朝一日，警察抓住了你……

萨姆森 什么样的警察？警察每天早上都要在我家大门口列队领取小费。哪个也不敢在大路上碰一碰我的卡车。（他举起教授的椅子，砰的放到大桌子上，自己爬了上去，几乎同时又跳了下来，掀起柯托努身上的被单——柯托努翻了个身，后来慢慢地醒了。萨姆森把被单往肩上一披，又爬上桌子。他拿出教授的眼镜，低低地架在鼻子尖儿上，装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轻蔑地朝他跟前想象中的一队人打量了一番，得意地咧开嘴笑起来。

萨姆森 E sa mi。①

沙鲁比 （下跪，行额手礼）非洲的大富翁！

萨姆森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沙鲁比 好傲气的百万富翁！

萨姆森 怎么回事？今儿早上你没吃饭吗？我跟你说，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沙鲁比 百万富翁萨姆森！

萨姆森 啊，我的朋友们，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沙鲁比 （作祷告状）求您赐给我们每天的外快②！阿门。

萨姆森 （把手伸进一只假想的钱袋；他想将一把硬币扔给他们，突然又止住）要记住，当官的先领。警长们！（撒钱。沙鲁比连滚带爬地过去捡钱）巡官们！（重复以上的动作）警官们！（沙鲁比又去抢钱）好，这就是

① "歌颂我。"——原注

② 诙谐地套用基督教祷告词中的"求您赐给我们每天的食粮"。

我称作纪律严明的队伍。下面该那些带一道杠花和两道杠花的了！(继续撤钱。沙鲁比后退到一个新的位置上，捡起赏钱)好极了！好极了！现在轮到那些新手了。(重复以前的动作)这会儿你们可以走啦。抓人的能手们！(他和沙鲁比笑得前俯后仰。柯托努这时坐了起来看着他们)

沙鲁比 哈哈，让人们说真话吧，有钱才有势嘛。

萨姆森 上帝啊，要我说心里话，我要好好享受享受！我要享受一番，连上帝都要妒忌我。要是他妒忌我让我死了，那我就去经营来往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长途汽车业务！

沙鲁比 到天堂有什么公共汽车？到天堂去旅行有时倒坐飞机或者直升机！

萨姆森 (又扮演他刚才的角色)过来。

沙鲁比 是，老爷，是！

萨姆森 你今天洗过脸了吗？

沙鲁比 老爷问的是我吗？

萨姆森 张开你的嘴……张着，张开你的嘴。张大一点！好臭！

沙鲁比 老爷！

萨姆森 满嘴臭气。臭得可以了，凭这一点我要提升你当我的私人保镖头儿。当警察带着防暴队，配备着催泪弹等玩意儿来的时候，你就张开嘴对他们呵气。这就叫做反击。

沙鲁比 是，老爷，是！

萨姆森 不过你可得注意别冲着我喷气。只要风往另一个方向吹，粪堆就有它的用场。可过去有的时候，你竟对着我喷气。

沙鲁比 我吗，老爷？对着百万富翁的脸喷气。是我吗，老爷？

萨姆森 就是你嘛！你是说我撒谎？

沙鲁比 我真太抱歉了，老爷。

萨姆森 再说，坐你的车也真是活受罪。你们这帮司机全都一个样。当你开上一条望不到头的公路时，你就张开屁股朝头等车座上的乘客放臭屁。不是这样吗？

沙鲁比 是，老爷，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老爷。绝对没有，绝对没有，老爷。

萨姆森 现在我要你开那辆轿车——大的那辆——两点钟的时候沿着玛丽娜大街跑一趟。凡是刚下班的最最漂亮的小姐们，或是刚放学的脸蛋儿

鲜艳娇嫩的姑娘们——统统让她们上车，带到我家里来。象我这副老骨头，就得往血液里添加一些新鲜的滋补剂。

〔他俩大笑不止，没有发觉教授已经走近。沙鲁比先看见他，一时呆若木鸡，过了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起话来。

沙鲁比 萨姆森……教授……！

萨姆森 教授怎么啦？（沙鲁比用发抖的手朝教授指了指，但是萨姆森没有转过头去）你以为你跟前是一个新出世的傻瓜吧？这会儿教授来这儿干嘛？

〔教授走到门口，沙鲁比一下子钻到了桌子底下。萨姆森转过身来已经太晚，只好呆呆地望着他。教授身材高大，穿一身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燕尾服，大礼帽，等等，都已破旧，上衣的翻领由于屡经熨烫而发亮。他手里提着四大捆报纸，还有一个木头插座，固定在插座上的金属棍儿上插了好些零碎纸张。一只胳膊肘上挽着一根手杖，另一只胳膊夹着一块路标，上面画着个弯弯曲曲的记号，并写着“转弯”两个字。

教　授 （进门，自言自语，神情极为兴奋）简直是奇迹……黎明带来种种最了不起的奇迹，可是今天……今天这个黎明的奇迹更是出人意料。在最最奇怪的地方……我的上帝啊！事事都充满了奥秘。每个小时都有新的发现——这在我已是常事，但想不到的是我竟被引到了它隐藏的地方，天知道它在那儿秘密地发芽生长经过了多长时间……因为这是无可怀疑的：这“启示”① 就在那儿长大，它从那地里长出来，直到我采下它……（来到了平常放他那张桌子的地方，他迷惘了，朝四周张望了一

① 本剧主人公教授自始至终在寻找似乎是说明生死奥秘的“启示”(The Word)。这里，他刚从公路上的车祸肇事地点寻找“启示”回来。随着剧情发展我们看到，教授原先在教堂里当读经师时，曾把圣经当作“启示”。“The Word”在基督教中，有时译作圣经，福音，有时译作“道”(《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本剧中由于教授是一个似疯非疯的人物，他所追求的又是虚无飘渺的生死真谛，所以作者用 The Word 时，是多义的。有时有“启示”的意思，有时有“真言”、“神灵”等意思。译文中除一处因它具体指的是圣经，译成“圣经”外，其余的一概译成“启示”。此外，剧中偶尔又用另一词 revelation(启示)来表示同样的意思，为了有所区别，凡是 The Word，译成“启示”时加引号，而 revelation，则不加引号。有的评论家认为索因卡让剧中教授故弄玄虚，使其他人物对他所追求的“启示”不甚了了，以致影响到观众对此剧的理解。其实，这是剧本的形而上学的主题思想所决定的。

下，但是没有发现坐在桌子上面的萨姆森）这是我的接待站吗？我敢起誓……（他突然起了疑心，紧紧夹着路标不放）如果这是阴谋诡计，我发誓，他们别想从我手里夺走它。即使我的眼睛受到蒙蔽，我的身体被符咒勾引来到这里，我也决不交出我彻夜不眠的收获。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把它夺去！（他终于抬起头来，看见了萨姆森，仔细地打量他）你这位先生不象是我这儿的常客，要不我该认得你。

萨姆森 不，不，不是。

教　授 这么说，你承认了，当然咯，你假装这儿的常客也没有用。

萨姆森 不……我的意思是……

〔教授突然低头往下看，瞧见沙鲁比的屁股翘在桌子外面。他摆出一副防卫的架势，挥起手杖，接二连三地猛击他。

教　授 快出来。我看见你们了。你们一共有几个人？快出来快出来。你们可能是魔鬼的嫡系部队，但是我的臂膀有不屈不挠的“启示”给我的神力！

萨姆森 对——对——对不起先生，我想您是弄错了。

教　授 我错了？

萨姆森 也许是您走错了地方。

教　授 你认为我走错了地方？说真的，在我追求“启示”的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可是……留神，你得说真话……你不是上这儿来抢我的“启示”的吧？

萨姆森 哦不……哪儿有这回事。我看，您准是走错地方了。

教　授 这么说，我得赶紧走了。（转身要走，又止步）不过，你能先告诉我，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吗？

萨姆森 哦，当然。您走错了地方。

教　授 哦，我也这么想。我竟走到这儿来，也真奇怪。也许是一种精神的感应把我吸引来的。你也是不知不觉顺着这条小路走来的吗？

萨姆森 什么小路？我的意思是……不……您不是急着赶路吗？再见吧。

教　授 （又惊奇地打量他的高度）是啊，你象个是懂事的人，高高在上不和尘世接触。可是，这是一条不能和神的思想真正交流的路子……拒绝和尘世接触就不能得到“启示”。

萨姆森　我同意……现在请走吧，我们太忙了。

教　授　能不能请问你尊姓大名？说实话，我确实是因为走错路有点儿搞糊涂了，但是看你的脸，我觉得有点面熟……

萨姆森　根本不可能。我敢肯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教　授　你就住在这儿吗？

萨姆森　是……嗯……这地方是我的。实话跟您说吧，我是个百万富翁。

教　授　你是什么？

萨姆森　（胆子大了些）是的，一点儿不错，一个百万富翁。

教　授　我简直搞糊涂了，不过因为我一心只想见到"启示"，所以有时候我会在凡人中间迷了路。（要走）

萨姆森　这正是我费半天劲告诉你的。再见！

教　授　（悲哀地摇摇头）谁寻求"启示"，谁就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他看见柯托努坐了起来，便站住了）可我真的认得你。你是那个洗手不干了的往返跑海滨的司机。

萨姆森　他不干了？我是说，你说的是谁啊？噢，他！怎么，我今天早晨才雇了他。那他准是改变主意啦。

教　授　啊，我不是说过，准是由于一阵感应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吗？我知道我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迷路。

〔萨姆森拚命示意柯托努，让他把教授支走。

柯托努　要是你乐意，教授，我送您回家。

教　授　可你的东家呢……？

萨姆森　……没有意见。带上他吧！说实在的，我不再需要他了。他的梦话太多。去吧，你被解雇了。再见吧，你们二位！再见……再见。

教　授　那就来吧，我带你去看一个新的奇迹……一场疯狂的车祸，汽车撞到了大树上——咔叭啷！碎玻璃碴子象冰雹似地飞溅在那些吓破了胆的人身上。

萨姆森　（突然一惊）等等！是出了什么事故吗？

教　授　你对真正通向"启示"的路竟然这么无知。这绝不是什么事故。

萨姆森　好吧，您愿意叫它什么就叫它什么吧。可您总不会是想带他去瞧这种破烂场面吧。

教　授　（发怒）你怎么敢这样说话？你当我是那种幸灾乐祸看热闹的傻瓜吗！

沙鲁比　（从桌子底下喊话）萨姆森，你疯了吗？看在上帝面上，快让他们走！

教　授　（对柯托努）这个百万富翁！他是不是把你的灵魂也买啦？

柯托努　别管他，教授，我们走吧！

萨姆森　（几乎是哀求）柯托努，别跟他去！

〔教授走近萨姆森。

沙鲁比　这下子他就要认出我们来啦，你这个招徕乘客的傻瓜！

教　授　我睡觉的床就在死人中间。每逢那路发出胜利的叫喊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就急急忙忙赶去，来到那群蜂拥着的、对他们刚抛弃的臭皮囊忿忿不满的魂灵中间。那儿是臭肉的市场，苍蝇嗡嗡，老太婆们七嘴八舌吵吵闹闹。我说的那个地方离这儿不远，如果你有兴趣……我就让你看看我努力追求的这个真理。

萨姆森　不，谢谢，谢谢。我可不会找上门去看这种煞风景的场面。

教　授　你是害怕吧？我知道在追求[①]中会遇到危险，但是这"启示"不能在有生命的地方找到，只能到死神身边去找。你知道，有三个鬼魂逃上了那棵树。你去看了，就会认为那辆汽车也在他们后面使劲往上爬呢。嗬，那马达愤怒的咆哮！不过，事情是无法补救了。他们都死了，三个人全被钉死[②]在硬树枝上。我看到这个"启示"生长在淌满积血的车辙里。好吧，现在请你这位高高在上地坐着的人告诉我，你以为我是无缘无故、毫无意义地被惊醒的吗？

沙鲁比　别回答他，萨姆森。快让他走！

萨姆森　可您完全没有必要把柯托努带去看嘛！

沙鲁比　快让他走，要不就晚了！

柯托努　我们走吧，教授。（他把教授引到门边，回身对萨姆森说）完全为了生意去走一趟。别瞎操心！（和教授同下）

教　授　可你别以为我把所有这些迹象都信以为真了。这也可能是以假乱

---

① 追求，Quest，亦可作"验尸"解。可能有双关的用意。

② 钉死，Crucified，原意是"钉死在十字架上"。

真。我明白，这还不是"启示"，不过，每一次发现都是一个路标……总有一天，这启示会毫无保留地裸露出来……种种假象都将成为过去，我的目标将证实是正确的……

〔他的声音渐渐消失在远处。萨姆森和沙鲁比一动不动地呆着，直到听不见教授的声音为止。

沙鲁比 （从桌子底下爬出来，掸掸身上的尘土）只能说你走运！象一条猎犬一样走运！我是说，你该象一个作案的贼一样当场被抓住……

萨姆森 可柯托努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沙鲁比 哪句话？

萨姆森 他说他是为了生意去走一趟。用这样的说法讲这种事，也真滑稽。

沙鲁比 可他真是为了生意。

萨姆森 什么生意？

沙鲁比 去你的吧！你不是他的老搭档吗？你还想装做不知道？

萨姆森 不知道什么？

沙鲁比 好吧，你以为我这身制服是从哪儿搞来的？

萨姆森 偷来的呗，那还用说！偷死人的东西，正是你这号人干的事！一个平常的商店扒手。当缅甸中士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敢的！

沙鲁比 好啊，你倒有心情拿这制服开玩笑！要知道我正好是从你的老搭档手里买来的。

萨姆森 从柯托努手里？你疯了吗？

沙鲁比 你干吗不睁开眼睛瞧瞧，如今在卡车挡板后面作买卖的是谁？

萨姆森 我能看到谁呢？难道看到你爹的烂掉的尸体？

沙鲁比 要是那儿有他，准是你朋友弄来放在那儿卖的！

萨姆森 你撒谎！

沙鲁比 你等着。等他回来，你就会亲眼看到。

萨姆森 别胡说八道啦，那是缅甸中士开的铺子。

沙鲁比 缅甸中士死了。

萨姆森 那么柯托努是什么时候当了他的合伙人的？

沙鲁比 不是合伙人，朋友；是继承人。柯托努已经把他的店盘过来了。

萨姆森 （暴怒）撒谎！你这个背后伤人的卑鄙家伙！

沙鲁比 就算我没说。你自己等着瞧吧。

萨姆森 是什么时候的事？什么时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

沙鲁比 你把眼睛藏到哪儿去了？瞧，你就是想继续欺骗自己，也还是先下来为妙。要是教授再闯进来，这一回他就不会再让你给蒙过去了。

萨姆森 （慢吞吞地爬下来）上帝啊，上帝！我真不相信。可柯托努想干什么？他是想装做毫不在乎吗？

沙鲁比 小心，趁老头儿回来之前把这些东西放回原处。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他们重新放好桌子。

萨姆森 他不会回来的。每逢出这样的差错他就吓坏了。他就想，这证明他在什么地方深深陷入了错误。你瞧着吧，等他下午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他原原本本地讲这件事。

沙鲁比 我还是觉得你走运。我直担心他会用他叫"启示"的那玩意儿一下子把你从桌子上打下来。

萨姆森 可柯托努不是那样的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干。我只说了句，把你的执照取回来，别给殡仪馆去揽生意。

沙鲁比 好嘛，你想让他回到公路上继续开车，不是吗？所以他现在开足马力回来了。既当汽车零件店老板——还说不定会偶然为这个铺子[①]供应点儿什么。

萨姆森 于是，你就用你的狗嘴恶毒地诅咒他，是吗？只有你这号人才会供应这种货色，你这个常年不断出事故的司机！（垂头丧气地坐下）

沙鲁比 你逃脱了一次还不谢天谢地，怎么又去坐在教授的椅子上！

萨姆森 眼下我什么都不在乎啦。柯托努跟了他去，我敢打赌，这一回来，他就更糟啦。

沙鲁比 （要走）你干吗死不放手？他说他再也不想开车了，可你没完没了地缠着他，倒好象你是他老婆。哈哈，难道他生下来脖子上就捆着个方向

---

① 沙鲁比指的是"车祸（货）商店"。他是说，柯托努既当老板，又开车。遇到开车闯了祸，还可以为商店提供点儿破车上的零件。

盘，非当司机不可？

萨姆森 这件事全是教授干的。可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以为他也许能使我这个开小差的老搭档改主意呢。现在，他反倒带着柯托努去看另一起车祸。

沙鲁比 他是疯子。你干吗要因为他这样的人担心？难道你以为，柯托努连他是疯子都不知道。

〔教堂的窗户突然打开，可以看见里面的读经台——一只青铜的苍鹰① 平展两翼，上面放着一本巨大的经书。过了不久，从窗户里传来阵阵管风琴声。萨姆森侧耳倾听了一会儿。

萨姆森 没有先前那第一个人弹得好——这是教授说的。

沙鲁比 他干吗每天早晨都独自到这里来弹那玩意儿？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

萨姆森 这是排练，笨蛋！你以为人家只要在那管风琴前一坐就能弹得那么好吗？啊，当教授还是教授的那会儿，他就会在礼拜结束后，上前去告诉那弹风琴的他什么地方弹错了。甚至在唱诗时，只要听到什么地方错了一个音符，他就会摇着头，往教堂四下张望，一边嘴里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弹风琴的一看见这种情况，就知道自己要倒霉了。

沙鲁比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弹呢？

萨姆森 你到底是哪儿出生的，连教授的事都不知道？

沙鲁比 我只知道有过那桩教堂基金的事情。他进了监狱吗？

萨姆森 你以为他们就这样把人关进监狱？把教授本人关起来？当然，你不了解历史。当教授走进教堂的时候，所有人都转过身来，全教堂的人都目送他就座——听我告诉你吧，他还有他自己的私人专座，如果有什么陌生人走来坐了他的座位，教堂执事马上就跑过来把他撵走。

沙鲁比 那不是教堂，而是上流社会。

萨姆森 你不懂人们叫做阶级的东西，还是闭上你的嘴巴吧！教授嘛，他有地位。他有派头儿。他现在穿的那套衣服，就是当时他去做晚礼拜常穿

---

① 读经台通常为木制，偶或为金属制，有时做成鹰式，在伸展的双翼背部装上一个架子，放置经书。

的。我告诉你，那时候，左邻右舍都常来观看，他们常聚集在我们每天喝酒的地方，隔着窗子看他，看他和他铺在前面长凳上的上百条手帕……（萨姆森已经开始扮演教授，他拿起几块油腻的破布在一条长凳上一一摊平，自己在后面跪下。他的举动，倒象个谨小慎微的纨袴子弟。突然他站起来，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这一鞠躬表示传道师刚刚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名字。噢，我再告诉你，那传道师在布道前都把他的讲稿送给教授过目。（他坐下，作倾听状。蓦地紧皱眉头，从一摞书中间拿出一个笔记本，在上头写了些什么）记下的是一个论点，准备在礼拜结束后和传道师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拿起一块手帕轻轻拂了一下眉头，又庄重地把手帕放到一旁）一块手帕他从来不用两回。从不。

沙鲁比　他们说有一天他和主教打架，那是怎么回事儿？

萨姆森　什么样儿的打架？

沙鲁比　他不是动手打了主教吗？

萨姆森　我看你根本没有听懂我跟你讲的事。你以为教授这样有身份的人会干出这些乡下佬、出租汽车司机的勾当？我的伙计，他们的确打架了，可是那是绅士们之间的一场决斗。你瞧，让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就因为主教自以为有 B. A，B. D[①] ……

沙鲁比　有多少？

萨姆森　B. D，就是神学士，笨蛋！可是神学士也罢，不是神学士也罢，他就是没有教授那份儿口才。事实上，人人都说，应该由教授来布道，可笑话终究是笑话，我的意思是，教授没有受过圣职礼。所以说，能听听他读经，我们也该满意了；我跟你说，来做礼拜的人中间总有四分之三是专门来听他读经的。所以那主教就妒忌他。每当主教进行月访，在教授读经之后开始布道时，他总会遇到干脆利落、无法还击的一棒。主教还没张嘴，教堂里一半人已经睡着。那些没有睡着的人只是在看着教授记笔记。（刷地一下抽出他的笔记本儿，狠狠地记下些什么）这就是说，记下了严重的语法错误，于是，主教扔出了炸弹！

沙鲁比　哼！假如你是主教，碰到别人对你这样，你不恼火？

① B. A，文学士；B. D，神学士。

萨姆森 等等，你还没听我说那次吵架的正文呢。那天就是耶利哥墙（他用手指了指）倒塌[1] 的日子。主教想，他得教训教训这个教授。于是在讲道的时候，他每两句话里就有一句要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开头，教授还想努力坚持下去。（他站起来，鞠一躬，坐下，又鞠一躬，坐下，动作越来越快，可是始终不失他那文雅的、事事考究的风度，接二连三地把手帕扔到一边）当时我在场。柯托努也在。常去那里的那些人也都在。但是我们都太兴奋了，大家全跑过去，爬上墙想看个仔细。我们都想知道他们俩到底谁赢，是把教授累得脖子抽筋，还是主教又出了语法差错。（管风琴声音响亮、急促，配合着这场斗争）做礼拜的教徒们鸦雀无声，他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也知道这是他们的主教和给他们读经的教授之间最后的决斗……（萨姆森突然鞠一大躬，而且弯着腰有好一会儿。他再开口时，仍保持着这个姿势）教授就是这样解决这个难题的。他又鞠了一躬而且就此弯着腰不动。主教没完没了地讲道，激昂的声调在教堂里回荡，教授低头弯腰，一动也不动。（萨姆森坐下，一面回忆，一面摇头赞叹不已）

沙鲁比 可那堵墙是怎么倒的？

萨姆森 那就是我们的错了。我们一个个全都骑在墙上，就象骑在获胜的骏马上似的。到这儿来喝酒的成年顾客和所有那些地痞流氓全都在教堂墓地前面的这堵墙上翻进翻出。突然——轰隆一下！

沙鲁比 你在墙上？

萨姆森 我跟你说，你简直分不清哪儿是人，哪儿是碎砖乱瓦。教堂里的人全都冲了出来，其实没有必要，谁也没有受伤。你可以想象得出，正当主教的讲道声震撼着讲坛，要把人类轰向地狱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跑出来的情景。所以那堵墙也就没有再修，主教不让修。依我说，这纯粹是出于怀恨。

沙鲁比 那他是什么时候偷的教堂基金？

萨姆森 他什么也没有偷。

---

① 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故事见《圣经·旧约》中《约书亚记》第 6 章。这里是指教堂围墙的倒塌。

沙鲁比 （耸耸肩膀）终有一天我要找到他藏钱的地方。

萨姆森 你试试！教授会象用旧报纸捏蟑螂似地把你收拾掉！

沙鲁比 你以为我怕他那一套鬼把戏？

萨姆森 （若有所思地）那些日子，教区里的空气火药味十足，就连政治斗争也没有那么热闹。

沙鲁比 唉，我得去找工作了。这整个早上都浪费在看你演戏上了。

萨姆森 你现在到哪儿去？坐下来咱们聊聊吧。

沙鲁比 不坐了。要是碰上客车要雇有经验的招徕员，我就来叫你。

萨姆森 谁求你啦，你走你的吧，伙计。

沙鲁比 好吧。你就坐着演戏吧。（下）

萨姆森 （烦躁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居然想让那个臭虫留下来跟我做伴儿，可见我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臭嘴巴！（他越想越沮丧）要是他在柯托努回心转意、同意重新去跑公路之前先找到工作，这家伙准会叫人没法忍受。这一切全都怪柯托努。没有他开车，我这个招徕员还有啥用场？我早该知道，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他的一举一动，从来就不象个正常人。别的司机特地拐个弯儿去压死个把条狗，可柯托努却几乎让客车翻个筋斗，只为了避开一只满身跳蚤的癞皮狗。为什么，我就问他；为什么？你难道不知道狗是奥贡神[①]的肉食？你听我的忠告，柯托努。你接受我的忠告，快压死一条狗，别等太晚了！

〔正当他大发牢骚的时候，柯托努怀里抱着好些汽车零件、一只旧鞋、一顶帽子……回来。径直从台后方一扇隐蔽的门走进那个由破卡车改造的"车祸（货）商店"。偶尔能听到他在里面活动的声音。但是他竭力想压低声音。他时而掀起盖在车顶上的油布，把什么东西推出来，但是尽量不让萨姆森注意到。在萨姆森的悲叹声中，一个流浪汉弹着吉他唱起来：

天堂之路多遥远

司机啊，路途多遥远，

---

① 奥贡，约鲁巴族司战争、金属工艺等的神，也是道路的保护神，所以说，司机们故意压死条把狗作为奉献，求他保护他们一路平安。

慢慢儿开莫慌忙

天堂之路多遥远

求上帝多开恩

强得利马儿胜利回家园

比赛是啥他不管

〔另外几个靠近篱笆的流浪汉也懒洋洋地加入合唱，萨姆森怒气冲冲地对着领头的那个人。

萨姆森 滚开，滚开！早晨这会儿是唱这种歌的时候吗？干吗不出去找点活儿干？（那个人好象对这种吼骂早已司空见惯，他向萨姆森一挥手就走开了。萨姆森回过身来，看见了柯托努；柯托努在货棚里办完了事，现在挺直身子躺在长凳上）我没有瞧见你回来。

柯托努 我进来的时候，你还在自言自语呢。

萨姆森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吧？我希望你听见，因为我说的全是真话；我希望你听到我说的每一个字。教授在哪儿？

柯托努 （推测）一定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溜达，捡他那些肮脏的破报纸。

萨姆森 他不大可能回来吧，你看呢？

柯托努 不大可能。刚才在这儿遇到的事弄得他心神不定。他还在那儿琢磨其中的意味——他没有怀疑到你，算你运气！

萨姆森 你没有从车祸现场带点儿什么东西回来？

柯托努 你这是什么意思？

萨姆森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接管缅甸中士那一摊儿。

柯托努 谁告诉你的？

萨姆森 这无关紧要。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去干那样的事。说到头，你能找到什么理由为自己辩护呢？你又没有打过仗。你可不能装成象缅甸中士那样的彻头彻尾的吃人生番。

柯托努 人想得太多就烦了！

〔外面，那群人又唱了起来，这回是一支淫荡的曲儿：

胸罩的绉褶高又鼓

胸罩的绉褶高又鼓

俏妞儿害我湿了裤

我的衬裤黏糊糊
都怪她胸罩塞得高又鼓
窑姐儿管我叫太监
就是太监我也不要
一个妓女做老婆
拉各斯的娘儿们高胸脯
她们确实垫得高又鼓
拉各斯让我饱眼福
拉各斯让我见隐私
连祖宗的灵魂也都思凡回尘世。

〔歌声中夹杂着向过路朋友打招呼，问好，对女人不干不净地品头论足的声音。

柯托努 那个从北方回来每次必带上一篮珍珠鸡蛋的佐罗到哪儿去了？那个四脚蛇阿康尼哪儿去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别的招徕员，象他那样站到以六十英里时速前进的卡车顶上跳桑巴的。那个西吉迪·奥普哪儿去了，那个在渡口一个人对付六个警察，把他们一个个扔到河里去的萨普尔·乔哪儿去了？

萨姆森 过浮桥时超速，连同卡车一起掉进水里了。

柯托努 还有赛杜——塞伊呢？还有叫我们开车的那个印度人查利呢？唉，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想教你，而且为此耗尽了心血。还有汉弗莱·博加呢？西马隆·基德呢？自从穆大陶死后，还有谁能象他那样一口气把油罐车从哈科特港直开到卡杜那？那个开油罐车象玩小孩玩具似的缅甸中士又在哪儿呢？

萨姆森 全是一样下场……

柯托努 缅甸中士对这些车祸毫不在乎。他亲口告诉我，有一次他在拆卸一辆出事车上的零件时，发现那个司机是他在前线时的老朋友。他先卸下所有的轮胎，然后再把他送进丧葬场。

萨姆森 他简直不是人。

柯托努 不对。他是人。面对无情地抛弃他的伙伴们，一个人不得不保护他自己，更不用说对那上百个乘车的旅客了。这些人的脸在未经沉默洗涤

过以前，你从来也没有真正看清过。[①]

萨姆森 我看见他们。我和他们一起在后面车厢里，所以我看见他们。我跟他们说话，我骂他们的祖宗三代。可我不象你那样无动于衷。

柯托努 你知道，教授有一点儿象缅甸中士。他在那些尸体中间走动，就象它们根本不存在一样。他心里只想着把路标重新竖起来。你要是看到他，还以为他是亚当，在重栽那棵生命树呢。

萨姆森 得了，谢谢你。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柯托努又回到他最喜欢的姿态，躺在车祸（货）商店的后墙边，或者靠墙坐着。多半处于半睡状态，对周围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市长——一个政客——上。

市　长 队长！

萨姆森 （没有转过身来）全都走了。

市　长 到哪个停车场去啦？

萨姆森 谁知道？哪儿都去，只要是能捞到外快的地方！

市　长 去多久啦！我说过，今儿早晨我可能用得着他们。

萨姆森 不清楚。

市　长 你是新来的吧。你是……跟他们一块儿的吧？

萨姆森 我绝不会为你去杀人行凶，如果你打的是这个主意。

市　长 你会的，你会的……只要你再过上几天，干坐着没有活儿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那位朋友呢，他怎么样？

萨姆森 他一向是我的司机，我是他的乘客招徕员。现在他不愿插手公路上的事儿啦——除非是上供[②] 剩下的。

市　长 上供？什么上供？

萨姆森 别管它了。他也不去杀人行凶！你真正想知道的不就是这个吗？

〔小东京从篱笆上面一跃而入。

小东京 市长！

---

① 说司机平时不注意乘客们的脸，除非遇到已经沉默的死难者。

② 指车祸。据萨姆森看来，汽车撞死的狗，车祸中惨死的人都是给奥贡神的上供。这句话是说柯托努洗手不开车了，只经营车祸（货）商店。

市　长　队长！

小东京　市长！

市　长　小东京！

小东京　我是"好木材"，市长！

市　长　木材生意怎么样？

小东京　人世间到处是蛀虫，市长。我觉得我肚子里也有。市长，我已经走在去停车场的路上了，看见你的车开过。我大声喊你，可你没听见。

市　长　我要十个人。

小东京　今天？

市　长　马上要。你没有接到我的通知？

小东京　没有。

市　长　我打发司机送的信。他说他交给了一个穿黑礼服的老头儿。

小东京　那一定是教授。他不欢喜我们干这种买卖。好哇，市长，你在忙什么呢？搞竞选吗？

市　长　不。开个党内会。

小东京　唔。我们是支持那个大众党呢还是……

市　长　你了解我，私人保镖！

小东京　市长！

市　长　把他们召集来需要多少时间？

小东京　十分钟，十五分钟——最多了！

市　长　给我挑那些最恶、最狠的！这次会将是火辣辣的。

小东京　没错，包在我身上了！市长！能来点儿……？

市　长　那东西？

小东京　是啊，市长。你带着那东西？

〔市长取出一个小包。小东京贪婪地一把抓了过来。

小东京　（仔细看，用鼻子闻）好货，市长。真正的好货。

市　长　我会把车派到停车场去。

小东京　不，市长，把车开到这儿来吧。我去通知。

市　长　说话算数啊。十五分钟。

小东京　是，市长。

〔市长下。小东京很快地给自己卷了支大麻烟，坐到一个角落里吸起来。

〔萨姆森从另一个角落里走出来，他刚才在那里用根棍儿捅蜘蛛网。

萨姆森 你知道吗，你使我想起了蜘蛛。

柯托努 为什么？

萨姆森 不错，的确是这样。你象蜘蛛那样生活。旮旯儿里的这位就是你兄弟。

柯托努 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

萨姆森 （盯着看）瞧这脸，都有点儿象你。

柯托努 我可没有那么多条腿。

萨姆森 谁说没有？后面四个轮胎，前面两个，再加两个备用胎。一共是八个。可你偏偏喜欢一动不动地躺着，过单调的生活。

柯托努 （不耐烦地）我就知道你会这样的。你还有完没完？

萨姆森 不管怎么说，什么时候你干破车零件的买卖干腻了，市长还可以雇你当他的打手嘛！

柯托努 其实这个主意并不坏。至少，在我打扁一个人的脸之前我总能看到他的脸。可开车的时候，这一点都不能保证。

〔小东京眼睛直愣愣地过完了瘾，随后抓起大鼓走到篱笆边，擂鼓召唤他的哥儿们；擂完鼓返回棚屋，鼓点儿的回声还在空中荡漾。他开始给他的哥儿们卷大麻烟，这些人陆续到来。萨姆森在柯托努旁边转悠，注视着这些人。他们围着桌子坐下，猛吸大麻烟。这时，一个身穿制服绰号叫"包打听乔"的警察从门外探进头来，用鼻子嗅了嗅气味，又回身朝马路两头打量了一下，终于悄悄溜进来。他突然大喝一声。

包打听乔 有什么情况吗？

打手之一 包打听乔！

包打听乔 我说，把你们知道的情况向我汇报汇报！

〔小东京向他递过一支大麻烟去，他接过烟倒背着手蹦回门口，一个人坐着闻起烟来。他迅速地朝小东京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小东京客气地摆了下手，表示算不了什么。打手之一拾起鼓，轻轻缓慢地敲打起来。

小东京眼睛闪着光跳了起来。他上前给乔点着了烟。

〔小东京慢慢弯起胳膊，鼓起肌肉，瞧瞧这只手，又看看那只手，欣赏着自己的臂力。

包打听乔 小东京！

小东京 我挺好，伙计。

包打听乔 上好的木材！

小东京 老树干，没蛀虫！

萨姆森 哦，但愿教授现在进来！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小东京 （[illegible]）这就是我要做的，要是你的教授现在进来！我压根儿就不把那个疯老头放在心上，他也知道这点。他是个还不错的老头儿，不过有时候确实疯疯癫癫；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他会做过头的。

打手之一 队长！

小东京 我是小东京，天下的人，我都不怕！

萨姆森 这会儿你可以这么说。可是来喝他的酒的时候，你往这儿跑得够快的！

小东京 那又怎么着？只要他的那个小家伙供应一天葫芦里的好酒，我就来一天，来向他致意，但是喝酒归喝酒，其他的什么规矩，我一概不睬。我不在乎他说的那些疯话，可剩下的，伙计，就跟我小东京无关了！

包打听乔 （吸过大麻，晕晕乎乎地）小东京！

小东京 在下就是，长官！

〔随后，包打听乔越来越踉跄，他摇摇晃晃，晃到后来，终于捧着肚子倒在地上。

包打听乔 小东京！

小东京 是我，伙计！

包打听乔 上好的木材！

小东京 是我！

包打听乔 找个傻瓜，在他背上结结实实打一棍，再痛快不过了！

小东京 但愿那棍子落在你老子身上。

包打听乔　一个不跟女人，而跟木头结婚的人①！

小东京　但愿那棍子打到你老奶奶的"泉眼"② 上。

包打听乔　啊，生孩子多疼啊。

〔小东京咧着嘴笑，两手作下流的手势。

小东京　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尊心。不是百分之百的上好木头我不运。我是个讲究原则的人。我告诉你，运木头跟运乘客可不一样。各式各样的人你都得拉。各式各样的货你都得收。你运垃圾，你运麻风病人。娘儿们要解手叫你停车，你不停她们就尿在车上。再说，不管你停不停车，她们的孩子一样把你车上弄得一塌糊涂。搞得到处是腐烂食品和垃圾的臭气。这就叫做客车！

沙鲁比　小东京！

小东京　不错，是我！小子，没工夫跟你扯淡！

萨姆森　我不明白。我喜欢跟人打交道。想想看，拉着这样一车死东西从天南跑到地北……！

小东京　死东西！你把一车木头叫做死东西。你在说什么，你这小子！你以为用车拉木材能象你开客车一样。你该坐下来试一下那车死东西拼命要从你手中夺走方向盘的那股劲头。你是开玩笑吧？一车木头里就有成百个精灵想拆你的台，因为你把他们关起来了，你懂吗？每一根木头在阴间都有一个幽灵，（从脖子上找出个用绳子挂着的护身符来）你以为一个人走过去随随便便就能砍下一根木头？你得做得合适，伙计，要不你就没法活着砍第二根木头了。死人也不会再说三道四了！在这根木头被锯开，做成板凳或桌子之前，它里头的精灵一直在那儿挣扎，所以我从来不跟它们开无谓的玩笑，你懂吗？因为，如果你的房子被人拆掉了，你一定会疯子似地跟那个拆房子的人干起来的。

柯托努　是啊，我看也是。

萨姆森　你并不相信这些瞎说八道，不是吗？

小东京　你说是瞎说八道！那你说说看，为什么我没有象所有其他人那样青

① 指小东京。小东京是专运木材的司机。

② 原文是约鲁巴语，意思是"孩子诞生的地方"。

一块紧一块被砍伤、砸伤呢？那是因为木头从来就不伤害她自己的儿子，你懂吗？我是木头的儿子，我也只开装木头的车，你懂吗？

打手之一 木头的儿子！

小东京 就是，小子！一个人一定得有他的原则。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这样看这个问题。要是你有一天被车压死的话，你一定不愿意被一辆普普通通的大众牌汽车压死。最好是高级大轿车，一辆庞里亚克牌的，或者类似的车。瞧，这就是我的原则，假如有一天你碰巧看见我躺在沟里，背上压着根大木头，而这根木头偏偏是根钻满了白蚂蚁和蛀虫、只能当柴烧的蹩脚烂木头，这岂不是丢脸吗！所以，我运木头时，一定运最高大的。一根或者两根。如果是一根，这一根就得塞满整个车台，连放楔木[①]的地方都不剩。而且是高级木材，高级的。比如金胡桃木，奥别契木，硬木，黑阿法拉木，爱卢可木，乌檀木，樟木。而且，心材一定得坚实。（*用拳头捶自己的胸膛*）敲起来得跟它一样。坚实得象桃花心木。

打手之一 好木材！

小东京 木材是我的本行。你只要把木头给我看，我就会告诉你什么虫会蛀这种木头，我还能告诉你怎么去掉这种树皮。我还能告诉你当你砍这种木材的时候什么样的精灵会追你。嘿，要是你没长着一个强健的脑袋，小子，你就开不了运木材的车。

萨姆森 我看都一样。当你被压在下面时，还管你运的是什么货色！

小东京 你是开玩笑吧？你就说你自己是这样得了，伙计。要是那车木料真的发了火，狠狠对付我，我只盼望不要有乘客的尿浇在我头上。你知道吗，就在上星期，我路过一个出车祸的地方。地上躺着一个死了的妇女，你知道她漂亮的脑袋上涂上了什么吗？山药糊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去让一个漂漂亮亮的女人死在马路上，再让紧挨着她的一个乘客在她的脸上涂上山药糊糊？不，先生，我不干这个，我不拉人，我只运我的木头。

---

① 在尼日利亚，汽车走山路往往随车带着一根楔木，上坡停车时，塞在车轮后面，防止车轮后滑。

〔鼓手击鼓的声音更加响亮，他用低沉的、懒洋洋的声音唱道：

谁遇上奥罗神不下拜，
他会遭到啥命运！
到家就得热按摩，
他会遭到啥命运！
到家就得谢上苍，
他会遭到啥命运！
要是破晓前不回家，
他会遭到啥命运！
那得让摔了的脑袋来说话，
他会遭到啥命运！
谁遇上埃苏神没让路，
他会遭到啥命运！
谁对先灵昂首还阔步，
他会遭到啥命运！

〔慢悠悠的歌声和吸了大麻之后摇摇晃晃的动作逐渐加速，偶尔夹杂着几声战斗的呐喊和呼唤，直到传来卡车的声音；于是他们应和着紧擂的鼓声，跺着脚，翻着筋斗，跳起战舞，托起包打听乔，把他抬了出去。

萨姆森 （在他们后面大喊）但愿你们全都完蛋！（几乎紧接着，从棚子靠教堂那侧传来猛烈的敲门声）这又是哪里来的疯子？

〔外面有三个人，站在棚子投下的阴影里。两个是司机，第三个显然是自己有车的人，穿着一件华丽的阿格巴达[①]，他们三人轮流讲话。

第一个人 开门啊。快点儿，把店门打开。我们已经等够了。缅甸中士死了整整一个礼拜啦，你们还等什么？

第二个人 你们懒懒散散，喝酒睡觉，生意不做啦？就是撞坏的旧车也还得开呢，让我们瞧瞧轮胎。

第三个人 我的车上要一个冲头，快开店门！

第一个人 我要一顶司机爱戴的鸭舌帽。塑料帽舌，六英寸宽带色儿的，挡

---

① 约鲁巴人的长袍。

在眼睛上，好遮太阳。

第二个人 他这种货一定很多。那家伙上哪儿去了？柯托努！你不知道一个早晨等于半天吗？

第一个人 教授选中了你，我们没有意见。可你得给我们大伙服务呀，老兄！

第二个人 柯托努！（又敲敲墙）唉，真叫人希望缅甸中士还活着！

第三个人 他绝不会白白浪费一天的。他要是不在，也会由他老婆代替。

第一个人 要是他老婆也不在，你就自己取货。反正每月二十号准结帐。

第二个人 欠帐不过月底，缅甸中士从不留情。

第三个人 你要是在这儿没有清帐，到了天堂也得还清。

众　人 不，他从来不让我们失望。缅甸中士从来不让我们失望。

萨姆森 嘘，嘘。你们不让屋里的人睡觉啦？

第一个人 这个人难道疯啦？这会儿还睡什么觉？

第二个人 告诉他，叫他来开店门。

第三个人 你以为我们就不知道睡觉？

萨姆森 他身子不舒服。别打扰他了！

第一个人 他不舒服，他不舒服，难道我们要把他吃了不成？快叫他，让他马上出来！

第二个人 这个柯托努准得垮台。他以为他是什么人？

第三个人 教授在哪儿？我们得把这种情况告诉这老头儿。

第一个人 可他非到傍晚、教堂的影子落在棚子上时，才会回来。

第二个人 好歹他总在那条路上，我们找他去。

第三个人 这可真是胡闹。缅甸中士可从来不让我们失望。

众　人 是啊，他是从来不让我们失望的。

第一个人 备用塞子、熔丝、汽油盖。

第二个人 风窗刮雨器和汽化器。

第三个人 轮胎、底盘、冲头、转向横拉杆。

第一个人 冷却器、活塞环还有电池。

第二个人 小地毯、汽车收音机、刹车还有消音器。

众　人 哪儿发生车祸，就把缅甸中士叫来。

第一个人 各种旧衣服。

第二个人 各式长裤、凉鞋和领带。

第三个人 手提包、唇膏、烟嘴。

第一个人 儿童玩具、弹簧、曲拐轴。

第二个人 车篷、雨伞，可怜的缅甸中士！

众　人 他从来不让我们失望，也从来不擅离职守。

第一个人 走吧。让教授撤了他。

第二个人 他还自称是商人呢！

第三个人 真给商人们丢脸！

第一个人 哼，他这号人！居然想接缅甸中士的班！

第二个人 要是缅甸中士是个军人的话，他只能算是个童子军。

第三个人 他的日子不会长了。我们找教授去。（要走）

第一个人 缅甸中士呵，我们多么想念你呵！

众　人 他是从来不让我们失望的，缅甸中士从来不让我们失望。（这时转入幕后）

〔沙鲁比上，筋疲力尽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碗汤和一团裹在叶子里的耶巴①。

沙鲁比 真不走运！腿都木了！

萨姆森 你该把它们留在裤子里，跟你的衣服一块儿上上浆。

沙鲁比 别开玩笑了。

萨姆森 我希望你洗个澡。你进来前五分钟，我已经闻到你来了。

沙鲁比 那才好呢！但愿你很快就能把柯托努拉回来跑公路，也好让我清静一会儿。

萨姆森 我希望你早些找到你那个伺候人的工作，也好让我们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沙鲁比 你倒象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女商贩。你干吗不到停车场去呼吸你的新鲜空气。在你们俩来这儿之前，我总能有三个钟头可以独自在这儿逍遥，在别人陆陆续续闲荡到这儿来咬他们的指甲之前，我总有三个钟头的清静时间。

---

① 耶巴，用木薯粉做成的主食。

萨姆森 再从身上捉捉虱子——别漏了你自己的拿手好戏。

〔沙鲁比张嘴想反驳，又止住了，坐下来吃饭。他刚用手指头搅了搅汤，萨姆森扑了过来。

萨姆森 那是什么？你那里头没有鳕鱼干吧？

沙鲁比 鳕鱼干？喔，你是指这番拉？那当然！

萨姆森 全世界都来跟我作对！快把你那臭东西拿走！

沙鲁比 你说什么？你见过哪个有自尊心的司机吃耶巴饭的时候不吃点儿番拉？

萨姆森 （伸出一只手捏住沙鲁比的嘴，担心地朝柯托努瞥了一眼）看老天爷面上，闭上你的嘴！难道我的烦恼还不够，还要你添上你的这些臭气？

沙鲁比 唉，等一等嘛。

萨姆森 （帮他撤走吃的东西）快把它拿走。

沙鲁比 你是怎么回事？你没有权利把我从这儿撵走。教授一点也不讨厌我。

萨姆森 那是你的想法。可他特别讨厌臭鱼干。他说那臭味儿扰乱他的心情。趁他还没有来赶快走，免得他逮住你。

沙鲁比 我不相信你的鬼话。

萨姆森 算你走运，柯托努睡着了。教授要他负责管理这种事儿。他要是醒了，就会去报告，教授就会来收拾你。

沙鲁比 （跳起来）别以为你能拿这套来唬住我，我才不怕你的教授呢。他奈何不了我。

萨姆森 好，很好。等他来了，我就告诉他，我要告诉他今天早晨的事。半夜里他就会派人找你。

沙鲁比 告不告随你便。总有一天，警察会找上他的。那时他们就会把他送进他该去的地方：监狱里的疯人院。你别以为空口白话就能把我吓住。

萨姆森 快走吧。我会把你的话转告他的。（送他出去）

沙鲁比 你告诉他好了，我才不在乎呢。再说，教会基金的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告诉他，等警察抓他的那天，我会来作证的。这老头儿是个危险分子。总是拔掉路标，还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萨姆森 行、行。我会告诉他的。可你千万别再把臭鱼干带到这儿来。

沙鲁比 一点点鳕鱼干不会损害他的脑子的——你转告他吧。

〔萨姆森把他轰了出去，担心地瞧了瞧柯托努，看他好象没有听见什么，于是放了心。他开始踱来踱去。站住，又蹑手蹑脚地从柯托努身边绕过去，想从木板缝里朝车祸（货）商店张望。

柯托努 我没有上锁，只要移开门板就行。

萨姆森吓了一跳，忿忿地走开。

萨姆森 谁希罕你这些叫人毛骨悚然的货色？

柯托努 我也没说你希罕来着。

萨姆森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叫我大吃一惊。你的许多想法和做法是我怎么也料不到的。我是说，要知道咱俩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啊，

柯托努 但愿你别再走来走去了。我只想睡觉。

萨姆森 你还不开店门？也许有人想买一个上次车祸中保留下来的湿淋淋的靠垫呢！

柯托努 我还没有开张呢。总还得过些日子才能打得起精神来干这个买卖。

萨姆森 你想哄谁？沙鲁比的制服不是你卖给他的？

柯托努 我什么也没卖给他。是他偷的。我看见他拿的，所以我就说，他愿意穿就穿吧。

萨姆森 不是他买的？

柯托努 是我给他的。

萨姆森 那小子不光臭得象拉各斯的咸水湖，还撒谎撒得象拉各斯的小妞儿。

柯托努 由他去吧。你干吧老扯上他？

萨姆森 我来告诉你原因吧。他等着接你的执照呢。

柯托努 那他为什么不说呢？

萨姆森 哦！他什么也不会说，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他会围着你转，找机会把它从你那儿便宜地买到手。然后再让教授在那上面施展他的艺术才能。

柯托努 他来的时候你告诉他，我给他。

萨姆森 宁可给狗，也不给他！说真的，你现在就给我吧。放在你那儿，我再

也不放心了。

柯托努　拿去吧。就在那边挂着。

〔萨姆森取下执照，放进自己的口袋。

萨姆森　至少我要想法儿把它卖个好价钱——绝不卖给穿制服的臭猴子！咱俩合伙干了九年，可这会儿你倒一心想当店老板了。

柯托努　还想睡觉。

萨姆森　是啊，睡觉。象蜘蛛那样老呆在一个地方。可我怎么办？离开了那飞奔的客车我靠什么活？

柯托努　想找个好售票员的司机多的是。总会有一个司机看中你的。

萨姆森　是啊，会有一个看中我的。咱俩合伙干了九年，可现在你却要我随便去找个司机合伙。

柯托努　如果我在一次车祸中死了怎么办？桥头那次事故，送命的完全可能是咱俩。

萨姆森　可明明不是咱俩。那另一辆车超过了咱们——那是上帝保佑了你。

柯托努　一里，只差一里地，不然，就是咱俩先到桥头啦。

萨姆森　（生气地）你没完没了地说它干什么？他们超过了我们——那是他们的命。谁都可能碰上的。（他在屋里踱来踱去。停下来瞧那蜘蛛。）

萨姆森　你这位蜘蛛兄弟在吃饭了。嘿，把只苍蝇吃得只剩翅膀了。

柯托努　那条路和那只蜘蛛伺机以待，而那只苍蝇象个快活的傻瓜似的嗡嗡飞来……

萨姆森　（慌忙地）得了得了！

柯托努　可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桥上的烂木头上也没有刻着他们的名字。

萨姆森　（迅速地离开墙角落）行了！我已经听见了！我懂，我不聋。

柯托努　你这是怎么啦？我只不过想搞搞清楚。

萨姆森　我不想知道。你不能放弃开车，我想告诉你的无非就是这点。（柯托努耸耸肩，恢复原来的神情）我想说的是，看待这个问题，要象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除了开车，你还有什么本事？没有。

〔教授从教堂那边进来。他庄重而谨慎地环顾四周，想看清楚有没有人在瞧他。他从敞开的窗户往里张望，仿佛是从狭窄的裂缝往里偷

看。他用手杖在墙上试探，在墙上的裂缝里乱戳，看看有没有松垮的迹象。忧愁地摇摇头，横穿过路往棚屋走来。

萨姆森 这样糟蹋你的才能，真是罪过。象你这样能驾御方向盘的司机，全非洲也找不到。

柯托努 喂，让人睡觉行不行？

〔萨姆森看见了教授，他赶紧上前接过他的一捆捆报纸，放到桌子上。教授屈尊地向他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把手仗放到旁边。他有条不紊地把一捆捆报纸堆到桌子一边，从衣袋里掏出钢笔、铅笔、橡皮和几张纸，一一摆在自己面前，萨姆森着迷似地看着这一套天天习以为常的仪式。现在教授又从背心袋里顺着表链拉出一只怀表，看了看时间，上了发条。

萨姆森 今儿的"启示"怎么样，教授？

教　授 被关在里头了。被魔鬼紧紧地捆住了。我观察了那些墙。还没有一点松动的样子。不过我可以等待，继续耐心地寻找。躲开幻象——我今天早晨就遇到了一次幻象。如果事情发生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当阳光强烈地照射在柏油路上的时候，倒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产生幻象的时候。可是，这一幻象竟然发生在上午！没关系。现在我有准备了——不会再上当了。

〔他从一捆报纸里抽出一张来，手拿放大镜开始研究起来。萨姆森蹑手蹑脚走回柯托努身边。

萨姆森 我们干吗不问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柯托努假装已经睡着）说呀，我知道你没睡着。

柯托努 行，行，问他什么都行。

萨姆森 （战战兢兢地走过去）对不起，先生……先生……教授……先生……（教授抬起头来看他）我……我们……我和我的朋友，我们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想听听您的意见，不知您肯不肯赐教。

教　授 你是来咨询的？

萨姆森 是的，先生，我们非常尊重您的意见。

教　授 （加强语气）这是一次咨询。

萨姆森 喔，我很抱歉，很抱歉，先生。我真有点儿健忘。（他摸出一枚三便

士硬币，放在桌上。可是教授仍然直瞪着前方。萨姆森忐忑不安地添了一个便士……又添了一个便士。快要添第三个便士的时候，他决定提出抗议）可是，教授，我们俩目前都没有工作。

教　授　（瞧瞧他，又瞧瞧那些钱，耸了耸肩，把钱放进口袋）既然这样，好吧！但这只是对你例外。如果你让别人知道了，我就要你付足全数。只要我手一松，乞丐们都会找上门来，我的好心就要遭殃了。

萨姆森　（感激地）噢，我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的，我发誓。您真是一个大好人。

教　授　（戴上单片眼镜，目不转睛地盯着萨姆森）哼，你的问题是一目了然的。你目前正处于某种困境。

萨姆森　您说得一点也不错，先生。

教　授　事实上是，几乎可以说，你目前正面临一系列关键性的抉择。

萨姆森　啊，这个我倒不知道，教授。

教　授　你怎么能知道呢？你没有文化。你算运气，有我照管你，照管你们大家。

萨姆森　是的，先生。呃，关于我们的问题，先生……

教　授　对于缺乏信仰的人，生活是艰难的。不过也别失望。

萨姆森　是的，教授。现在我来说说我们的困难，先生。您是知道的，先生，我的朋友一直是个开车的。

教　授　他有了新的工作——在一个百万富翁那儿。

萨姆森　谁？哦，他……嗯……他辞职不干了…… 不，他给解雇了。是他亲自告诉我的，他说当他陪你去什么地方的时候，他被解雇了。

教　授　也许你是指责我……怂恿怠工吧？

萨姆森　我？先生，哪能呢？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教授，请您把这件事全忘掉吧，把它一股脑儿忘掉。事情无非是，他从来就不想开车，麻烦就麻烦在这儿。

教　授　增加他的工资嘛！

萨姆森　不，先生，不是这么回事。他是怎么也不想开车了。我是说，教授，过去九年来，我一直是他的徒弟。现在他不想干了，他再也不想碰驾驶盘了——当然，除非是把驾驶盘当零件来卖。

教　授　他会丢掉退休金的。

萨姆森　干这一行，没有退休金。

教　授　你说什么！没有退休金？那你们的工会是干什么的？

萨姆森　教授，我想说的是，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断送自己呢。您瞧他，离开车子，就不象个人了。

教　授　不象个人？（转身盯着柯托努）那他是什么动物呢？

萨姆森　动物？我的意思是说，教授，您随便问这儿哪一个人，谁都认识柯托努。从拉各斯到蒙罗维亚，大家都认得他。也都认得萨姆森，他的伙伴，他的徒弟，他的售票员和乘客招徕员。您瞧，教授，少了他，路就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

教　授　怎么，他还是个修路工？

萨姆森　什么，先生？我告诉过您了，他是个司机。

教　授　（取出表，看了看）嗯。

萨姆森　表在走吗？教授？

教　授　没有。不过，它照样告诉你时间。

柯托努　（坐了起来）穆拉诺没在吗？

萨姆森　（不安地）你瞧，教授，穆拉诺现在成了他的晚祷歌了。

教　授　（抬头看教堂的窗户）还没有到举行圣事的时候。

萨姆森　（生气地转向柯托努）现在你就知道做这个。在这儿坐着淌口水，直到穆拉诺到来！

柯托努　那有什么不好的。我说，我想退休了。

萨姆森　人家是六十岁退休——比如这位教授。

教　授　（没有抬头）一个小小的更正——我还不到六十。五十九镑七先令二十一便士——这是我的真正岁数。

柯托努　还要把铺子经营起来。

萨姆森　是的。只要谁能偷制服，就把制服送给他！你以为你是个买卖人，是不是？

柯托努　干吗不是？缅甸中士干得不坏。他能行，我也能行。

萨姆森　您瞧，教授，请您帮我跟他谈谈。这事儿正象人们说的——长脑袋的人在找帽子，有帽子的人又没长脑袋。只要想一想，这地方弄一张执

照得化多少钱！

柯托努 我并不抱怨。

萨姆森 你干吗要抱怨？你的执照，是我们付的钱，不过我也不抱怨，因为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我说的是，过去是。

柯托努 是啊，过去是。在这以前。（他从铺子里的货物中抽出一个用枝条扎起来的奥贡神[1]的完整面具。）

萨姆森 我不懂你干吗还留着它！

柯托努 我该留着它。（深深一鞠躬）这是我对路的收获的微薄贡献。（突然放下面具）上帝啊，上帝！但愿我从来没有拿你的钱去参加驾驶测试！

萨姆森 那它就会在我埋它的地方发了霉。您瞧，教授，我这个脑袋对汽车发动机的奥妙就是不开窍。柯托努的脑袋聪明。说开车就开车，而且比印度人查利还开得好。噢，印度人查利是教我们开车的师傅。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可那家伙差点儿要了我的命。啪，啪，啪！每天至少给我四十记耳光。于是我明白，开车这玩意儿不是我这号人干的事。我就把我的积蓄给了柯托努，让他去参加司机测试。

柯托努 我不该拿你这笔钱。

萨姆森 那它就只会在地底下白白烂掉。除了拿它做执照费，我不能拿它来作别的用场。我把它埋在教堂墓地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教　授 你把它埋在哪儿？

萨姆森 埋在教堂墓地里。我把它放在一个香烟筒里，埋在一块墓碑旁边。而且我在那儿发誓，要是我把钱挖出来作别的用场，就让那块墓地里所有的鬼魂都跟我回家，缠上我三天三夜。

教　授 好险！好险！你知道，赌咒不是儿戏。千万别跟鬼魂厮混。

萨姆森 这我知道。不过，它确实就是一回事，因为我把它花在柯托努身上，而柯托努让我当他的伙伴。

教　授 你知道那“启示”吗？

萨姆森 您说什么，教授？

教　授 哦，昆虫的骄傲自满！蝴蝶以为它一拍翅膀便带来了旋风，挖洞的

[1] 约鲁巴族的路神，司机们的神。

甲虫感到是它赋予爆破手以力量。你真的自以为和这块灵魂最后安息之地的鬼魂有交往？

萨姆森 我说的只是我把钱藏在那儿。

教 授 这么说，现在死人是你的银行经理了？

萨姆森 不，先生，我……

教 授 这倒没有坏处，没有坏处。不过，他们让不让透支呢？

萨姆森 嗯，我不过是把钱放在一个香烟筒里。

教 授 可你不会已经知道了那“启示”吧？一块墓碑轻轻地、慢慢地转动；白天被关闭在混凝土的幻象之中的天使们夜间获得假释出现；死亡的土地在你脚下裂开——我的朋友，面对死者复活，你能知道那“启示”吗？

萨姆森 我能什么？什么？教授！

教 授 哦，弥天大谎！哦，捉弄人的上帝！想想吧，连那些小虫都得到了“启示”——要不它们怎么会那样蔑视我们的肉体？

萨姆森 您是否说，如果柯托努现在死了，我夜里就会遇见他？

教 授 你会认识那“启示”吗？

萨姆森 我可不知道您说的什么“启示”。但是我可能会念起“我们在天之父”来试试，而且，撒腿就逃。

教 授 还有你那位朋友。他知道那“启示”吗？

萨姆森 柯托努！

柯托努 嗯。

萨姆森 教授跟你说话呢。他说你在墓地里会说些什么。

教 授 你把你的信念装进香烟筒里埋掉，简直是胡搞，你该用它来投资。我的朋友，“启示”是有生命的，不是那种盗墓人用来安抚亡灵的祷告。

萨姆森 （愤愤地）我不是盗墓的。告诉您，那是我自己的钱。我把它藏在那儿一个香烟筒里。它在那儿埋了两年，我连动都没有动它。（他心烦意乱地走到屋角，看看蛛网）哦，他完事儿了。

柯托努 他从来没有完的时候，他不过在休息。

萨姆森 我不是说教授。我说的是你那位用饭的兄弟。

柯托努 不知遭殃的是哪个司机！也许是个乘客！[①]

萨姆森 （怒气冲冲）好啊，说吧！这下子我给你开了头，你就不会让我们休息了。干吗你不干脆承认你厌倦了？

柯托努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沙鲁比闯了进来。站住，然后径直走向教授。

沙鲁比 教授，我需要一张执照。

教　授 我的咨询时间已过。

沙鲁比 噢，怪我疏忽了。请原谅，先生。（在桌上放下一个先令）

教　授 （捡起先令，戴上他的单片眼镜）我一眼就看出，你是需要某种官方证件。

沙鲁比 是啊，先生。一张驾驶执照。这么难得的机会，教授——我知道只要我坚持，机会总会来的。

教　授 我还能推断出，你的需要相当紧迫。

沙鲁比 很急很急，先生。我必须立刻、马上弄到一张执照。这工作是头等的。如果弄不到手，我可要自杀了。

教　授 上帝烂掉你这胆小鬼的骨头！难道你以为这里的人死得还不够，还要你跑来拿死威胁我？你这个脏东西，你这个抵押文书，你这个没执照的驾驶盘的附属品——（把那个先令扔出门外）我拒绝插手你这件事！

沙鲁比 （拜倒在地）先生，我求求你，先生，真真对不起。我再也不这样了，先生。

教　授 （火气越来越大）滚，滚出去！再别让我在这儿见到你！你以为我通宵达旦是接待那些嚷嚷要死的假死人的吗？自杀！但愿那难以捉摸的“启示”叫你粉身碎骨！

沙鲁比 （害怕得直打哆嗦）教授，我求求你，可别！什么都行，可别这样。

教　授 让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启示”烂掉你那欺骗的舌头吧。

萨姆森 教授先生，教授……

沙鲁比 教授，看在你老太爷的份上，求求你，别再用你的那些咒语咒我了。

---

① 这里把蜘蛛比做路，把落入蛛网的苍蝇比做车祸中遭殃的司机和乘客。

柯托努……帮我求求情……

萨姆森 先生，对不起，先生，他再也不敢这样了。我敢担保——他再也不这样了。

教 授 滚开，别再让我看到你！滚出去！让"启示"跟着你！（坐下，投身于与那堆报纸及纸片儿打交道的日常工作）

沙鲁比 柯托努，你们不帮我说说情？我发誓我再也不这样做了，再也不说"死"这个字了，先生。"永不说死"——今后这将是我的座右铭。只要见到卡车，我就在上面涂上——"永不说死！"萨姆森，帮帮我的忙吧。让教授收回对我的咒语吧。嗯，萨姆森，我求求你叫我的名字，叫我，让教授听到我用我的格言作出的回答。[①]

萨姆森 沙鲁比！

沙鲁比 永不说死！

萨姆森 沙鲁比·沙鲁比利蒂！

沙鲁比 永不说死！

萨姆森 沙鲁比，掏大粪的崽子。

沙鲁比 （稍稍犹豫，可萨姆森不肯改口）永不说死！

萨姆森 你的嘴臭得象粪车！

沙鲁比 永不说死！

萨姆森 你的身子和虱子就象大卫和约拿丹[②]一样亲密！

沙鲁比 永不说死！

萨姆森 天不怕地不怕的狗强盗，连亲奶奶都要抢劫。

沙鲁比 永不说死！

萨姆森 沼泽里的臭小鬼！有十个象你这样的家伙，肥皂厂都要关门！

沙鲁比 永不说死！

萨姆森 教授先生，我看他是真正悔改了。柯托努和我，我们请求您原谅他。

---

① 甲乙两人，由一人呼唤另一人的名字，另一人作答，这样轮流应答，是约鲁巴人交际中常用的语言游戏，通常用来为人捧场或互相恭维，而不是象后面萨姆森那样对沙鲁比进行奚落。

② 大卫和约拿丹的亲密友谊见《圣经·旧约》。

（看见对方没有反应，他转过身，从一个很深的衣袋里掏出些钱，向教授走去。刚走又停下，转身来到沙鲁比跟前，从他的口袋里又搜罗了些钱，充满歉意地把所有这些钱放到桌子上）

教　授　（连瞧都没瞧）咨询费加倍！

沙鲁比　（象死刑犯人听到缓刑似地跳了起来）是，先生。怎么都行，先生。我太感谢你了，我发誓，我再也不那样了。（把钱放到桌上，拜倒在地）谢谢你，教授，我实在太感谢你了。都怪我无知，先生，请您别为我生那么大的气。不管怎么说，老子不生儿子的气嘛！

教　授　照片呢？

沙鲁比　（迅速取出两张照片）先生，给你！全都准备好了。

教　授　你是个逃犯吗？这张照片看起来象个坏蛋。

沙鲁比　我？先生，我这辈子没进过监狱。

教　授　一个惯犯。这我一眼就能认出来。这张照片更加证实了这点。

沙鲁比　先生，我发誓……

教　授　明天早上再来吧。你浑身都是监狱味儿。

萨姆森　我跟你说过，该洗个澡。

沙鲁比　对不起，先生，教授，请你别叫我失望，这件事生死攸关。噢！我是想说……（突然打住，惊恐地观察教授有什么反应）

教　授　（冷冷地瞪了他好一会儿）快把他撵出去，别等我改变主意！

〔沙鲁比退后，走到一张条凳边，悄悄地蜷伏在一个墙角里。

教　授　外头去！外头去！

〔沙鲁比跑了出去。

萨姆森　（跟在他后面，往外瞧。沙鲁比蹲在门边）我料到了。他虽然吓得要死，可他却不肯走开。这是为什么？

柯托努　（坐起来）为什么？你不是听那家伙说了吗，他要执照。

萨姆森　他知道教授不会很快给他办的。不，原因不在这儿。原因在于穆拉诺马上就来了。你要是放弃了开车，你也会变成那样的！你们所有人都依仗着穆拉诺！幸亏穆拉诺还不知道这一点。

柯托努　他今天来晚了。

教　授　（朝教堂的窗户看）等教堂行圣餐礼的时候，等教堂的影子把我笼

罩在黑暗里的时候，他就来啦。

柯托努　是的，他总象算好了时间似的。

教　授　他们不能把我赶走。我要一直呆在堡垒的阴影里。我要向这些墙壁询问那隐藏的“启示”。

柯托努　教授，能不能请问一下，您是在哪儿发现穆拉诺的？

教　授　他被扔在一辆柩车里，快要死了，象只被汽车压断了腿的狗一般呻吟。我把他带到一个地方，照料他，直到他恢复健康。

柯托努　于是你就派他给你采棕榈酒？

教　授　（站起来，走到柯托努身边）我看你是个精明人，要不就纯粹是铤而走险。你探听穆拉诺的情况，而他正是这世界上那个身上隐藏着“启示”的人。

萨姆森　“启示”对他可真有用啊！他连舌头都不会用。

教　授　深沉。虽然沉默，可是深沉。哦，我的朋友，当你怜悯那些不会说话的人时，可得留神，因为正是他们被宣布为那“启示”的保管人。他们睡在秘密之门的外边，他们穿透永恒之墙去挖掘“启示”，“启示”象沉甸甸的金块压在他们的舌头上。于是他们的舌头就沉重得永陷沉默了。难道说你没有瞧见穆拉诺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长吗？

萨姆森　穆拉诺？他的两条腿一样长啊。

教　授　瞎子！

柯托努　哦，我承认，他是瘸的。不过，我看他还行。

教　授　脚踩着两个世界的人，他的两条腿绝不会是一样长的。穆拉诺的大拇指——当然是左脚的拇趾——正踩在那象蛹一样处于沉睡状态的“启示”上。一旦它的外壳裂开，我的朋友啊——你们和我，那就是我们等待的时刻来临了。那就是我们新生的时刻到了。一旦那外壳裂开……（感情越来越激动，突然住口，用鼻子嗅嗅，擦擦满是雾气的眼镜片，轻快地回到桌子边）

萨姆森　（走到柯托努身旁）你知道，我常常想跟踪那个穆拉诺。他总是早晨五点左右出发，朝那个方向走去。一直到下午五点才回来。采那么点酒，用那么长时间。你想过没有，他是上哪儿去了？

柯托努　我想它干嘛？

萨姆森 总有一天我要跟他一段路……

教　授 （严厉地）你也许是不想活了？

萨姆森 我什么也没说。

教　授 那些看不得奇迹的人——象你那样的傻瓜——一旦好奇心激发就会疯了，或者瞎了。首先得把那"启示"找到。光象个蠢婆娘似的，大清早去跟踪穆拉诺，偷偷地去侦察他，是不够的。要找那"启示"！

萨姆森 （不感兴趣地）到哪儿去找呢，教授？

教　授 哪儿？到那高不可攀、连长翅膀的秘密都跌落到地上的地方。去问穆拉诺吧。

萨姆森 可他不会说话。

教　授 （狡猾地）你明白了吧。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两个头破血流的流浪汉走了进来。一个躺在长凳上，另一个直奔水罐，象骆驼似地豪饮，然后把剩下的水一古脑儿从头上浇下，身子顺势倒在水罐旁边。教授生气地朝他们看了一眼，然后十分专注地投入工作。

萨姆森 （怯生生地）教授，只要您能找到一句话①，说服柯托努不要放弃开车，我就心满意足了。

教　授 （猛地敲了一下桌子）有了！我就知道我忘了点儿什么。一个解决办法，一种补偿、纠正的办法，一种平衡不等式的办法……把你朋友的驾驶执照给我拿来。

萨姆森 （取执照）您以为可以从执照里找到它，教授？

教　授 找到什么？

萨姆森 那话②！

教　授 你以为我活着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它？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一个疯子？（戴上一副眼镜，手里再拿上放大镜，仔细检查那张执照。把沙鲁比的照片盖在柯托努的照片上。叹了口气，伤心地）我居然乐于干这等

---

① "一句话"，原文是"one Word"；萨姆森这话是针对上文教授叫他去找"启示"(the Word)而说的。

② 那话(The Word)，双关语，可以是"那句话"，也可以是"那启示"的意思。

轻而易举的偷换工作！这是我精力衰退的迹象。要是在不久前，我一定会唾弃这种拙劣的手艺，我一定会拿旧的电费单和那些小贩用来包食品的政府告示制出一张新的证件来。

〔他的笔在证件上移动。

萨姆森 （惊慌地）您想干什么，教授？

教　授 自从我庆祝自己完成一百件伪证件至今，都快一年了。靠刮、擦进行伪造是不容易的，何况我越来越老了。从前我一个礼拜能造三张执照，并不觉得吃力。现在，办一件就觉得有气无力了。这一张只要稍微修整一下就行。是干净利落的转让，不是伪造。

萨姆森 可是，教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生计！我请求您说服他回到公路上去开车，可您却想彻底断了他的退路。我们靠什么活啊？

教　授 他会找到那"启示"的。

萨姆森 "启示"？它能填饱他的肚皮还是我的肚皮呢？

教　授 萨姆森，你有雄狮的心，却长着蠢驴的脑袋，难道你看不出，你那位朋友永远不会再开车啦？

萨姆森 您怎么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他会改变的。

教　授 （突然长时间热切地注视他）告诉我，朋友，你曾经是个百万富翁吗？

萨姆森 什么……谁……嗯，我……我不懂您的意思，教授。

教　授 今天早晨我碰到了一件怪事。我迷了路，被引进一家百万富翁的宅邸。是你的朋友带我出来的，不然我可能至今还在迷途中彷徨呢。为了报答他，我就带他去看了"启示"的最新馈赠。我接待他，就象接待你，接待其他人一样。你们从哪儿来？你们什么时候走？（耸耸肩，表示毫不在乎）可是在那里，他脚下是一片血污、瓦砾，于是我了解了他。告诉你，我亲眼目睹，他深深受到了触动。

萨姆森 这些话我也能告诉您。他就是容易感情冲动。

教　授 不，不，不是这个。他深深地受了刺激，（转过头去看柯托努，在他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就在这儿。坟墓两边的疯子我认识不少，可他……（怜惜地摇摇头）你别指望他再开车了。

萨姆森 他会开车的。他一定得开车。他这一辈子，就懂得开车。他的一双

手除了用来转动驾驶盘和推拉排挡外不干别的，这些事我可是怎么也学不会的！

教　授　你啊，照我猜，一定是认为除了跟着汽车的后挡板晃荡，让排气管朝脸上喷毒气外，就没有法儿活了，不是吗？

萨姆森　（感到惊奇）您都懂，教授先生！我是说，象您这样的读书人，您可真算得上是个明白人。但请您帮助他明白这个道理。我小时候和他是同学，我还知道，他妈是在大车上怀的他。

柯托努　萨姆森！我只不过是在大车上出生的。

萨姆森　哎，你知道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教授，他爹常常给我讲一些事，这些事您听了准会吃惊的，先生。尽管您是见过世面的人，您也会吃惊的。他常常象对大人那样跟我说话。

教　授　他有父亲？

萨姆森　有！他是个推板车的，别人叫他柯柯洛里。他是第一个推板车的，也是奥巴伦德到阿格杰的这条路上最浪荡的一个。教授先生您知道，那些比他来得晚的后来都成了运输业的大老板，可他爹没有。他开始就推那辆车，到末了还是那辆车，唯一的变化是在木轮子外围包了一层胶皮。

教　授　啊，又是一个好心没好报的！

萨姆森　好心？柯托努的爹好心？说来说去，不过是因为他太喜欢女人了。一个推板车的，您说，谁是他最大的主顾呢？

教　授　（生气地）我可从来没领教过这一行。

萨姆森　那些女商贩啊，先生。市场上的女商贩。她们是奥莫兰克运输业的大主顾。可是，柯柯洛里一个便士都不收她们的。不收钱，可是跟她们度蜜月。哪儿都行：货摊后面，卡特桥下面……或者就在板车里。有一次他被关进了牢房。换了别人，也许会破门而逃，可他却破门而进了隔壁的一间牢房，和关押在那儿的一个女人过了一夜。哦，他尽跟我讲他的那些风流事。说真的，他那些事儿，还总是我给他拉皮条。他在那方面很多心，从来不派自己的儿子为他干事，所以柯托努对他那些事儿的究竟，知道得不多。

〔又进来三个乘客招徕员①，互相搀扶着。他们象败兵似地扑倒在地。

教　授　（恶狠狠地瞪着这伙人）要他禁欲。判他禁欲。

柯托努　哦，太晚了！他已经死了。

萨姆森　柯托努和我帮他推车，在一块儿长大。（推心置腹地对教授说）您知道，柯托努的妈妈的确是在大车上怀的孕。柯柯洛里亲口对我说的。他说他把大车停在一个稍稍隆起的斜坡上，当他压在柯托努的妈妈身上开始度蜜月的时候，那大车就顺着坡向下滑。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喜欢柯托努。在他所有的儿子中，他只承认柯托努是他的亲儿子。

〔越来越反感的教授，终于露出宽慰的神情。

教　授　还好，至少他是个合法儿子。

萨姆森　哦，是啊！那大车有执照。而且是真的执照，不象你造的那些。

柯托努　他把大车留给了我。

萨姆森　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好留给他，只有这辆车。

柯托努　我还没有当上司机，他就死了。要是他活着，他会找六个女人睡觉，为了庆祝我当上司机。可他没等到就死了，打背后让一辆卡车给撞了。卡车把他的脊梁骨撞进一车鳕鱼干里。鳕鱼干是他运得最多的东西。那一天，车上的鳕鱼干堆得高高的。

〔旁边那群人轻轻地唱起挽歌。

萨姆森　我们俩都在那儿。我们在前面拉车，他在后面推。车上大包大包的鳕鱼干几乎堆到了半空，如果卡特桥在马路上空建成了拱门，车上装的鳕鱼干准能碰到它。我们一下子被摔了出去……

柯托努　全埋进了鳕鱼干里。很久很久我都忘不了那鳕鱼干的嗅味儿。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马路上压死的人总有一股臭鱼干味儿？

〔挽歌声渐渐响起。

萨姆森　（悄悄地）教授，教授……

教　授　（赶紧转过头去研究他的报纸）我忙着呢。

① 也是被雇的打手。小东京手下的打手，很多是失业的和暂时没有工作的司机、售票员。

萨姆森 先生，可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办？要是他不开车，老板就会把我们的车收回去。

教 授 你让不让我集中注意力呀！快走开，要不我就撵你们了。

〔挽歌声在继续：

日中大雾忽弥漫

太阳问：这是啥奇迹？

旱季露降我脚上

死神夺去了我们的雨滴

旱季露降我胸膛

吓得我悚然冷汗直淋漓

死神降祸罚我们

人世间少了个柯柯洛里

萨姆森 可是，教授先生……

教 授 （声音压过挽歌）走开，走开。你们尽打扰我。我不过让你们有个安身之处罢了。快走开，要不就象所有来这儿的人一样无声无息地呆在一边儿。谁允许你们提出这种破格要求的？滚出去！

萨姆森 （泪汪汪地）您一定得帮我个忙。否则他会变得象别人一样，要不了一个月他的技术就会生疏，那时候他只有流浪到这儿来，弄口酒喝抖擞抖擞精神。

教 授 噢，你以为你是特殊人物，嗯？跟别人不同，是吗？你觉得在我羽翼下得到庇护有失体面？（突然凶狠地转向那些唱挽歌的人）别这样讨厌地哭哭啼啼，你们这批被公路抛弃的垃圾！（歌声立刻停止。唱歌的人慑于教授越来越大的火气，往后退缩）坏蛋、犹大。你们这些为上帝所抛弃的犹大，你们出卖肉体，而且你们刚才又出卖了一次，不是吗？你们自以为什么都不怕、勇敢，可是能说一条笨牛，一截脱轨的火车勇敢吗？我使你们的生活有了寄托[1]，可你们却去冒无谓的危险，这样一来，我必须等着，盼你们能活着回来完成我给你们规划的课程，就这样你们在钱的诱惑下一再出卖自己。

---

① 指每天供给他们酒喝。

打　手　可教授，我们需要这笔钱。

教　授　闭嘴！闭上你那铜臭的嘴巴！

〔那打手不再吭声。教授立时又开始工作。

萨姆森　（犹豫再三）您不该把您的时间浪费在这批家伙身上，教授……

教　授　（放下工作，宁静地盯着他的眼睛）你要什么？（萨姆森失去了勇气，局促不安）嗯？

萨姆森　没什么，教授，没什么。

教　授　那是什么响声？

〔铁车轮压过石头的隆隆声越来越响。流浪汉们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就沉静下来，一个个都摘下帽子致敬。柯托努早就蹦了起来，凝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教　授　（越发迫切地）什么声音？

萨姆森　在给他们收殓，教授。桥上那次事故的受难者。

教　授　需要这样大肆声张吗？浪费！浪费！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能告诉我什么呢？

萨姆森　是来举行葬礼的。

〔一辆卡车慢慢开过，黑色的车身投下阴影，把棚屋里的光线都挡住了。车子驶向教堂，从教堂开着的窗户可以看见里面已经有了灯光。此时，只有教堂窗户透出的灯光映照着棚屋。

教　授　啊，要是我，碰到这种场合，我会作一次何等发人深思的讲道。我会用生动的回忆唤起心灵的痛苦……

萨姆森　哦，当然，您能，教授。我们至今还记得您当年……

〔先是管风琴声，接着唱诗班唱起送葬歌来。

教　授　（忧伤地摇摇头）唱诗班打开始就走调。等唱到末了，那些死人都会庆幸他们已经死了的。（那些打手们鱼贯而出，走向教堂）你们也去送葬？

打手一　只呆在外面向遗体告别，先生。

教　授　（迟疑了一会儿，打手们犹豫地等候着。接着，他改变了态度，变得急迫）哦，对，你们该去。走吧。（对萨姆森）你也去，想去就去吧。还有你的朋友。

萨姆森 我已经看够了，您忘了，当时我们在场。他们的车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跟在他们后面。

教 授 啊，是的。当时你们近在咫尺……也许这里面包含着一点希望。不过，我还是觉得上了当。这么奢侈的一辆灵车，可你们一个也没在里头。

萨姆森 （十分惊恐）您说什么，教授？

教 授 你们这些骗子，一个也没有……你们这些不敬神的骗子，一个也没有！

萨姆森 你听他说什么了吗，柯托努？

柯托努 （站起来）你打什么时候起居然对教授说的话感到不安啦？咱们走吧。

萨姆森 哪儿去？参加葬礼？

教 授 快走。我正想安静一会儿。去参加对上帝选民的哀悼吧。

柯托努 来吧。

〔他俩下。教授独自呆了一会儿。穆拉诺从舞台另一侧上，心神不定的样子，肩上背着采棕榈酒用的套索。

教 授 （没有转身）我料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才让他们都走开。听见管风琴的声音和唱诗班的歌声，你就会怀疑你的眼睛是否受了太阳戏弄。可是（转身向穆拉诺），你看，天还没有黑。这不是在做晚祷，是在为去世的亡灵做安魂弥撒。我在今天早晨就来过一次（轻声地笑），我不能错过机会。葬礼往常在早上举行；谁知道呢，连他们也有可能碰上了那智慧[1]。所以我……迷路迷到这儿来了——来进行观察。

（他的态度突然变得生硬）可你必须马上回去，别让谁看到。黄昏或黑夜，人人的脸都一个模样。“启示”的显现不需要白天平凡的光照。走吧。

〔门外脚步声渐渐走近，教授拼命作手势。

教 授 躲起来！躲起来！

〔穆拉诺刚在商店那头藏好，沙鲁比就闯了进来，一进门就站住，四

---

① “他们”指桥头车祸的遭难者，“智慧”指生死之奥秘，教授认为在死的边缘可以找到那奥秘，那“启示”。

下里仔细打量。

沙鲁比　真奇怪。(教授抬起头来)我发誓,明明看见有人偷偷儿地进来。可能是个贼。

教　授　因此你就想,我可能需要另外来个贼保护吧?

沙鲁比　不,先生……我……我要说的是,我看见,别人都去送葬了,所以我就想,也许有人会因为这儿人都走空了就来抢劫商店。

教　授　没有走空——你瞧见啦!

沙鲁比　(赶紧退出)我弄错了……真对不起,打扰你了,先生,真是万分对不起……(他看见了穆拉诺的部分身体露在外面)哈!

教　授　你还没走?

〔沙鲁比向教授示意,要他别出声,他抽出一把刀,踮着脚倒退着出去。教授等了一会儿,侧耳倾听,向穆拉诺示意,要他也从这边出去。穆拉诺往前走了几步,另一个声音使他停了下来——沙鲁比正从后面绕过来要抓他。穆拉诺继续躲在商店那边。沙鲁比上,手里攥着刀。

〔穆拉诺踮着脚绕商店一周,来到沙鲁比背后。沙鲁比谛听,猛地揭起盖店栈的油布举刀向里面大弧度地挥去。穆拉诺举起套索朝沙鲁比头上抛去,套住了他,收紧。沙鲁比手里的刀掉到地上,他背对着穆拉诺,挣扎着想拉掉脖子上的绳索。在极度恐怖中,他扑向教授,呻吟着求救。

教　授　(镇静地瞧着这场面)也许……要是你答应不回头看他的脸……(沙鲁比被勒得透不过气来,只是拼命地点头)这样你就不能在作证时认出他来……(沙鲁比又点点头,更加有气无力了)现在,朝我走来,要想找死,你就回头看吧。(他示意穆拉诺放了他。沙鲁比踉跄地走向教授,揉着脖子。穆拉诺顷刻之间不见了)

教　授　(俯身于自己的工作)行了,你这具臭尸体,给我滚吧!

第 二 部 分

〔大约一小时后。

教　授　你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启示吗？你没有在大桥把他们吞下去的地方找到“启示”的碎片吗？

萨姆森　我们怎么能想到这样的事呢，教授？

教　授　一个人应该处处小心机警。那么商店呢？你一定给商店弄来了些新的备用零件吧？

萨姆森　先生……

教　授　你把我的需要和我的探求全不放在心上，连素不相识的人都开始注意了。有三个人在路上找到我，埋怨你的店铺迟迟不重新开张。

萨姆森　哦，这帮笨蛋……

教　授　要知道，我们全靠这片店支撑我们的灵魂，喂饱我们的肚子呢。如今我们的顾客一天比一天少。

萨姆森　教授，说这没用。您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就他目前的情况，还不能干这买卖。

教　授　（捶桌子）可你什么都没有带回来。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能指望我替你们给警察局打报告呢？

萨姆森　啊，教授！您总有办法的。

教　授　怎么，凭空捏造？你过分夸大了你朋友面部表情的作用。把他叫来吧。（柯托努上前。教授生气地瞪着他）有点粗里粗气，没有别的。（在纸堆里翻寻）我要一张公文表格。有了……现在告诉我，你这个空着双手、空着脑袋回来的人，我写些什么呢！嗯？桥上发生了什么事？你说那辆卡车超过了你们——好。（写）卡车超速向前行驶。你知道，我给警察局的报告能给任何交通部门的档案增光，可是，你说，难道我那么多

年勤勤恳恳的探索仅仅是为了把时间白白地耗在写这些毫无意义的报告上吗？你看到了什么，朋友，你看到了什么？把印在你脑子上的血迹让我瞧瞧。

柯托努　眼看着这辆卡车……

教　授　事件发生之前，朋友，事件发生之前怎么样。你是事前从犯吗？

柯托努　还没有到桥头，我就知道要出什么事了。

教　授　（放下笔。温和地）你敢起誓吗？

柯托努　那是满满的一车，因为负荷过重，它费了好一阵儿才超过我们。

教　授　（奋笔疾书）“该车尾随我车良久，后忽超车；但见车身左右晃荡，满怀死胎，不计其数。”在“满怀死胎”下面划上一条着重线。

萨姆森　是聪明人就不看不该看的东西。您同意我的意见吗，教授？

教　授　那你就找个草药医生给他接种点儿疫苗。不是指卫生部的那些人，你懂吗？要找草药医生。卫生部的那些针有啥用场，顶多不过把破碎的“启示”，或者破碎的皮肉缝缝好。多半是破碎的“启示”。要每天在他的光脊梁上抽十二鞭子，再在那伤口里涂上大把大把的胡椒面，这才是唯一有效的预防针。

柯托努　我发誓，这正是我看到的情况。满车的人，可是一张脸都不见……

〔教授继续奋笔疾书。

萨姆森　那是因为他们用破布蒙着脸。这是一辆来自北方装运可拉果的卡车，后半个车厢挤满了人。卡车象平常一样头重脚轻。车上的人脸上蒙着布遮挡灰尘。

柯托努　哦，那么大的灰尘！灰尘象鬼魂一样追逐着他们！

萨姆森　可不是吗，你承认了——有灰尘。尘土飞扬，你还能看见什么？只是些模模糊糊的轮廓……

柯托努　但我告诉你，后来灰尘散了。灰尘在我眼前消散，我发现我弄错了。这是一辆敞篷卡车，装的不是别的，而是一摞一摞去了头的鳕鱼，天哪，那股鳕鱼干的臭味儿！最后我们赶上了它们……在那座破桥前，你喊了起来——

萨姆森 当心,柯托努![1]

〔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柯托努 没事儿,我瞧见了。

〔他们上前几步,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块地方,朝地上的一个洞往里瞧。

柯托努 我以前不知道一辆憋车会有这么大。大门开得再大也进不去呀,我们那块墓地的大门就进不去。

萨姆森 离洞边远些!板子都烂了。

柯托努 搞了好大一个洞!桥边全塌了。

萨姆森 看在上帝面上,千万小心呀!

柯托努 你错了,这个洞绝不是为我挖的。

萨姆森 你以为这座破桥吞下个把人还要挑挑拣拣吗?总是小心为妙。

柯托努 我告诉你,这洞绝不是为我挖的。他们超过我们,就在离这儿不过一英里,你记得吗?

萨姆森 快离开那烂木头边儿!

柯托努 (走开)你的脾气真坏!

萨姆森 送葬的人离松散的沙堆远远的。

柯托努 捶胸顿足的女人只在她兄弟们有力的胳膊抓住她的时候才嚷嚷要跟丈夫一起进入坟墓——啊,我知道那种哭闹声。

萨姆森 (笑起来)"别伤心了,"他们求她。她也就不伤心了。接受了安慰。正象那传教士对他的听众说的:愿你们得到安慰,我的信徒们。而那个半文盲的翻译员则说:"愿你们得到安慰"意思就是安慰,"我的信徒们"意思就是我的信徒们。也就是:安慰我的信徒们。

两人一起说 愿你们得到安慰,我的信徒们!

(他俩哈哈大笑起来,明显地带点歇斯底里)

教　授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渔夫把装得满满的一网鱼[2] 往沙坝上摔的笑

---

① 自此以下直至第302页第14行,萨姆森和柯托努两人以戏中戏的形式表演过去经历的桥头事故。

② 联系上下文,"一网鱼"好象是隐喻那一车翻到桥下丧生的车祸遭殃者。

话。(向四周看)当路渴的时候,它就往河里跑。可那河呢?当河涸干的时候,那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就只好这样了。好歹它还是一股令人愉快的细流——带些红色的——从那始终耐心躺着的岩石的光秃秃的大腿间流过。那石头是个女人,你知道吗,路也是个女人。他们懂得怎样躺着等待。

萨姆森 (焦急地)柯托努……

教　授 (书写)桥下,是黑岩石黑色的屁股和坚硬的腿,还有那条红色的细流,就象一个女人流淌着月经。多少条生命在她的两腿间进进出出,而多半是无用的废物。

萨姆森 乘客们出来了。

教　授 是从一个贪婪的神的肚子里吐出来的……天啊,乱糟糟的一堆。

萨姆森 柯托努,他们出来了。

柯托努 (恶狠狠地)胡说!他们死了!

萨姆森 不。我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乘客。(转身朝那辆卡车的车架子跑去)大家都回去好吗?回去吧,进去,没有事儿。我们只不过是检查一下那座桥。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听见了吗?

柯托努 别,别,让他们下。让他们全都步行过桥,要安全得多。把他们送过去,我来试试靠着缺口把车开过去。

萨姆森 不,先让我试试那些木板。我跳上去试试看。

柯托努 噢,想把木板弄得更糟一些?不行,不行。我们有办法过去。

萨姆森 你有把握能开过去?

柯托努 你开始怀疑我了吗?

萨姆森 (转过身去)好啦,好啦,你们全都下来,那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别耽误时间,听见没有?把东西放下,我说,把你手里那脏包袱放下。放下。噢,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娃娃。都靠这边走。你们要看就看那一边。你们这些傻瓜,停下来看什么?黑人真没用,不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心里就不满足。快点儿,别浪费时间!(突然跑上前去)上帝惩罚你,你这可恶的女人,你干吗抱起你的孩子,让他看这些东西?你以为这是牛仔电影?往前走,伙计……啊,这些人真蠢!这些是娃娃们看的东西吗?要是他们夜里做起噩梦来,大哭大闹,你就该着

忙去找土大夫了。真是蠢娘们！人家遭殃，你们倒当电影瞧！

〔萨姆森护送乘客们过桥的时候，那些闲荡的司机们轻轻地哼起挽歌。

柯托努 本来该我们在前头的！

萨姆森 （沮丧地）压死一条狗吧，柯托努！去压死一条狗！趁早压死一条狗，别等奥贡神肚子饿了伺机把我当狗吃掉。这次可真险啊。换个聪明人，就会把它看做一个及时警告，可他呢？却不见得。哪怕奖给他一个交通警察的可观家财，他也不会去压死一条狗。他说，我看见狗肚肠就觉得肮脏——谁要他喜欢狗肚肠啦！问题是奥贡神喜欢狗肚肠。那是奥贡神吃的肉！你只要把车开过去压死那条该死的狗，让它在那儿躺着就行了，我又不是叫你停下来，捧起它来当作你下一顿的饭菜。拿奥贡神最喜欢吃的东西孝敬他，日后路就不会盯着我们说，“哈哈，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来是我的一顿美餐。”可是，和他说又有什么用呢？谁要不是心甘情愿地向奥贡神奉献，奥贡神准会让他缴出更多的肉。

〔流浪汉们停止唱挽歌，笨拙地站在他们常站的地方，犹豫地望着萨姆森。

萨姆森 出什么事了？

打手一 我们……嗯……你瞧，小东京不在，要是他在，他就会这样做的。那么，也许你能给我们说上几句吧？

萨姆森 哦，行啊。（象他们一样低下头，镇静下来）但愿我们不在饥饿、等待的时候在路上走。

〔教授要想堵住耳朵，已经来不及了，只是气恼地摇摇头。其他人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教　授 （激动地）算你运气，你曾经把一位天神送到我大门口。要不然，这会儿我就要用“启示”的正义复仇力量烧焦你那宣扬异端邪说的舌头。

萨姆森 （几乎是诉苦）我这会儿干了什么啦？（教授继续干他的工作，依然气忿忿地）（向柯托努）你知道他刚才说的是怎么回事吗？什么天神送到他大门口？

柯托努 （跳起来，不安地）他说了吗？一个天神到了他家大门口——他是这么说的吗？

萨姆森　你自己也听见了。

柯托努　我一定得弄清楚。教授……

教　授　店铺得重新开张。

柯托努　可是教授……

教　授　那店铺，朋友，那店铺！那店得马上重新开张。我不允许我家有上了窗板的窗户。（手指教堂）只有他们才把窗户关紧！我没有东西要藏起来。你们有吗？

柯托努　可我一定得弄明白，教授。你在你家门口看到什么啦？

教　授　我不准你把那些麻烦事塞给我。开开店门！

柯托努　我是来求你帮忙的。我还得等多久呢？

教　授　开开店门。我跟你们大家一样，也在等。可你们听不到我抱怨的话。

〔柯托努迟疑了一会儿，向店铺走去，消失在商店挡雨的油布后面，在里面整理那些破旧零件。

萨姆森　（诚恳地请求）教授先生，别让他干这事儿了。把这开店交给别人吧。

教　授　我没有要谁干什么事儿。不过，你的意思是否说，缅甸中士比他强呢？要是让我说的话，你的朋友似乎胜过缅甸中士一筹。怎么，不是吗？难道你认为他是个窝囊废？

萨姆森　他们俩不同。

教　授　我这地方不是为不同的人开设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迟早你能看出来。就象你看出这是苍蝇，就象你看出赖买丹月亮①，就象你在卫生检查员到来的那天看出蚊子的孑孓那样。我整天在外面奔波，跑断了腿，不是白跑的。不管怎么说，你不能不顾生活中的物质需要。他既然不开车了，那他靠什么活命呢？

萨姆森　我们有点积蓄。

教　授　（眼睛亮了起来）你们有积蓄？

萨姆森　（立即警惕起来）嗯，有一点儿，您知道，不多的一点儿。我得为他、

---

① 赖买丹月是伊斯兰教教历九月，也是斋戒的圣日即斋月。赖买丹月的开始和结束由教法当局根据可靠见证人见到新月的报告确定并宣布。

为我攒点儿钱。

教　授　(戴上单片眼镜，死盯着他)一共攒了多少?

萨姆森　没有多少，教授，只……

教　授　我要知道真实情况。(萨姆森局促不安，终于屈服。他转过身去，背着教授，从他肥大裤子的深兜里掏出一个小钱包。他匆匆忙忙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票，藏起来，然后连钱带包一起放到桌子上)有票据吗?票据，票据。政府债券，在哪儿?就是见票即付的那东西?

萨姆森　我到哪儿去弄这种东西，先生。

教　授　(把袋口打开，往里面看)你们应该组成一个辛迪加。

萨姆森　我不太明白。

教　授　你不会明白的。那个小瘪三哪儿去啦?去把他找来。(萨姆森往外走。他刚转身，教授就想从钱袋里扒拉出一个钱币来，萨姆森恰好回头看见了。教授没有办法，只好在势所必然地稍稍犹豫之后，一不做、二不休地把那个钱币掏了出来，还若无其事地加以解释)你知道，这是作开办费用的。

萨姆森　(在拐角处探出头去)醒醒!教授叫你呢!

沙鲁比　(一跃而起，跑到教授跟前)办妥了吗，先生?

教　授　(递给他一个硬币)去，给我照往常那样买一份儿，要松软一些的，知道吗?还有花生。要脆的，不能潮。快!

沙鲁比　先生，那执照没有问题吧?

教　授　快去!

〔沙鲁比跑了出去。

萨姆森　教授先生，我对您是毕恭毕敬的，可我不大明白，这怎么能算开办费呢?

教　授　我们必须把他支开。不然的话，要是你愿意，也可以任凭他去刺探我们的行动。

萨姆森　可是，教授，他本来就已经在外面了。

教　授　所以才必须把他叫进来嘛。(萨姆森摇摇头，愣了一会儿，只好作罢)好，你们有什么资产?一张驾驶执照，还有你的一笔小小储蓄。对吗?刚刚出去的那个家伙呢，愿意为他的执照付一笔可观的代价。我打

算要他拿出第一个月工资的一半，一次付清。

萨姆森 可我们不卖执照。

教 授 我来准备借据（他拍了一下那捆各式各样的纸片）。看见吗？甚至连死神也不敢夸口，说他有那么一大摞借据。

萨姆森 我们不想放弃开车跑公路！

教 授 我建议我们来成立一家辛迪加，估计一下资产，决定一项方针。作为特殊优待，我允许你们作为和我权利相等的合伙人加入。我拥有一半股份，你和你的朋友拥有另一半股份。什么都对半开。

萨姆森 对不起，教授，这个……资产——您不是管我们的钱叫做资产吗？您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儿呢？

教 授 （拍拍他的那几捆纸）我的，那就太多了！我把我这座"启示"之塔当作你神圣的庇护所！

萨姆森 （睁大眼睛）您是说，那里面藏着钱？可大家一向都把您看做穷光蛋！

教 授 钱？什么钱？

萨姆森 （想从一捆纸的一头往里看）您说不定还是个百万富翁呢，可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人家都以为您是疯子，可我一直觉得未必如此。

教 授 （刷地抽出手杖，威胁地）不许你那双分泌蜗牛粘液的眼睛朝我的活圣书看，不然我就要戳它们了。你以为我会让永恒的珠贝沾染上生意经的臭气？你好大胆子！的确，我还没有找到那"启示"，可你要是惹我，我就要放出它的真髓来砸你的脑袋！

萨姆森 （退后，但勇敢地）唉，您尽让人误解您的意思。我还以为您的资产在那里头呢。

教 授 确实在那儿，你这个笨蛋。在那个大粮仓里的某个地方就藏着那颗难以捕捉的谷粒，那"启示"，那"钥匙"，和我恢复名誉、地位的时刻。你这些玩意儿是从哪个粪坑里捞出来的，居然把它和一个忠诚搜集者精心收藏的珍品放在一起？拿开！（用手杖把钱袋扫到地上，钱币滚了一地）

萨姆森 （赶忙捡钱）您真是个叫人摸不透的人，教授。我怎么也弄不清您的心思。当然咯，如果您指的是债券，还有一些道理，特别是政府债券。不

过，您这些债券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吗？好些纸片上的墨水已经褪色了。我说，您自己瞧瞧。

教　授　我要是成立辛迪加，就得按自己的条件。

〔萨姆森迟疑了一会儿，走近桌子。

萨姆森　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发表点儿小意见，先生；教授不会是只蟑螂吧！是吧？

教　授　你说什么？

萨姆森　我是说，教授是不是一只蟑螂？还是一只白蚂蚁？因为，如果不是，他那种资产又怎能填饱他的肚子？

〔教授回去继续研究他的报纸，时不时地在某个句子下划道线，在某个字上画个圈。萨姆森摇摇头，继续找地上的钱。

柯托努　（捡起一个滚到他脚边的钱）这儿有一个，萨姆森。

萨姆森　（跑过去接）啊，谢谢你，谢谢你！（柯托努回店里去）等一等。让我把你的鞋脱下。

柯托努　干吗？

萨姆森　一个司机必须得有一双灵敏的脚底板。不象他的屁股。他的屁股总是很硬的，象双料轮胎。脚可不一样，你懂吗？因为他走路不多，而且他必须正确判断踏板上的压力。我的脚底板老厚，你瞧，所以要发动那马达，不是踩重了，就是踩轻了。于是，它就弗弗弗地响。"怎么，你以为我有汽油供你糟蹋？把你的脚放到油门上！轻点儿轻点儿！跟你说轻点儿轻点儿——你以为你这是踢足球？"弗弗弗。"踩刹车"——叽——哎——"你踩刹车的劲头就象足球场上阻挡对方的中卫。我跟你说要轻轻的！"弗弗弗！全是白费力气。我每次发动那辆卡车，它就象火车——嘎叭哒，嘎叭哒；又象打嗝儿的病人。再不它就象人造卫星那么窜了出去，弗——哎！那就是我最捱克的时候了——弗，弗，弗，弗！"怎么，走都不会，倒想飞啦？"啊，有时候我想，还不如是个聋子呢！（他站着愣了会儿，竭力回想他手里这双柯托努的鞋是怎么回事儿）这鞋怎么落到我手里的……哦，是了，你光着脚在这块地上走一趟。要是踩到了硬币就告诉我。我知道，我的脚底板是什么也感觉不到的。

〔柯托努回去干他的活，萨姆森继续找钱。沙鲁比拿了一纸包点心

上。他习惯地预先把两手合成杯形。

教　授　（接过纸包）东西好吗？松吗？脆吗？

沙鲁比　最好的了，先生。我每次都是在那个女人那儿买的。

教　授　（细看包东西的纸）那个塔巴女人真是个天才。她从来不让我失望。（没有看纸包里的东西，他就把它全部倒进沙鲁比的手心，沙鲁比感激地鞠了一躬。回到流浪汉中间，一起悄悄地说话。教授捋平这张包点心的纸，开始读上面的字，还拿起放大镜，做笔记，并在一些段落下划线）很经济。近乎吝啬。不过，上面有神秘的符号。难在找“钥匙”。找到了“钥匙”就能找到“启示”……很奇怪……很奇怪……近来这些符号大量出现……那个塔巴女人懂得点儿名堂：要不，她就是个神婆，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上帝啊，上帝！何等浩淼的未知的重任和隐秘的智慧……主啊，说出我们时代的“启示”吧，说出隐秘的“启示”吧！（突然感情冲动）可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这些符号决非出自凡人之手。它们究竟是什么鬼符号？

萨姆森　（走近教授，从他肩后向下看）我看这是球赛彩票，教授。

教　授　什么？请你再说一遍。

萨姆森　足球赛彩票，先生。抽彩赌博。您没玩过这种抽彩赌博吗？

教　授　我没功夫玩儿游戏。

萨姆森　不，不，先生。这不是什么游戏。凭这个您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大财。

教　授　（带着新的兴趣对他端详）我说，朋友，你真是个怪人。你不识字，我估计你也不会写字，可是你居然能解符号的谜？连我这个一辈子从事研究奥妙“启示”的人都难解的谜？这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萨姆森　（不耐烦地）教授，我什么都没想。您看，不知是谁填好了这张彩票，又把它扔掉了。您看见了吗？全都填好了——至少看起来是这样。这儿打了个叉，还有，这儿、那儿划了好些个圈圈。足球赛彩票就是这么填的。

教　授　是吗？

萨姆森　没错，先生。瞧这儿……这是填自己姓名的地方。您帮我填上，写上萨姆森。

教　授　你真够勇敢的。你竟敢在这上面写上你的名字？

萨姆森 先生，请您写上我的名字吧。我念给您听——萨—姆—森。（教授耸耸肩，写上）您写地址了吗？

教　授 你也有地址？

萨姆森 警察局总是写成——无固定地址。您也这样写吧。哦，不，写……萨姆森，"安全正点"[①] 号，LE2539，柯托努的见习司机——人人都知道"安全正点"这辆车。不行，我忘啦，现在是别人在开这辆安全车了。所以，也许还是写，嗯，让我想想……（教授扔下手里的笔，把那张纸推到一边，但萨姆森没有注意）是的，就这样吧，就写："教授酒吧间，车祸（货）商店转交"。这世界上的事是没准儿的。我去把它寄出去。它终究是——用您的话说——一份儿资产。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是个信差，他寄去过这样的一份。中奖得了一万三。现在阿巴巴城里的房子有一半儿是他的产业，他已经被推选为参议员。所以，您瞧，事情是没有准儿的。我要是中了奖，就买一辆新的卡车，让柯托努开那辆车。您听清楚，我可不指望一万三那样的大数目。我要一万也就够了——人不能太贪心。哪怕五千，也不是儿戏的小数目……只要想想，报上登出来：头奖，萨姆森，五千！

柯托努 我好象踩着了一个便士。

萨姆森 （赶紧过去）我说什么来着？要是换了我，那个便士就是嵌到我脚里，我也不会觉得。（捡起那个便士）而且的确是个便士，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它也可能是一个先令，可他的脚告诉他是个便士。踩油门，就得要这样的脚。

柯托努 你认为穆拉诺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教　授 穆拉诺会出什么事？幽谷里的一个幽灵！你真自以为了不起，居然为他操心！

〔短暂的哑场，萨姆森侧着身子轻轻来到教授身边。

萨姆森 教授。

教　授 嗯—哼。

---

① 在西非和东非，不少汽车车身上写着格言或谚语。"安全正点"是萨姆森车上的箴言。

萨姆森 我可以问件事儿吗？一件个人的小事。

教 授 怎么不可以？连上帝还每礼拜一次向人们答疑呢。

萨姆森 谢谢您，先生。其实，我不过是出于个人兴趣。请您务必不要动气，先生，因为我真想知道。我是说……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我想弄清楚的是……

教 授 一句话，你是想知道，人家说我是疯子，到底对不对。

萨姆森 不，先生，不是这回事。我想知道的是……好吧，您一向在那个礼拜堂用英语读经，我们大家都很欣赏。不瞒您说，您吸引了我们许多人去参加私人讲经班。墙塌的那天，我就爬在那堵墙上，柯托努也是，可是有一件事我始终弄不明白，您知道，只要有人——我不想指名道姓——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讲起这件事，我就受不了；我是说，您那时候有没有过一笔私下的收入。教授啊，我要说的是，那件有关……呃……您知道，有关教堂基金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教 授 罪恶和工资，工资和罪恶——（停住。转身面对教堂）如果你的眼睛能够透过教堂那扇密封的窗户，你就能看到在青铜的读经台上放着圣经①。

我常常站在那青铜的大鹰后面，在它宽阔的张开的翅膀上就放着那圣经——啊，这一切都是亵渎神明，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哦，是的，当时我站在窗户的那一边。当时，窗户总是开着的，不象现在那样由于害怕老是闩着或者栓上——（萨姆森使劲儿眨眨眼睛，还用手揉了几下）穿过那扇窗户，我的目光一直落到这里。我年轻那会儿，告诉你吧，在我年轻的时候，只要遇上象这样的毒疮，我们就会去和它展开一场圣战。只要是卖酒的棚子，我们就把它推到，放火烧掉，把那些毒害人们脑子的家伙撵走。②

萨姆森 （兴致勃勃地）他们没有反击？您在这儿试试看，看他们怎么对付您。

教 授 啊，圣经是烈火，我们用熊熊烈火把酒棚子一个一个烧掉。不过，那

---

① 圣经（The Word）在这里是双关语，也有“启示”的意思。

② 教授在回忆三十年代基督教开始在尼日利亚某些地区得势时的情景。

不是真的“启示”，你知道；哦，不，那不是。因此，每推倒一座酒家，在原地又会钻出十家来，他们越来越大胆，终于在这儿也冒出一家来，以他们的狂笑声和教堂的管风琴声较量高低。每晚都是这样，直到有一天我想：我还真不知道这扇窗户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后来有一天晚上，那座墙坍了，我光听见孩子们的笑声，接着是潴轰隆一声倒了，人体和尘土乱哄哄的一团。我终于离开了教堂那绘有圣徒的彩色玻璃窗后的圣经……（几乎是谦卑地）你会注意到，我把这个地方稍稍作了一些变动。原来是没有那个角落的。我刮干净墙壁，安装了电灯，红色的霓虹灯。我想，教堂的资金可能因此耗费了不少……但这些我几乎都记不清了。你听说了什么吗？

萨姆森 哦，没有。

教 授 象你那位朋友一样，我当时也想退休作生意。我的退休金本来是够花的，可是，我是因为亵渎了上帝而被解职的，所以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了。现在我也不记得该拿多少，详细情形，都难以记起来了。你知道吗，唯有从这间休息室，才可以望见礼拜堂的圣坛？不过，教堂基金的那件事儿至今还使我心烦。

萨姆森 哦，您总是问心无愧咯，要不您早就逃走了。

教 授 逃走？可我必须留在那只大鹰附近，因为我在它的铜翅膀上第一次看到“启示”的幻象。但是他们不让我沐浴神恩。在教堂所有的窗户中，偏偏总是这扇关着。（推心置腹地）你瞧，他们知道我一直在望着它，望着，等着，等待他们疏忽大意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越是对那“启示”戒备森严。

萨姆森 （望着教堂）可是，教授，所有的窗户全开着呢。连塔顶上的那些窗子也都开着。

教 授 （摇晃着指头，警告他）要留神。他们用强有力的符咒蒙住人的眼睛。

萨姆森 哦，不，我看得清清楚楚，窗户大开着。今天早晨那风琴手在练琴前把窗户打开的时候，我也在这儿。

教　授　你为了钱把灵魂出卖了吧？你撒谎撒得象个先知！①

萨姆森　可这是真话，教授。

教　授　真话？真话？我的朋友，真话不过是酒泡沫上的浮渣。

萨姆森　好吧！好吧！随您说吧。（仍然不时地朝窗子张望）

教　授　要是你听到什么……关于教堂基金的事，一定告诉我！

萨姆森　我要是您，就干脆把它忘掉。他们要是有什么打算，一定早就动手了。

教　授　钟楼里的灰尘从没有完全静止的时候。它时刻等待着下一次铿锵的钟声。你过来点……靠近我点…（萨姆森显然十分勉强地照办了。教授猛地按下他的头，尖声对着他耳语）你要象蝙蝠一样！把你的耳朵紧贴在教堂小礼拜室的门上。我要是丢掉了这个基地，就是全盘输尽了。我一定要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一定要看见圣坛上、布道坛上所进行的一切。你跟我一块儿注意他们……不能让他们不得我的允许任意作什么变动。

萨姆森　（挣扎着想脱身）是，先生，是，先生！

教　授　无论在通道，还是在圣坛上，到处跟着他们。别让他们的黑色长袍吓唬住你，那大鹰是站在我这边儿的。我们要战斗，不过先得找到那个“启示”……

萨姆森　哦是的先生。当然咯，教授。

教　授　那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到来。在“启示”面前连悔过、赎罪都没有用……

〔萨姆森拼命使劲才挣脱出来，朝台后逃去，正好碰上那辆破卡车的后挡板“轰隆”一声掉下来。随着这声巨响，舞台的灯光变换，只照亮车祸（货）商店这块地方。紧跟着后挡板，掉下来一个奇形怪状的面具。又过一会儿，柯托努从店里那堆破烂零件和衣服后面钻了出来。② 接

---

① 指尼日利亚社会上一些冒充先知的骗子。参看索因卡的剧本《裘罗教士的磨难》。

② 自此至313页，以类似蒙太奇的手法倒叙柯托努和萨姆森的卡车在司机节撞了游行队伍中戴奥贡神面具的穆拉诺的经过。

着，追随戴面具者的人群拥上舞台，到处寻觅那戴面具的人。柯托努茫然不知所措地站立，而萨姆森却迅速地提起那块挡板，把那个面具塞到它下面。这天是司机节，游行的人群全都挥舞着鞭子和粗麻秆。有两个人抬着一只捆在木棍上的狗，挥舞着砍刀。他们唱着歌，彼此应和，到处猛冲，偶尔散开进行短时间的相互抽鞭比赛，接着又往前追赶。

萨姆森 （这群人刚刚离开舞台）快帮我把他抬上车。

柯托努 你瞧见了，怎么也救不了他。

萨姆森 快、快！

柯托努 全怪你！你说我们该来。

萨姆森 这些全不相干。在他们回到这儿来之前，赶紧把他藏起来。

柯托努 可这不怪我。怎么也救不了他！

萨姆森 伙计，看在老天爷份上，你就帮我抬一把吧。

柯托努 萨姆森，你知道我的反应很快，可他是怎么横窜过来的……

萨姆森 他们还会回到这儿来的。

柯托努 他这是干什么，突然从那儿跑过来，好象存心找死。就象那些倔强的野狗硬往车轮底下窜。

萨姆森 柯托努，我不是警察，那些人也不是警察。他们用砍刀说话。砍脖子——用砍刀！

柯托努 难道你是让我到这儿来当他们的屠夫的？他横冲直撞逃过来的样子，你是看到的。告诉我，是要我扮演这个角色吗？

萨姆森 （好歹把一个象人模样的东西塞进卡车，重新放好挡板）快上车，开车！

柯托努 也许前面路已经堵住了。

萨姆森 什么话？你疯了？你连试还没试，伙计。

柯托努 可这不能怪我！

萨姆森 （凝视着远方）他们又来了。柯托努，最后一次！

柯托努 让我往面具下看看。

萨姆森 你疯了吗……怎么说也是晚了，他们已经把路挤得水泄不通了。那就跑吧。来，咱们快跑吧！

柯托努 可这人是谁呢？他为什么往马路这边跑？

萨姆森 你这人可真没治。(他匆忙拉下车顶上的防雨布)可你至少不要暴露自己,装做我们也是参加节日游行的人。万不得已我们俩当中有一个得戴上那面具。懂了吗?

〔柯托努不声不响地点点头。这时,节日游行的人群又拥上台来,跳着挥鞭舞,一会儿往前跑,一会儿往后跑,寻找不见了的刚才那个戴面具的神。其中一人突然冲到卡车边,掀起防雨布。萨姆森不顾一切地急速从身边一个人手里夺过鞭子朝那人腿部抽去。那个人立刻应战,两人展开一场对打。

萨姆森 (在喧闹声中叫喊)听着,柯托努,快!(柯托努犹豫不决,显然害怕了)柯托努!把那个面具扒下来,自己戴上!柯托努!这是唯一的办法。(仿佛突然醒悟,柯托努跳起来,爬进了卡车。鞭舞越来越迅猛。萨姆森好几次设法挨近卡车的后挡板)快点,柯托努!看老天爷面上,快一点!

〔车篷里好象有什么东西使劲朝外撞击。萨姆森吓了一跳,赶紧冲过去。几乎与此同时,极度痛苦地闯出来一个假面神,那是一个受折磨的形象。舞蹈的人群发出一声呐喊,挥鞭声、歌唱声增加了气势,为似乎着了魔的假面神助威。

柯托努 (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一直湿透到里面了!我浑身上下都是他的血!(节日游行的群众围着假面神舞蹈,用鞭子互相抽打,中间留出一块空地让假面神疯狂乱舞)天色越来越黑,萨姆森,我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血进了我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萨姆森。(萨姆森惊惶失措,继续和他的一个新对手用鞭子较量)萨姆森你在哪儿?我的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告诉你!萨姆森!萨姆森!萨姆森!

〔他疯狂地挣扎,猛烈地扭动,渐渐筋疲力尽,慢慢瘫倒在地上,终于一动也不动了。舞蹈的人群相互鞭打着,下场。

〔灯光渐暗。静场半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警察包打听乔上场。

包打听乔 他来这儿了吗?

萨姆森 (不耐烦地背过身去)没有!往那边去了!

包打听乔 你没弄错?

萨姆森 我什么事没弄错?

包打听乔 你说他往那边去了。我敢起誓,我瞧见他进这里来了。

萨姆森　谁也没有进这里来过。

包打听乔　你确实知道我说的是谁吗？算得上是高个子，不过又不很高。脸上有氏族的标记，不过开始消退……其实，若不是近看的话，你会以为他根本没有氏族的标记呢。肤色不太黑，不过你得注意，这儿光线比较暗，所以你很容易把他看成一个黑小子。他穿一件宽大的长袍，不过，也可能在我追他的时候把它脱掉了。

萨姆森　今天你追的是什么人？

包打听乔　（走到台前）唉，还是那些麻烦事，你知道。一个闯了祸逃跑的司机！

柯托努　被撞的那个人死了吗？

包打听乔　没来得及弄清楚。

柯托努　怎么，你一心想抓司机，居然扔下被撞的不管啦！

包打听乔　哦，哪里！由那个嫌疑犯自己一手包办啦。你瞧，他撞倒的是只山羊。

萨姆森　哈哈哈！你的希奇古怪事儿，真是层出不穷。这么说，今天是只山羊！

包打听乔　嗯，你知道，他停了下来……

萨姆森　你刚才还说他闯了祸就跑了。

柯托努　原来你追捕的是那个撞了山羊的人？

包打听乔　嗯，他没有停下来。那是说，他停了下来，你懂吧。他捡起那只山羊就开车跑了。你想想，照这样下去，以后他们就都会带着他们压死的东西逃走了。（朝柯托努看）这类事儿你是不会知道的，是不是？

教　授　（专心致志地工作，没有抬起头来；在一阵紧张不安的沉默之后）警官，你干吗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整天马不停蹄地奔跑，你一定累了。穆拉诺一会儿就回来。（朝教堂的窗户望了望）他们马上该亮灯了。（掏出表来）风琴师在用凉水冲洗他那张脏脸。牧师在按上他那副借来的领扣，而那些来参加圣餐的娘儿们在揍她们的男人了。

包打听乔　唉，我实在应该去追那个可疑分子……

教　授　呆会儿，呆会儿，他跑不了的。坐吧。

包打听乔　多谢您一片盛情，先生，一片盛情！说真的，我该休息一会儿了。

萨姆森 天哪！真会装模作样。为什么到这儿来，他心里明白得很。不知道怎的，每天这时候，他总要到这儿来追缉嫌疑犯。

教 授 让着点儿，让着点儿，我的朋友。足够大家喝的。足够让你们每个人喝得不省人事，那是你们人人枉费心机地孜孜以求的。

萨姆森 哼，别人我不在乎，可他……喂，等一等。（包打听乔正要坐下，看到地上裂缝里有一个钱币，就捡起来想往口袋里放。萨姆森跑过来，一把夺下）这钱可是我的。

包打听乔 （随和地）没事儿！在我，这是很自然的错误。请相信我，有时候人家给我留的钱，会出现在比这还意想不到的地方。

萨姆森 哦，你要收买路钱，也至少得等我重新跑公路的时候嘛。

〔包打听乔交叉着胳臂，等着。

教 授 犯罪活动的情况怎么样啦，朋友？

包打听乔 一天比一天有利可图，教授。

教 授 我相信，你说的不是罪犯们有利可图。

包打听乔 哦，当然不是，先生。那样只会使他们腐化。

〔短时间的哑场。萨姆森走过去看蜘蛛，拿一根棍儿不停地轻轻捅着蜘蛛网。

包打听乔 近来在公路上一直没见到您老的手艺啊，教授。

教 授 我在放慢速度。我不得不少做一些分心的事。为了找到"启示"，我必须全力以赴。伪造证件消耗我的力气。

包打听乔 您哪天退休，请千万跟我们打个招呼。到那时，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眼下为了辨别您老人家的手艺活儿，我们花的时间要比侦查一般伪造所花的时间多得多。要是弄错了，我们会感到万分遗憾的。

教 授 我也会感到遗憾的。可是这个主意也许还不错。

包打听乔 对不起，我没有听明白，先生。

教 授 我花了不少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来求我帮忙的人太多了。他们依靠我，我也不愿意使他们失望。比如说，那边那个可怜虫，他在等着要一个证件。这边这两个受折磨的家伙也在求我给他们出主意。别人的苦恼耗尽了我的精力；可这些日子，想装聋作哑也不怎么容易。到监狱里去呆一阵儿倒也许有好处——好保存我这份被分散的精力。

包打听乔 您会失望的，教授。监狱可是世界上最不清静的地方了。

教 授 我会一个劲儿地闹别扭，那时候看守就会罚我去住单人牢房了。

包打听乔 监狱里的伙食坏得吓人。

教 授 只要有水和面包就行了。这不算要求过高吧，一般的面包和水。

包打听乔 嗯，是——是啊，也许还行。照您这么说，也许行。

教 授 我知道这能行。

包打听乔 （吞吞吐吐地）教授，我……嗯……我讨厌好象事事为自己打算，可是，先生，您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我相信您会体谅我的处境。我的意思是，教授，您总该承认，我对您一向是忠心耿耿，竭诚合作的……

教 授 你别发愁，警官。我答应你，除了你谁也没有能逮捕我的光荣。

包打听乔 （大为放心）谢谢您，先生。非常感谢您！这可是件值得盼望的事。

〔萨姆森朝地上啐了一口，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教 授 宽大为怀，朋友，宽大为怀。（对包打听乔）到时候我会通告你的。人要退休，也得有个退休的地方。我盼望着能够在清静的环境中沉思冥想。

沙鲁比 （突然跳起来）穆拉诺！

教 授 坐下，你这傻瓜。穆拉诺走路是轻悄悄的。

〔小东京上。

小东京 （有些担心地向四周张望）我没有来迟吧？

沙鲁比 小东京！小东京！

小东京 沙鲁比！沙鲁比！嗨，伙计，大伙儿都来老地方聚会啦。生意怎么样，伙计？

沙鲁比 小东京，卡兰努加擦皮鞋的小子！

小东京 是我！我很好，伙计！（看见警察，往后退缩，装做从腰带上抽出一支假想的手枪）那家伙在这儿干什么？

萨姆森 小东京！

小东京 我说，伙计，又回到老朋友们中来，真叫人高兴！老朋友萨姆森，乘客招徕员的冠军！还有柯托努，司机里的精灵，从海岸到海岸，从达喀尔

到约拉[1]，从科顿卡菲里到孔塔戈拉，"安全正点"，今天这儿，明天那儿。生意怎么样啊，伙计？

萨姆森 感谢上天，轮子象上了油似的运行顺当。

〔小东京以轻蔑的眼光朝他手下那伙人盯了好一会儿，他们步步退缩，直退到墙角。

小东京 瞧见这班人了吗？即使我被人宰割了，剁成了肉酱，他们也不会知道我出了什么事的。告诉我，萨姆森，他们是不是已经在为我小东京准备挽歌啦？干这种事他们最内行。

萨姆森 到底出了什么事，小东京？从他们的脸色看来，好象你是……怎么说呢，是寡不敌众了。

打手一 根本就没有交上手。是那条公路坑了我们。一棵树横倒在路上，我们的司机没有及时发觉。

小东京 是这样。而你们没一个人想到去找找你们头儿的下落。

打手一 啊，我们找啦。可你已经不见了。

小东京 你以为一个人会无缘无故地在马路中间失踪吗？那儿没有河，也不是在桥上，你总不能说我被河水冲走了吧？！

打手一 可是小东京，你就是不见了嘛。

小东京 那是因为我去追那些凶手了，你们这些该死的胆小鬼。那棵树不是自己倒下的。是有人把它砍下来横在路上的。我坐在车子前面，所以在我们拐弯儿撞着这棵树之前的一刹那间，我看见了这帮人。

打　手 唉，我们当时的惨样儿哪里还能追击别人！

小东京 他们当时的情况也别想跟我们对阵。看到我们的车翻了筋斗，他们想我们一定完蛋了。嘿，他们掉头就逃。可你们一心只顾可怜自己，根本不等把事情闹闹清楚。我完全有可能在那树丛里被剁成了肉酱，谁也不会记得曾经有过我这么个人！

打　手 咳，我们不知道嘛！

---

[1] 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临非洲西海岸；约拉，在尼日利亚东部边境。从达喀尔到约拉要穿越好几个非洲国家。看来柯托努的"安全正点"车是跑非洲大陆公路的长途公共汽车。

小东京 我的天，你连你的头儿都不知道啦？你以为，我能这样一下子就不见了？

沙鲁比 小东京！

小东京 我就是！你们知道我除了木材别的什么都不运。难道你们连这点儿信念都没有，居然以为这么一小段横在路上的木头会断送了我的性命？

包打听乔 （一直在作记录）这次事故你们报案了吗?或者还有其他事故，有谁要申报什么吗？你们都知道法律规章。

小东京 那不是我的事。

包打听乔 把详细情况报来！

小东京 你要详细情况，就到那树丛里去，到那辆翻倒的卡车底下去挖。我又不是那司机。

包打听乔 我能认为"无伤亡"吗？

小东京 要是你没完没了地向我提问，也许就会有一个伤亡的了！

包打听乔 （走近教授）先生，请问可不可以占用您的一点儿集会时间……既然我们亲爱的穆拉诺还没有到，先生……

教　授 干吗，警官？

包打听乔 进行调查，先生。一起未经报案的交通事故，疑有谋杀，事前、事后疑有从犯。

教　授 可得谨慎些。（语气温和，说罢回身继续工作）

包打听乔 （潇洒地敬了个礼）先生，感谢您的好意。当然咯，日后我们一定会报答您的。（突然转过身来以审问者的姿态面对柯托努）司机节那天你在哪儿来着？就是祭祀吃狗肉的奥贡神的那天。你在哪儿？

柯托努 哪儿？

包打听乔 回答——哪儿？而且，我特此向你提出警告：凡你所说所做，都会被当作证据，等等，等等。好，现在说吧，你在哪儿？

萨姆森 既然问这个，那我来问你，你自己在哪儿？

包打听乔 我对狗肉不感兴趣。

小东京 奸细！我一向认为那家伙不可靠。

包打听乔 现在是进行调查。责任重于友情。你去参加司机节活动了吗？报

告你的行踪。

教　授　（没有抬头）是出奇迹的那一天吗，警官？

包打听乔　就是有一位天神被劫走的那一天，教授。

教　授　被劫走？

小东京　（站起来）我老婆的兄弟当时在场。

包打听乔　我说过只要见证人，不要娘儿们的东家长、西家短！

那帮打手们　（七嘴八舌）他足够作见证人了……他就是见证人……

我看见他在那儿……

他的小舅子可以算证人……

你们这些警察都一样……

你们就知道要贿赂……

小东京　喂，你注意，警官，你要想侮辱我的家属？

包打听乔　好吧，好吧，你是见证人。往下说吧。

〔众人有点头的，有咕哝着表示同意的。

小东京　那终究是我们的节日，所以，那天那位贵宾后来怎么样了，我看与你无关。（喝彩声）据我们所知，奥贡神着了魔，来到我们中间，那是他们亲眼……

打手们　我们看见了，我们大家都看见了。

小东京　那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后来，突然间他不见了。突然失踪。我说完了，没别的了。现在，你也可以合上你那个本本儿——突然间——失踪啦！

〔长时间的喝彩声。

包打听乔　好，对你来说也许是够了，但是，对于……，还是不够。

柯托努　我可以说几句话吗？

打手们　闭嘴……

案子已经结束了……

警察见鬼去吧……

奥贡神砸烂他们的头……

柯托努　（走到教授面前）教授，我连他的脸都没有看见……（包打听乔手里拿着笔记本，跟在他后面。教授不理他）我们整整开了一夜车。我们一

停都不敢停，教授，那些手里拿着献祭用的刀的人群就在我们后面……我们把卡车停在这儿门外，车上有那个死人。我们就在那儿等着你回来，不知道怎么办好。可是，到了早晨，尸体就不见了……

包打听乔 （拼命地记）什么尸体？什么尸体？

柯托努 只剩下了面具，教授。那尸体没有了。

包打听乔 那是物证——面具。它在哪儿？

〔众人企图用歌声压倒他们的声音。剧情急遽发展。

萨姆森 （扯着嗓子喊）穆拉诺到底上哪儿去了？

包打听乔 我申请发个搜查证。一有机会，定当致谢。

〔教授挥手表示允许。包打听乔转身潜入商店。

萨姆森 那是私人产业。（打算拦阻他）

包打听乔 我按法律办事！（把一只手伸进商店去拿假面具。小东京把他的警官帽往前一拉，盖住他的脸，萨姆森赶快把一件军服塞过去代替假面具，于是，警察的手一抓抓住了军服。假面具被拎了起来，由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最后被藏到教授的椅子底下。包打听乔扶正帽子，得意洋洋，手里抓着军服）真凭实据——啊，这是什么？

萨姆森 （双手交叉在胸前，悲哀地）可怜的缅甸中士。

打手们 （同样严肃地）可怜的缅甸中士。

〔萨姆森取过军服，穿上。

包打听乔 啊，这是缅甸中士的军服。到哪儿我都认得它。

小东京 你是说，你认得老缅甸中士？

包打听乔 认得他？在前线时我们就在一起。我和他是一辈子的老朋友了。我叫他来当警察，可，不，他宁可干他那破烂儿的汽车运输。

萨姆森 只有傻瓜才去开油罐车。那些又大又笨的怪物！

包打听乔 （回忆往事，伤感地）他喜欢油车。从奥洛伊比里开到拉各斯，从哈科特港开到卡诺。他总是说：愿上帝保佑那些石油公司，是它们让我得以施展才能。他开起油车来啊，就象开坦克。当然咯，他自己的个儿也大，和他开的车一样。

萨姆森 直到油车送了他的命。

包打听乔 缅甸中士的结局是没话好说的。他在熊熊烈火中归了天，这样的

火葬连山戈① 神都会觉得是无上光荣的。缅甸中士的个儿可真大。在驾驶室里，他得蜷缩着身子。

萨姆森 他的嗓门儿亮得就象裁判员的哨子……（模仿）你们看见那个巨大的怪物了吧……这不算什么。在缅甸战役中我驾驶过比它还大的坦克，驾驶过带拖车的给养车，象这样的小东西我只用一只手摆弄。小玩意儿！你要试试吗？你以为，张三李四都能开油车？老兄！我这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司机啦。

包打听乔 每年停战纪念日，在那个教堂里，他都穿着这身军服。我也穿着我的那身，外加一根表彰长期服役的绶带。去打一场你并不明白的战争，去杀那些从来没有勾引过你老婆，也没有在你家水缸里放过毒药的人，心里倒是平静的。从萨佩莱② 一直到缅甸去打架，可真够远的！

萨姆森 （做了个敏捷地擦拭勋章的动作。挺了挺胸膛，十足军人气概）你以为这些个勋章是轻易得来的？他们原来要给我乔治王十字勋章，可是你知道黑人的情况。我们少校长官建议授予我这个勋章，可他们责问，怎么给黑人这样的荣誉？另一次，将军亲自发电报。他说：给他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我说应该给，管它黑人白人——应该给。他们都主张把勋章授给我，可国内的总督一听说这件事就回电说，如果他们授给我这样高级的勋章，我回国后就会鼓动同胞们造反。哼，白人世界里没有公道！

包打听乔 缅甸中士打了四年仗，当了一年俘虏，活了下来……

萨姆森 我的屁股被打得象齐柏林气球③ 那么大。用针一刺，就会炸裂。

包打听乔 每逢停战纪念日，所有的大人物都聚集在教堂里，我们这位教授就用他洪钟似的嗓音朗读圣经，而那位主教呢，就会做一次动人心弦的布道。唱诗的时候，缅甸中士总落在人家后头，他比大伙儿要落后五拍，大伙儿又比唱诗班慢三拍，而唱诗班又比管风琴慢两怕……（响起停战纪念日唱赞美诗的声音，四组声音按上面说的次序一一结束，最后唱完

---

① Sango，闪电之神。山戈原来是约鲁巴人奥约帝国的一代暴君。

② 尼日利亚河流州的一个港口。

③ 齐伯林（1838—1917），德国航空界先驱、第一位硬式飞艇的大规模制造者。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任北方联邦军的军事观察员时，曾完成他第一次气球升空。

的是缅甸中士，十足的"非洲"腔，外加一声拖长的"阿——阿——门")缅甸，缅甸，大伙儿早唱完啦！

萨姆森 （用胳膊肘狠狠捅了包打听乔一下，依旧用假声说）不要你管！我说，不要你管。他们唱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即使总督和他的副官昨天就唱完了这首圣诗，我也不管。他们去缅甸打仗了吗？我看停战纪念日是为了悼念我们阵亡的同胞的。（转过身去）你自己闭嘴。我叫你自己闭嘴。我们在军营里就是这么唱的，你要是不喜欢，就滚出去，到天主教堂去用拉丁文唱圣诗吧。

包打听乔 那时候我们可受重视啦。在缅甸服过兵役就好比上过伦敦的大学。后来缅甸中士准备退休了，选择一个适当的买卖退休后干就提到了日程上来……于是教授就把这个司机之家的商业部门——也就是车祸（货）商店——的工作委托给他。

萨姆森 什么，嗯？什么？你以为我自己有一天就不会死吗？人死了就是死了呗，这个人的一切也就完蛋了呗！劳驾，你要是看见什么地方出了车祸，请一定告诉我。我们懂得做好生意……出售汽车备用零件和各式旧衣服。什么？你以为我有工夫感伤？我这个见过那么多死尸，连吃肉都得煮烂了才咽得下去的人？去你的吧，老兄！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你要是见到车祸，请一定告诉我，我好趁早立即跑去，免得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先把那些零件偷个精光。

包打听乔 缅甸中士就盼着退休那一天，好专门去经营他那零件买卖。可准是他开车下坡的时候，刹车失灵了……

〔大家唱起挽歌，轻轻地象唱给自己听。接着是短暂的哑场。萨姆森脸上开始露出恐慌；等他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时，不禁吓得直喘气。

萨姆森 （扯下穿在身上的军服）上帝饶恕我！哦，上帝，求您饶恕我。想想，我在干什么蠢事！假装死人瞎胡闹！哦，上帝，我不过是开开玩笑，希望您能体谅。我不过是开开玩笑。

包打听乔 那样的烈火……那样的烈火……缅甸战场上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最后只剩下了几根黑骨头……我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老婆，你知道她说什么？

萨姆森 不，不，说些别的吧，我求求你！

包打听乔 她说，我总跟他说，不要去掏死人的钱包！她还要到这儿来烧掉这座商店。

教　授 烧掉我的商店！

包打听乔 我也是这么跟她说的，我说：这些货色也许是你丈夫的，可主意却是教授出的。

教　授 精神的所有权要比物质所有权重要得多。

萨姆森 我倒希望她把它整个儿烧光才好哩。

包打听乔 她倒没打算烧掉缅甸中士存的钱。哦，缅甸中士可是个有钱人哪！他总赶在警察或者救护车到来之前先把所有的口袋都搜空了。掠夺战利品本来就是前线的惯例。你杀了你的敌人，然后再抢光他的东西。他改不了这个习惯。

萨姆森 可这不是战争。

教　授 你撒谎。连这些破纸片（挥舞着一张报纸）都懂得事情的本质。他们总是说就象战场、就象战场一样。

萨姆森 唉，他们都来找他算账了。干了那些事儿没有不遭报应的。

包打听乔 萨姆森，你是怎么啦，上了年纪，开始迷信起来了？

萨姆森 （气急败坏地，对柯托努）你不应该去碰那些东西。

柯托努 干吗不？做死人的买卖总比亲眼看着人死，心里要平静一些。

包打听乔 （回想）啃啃！你这个血淋淋的干死人买卖的人——司机节那天你在哪里？

萨姆森 你去找教授说，我们的事都由他一手经办。

小东京 （带着嘲笑）这下子可难住他了。喂，你还等什么呀？你怎么不去审问教授呢？

〔他们在他身后围成半圆形，推他，怂恿他前去。

包打听乔 先生……根据您手下这批人的建议……先生，考虑到您经常在公路上来来往往，常常会得到一些为普通人所遗漏的重要情况，因此我们想，先生，您会不会凑巧发……哦……发现了什么……哦……对警察进行调查有帮助的东西……先生。

教　授 恕我无知，是否可以请教，你装模作样地信奉的是什么神？

包打听乔 路，先生，跟他们大家一样。

萨姆森 （悄悄地）教授，别忘了我已经付过咨询费。

包打听乔 如蒙协助，先生……一定重谢，我这是官方的保证。

教 授 我的确是个拾“落穗儿”的人，不敢让奇迹动摇我的决心，总是坚持走在空旷的大地上，踏着早晨的露水，在路上仔细搜寻散落的“启示”。我和大地睁开的眼睛做伴儿，直到那篡位的“启示”[①] 的影子落到我流放的地方。可是，今天早晨我破坏了一贯的习惯，屈服于一个“启示”的诱惑，因而忘记了那要求我每日为寻求“启示”的残片而奔波的精神锻炼，离开了正道。于是理所当然地迷了路。那是“启示”对我的报复。（他的神态渐渐起了变化，变得较为沉着、有力，就象在讲课。其余人专心听他说，仿佛是平日听课一样）可是，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每分每秒地在变化着？要是不在变化也就说不上死了。嗯，就象路一样。我最心爱的路是那些僻静的绿林间隐约的小径，它们把森林分开——从早晨露水降临到黄昏暮霭迷漫，那小路就在我脚底下不断地变化。可是我有一成不变的习惯——我本该遵循我日常的路线。（在椅子里扭过身，侧对着他们）我只从人家扔掉的东西里寻找我的“启示”（拍拍那几捆废纸）——你们一定已经注意到了。不过今天我没有什么新发现给你们看，因为今天我做错了事。我跟往常一样在我喜欢的公路上闲逛，但是我没有勇气去把它们捡起来，反而让它们东一张、西一张地飘荡，没人理睬。我早晨采的那“启示”饱满、茁壮，又软和，又厚实。我一时兴奋，昏了头，把它连根拔起，当作战利品拿了就走。由于瞎了眼睛，所以迷了路。我想该请你们原谅，因为我居然高攀，和那些超越我身份的“启示”结盟。我本应和那些落在地上的死者为伍，而这个“启示”却高傲地矗立在长穗状花的灌木丛上面。我们大家都应该团结在一起。只有堕落的、死亡的才需要复原。（转身面对桌子，挥手叫他们走开）唱诗吧。唱什么都行，不过，为了恢复我的自信心，还是唱一首赞歌吧。可是，请注意，别打扰我。我想工作了。

〔大家唱起教授喜爱的赞歌，教授径自埋头看报。

---

① 篡位的“启示”指教堂里的圣经。教授说他整天在公路上逡巡，直到黄昏教堂的阴影投射到他流放的棚屋上时才回家。

教授啊，我们的守护神
教授啊，我们的守护神
我们天上的长老
我们地下的长老
谁想伸手打我，且慢来
我有靠山，那守护奥秘的蜷曲的蛇
他按时蜕皮，那守护奥秘的蜷曲的蛇
敌人不敢碰我天父之子的头颅
他和鬼魂有交情
他和森林之神共进餐
他是我们天上的长老
他是我们地下的长老……

〔众人唱赞歌的时候，教授发出短促的冷笑。接着他突然转身讲话，语调刻毒、轻蔑；众人停止歌唱。

教　授　你们要是认为我做这一切是出自好心，你们就是傻瓜。可你们决不是傻瓜，所以，你们必定是在撒谎。不错，我对你们并没有很多要求，只不过让你们参加晚上的圣餐，让你们使我认识到，你们的死不会有任何意义。唉，瞧你们，一个个被打得头破血流，我都没要你们作任何解释。我听任你们侍奉两个主子，三个、四个、五个，以至一百个，只要你们愿意。但是，要明白，我哪怕是和牛，和猪，或者在莱麦丹① 和公羊生活在一起，也照样会活得充满希望；哪怕你们是命中注定将被踩死的蚂蚁堆，我也一样会充满希望。不过我想，我的朋友，你们连这也敢叫做意外事故的，不是吗？

柯托努　教授，我可什么也没说。

教　授　不是说你。说你的朋友。可是我对你们大家，对所有造成我挽救“启示”的人表示感谢。我告诉你们吧，你们很重要。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举足轻重的。你们的生命铲除了通向隐秘“启示”的最后障碍。

包打听乔　（拿起笔记本，往回翻了几页）既然这样，先生，也许我们彼此有

① 莱麦丹，伊斯兰教斋月。

所帮助。经我们调查，那个在司机节游行活动中鬼神附身的是一个以采棕榈酒为生的人。这其中的巧合，我的那些上司极其关心。至于我嘛，您是知道的，先生，我是个谦卑、好说话的人。

小东京　喂，等一下，等一下……

萨姆森　柯托努，你听见了吗？

包打听乔　教授先生，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教　授　记住我对你的警告。我说过，要小心。你要小心。要是我的敌人找我的麻烦，我就会叫死人复活来报复。真正的死人复活。我将全力进行反击——我有有利条件。

包打听乔　这是您最后的话吗，教授？

教　授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掏出怀表）穆拉诺现在该来了。你可记住了我的警告。

〔脚步声渐近。

柯托努　有人来了。

〔小东京倏地转身，装出抽手枪的样子。

小东京　你们都站在原地，别动。

〔穆拉诺上，背着一个特大的葫芦，葫芦嘴冒着白沫。小东京腾空一跃，跳得老高，把“手枪”往空中一抛，接住，啪啪，朝四面放了几枪。场上情绪缓和了，出现一阵满意的低语声。

教　授　（看了看表）孩子，你跟往常一样准时，欢迎！

〔穆拉诺把酒葫芦放在教授身旁，匍伏拜倒。然后走进里屋拿出各式各样的碗和葫芦瓢。其中有一只供教授用的很雅致的玻璃杯，他把它仔细擦了擦。教授又戴起单片眼镜把他擦过的玻璃杯检查了一番。穆拉诺往地上洒了些奠酒。于是众人坐下，眼睛都盯着教授，等候信号。不一会儿，从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里透出了灯光。

教　授　听啊！（管风琴声由轻渐强）请注意晚祷圣餐的神圣仪式！（管风琴声继续）注意，（指着彩色玻璃窗）彩虹是美好的，我丝毫也不反对它。我既不反对光，也不反对色彩，因为它们让我看到了，尽管只是迷迷糊糊

地、零零星星地看见，那即将降临人世的恩典①。但是我对他说……我的意思是，我不过是想使他明白我的用意，而且我也实在摆脱不了自己当时的惊叹之情……天哪！他居然把这叫做亵渎。（穆拉诺给大家斟棕榈酒）他们是孩子又怎么啦？就得向他们隐瞒真理吗？不错，即使我是趁着酒兴，这又怎么啦。那是个礼拜天，是棕枝主日②，每个孩子都佩带着一个棕榈嫩叶编成的十字架，嫩黄、嫩绿的叶子衬着他们天真无邪的小脸。我说了什么，我不否认……（他举起玻璃杯，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你们真该瞧瞧他那副好看的脸！这位主教真太好管闲事了，也是活该，谁叫他在主日学校上课的时候偷偷摸摸地来窥探我……您在干什么呀，老师？他问我。我转过身去，在我身后正站着这位公正的审判官。哦，我在向我的小学生们讲解彩虹呢！他就问：那么，我刚才听到您是怎么解释的呢？于是，我就很有礼貌地告诉他……我说：孩子，我亲爱的孩子，上帝在天上画了彩虹，作为标志，那是他向世人承诺，答应人间不会再遭洪水毁灭。正如他雕刻了棕榈树作为象征，和世人立约，告诉他们永远不会因干渴③而死亡。（众人哈哈大笑。笑声渐渐静息时，又逐渐响起管风琴的乐声。教授倾听了一会儿，转向乐队④）抹掉那风琴声音！愿上帝饶恕他们！

〔穆拉诺再一次斟满教授的杯子，在他身旁地上蹲下。乐队开始演奏，几乎立刻就淹没了风琴声。谁杯子空了，就招呼穆拉诺重新斟满。众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喝着。小东京显然是在讲自己的历险记，专门对着沙鲁比。教授继续研究他的报纸。

小东京 （他的噪音突然压倒了喧闹声）喂！那小伙子怎么啦？他的样子真滑稽！

---

① 彩虹表示上帝的恩典，见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九章：洪水退后，上帝和挪亚及地上一切生物立约，不再有洪水毁坏他们的生命和地上的一切。上帝把彩虹放在云彩中，作为立约的标志。

② 棕枝主日是耶稣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基督在众人欢呼簇拥之下进入耶路撒冷的节日。

③ 尼日利亚人爱喝采自棕榈树的棕榈酒，故有此说。

④ 指由周围闲荡的群众（失业的司机、售票员、打手）临时充当的酒吧乐队。

〔听到他的话，多数人转过身去看穆拉诺，只见穆拉诺发现了教授椅子下的面具，把它提了起来，神情专注，若有所思。柯托努走到了桌子边，目不转睛地盯住这个哑巴。突然的沉默使教授抬起头来，看了看他们两人。

教　授　喂，我亲爱的跑长途的司机，出什么事儿啦？

柯托努　没事儿，教授，没事儿。

教　授　是那小子对这个面具感兴趣了？你要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喜欢色彩鲜艳的东西。穆拉诺没有头脑。他不会说，不会听，也没有记性，而且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穆拉诺一听见教授的声音几乎就害怕起来，想把面具扔到一边。

柯托努　教授，我有一回问过您……

教　授　问穆拉诺是不是那个神？

萨姆森　看上帝份上，别再象以前那样了。教授，请您给我们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吧！

教　授　从穆拉诺身上知道不了多少东西，他本能地干他的老行当，从棕榈树上采汲棕榈酒，除此之外，他过去是干什么的，曾经在哪里待过，这些他都记不得了。特别是在哪儿待过。等待啊，等待有一天他能说出话来，（激动地）耐心地、满怀信心地等待，因为他不象你们这些人，你们的脸虽然跟他的一样空虚茫然，但你们跟"启示"没有丝毫关联。穆拉诺确确实实是从黑暗的深渊，从死神的喉咙口爬出来的，他身上附着神灵，这实际上等于说，我手里控制着一位神，是他的手每天分给我们圣餐！有了他，难道我不该希望在最后的对抗中以智谋取胜，先发制人，摸清它[①] 的性质，暴露它躲躲闪闪的面貌；为什么我就不能弄清楚……（他停止说话，朝四周看）所以，你干吗不问问他，你这个闯祸逃跑的司机，你干吗不让他戴上那面具试试，看看是不是正合适……（他一把拉起穆拉诺，把他带进商店，又把帆布在他身后拉上）让我们把哑巴忘掉吧。

〔他向乐队挥挥手，乐队重新演奏，有些迟疑，有点害怕。过了好久，才算恢复一点欢乐气氛。不过众人还是提心吊胆，心神不定。

---

① 指"启示"，也就是教授苦苦追求的生死奥秘。

小东京 来，给我来点儿酒。（他把杯子递给他手下的一个人）大家快点儿！我刚才说了，我们要立即离开这个酒吧。我不想跟那个教授老头儿在一块儿久呆。（他一直留神盯着那商店。）

打　手 队长……

小东京 闭嘴，你他妈的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发现了他们躲藏的地方。不管你们乐意不乐意，今儿晚上咱们得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

〔萨姆森在跟一只苍蝇追逐，比赛谁跑得快。他终于失败了，苍蝇取得胜利，落在他的酒杯里。萨姆森气恼得跳起来，捞起浮着苍蝇的泡沫，用两个手指头小心地捏住苍蝇。想了一想，他拿着苍蝇走到蜘蛛网前，把苍蝇扔进网去，等着看蜘蛛把它抓住，满脸泛起得意的笑容。

萨姆森 （显然有点醉意）抓到了吧？啊，他干这玩艺儿可是个行家。非常容易，就象把一个不愿乘车的旅客拉进汽车里一样。我也许不是一个熟练的司机……说实在的，我应该承认，我根本不是什么司机，脚底板太厚，老搞错挡位。不过有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沙鲁比！

沙鲁比 干吗？

萨姆森 小东京！

小东京 （心不在焉地）干什么，小子？

萨姆森 你们俩说说，他们叫我什么来着？

沙鲁比 萨姆森，拉客大王。

萨姆森 说得对，伙计。

小东京 拉客大王！

萨姆森 不错，就是我！你们看我现在的样子，斯斯文文，和和气气，可一进了汽车场，就连兄弟也不认了！

沙鲁比 拉客大王！汽车场上的冠军！

萨姆森 我挺不错！穆拉诺！伺候我呀！上帝保佑你，不管你是人是鬼还是别的，上帝保佑你。穆拉诺？他到哪儿去了？快把这些人灌个酩酊大醉！……错不了！你去打听，打听打听萨姆森，从多玛——阿亨克洛到阿比疆。随便向谁打听：谁是本领最大的乘客招徕员？我。萨姆森。拉客大王！

包打听乔 大王萨姆森！

萨姆森 我很好！（开始表演他的绝技）只要轻装的乘客！无罪一身轻嘛！……美人儿！啊，美人儿，象您这样漂亮的小姐，也只有象我们这样漂亮的车才般配。怎么啦，美人儿？哦，您的旅行包，我已经放到汽车里啦。是咯，错不了！我们服务迅速，我们服务高级……啊——啊，大妈，这么多东西都得您自己顶在头上吗？啊——啊，如今世上真是君子不多见了……来吧，大妈，我们马上就要开车了，您是最后上车的一位……喂，柯托努，把车发动起来，准备啦……我说先生，您难道没有听见吗？我们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千万千万别耽误我们。上啊，快上啊。头等的服务，装备齐全！如果您要方便，我们就停车！一路不耽搁！您说什么？我说不耽搁嘛！什么样儿的交通警？您了解这辆车吗？"正点……"从不耽误，一路上没有警察会耽误我们。哪怕这辆客车有六个旮旯，我们每一个旮旯都送了礼。不会胡来，不会有麻烦。啊，我的好班长先生，请您搭我们的车……瞧他那油汪汪胖乎乎的脖子，贿赂收得太多了，连脖子都鼓得象猪肚皮了……哦，班长先生，请上，先生，请上我们的车，先生……啊，好久没见啦。欢迎您啊！哦，府上都好吗，先生，啊呀呀，可您怎么瘦成这样儿，简直瘦成了甘蔗啦！难道工作太忙啦？啊，多可怜，警察的生活就是不好过啊……哼，鬼骗子，他吞下了多少贿赂，光瞧他的脸，象西红柿一样油光锃亮！啊，太太，太太，这是您的车，一直在等着您哪……

〔车祸（货）商店的帆布从里面拉开，不声不响地出现了埃贡贡①。笑声渐渐消失，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鬼魂。那些拨弄乐器的手霹里啪啦地一只只都停住了。

沙鲁比 （想偷偷地溜走）我可不让人耍。我可不呆在这儿活见鬼！

教　授 谁都不许动！

〔沙鲁比赶紧坐下。

包打听乔 教授，您知道我从来不迷信。我是说，处在我这样的地位，我不能迷信。可今儿个这事……我发誓，先生，我宁可看到您伪造一百张保险单据。

---

① 代表祖先鬼魂的戴面具的舞蹈者。

教　授　甚至现在，我还应该抱着希望。我还不能相信死神的启示不显现则已，一显现就必须是完整无遗的。

小东京　我看这太过分了。我还没有象他们大家那样被唬住，所以我对你说，你胡闹得超出了你的范围……我是小东京，我可不买你的账！

教　授　（勃然大怒）莫非你是面对"启示"的最后一重大门感到畏缩了？我的朋友们，穆拉诺是个哑巴，而这家伙却得了呱呱乱叫的毛病，活象只发情的青蛙；你们呢，让这一位的酒给你们提精神，却让那一位把你们吓个半死。（对乐队大喝一声）奏乐呀！你们这批嘎嘎嘎的家伙，奏乐呀！难道说，穆拉诺每天神圣的跋涉带给你们的福分已经在你们喉咙里干涸了？奏乐啊，扯开你们灌满黄汤的喉咙唱啊，在我拉起"启示"的弓弦，在那蒙面的箭穿透你们畏缩的心灵、开辟出信仰之路以前。我的酒你们是白喝的吗？弹啊，唱啊！你们这些满嘴臭气的公路上的寄生虫！

〔他们渐渐地听从了，鼓声响起阿盖莫[1]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节奏。教授端起酒葫芦给大家斟酒，萨姆森上前帮忙，他挥手让他走开。埃贡贡继续舞蹈。教授走近乐队时，乐队马上卖劲儿地演奏。

教　授　你们让我觉得又回到了我那主日学校的孩子们中间；我很感谢你们，希望你们不会认为我这种感情是多余的。抛弃自己的职业，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你们可以问一问站在那边的你们的朋友，他到现在还割不断他对公路的感情呢。追随缅甸中士走过的路代替不了跑公路……他会发现这一点的。

小东京　（恶狠狠地对沙鲁比耳语）我可不愿意遭到诅咒。

沙鲁比　我们别惹他发火。你知道他的脾气。

小东京　惹他发火！难道你愿意因为看不该看的东西瞎掉眼睛吗？[2]

教　授　有很多事情，我们无论如何得作出决定，比如说，到底由谁来接管商店。我们这位跑长途的司机有点儿疲倦了，而我们商店的一些老主顾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

① 阿盖莫，约鲁巴宗教中主宰生死之神。

② 传说看见埃贡贡会瞎眼睛。

小东京　(粗声粗气地对沙鲁比)我才不怕呢。哪怕他是我与之拼搏过的所有那些大木头的精灵之王,我也能给他点儿厉害看看。

教　授　(给萨姆森倒满酒)我从来不轻信别人。事实证明,所有人,就连你们这些人,都是那么顽固不化,一次次让我失望。可是我希望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合伙组织了一家辛迪加。

萨姆森　我早就把那桩买卖忘得精光了,教授。

教　授　所以我不能抛弃你。不管你是谁,我只希望你不要阻碍我,不要叫我白白等到我从结账中得不到好处的时候……人要有远虑,才能无近忧。(人人都望着教授,反应有所不同,但大多是恐惧。埃贡贡继续舞蹈,教授给大家斟酒)今儿晚上,我觉得身上有了劲儿,这倒是常事。可我还觉得,我的身心终于感到了真正的振奋。仿佛我久久盼望的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决不是孤单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我每天傍晚对你们的教诲算是付诸东流了。(温和地,几乎是疲倦地)你们这些废物,你们这些毫无表情的脸,难道我把我的思想和你们分享,竟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这时,埃贡贡的舞蹈越来越疯狂,不断痛苦地痉挛抖动,渐渐象着了魔一样。

小东京　停止!停止!(猛打他的那伙人)究竟谁是你们的主子?我叫你们停止这种亵渎上帝的奏乐!

教　授　(吓人地大吼一声)奏乐!

小东京　够了,别太过分了!

教　授　你太惹人注目了。快坐下!

〔埃贡贡完全着了魔。小东京见此情景一跃而起,扑向教授,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酒葫芦,抛到对面墙上,摔个粉碎。

〔埃贡贡突然安静下来。小东京和埃贡贡面对面站立,有片刻工夫一动不动,突然间相互紧紧抱住,紧张而富有弹性地摔扑扭打起来,只听得吁吁的喘息声。

〔沙鲁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只手伸进口袋,又攥紧了拳头伸出来。等到小东京处于合适的地位时,他把一个什么东西偷偷地沿长凳推了过去;教授一直没有看那两个扭打的人,却注意到了他这个动作,便跳起来去取手杖,但为时已晚。当教授用手杖猛击沙鲁比的手腕时,小

东京已经抓起小刀，捅进了教授的背部。教授猛地挺直身体，满脸痛苦的表情。刹那间死一般寂静。少顷，小东京突然感到惊慌，想把小刀从教授的背部拔出来。这时，戴面具的埃贡贡一下子活跃起来，以极其迅速的动作把小东京高高举过头顶，又狠狠地把他摔到长凳上，小东京手里还攥着那把从教授背上拔出的小刀。小东京想爬起来，却滚到了地上；他抓住埃贡贡面具下面的垂带，往自己身边拉。渐渐响起司机的挽歌。

〔面具在台上慢慢旋转，旋转。当教授踉踉跄跄走到桌子边时，面具越转越低。教授不由自主地想伸手收拾他那些纸张，终于体力不支，只把手微微一摆，象是在祝福。

教 授 要象路一样平展。让不顺心的一天的饥饿压瘪你的肚皮，让你的双手掌握着死之谜。炎热的下午，当闪耀的光泽织成虚幻的森林和波光粼粼的安息之乡，让事情在你眼前显露真相，或是在尘埃中，当幽灵客车开过你身旁，你的眼泪和叫喊落在漠然的车窗板上，被尘埃吞没的时候。跟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人那样，在同一个水洼里洗手，用一个手指头搅动水，晃动那水中的倒影：两只手，两只手，但是只有一张脸。要象路一样呼吸，变成路，在梦中盘旋吧，狡诈地平躺着，听到信任的脚步声就探起头来，袭击对它怀着信任的旅客，把他囫囵吞掉或者在地上压得粉碎。在你们之间为死神铺上一张宽阔的床单，和太阳一样长，和太阳一样久远，直至一张脸变成许多张脸，所有遭劫者投射出一片阴影来。要象路一样呼吸，象路一样平展……

〔面具还在旋转，继续慢慢地越转越低，直至坍在地上成了一堆乱布和酒椰纤维。教授直挺挺地坐在椅子里，头向前倾。周围一片黑暗，响起挽歌声。

——剧 终

疯子和专家

（1971）

邵殿生译

人　　物

阿发　乞丐
瞎子　乞丐
戈伊　乞丐
瘸子　乞丐
贝大姐　医生贝罗的姐姐
阿格芭婆婆　老妇人
玛特婆婆　老妇人
贝罗医生　专家
牧师
老人　医生贝罗的父亲

故事发生在贝罗医生的家庭诊所内和周围，医生刚从战争前线回来。

第一部分

贝罗医生的家和诊所前面的空地。诊所设在地下室。门前空地是晾晒各种树皮和草药的场所。一旁稍稍高出地面，是一座前面没有遮拦的小屋，里面坐着阿格芭婆婆和玛特婆婆。阿格芭婆婆衔着一根细长的烟管在抽烟。玛特婆婆在拨旺身前的一小堆火。

路边坐着一群乞丐——瘸子、戈伊、瞎子和阿发。阿发的圣徒维塔斯[①]式的阵发性痉挛是专门为过往行人精心设计的：行人急于要摆脱他的纠缠不想再看他那令人恶心的丑态，便不惜赶紧掏出口袋里哪怕是最后的几分钱。戈伊那僵硬佝偻的姿态也是装出来的，从他的衣领处露出他用来支撑身体的巧妙装置。瘸子跪在地上，拖着膝盖移动。他们一起从响葫芦里摇掷骰子作乐，消磨时间。

瘸子刚掷完骰子。

阿　发　六和四。好手气！

瘸　子　该你了，瞎子。（他把骰子和葫芦递给瞎子。瞎子掷骰子）一对儿五。有人会布施我们五块钱的钞票！

戈　伊　做梦！（他掷）

阿　发　三和二，命中注定的输家。你下了什么注？

戈　伊　我左臂的假手。

瘸　子　那是你最后的赌注了？

戈　伊　不，还有另外一只呢。

---

① 圣徒维塔斯，不详。

瞎　子　是你最后的赌注了。你右边的假手昨天就输给我了。

戈　伊　你是现在要还是以后要?

瞎　子　你先留着吧。

疯　子　我的眼睛呢,什么时候给我,阿发?

阿　发　说好是右眼还是左眼?

戈　伊　还有这讲究?

阿　发　当然咯!如果是右眼,他现在就能拿去。可左眼呢,是我的"毒眼"①,我得留它一段时间,还要派用场呢。

疯　子　说好是右眼。

阿　发　啊,我刚记起来,我的右眼是"毒眼"。

疯　子　我有个建议。我跟你们俩掷一盘,赌戈伊的两只假肢。我用阿发输给我的那只眼睛下注。

戈　伊　干吗不让我参加?我还想试试我的运气呢。

瞎　子　你已经什么也不剩,没有东西可赌了。

疯　子　你只不过是一个橡皮球了,戈伊。不管怎么说,你先得有只手,才能掷啊。

戈　伊　我可以用我的嘴啊。

阿　发　用嘴来掷骰子?你会嘴啃沙的,我的老朋友!

瞎　子　迟早我们都要嘴啃沙的!

疯　子　嘿,怎么你说的话,听起来象老头儿说的了?

阿　发　(换了声音②)你啃过沙吗,我的朋友?我们要让你充当我们巡回马戏班里的驼鸟③。

瞎　子　现在我们缺胳膊缺腿的杂技演员将要表演他无比精彩的节目——从三个最优秀的方位来表演嘴啃泥。

戈　伊　垂直,叉腿,俯身。

疯　子　巡回演出,我们是永远去不成了。

---

① 根据迷信说法,有些人有"毒眼",能用目光伤人。

② 模仿剧中人物老头儿说话。

③ 传说驼鸟遇到危险时,将头埋于沙中。

阿　发　请滚过来——滚过来[4]。现在我们向诸位介绍在永恒行列中的As[5]的臣民。

瞎　子　我们还会有可能去作这一次巡回演出吗？

阿　发　会的。不过在成千上万的金银滚滚而来之前，我们还是不要丢掉眼前的小钱。（他用胳膊肘捅了捅他们，指指贝大姐。）

〔贝大姐走近，手里提着一个口袋，袋口露出几枝带叶子和果实的树枝。乞丐们一感觉到她已走近，便开始表演起来。瞎子伸手讨钱，戈伊反复表演某种杂技把戏，阿发充当"舞蹈演员"。瞎子摇响葫芦，瘸子用拐棍儿击鼓，兼领唱。

贝大姐　（当阿发扭动身子上前拦住她时）别跟我来这套。我就住这儿附近，不记得啦？

阿　发　（蓦地停止痉挛。其他人也终止了表演）人们不是说，施舍先及亲友？

贝大姐　奇怪！有你这么高超的传道本领，怎么找不到一帮会众。

阿　发　（态度强硬）什么会众，你这娘儿们？谁说我当过传教士？

贝大姐　你什么也没干过！干吗不去找些正经事儿干干。

阿　发　带着我这身病？

贝大姐　这病是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不是吗？你可以在它去、来之间，干一些活儿嘛。

阿　发　难道这个也是？还有那一个？还有那个？（最后指指戈伊）要不是那根铁棍儿撑着他的脊梁骨，他就会象被你踩扁了的癞蛤蟆那样塌下去。请问你要他去干什么样的活儿？

戈　伊　给一、两分钱，贝大姐！今天我们还什么也没吃呢。

瞎　子　这可是真话。阿发，你干吗没事儿找事儿跟她吵架？还不如跟她要几分钱呢，你知道她待我们不错。

瘸　子　这条小巷已经荒废了，不再有人来往啦。

戈　伊　一定有什么东西把他们从这儿撵跑了。要是这里头没有什么蹊跷，

---

④　指戈伊，前面说他是缺胳膊缺腿的橡皮球。

⑤　As，剧中人物老头儿所信奉并宣传的新神。

那么，戳在我背脊里的铁棍儿就不是铁棍儿。

阿　发　你说你的家就在这儿附近，贝大姐。你用的什么法儿把人家都撵跑了？

贝大姐　也许是因为你娘的鬼魂常在这一带出没吧。你干吗不等她下次来找你的时候问问她？

阿　发　你干吗老找我的碴儿，老太婆？我妈有什么对不起你了？

贝大姐　首先是她生了你。（她扔了一分钱给瘸子，瘸子把它抛进葫芦。）如果你想得到比这更多的钱，你知道上哪儿去要。我跟以前一样需要人帮我整理草药。

阿　发　草药！草药！草药！老是说——来吧，帮我捡草药，好挣几个正经钱。

贝大姐　还有吃的。你可以有工作，有吃的。这两样东西总是一块儿的。

〔下。

瘸　子　（用葫芦把那一分钱硬币摇得嘎拉嘎拉响，在她后面喊道）上帝保佑你，贝大姐。

瞎　子　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

戈　伊　他该保佑你！要不我就去问它个明白。

瘸　子　该你说了，阿发。

阿　发　干吗要说？

瘸　子　一分钱总是一分钱嘛。

阿　发　我才不希罕。

戈　伊　那你就给她值一分钱的祝福吧。

阿　发　别吵了！

瞎　子　快说吧。别那么刻薄！

瘸　子　你毕竟是牧师嘛。

阿　发　（猛然咧开嘴笑）给她一分钱的，是你说的不是？

瘸　子　这才公平合理呢。

阿　发　（朝这时已经走远的贝大姐嚷道）上帝保佑你那兄弟！

〔一起哄堂大笑。

戈　伊　但愿他的胳膊肘油光锃亮！

阿　发　还有他的腋窝！

瞎　子　赐给他的手杖更大的威力！

瘸　子　但愿光芒四射……

阿　发　来自他的镶边和纽扣。

戈　伊　但愿他安全归来……

阿　发　回到你亲爱的怀抱。

瘸　子　不用说，还有他爸的怀抱。

戈　伊　但愿上帝帮助她，她那个兄弟可是不寻常。你可以说他是……尽本分的。

瘸　子　说他是个尽本分的儿子？你是疯了。

瞎　子　我懂他的意思。（他装做放枪的样子）砰！全是为了尽责任、尽本分！

〔戈伊捂住胸口，倒在地上。

阿　发　我们审过他了吗？

瘸　子　复活！你这傻瓜！还没审过你呢！

阿　发　（装出洪亮的声音）你被控告。

瞎　子　满意了吗？

瘸　子　够公正的了。

瞎　子　砰！

〔戈伊倒下。

阿　发　（作洗手状）与我无关。

瞎　子　经过了公正的审判，不是吗？

阿　发　没错。

瞎　子　他本人有什么意见？

戈　伊　很公正，先生们。我什么意见也没有。

瞎　子　既然如此，我们准许你埋葬。

戈　伊　诸位先生，你们真是宽宏大量。我生性就讨厌秃鹫[①]。

瞎　子　哦，得了得了。它们可是好鸟。乱糟糟的残局全靠他们来打扫。

---

① 秃鹫以吃腐尸著称。

瘸　子　可不象我们知道的有些混蛋。(啐了一口唾沫)

阿　发　(装作某人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你们也可以把我们叫做秃鹫,因为我们把别人造成的乱糟糟的局面收拾干净。平民百姓应该为我们的存在而感恩。(他慢慢地转动身子)要是这儿有谁不满意我们,只消说一声,我们马上就走。(做了个拔枪的手势,枪只拔出一半)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因为高兴才来这儿的。我们待在这儿,是作了巨大牺牲的,无论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悠闲生活、对我们的愿望、职业、专业等等、等等。你们说一声"走",我们就……(他再次向四周审视一遍,宽宏地微笑,然后面向其他人)他们坚持要我们留下。[1]

瘸　子　我想到他们会这样的。这些个给人添麻烦的小虫虫,可是……他们知道感恩。我是说,在我们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事之后。

戈　伊　而且现在还在做。

瞎　子　而且将来还要做。

四人一齐　听啊听啊听啊听啊。说得太好了,先生。

戈　伊　哦,来吧。我们是跟那个妇女走,还是一整天在这里扯淡?我们开始侦察吧。

阿　发　她是个妖婆,我要抱怨的就是这个。她生下来胃里就有一块石头。

戈　伊　怎么啦?我们是来这儿干活的,不是吗?

阿　发　我还是不高兴和她的那些草药搅到一块儿。

瞎　子　草药就是草药,不是吗?我们这就走吧。

阿　发　那个女人的草药可不光是草药。她收集、珍藏它们,象对孩子那样对待它们。整座房子都堆满了枝枝叶叶。如果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怎么不见她用这些草药?或者卖草药,干诸如此类的事?

戈　伊　可人人都知道她是个疯子。她们只要孤独地生活上一段时候就会变成那样。我就认识一个我们村儿里的妇女,她专门收集破陶瓷片儿。什么样的破罐儿、瓦片儿她都要。只要让一个老太婆独自个儿生活,要不了多少时候,她就会想起收藏各种各样东西。盒儿里,橱柜里,箱

---

[1] 据说,阿发这段话和紧接着的瘸子、戈伊、瞎子等人的话是讽刺地模仿当时非洲某政治家演说的游戏文字。

子里，每一个旮旯儿里和墙角。你想要你的脚不嘎吱嘎吱地踩着这些破陶罐儿就没法儿在屋里走。可是一踩着了，她就会尖着嗓子狠狠咒骂你。

瘸　子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戈　伊　总会有办法可以有大半天时间更挨近一些这座屋子。总不见得一整天都整理那些草药。

阿　发　她是个巫婆。当她从怀孕妇女的肚子里偷来一个胎儿，她就用草药泡起来，用一个瓶子装了送去给她兄弟作试验。

瞎　子　身为一个被人称作随军牧师的人，你可真是满口胡说八道。

阿　发　你听听这个瞎子傻瓜说的话。你知道什么？

瘸　子　我们到底是争论还是跟她回家？

戈　伊　这件事整个儿我都不喜欢。她待我们一直很好。

阿　发　就凭她象喂狗那样扔给我们的那几分钱？我对这种好心啐唾沫！

瘸　子　我还是不喜欢这一切。他干吗要这么做？还是他自己的家里人呢，他到底想干什么？

戈　伊　他是个专家。

阿　发　阿门。

戈　伊　什么？

阿　发　阿门。他是个专家。这就是说，一切都有了保障，不是吗？

戈　伊　这里头总有什么鬼，叫我们碰上了。

瞎　子　你是说，因为管闲事而吃苦头？

戈　伊　你这是什么意思？

瞎　子　（耸了耸肩）当事情搞糟了的时候总是最下面的人先吃苦头嘛。

阿　发　那底儿上可是有钱呢。

瘸　子　（把瞎子的手搁在自己肩上，往房子的方向走去）咱们在顶底下。好吧，咱们去搞个明白，别让那妇女碰上什么官方机密而栽跟头。

阿　发　（阻止他）Rem Acu Tetigisti。[①]

瘸　子　你说什么？我不懂。

---

① 拉丁语，意思是：一针戳到了要害，一针见血，“说到点上了”。

阿　发　R. A. T.！R. A. T.！我闻到了老鼠的气味。①

戈　伊　他这是抽风的老毛病发作了吗？

瘸　子　你怎么啦，阿发？

阿　发　你自己说的——官方的机密。我闻到的就是官方老鼠的气味。不错，先生们！我们一定会拿到相当可观的工钱。享受谍报机关人员的经费之类，让我们来庆祝庆祝！

戈　伊　胡说。这只不过是一桩普通的家庭 Vendetta②。

阿　发　耶稣基督！连你们这样的畸形人都个个有高见！你倒说说，你这个词儿从哪儿捡来的？

戈　伊　你的那些词儿哪儿捡的，我就是哪儿捡的，你管得着吗！

阿　发　（高傲地）我对老头儿有一件事不满意：他不知道有所区别。真所谓，猪猡面前撒珍珠。③ 去你的 Vendetta！我告诉你，瘸子说得 Rem Acu Tetigisti（一针见血）。归根结底这里面牵涉到官方机密。这里的油水可是捞不完呢。我们会领到加班费和风险补贴。

戈　伊　这事儿不会有危险吧，会吗？

阿　发　我知道你什么危险也没有，可我就得冒良心的危险，那就需要赔偿损失。

瘸　子　你是怎么想的，瞎子？

瞎　子　嗯。阿发可能是对的。难得的一次。

阿　发　且不说聪明不聪明，你总是同意了我的说法。

瞎　子　R. A. T.，你真是一针戳到了要害。

戈　伊　哪儿？我还是不懂。

阿　发　哪儿？我马上就告诉你，笨蛋。（他猛的向前往戈伊的胯下冲刺）

戈　伊　（保护自己）不！

---

① 上文拉丁语 Rem Acu Tetigisti 三字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是 RAT，英语中是"老鼠"的意思，所以他说"我闻到了老鼠的气味（I smell a rat.）"，而英语中"我闻到了老鼠的气味"是"我感到事情不妙"或"这里头有鬼"的意思。索因卡在本剧中有许多利用文字作戏的地方，下面更多。

② Vendetta，家族成员之间的仇杀。

③ 对牛弹琴。

阿　发　干吗不？你拿它还有什么用？

瞎　子　他可能是想传宗接代。

阿　发　什么！传这个歪种？这可是对人类的危害。

瘸　子　嗨。你说他会用这种手段对付他自己的父亲吗？

瞎　子　要是这个专家迫不及待地要搞出成果来……

瘸　子　是啊！可他要搞的是什么成果呢？

阿　发　难道这个问题重要吗？（换了个声音。他把放低的"针头"对准戈伊）说！无论什么！脑子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可得说，他妈的！（朝上拧动"针头"）

〔戈伊用手护着胯下，大声叫喊。

瞎　子　（严肃地）Rem Acu Tetigisti。

阿　发　相信我，这会叫你痛得厉害，可不是我。或者说——反过来也是一样。真理总是会刺痛人的。我是热爱真理的人。你是不是觉得，你也爱真理？那么，让我们得到真理。真理！（他又推针。戈伊尖叫）

瘸　子　Rem Acu Tetigisti.

瞎　子　Rem Acu Tetigisti.

阿　发　别以为是我害得你痛，使你痛的是真理。我们全都是真理的追寻者。我是追求真理的专家。好了，现在我们还是把它一直往上推，一直往上推？还是你说出全部的真情，全部的真情。（又推针。戈伊尖声叫喊，脑袋突然垂下）嘿，这个可怜虫晕过去了。

瘸　子　Rem Acu Tetigisti.

瞎　子　Rem Acu Tetigisti.

〔阿发掴了他几下耳光。戈伊苏醒过来。

戈　伊　我这是在哪儿？

瘸　子　和真理近在咫尺，亲爱的朋友。

阿　发　（念念有词）Rem Acu……

其他人　Tetigisti，tetigisti.

大家一齐　Rem Acu Tetigisti.

阿　发　你触到了它，用一根……

其他人　细针，细细的针。

阿　发　Rem Acu……

（他们反复唱这首歌，阿发唱“Rem Acu Tetigisti”，和其他人的“你用一根针触到了它”相和。）嗨。（他拍拍戈伊的肩膀）恢复过来了吗？好。我们这就继续干。

瘸　子　也许他需要喝点儿水。

阿　发　是真的吗？好吧，那就给他一杯。我们这儿可没有魔鬼。谁也不能控告我残酷。给他点儿水喝。一大碗。（瞎子递给戈伊一“碗”水，戈伊一口喝下，其他人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满意了？高兴吗？还要吗？不要。（他取过碗来，递给瞎子）还有什么别的事吗？也许你要想方便一下？厕所？（戈伊点点头）就在那边。请便。

（戈伊转过身去，手伸到裤子前面开口处，停住了，慢慢转回身来。其他三个人都咧开嘴笑了）怎么回事？不想小便了？小便小便？没有小便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唱起来）Rem Acu……

其他人　Tetigisti，tetigisti……

〔当他们又一次这样唱起来的时候，贝大姐再次出现，拿着一小捆草药。他们立刻停止唱歌。

瘸　子　我们现在就去吗，贝大姐？我们要这个工作。

贝大姐　在这儿等着，等我准备好了会叫你们的。

〔他们瞧着她走过去。她走进那两个老妇人的屋子；过了一会儿阿发就鬼鬼祟祟地走近那屋子，想偷听。其他的人掷骰子消磨时间。

〔在两个老妇人的屋里。

玛特婆婆　啊——，女儿，你有一双慧眼。

阿格芭婆婆　你在哪儿找到的？

贝大姐　离我昨天去过的地方不远。有人在它旁边倒了一堆垃圾，所以我昨天没有看到。

〔两个老妇人走近亮处，仔细察看那束草药上结的果实。

玛特婆婆　果实还是好好儿的！果子一结，就会有鸟儿来啄食。算你运气。

阿格芭婆婆　我没有指望她会找到果实。

贝大姐　（从手提袋里掏东西）我给你带来点儿烟草。还有你的鼻烟，玛特婆婆。

玛特婆婆 你真是个好女人。有些男人离开了家园，回来时就不知道会看到粪堆还是什么更糟的东西。

阿格芭婆婆 窗子上长满野草，蝙蝠倒挂在屋椽上。那时候他们才发现，原来有些女人心里只有诅咒。

玛特婆婆 你家的男人有福气。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将会有许多树叶——但不是那种会在一个男人心上烙上死神手印的叶子。好了，你把它们放在这儿吧。

阿格芭婆婆 （突然地）让我看看那个！让我看！

玛特婆婆 怎么啦？

阿格芭婆婆 把那个给我。这根本不是！

玛特婆婆 给。你自己瞧。没人会说我的眼睛不行了。

阿格芭婆婆 刚才我猛然想起你说的话——鸟儿没有来啄食它。通常总是那种草有毒，它们才不敢飞近。（她折断草茎）正是我所想的。它们是成对儿生长的，这是其中之一。有毒的。

贝大姐 有毒的?！但是……

玛特婆婆 不可能是有毒的。

阿格芭婆婆 这种东西难得生长。有多少年头没有看见了——哦，那还是我小孩儿的时候。农民一看见就把它们消灭掉。不过这的确是有毒的那种。要不是它茎里有一根红色的纹路，你根本分不出来。

玛特婆婆 我甚至都不知道还有一种有毒的。

阿格芭婆婆 这些东西不常见。一辈子才见到一次。你知道，农民们不让它活着。看到它们长着，就连根带土一起烧掉，为了消灭种子。愚蠢！毒药也有它的用处啊。只要用得合适，你就可以用它治病。否则也可以致死。

贝大姐 我把它扔到火里去！

玛特婆婆 可别这样做。不了解坏的东西，你就不会了解好的东西。

贝大姐 可它有毒。

玛特婆婆 但它生长啊。

阿格芭婆婆 雨水打湿它。

玛特婆婆 露珠滋润它。

阿格芭婆婆 它也生。

玛特婆婆 它也死。

阿格芭婆婆 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嗯,和任何别的东西一样。

贝大姐 那就是说,我还得继续去找那真正有用的。

阿格芭婆婆 它一定长在同一个地方。它们多数时候长在一起。

贝大姐 我明天就去。

玛特婆婆 先休息休息。或者……他已经动身回来了吗?

贝大姐 什么消息也没有。我开始……

阿格芭婆婆 开始象每一个愚蠢的妇女那样担心了。他会回来的。他和他父亲。这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召唤他们回来。他们要用他们的心灵扎根,而不是用他们的肉体在不受祝福的土地上扎根。让我看看你的这双手。(*她仔仔细细地端详这双手,突然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这两只手还不到包裹尸布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就有棕榈酒喝了,很快就有人要回来了。(*她拉住贝大姐的两只手,和她跳起舞来,边跳边唱。*)

Ofe gbe wa de'le o——Ofe……

Ofe gbe wa de'le o——Ofe

Oko epo epa i runa

Gbe wa de'le o

Ofe gbe wa de'le①

〔乞丐们你看我,我看你,先是给他们打拍子,接着用沙哑的、嘲弄的声调跟着唱起来。妇女们停止唱歌,又惊愕,又生气。那两个老婆婆交叉着手臂,向后退入房屋深处,只有贝大姐怒气冲冲地冲出来。

贝大姐 停!别闹了!难道我叫你们来是让你们来表演的吗?

瘸　子 别生气,贝大姐,别生气。我们只不过是想,你一定把我们忘掉啦。

---

① 风神,送我们回家,风神……
风神,送我们回家,风神
运载花生油的船躲开赤裸裸的火
送我们回家
风神,送我们回家　　——原注

贝大姐 所以你们就以为最好用你们的破嗓子来提醒提醒我！

戈 伊 没有好点儿的嗓子可不是我们的错。

阿 发 我们不能个个都有合唱队里安琪儿们那样美妙的歌喉，这你是知道的。

贝大姐 够了够了！如果你们还想干活儿的话就来吧，不过说话的声音压低点，别再吓坏了周围的邻居。

〔他们跟着她来到屋子前面。

瘸 子 我们这都来了，贝大姐。你把草药搬出来吧，还有，干活儿的时候，让我们闻到点儿你厨房里烧东西的香味吧。

阿 发 今天我们能挣多少工钱？我们先把这个讲定了。

贝大姐 那得看你们干活儿卖力的程度。

戈 伊 我们开始干吧。天儿真热，紧靠着屋子躲在阴头里正合适。

贝大姐 有昨天刚送来的满满一大袋。（她拉住瞎子的手）你来帮我个忙，这一袋可沉啦。（阿发马上跟过来）不用你，该死的，要你巴结！我跟你说话了吗？

阿 发 他派不了多大用场。他会绊一跤摔折脖子的。

贝大姐 那也是他的事，跟你无关！

〔她把瞎子引进屋去。

阿 发 你们看见了吗？

戈 伊 我敢说连瞎子都看清楚了。

瘸 子 她不要我们三个当中任何一个人，这一点是肯定的，可我……

阿 发 偏偏挑那个什么也看不见的人。

瘸 子 我瞧见了。

阿 发 我告诉过你们，事情古怪。

瘸 子 我要想告诉你们，我瞧见啦。我瞧见了那些草药。

阿 发 在哪儿？在哪儿？

瘸 子 从这儿。她开门的时候，从我这儿可以一直穿过开着的门看到。

阿 发 那又怎么啦？你瞧见了什么呢？

瘸 子 草药。草根。除了晒干了的枝叶，别的什么也没有。一直到天花板都是木架子，上面满满的叶子。全都枯黄、皱缩了。

戈　伊　是什么叶子？

瘸　子　什么叶子都有。

戈　伊　她搬来这么座森林干什么？

阿　发　也许现在你们会懂得听我说了。

瘸　子　她一定有点儿疯了。我看是孤零零一个人生活的缘故。

阿　发　嘘——他们来了。你看还能不能再偷看到点儿什么。

〔贝大姐和瞎子上，两人一起扛着一个沉重的麻袋。

贝大姐　（倒退着过来，正好绊在想从门缝里张望的瘸子身上）给我滚开，行不行？难道你现在成了门槛吗，我非得踩在你身上从自己家里出来？

瘸　子　（只好退后）你今天好大脾气，贝大姐。

贝大姐　是你娘好大脾气，不是我。现在，干你的活儿吧，别再横着挡路！动手吧！你们知道我要你们怎么整理吗？

阿　发　是，我们知道。

戈　伊　首先是那些根。

瘸　子　然后是剥皮。

阿　发　把茎切成片儿。

瘸　子　挤出浆汁。

戈　伊　挑出子儿。

阿　发　磕开果荚。砸碎石膏。

瘸　子　用探针检查伤口，不然就老好不了。

瞎　子　截掉一个根，为了救那个根。

阿　发　烧灼。

瘸　子　快—快—快—快，截肢！

〔瞎子大声呻吟。

阿　发　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你怎么敢躺在那儿呜呜地叫。

戈　伊　切断他的声带。

阿　发　“手术前我们先切断声带。”

瞎　子　对狗才那么干。

瘸　子　你的情况更糟糕。你是条倒霉狗。

戈　伊　撕掉他的声带。

〔瞎子又一声尖叫。

阿 发 咱哥们儿不要你。

瘸 子 傻瓜！你应该看看别人而且感谢你的司命星。

瞎 子 我看不见这些星，也没有法儿感谢。

阿 发 （夺下瞎子的拐棍）要我把它们①放到他头上吗？五光十色的，应有尽有。

瘸 子 先把他放下吧，我们干脆把他开除得了。

瞎 子 （又尖叫）哦上帝！

戈 伊 谁拿着喷火的剑？

阿 发 就在这儿，上帝，就在这儿。

戈 伊 告诉他，门在哪儿。

阿 发 滚出这个庭园，叫化子，不许再到这儿来。

瞎 子 我控诉。

瘸 子 向谁去控诉？

瞎 子 As。

阿 发 以开天辟地的 As 的名义，滚出去！

瞎 子 不！

阿 发 滚出去！

瞎 子 不！

阿 发 一——二——三——四——

瞎 子 （倔强地）五——六——七——八——九——

阿 发 滚出去！

瞎 子 （疲惫地）出去！（他的脑袋垂下。阿发举起“剑”来。）

贝大姐 你们都疯了？

阿 发 不。我干这还挺在行，真的。就这么一下子就——削过肌腱，砰的一下切断关节，不信？我从来不碰到骨髓。

戈 伊 唉，别说了。那个妇女。

贝大姐 我说了，你们是疯了吗？你们是来干活儿的还是胡闹的？

---

① 指星。意思是用拐棍儿教训瞎子，打得他满眼金星。

瘸　子　哦，你就别管我们了。来吧。

〔他们很快就安定下来。麻袋里的草药全部倒到地上。原来正准备进屋的贝大姐站住了，走过来从中捡出一小捆草根，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察看。乞丐们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在一旁直瞪瞪地观察她的行动。瞎子感觉到了寂静，也专心致志地谛听。贝大姐终于向老婆婆们的屋子走去。

阿　发　要不要我们挑拣你手里这捆，还可以把它擦擦干净。看起来够脏的。

贝大姐　（不慌不忙地向他反击）没有你的屁股眼儿一半脏！等你把自己擦干净的那天，你再告诉我什么该擦什么不该擦。

阿　发　（举起他的棍儿）你那张嘴太过分了！（贝大姐轻蔑地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径自走了）我真想把那屋子里的草药一根不剩地烧光。

瞎　子　你怎么不懂得别去惹她？

阿　发　我干了什么啦？我说了什么啦？无非为了一支臭熏熏的根。她的嘴就象条臭水沟，流个不停。

瞎　子　别去惹那个女人。她管她的，你管你的。

阿　发　你说得够多的了，瞎子律师先生。我没有必要听你一个劲儿地为她辩护。你只要再说一个字……（他装作要掴瞎子的耳光。瞎子警觉地猛的往后一跳，紧握手中的棍儿。阿发朝他看了一会儿，哈哈大笑起来）你们看见我见到的了吗？这个人真想跟我打架呢。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见他了吗？他没眼睛，可他是真正想打架呀。哼！你是真想找架打吗，瞎子？

〔他一脚踢开瞎子的棍儿，但是瞎子马上扑上来，伸手抓住他的胳膊，抱住他。两人打起来。

瘸　子　一对傻瓜！

戈　伊　注意！专家来了。

〔他指指他们最初出场的地方。那里站着穿军装的贝罗，拎着一只手提包，看着他们。瘸子拉拉那扭成一团的两个人的衣服。

瘸　子　最好别打了，他来了。

戈　伊　他在等我们呢。来吧。

〔那两个打架的分开了，阿发气喘吁吁。瘸子猛冲过去，把瞎子的棍儿递给他。他们个个面有愧色，局促不安地向贝罗走去。

贝 罗 （冷冷地瞪了他们好久）这是我叫你们到那所房子里去干的事吗？

阿 发 是他开的头。还有那个女人。

瘸 子 阿发先打的他。一脚踢开了他的棍儿。他还是个瞎子呢。（他朝地上啐了一口）

阿 发 知道自己身上有缺陷，就不该张嘴去惹比自己强的人。

瘸 子 去打一个瞎子！（他又啐了一口）

阿 发 如果你以为凭你是瘸子，就是做过了头，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那你就试试看。

瘸 子 一个瞎子。（他又啐了一口）

阿 发 （举起响葫芦威胁他）不要以为有他在这儿我就不能……

〔瘸子马上举起他的拐棍回击。

贝 罗 不许说了！你们谁都不许说。我不是把你们送到那屋去打架的。我是叫你们去睁大眼睛提防着她，别让她到那下面去的。（他轻蔑地看着他们，然后翘起大拇指指指地下室的方向。）他怎么样？还安静吗？

阿 发 （翘起大拇指指指瞎子）你问他。就他一个人进屋了。问这个瞎子他看见了什么。

贝 罗 我没有时间开玩笑。

瞎 子 他很安静。我想那女人什么也不知道。

贝 罗 你进了哪个房间？

瞎 子 那个放草药的房间。依我看那房间里没有一堵空墙了；到处堆满草药。从地面直到天花板都堆满了草药，那是她非常仔细地放好，每天都要认真地掸灰和收拾的。这一点我一进去就能感觉到。

瘸 子 我看见了。我看到了一眼。

阿 发 昨天晚上当我们把他弄进地下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她睡得很熟。我们一点儿声音都没出。

瞎 子 对不起，我想说几句话。

贝 罗 是吗？

瞎 子 我只能告诉你我当时的感觉——当我和她一起站在那个房间里的

时候。那里充满了爱，比你从一百个妇女的怀抱里能得到的还要多。我不知道你打算带给她什么样的不愉快，但是……

贝　罗　够了。你什么也不知道，还是闭上嘴吧。

〔瞎子耸了耸肩，退到一边。

戈　伊　我觉得，我不能不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反正对谁也帮不了多大忙。

贝　罗　我已经说了：够了。你们是我的部下。

阿　发　我可不是。而且我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

贝　罗　很好。

阿　发　嗯？你再说一遍。哪件事很好？

贝　罗　我指的是你今天没有吃过东西。要是你这件工作干坏了，你知道你又得回去挨饿。

阿　发　很好。我高兴听到你对情况的分析。我们已经干完了一件事，而且，把他弄进那个洞里去、又不惊动左邻右舍或是你的姐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现在你又怎么说呢？难道是因为我们工作干坏了所以才看不到你答应给我们的东西吗？

贝　罗　（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转向其他人）你们确切地告诉过他，我是什么人了吗？

阿　发　哦，是的，贝罗大夫。我知道你是谁。专家。我们都知道。那又怎么呢？你说我们是你的部下，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我知道他们三个是已经退伍的。至于我，我以前从来也没有当过你的部下。

贝　罗　他们三个现在不算退伍的了，你呢，现在起听我的命令。你要是不把这一点牢牢记进你的糊涂脑袋，那你就马上滚蛋。

阿　发　你不能叫我滚蛋。我们没有你帮忙早就结成了一组，一起工作得不坏。你不能来到这里把我们拆开。如果说我们应该感谢某人，那就是现在在下面的那个人。倒不是说我觉得有什么不对。我从来就认为他是个疯子。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忘记，我们是一个小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贝　罗　难道你宁可那样吗？跟人去乞讨，被人唾弃？

阿　发　那是你这样想。啃啃，这可是个好行当，不是吗？不是吗？你对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不是吗？你以为我们那么长时间和你的那位老人待在

一起就没有学到一两手吗？你不可能是事事专家，你知道吗？

戈　伊　闭上你的嘴，阿发！

瘸　子　你说得太多了，闭嘴！

贝　罗　他说的没有一句是我不知道的。

阿　发　你什么也不知道，贝罗大夫。你骗不了我。

瞎　子　你真是笨蛋，阿发。

瘸　子　（嘀咕）别听他的。我们没干什么真正的坏事，只不过在拿不到多少布施的时候偶尔干件把事贴补贴补。

贝　罗　行了，留着这些话对你们的施主说去吧。我对你们干了些什么一点儿没有兴趣。不过从现在起，你们得停止任何冒险行动。非得让我到一个个脏死了的监狱里去找你们，那可不行。

瘸　子　如果你能补偿我们这方面的损失，先生……我们本来正计划干一些更大的买卖。

戈　伊　让我来代表大家说吧。我们刚要开始。

贝　罗　要干什么？

瘸　子　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你那位老人确实提出了一些成熟的想法……

贝　罗　一切都有我负担，我答应你们。

瘸　子　既然这样，正如我早先说的，我无所谓。

戈　伊　我也是。

阿　发　不，不是。我可不在乎我们在冒的危险……

贝　罗　我说了，不许冒险。

阿　发　这可是由我们决定，除非你说清楚出多少钱。不管怎么说，他懂得什么冒险不冒险？可我，尽管从前在那儿只是那些人的随军牧师，但我知道什么叫冒险。有一两回让我差一点儿碰上。这可跟替情报部门干活大不一样，在那儿，你们的全部工作只不过是把满纸谎言进行筛选，再就是，知道怎么粗暴地打人、侮辱人……

〔贝罗用他军官的手杖猛击阿发的脸颊。阿发向后蹒跚，紧护伤处。贝罗一声不吭地站着，盯着他瞧。阿格芭婆婆听得阿发的喊声从屋里转过头来，冷冷地作壁上观。

贝　罗　这一下该提醒你，我确实知道如何打人、侮辱人。我看你还是再想想，我还会些什么。你当时被开除不仅仅是为了你的——病。你只要回忆回忆那件……还有别的一些事。（他站着朝房屋那边凝视，过了一会儿）我现在该回家了。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该跟着。你只要记住丝毫不差地按照我的命令去执行。

（他有目的地走到房屋前。当走过两个老妇人的小屋时，阿格芭婆婆故意身子往后一靠不让他看到自己。过了一会儿贝大姐出现了，看见贝罗就嚷着，向他跑来。玛特婆婆走到阿格芭婆婆身边，一起观看姐弟俩的重逢。

贝大姐　贝罗！贝罗！（她拥抱他，然后松开手叫起来）他回家来了！他回来了！

贝　罗　不要喊！

贝大姐　（东奔西跑，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他回家来了！他回……

贝　罗　（追上她，不让她叫）别出声！

贝大姐　什么？

贝　罗　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回来了。

贝大姐　为什么不？（突然怀疑）你不会还要回去吧，是吗？

贝　罗　不是因为这个。我想安静几天，就这原因。

贝大姐　哦！我怎么没想到呢！可他们会感到失望的。

贝　罗　谁会感到失望？

贝大姐　我们的邻居们。所有你的老病人。

贝　罗　死尸们。

贝大姐　什么？我说的是，你的老病人。

贝　罗　我说的是死尸。哦，忘了这些吧。

贝大姐　我不能。（她担心地细细看他的脸）他们没有忘记你。

贝　罗　他们还存在[1]，是吗？

贝大姐　（又觉得莫名其妙）谁？我不明白。

贝　罗　我累了，我们讲些别的吧。

---

[1] 作者故意用“存在”一词代替“活着”。

贝大姐 啊真的，你一定累了。快进来。不，等一等。你先别进来。耐心点儿，贝罗。（赶紧进屋）别离开原来的地方。站着别动。

〔贝罗慢慢地环视四周，他凝视的目光仿佛要穿透那些墙壁看到邻居们的家里。他脸上只有轻蔑的表情。

〔贝大姐手里托着一葫芦棕榈酒出现，她把酒洒在门口石阶前的空地上，然后上前为他解皮靴的带子。

贝　罗 你还保持着这些琐碎的习惯。

贝大姐 我喜欢和土地亲近。

贝　罗 （往后退，不让她脱靴子）光脚丫子，湿漉漉的地！你知道吗，我们已经用比这更浓、更强烈的汁液① 浸透了你的美好土地！

贝大姐 你没有。你和父亲都没有。你们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正相反。

贝　罗 什么，正相反？

贝大姐 你们俩在一起吗？你们有没有想办法调在一块儿工作？

贝　罗 我们是在一起。有一段时候。

贝大姐 他会来这儿住吗？

贝　罗 我们……等会儿再谈他的问题。

贝大姐 （突然感到害怕）发生了什么事，贝罗？难道他……？

贝　罗 （反过来盯着她，不作解答）嗯，难道他——怎么？

贝大姐 （笑起来）你别想吓唬我了。

贝　罗 谁想吓唬你？

贝大姐 你把他藏在哪儿？我敢打赌他一定在拐角处等着呢。

贝　罗 他到时候会和我们重聚的。

贝大姐 （感到失望）哦。但他是平安的吧？

贝　罗 （不耐烦地）当然。

贝大姐 （拉住他的手）跟我来吧。我一定得让老太太们看看你，还要告诉她们，父亲安全无恙。

贝　罗 哪个老太太？

贝大姐 在那边小屋里。

---

① “更浓、更强烈的汁液”是指战争中所流的血。

贝　罗　她们是谁？

贝大姐　采药婆婆。她们帮我忙一起为你工作。

贝　罗　可干吗把她们带到这儿来？干吗让她们在我家安营扎寨？

贝大姐　她们待我很好。没有她们，我一件事也干不成。你来，跟她们谈谈。

〔贝罗一动不动。紧接着，那两个老妇人说起话来。贝罗和贝大姐站在原来的地方不动，贝罗望着老妇人的小屋，贝大姐注视着贝罗。

阿格芭婆婆　怎么说呢，你以为这么做值不值得？

玛特婆婆　看见她脸上笑逐颜开，就象美酒上冒起泡沫，这总是令人高兴的。

阿格芭婆婆　不是说她。他！

玛特婆婆　噢，他。这个……对于种子，你就难说了。也许长大了倒是好的……但是我们会看到的，我们会看到的。

阿格芭婆婆　但愿它是一颗好种子。我们把两条生命都倾注入她的手心了。两条长寿的生命，一辈子都在一粒粒地啄食自然界的奥秘。

玛特婆婆　还不止两个人的生命呢。她从我们这儿取走的还是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呢。

阿格芭婆婆　她把我的脑子都晾空了。

玛特婆婆　她是一个好女人。

阿格芭婆婆　是啊，可他呢？

玛特婆婆　你觉得他有些不对头吗？

阿格芭婆婆　我倾注到他身上的是我的生命。我深深地挖掘，不是为了把好好的泥土撒到毫无价值的种子上。

玛特婆婆　她也是。她踏遍丛林，寻找那些只有我们记得的荒凉地方。

阿格芭婆婆　她是倔强的。换了别人，早已放弃了。（她格格地笑出声来）我想尽办法想把她甩掉。派她去作一次次徒劳无益的跋涉，想她会就此罢手。换了别人，早就不干了。

玛特婆婆　哦，你真坏。

阿格芭婆婆　她经受住了考验，这是无可否认的。她经受住了考验。假如她只想坐享其成或者只是出于贪婪，我早就把她引进流沙区，让她永远待

在那儿了。

玛特婆婆　你会这么干的，我了解你，你会的。

阿格芭婆婆　所以说，他得留神。我这全部心血，不能白白付诸东流。

〔她突然转身，进入小屋。玛特婆婆又待了一会儿。

贝大姐　她们告诉我找什么，到哪里去找。如何挑选、分类，如何保存。

贝　罗　（点头）你没有白费时间。我还需要干我原先那一行时的那些东西。

贝大姐　原先那一行？

贝　罗　作为方法，不是作为目的。

贝大姐　我们当时听到了可怕的消息。那么多的罪恶。后来，我安慰自己说，我可以继续你的工作来获得平衡，用一件事来抵消另一件事。贝罗，她们等着呢。去向她们问好。你不在的时候，是她们维系着你的生命。

贝　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贝大姐　只要她们在这里，我就不为你担忧。

贝　罗　你真叫我失望。我原来当你是聪明人。我把我的工作委托给你，而不是什么愚蠢的老巫婆。我看是她们拿各种各样邪恶的念头塞满了你的脑子。你太随便了。

贝大姐　不是说你自己，贝罗。可是犯罪也会传染的。我常常感到害怕……（突然坚决地）贝罗，父亲在哪儿？

贝　罗　他很安全。

贝大姐　（固执地）但是你一定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贝　罗　某个时候。

贝大姐　什么时候？你们为什么不一块儿回来？

贝　罗　他是个病人，他要回家来治病。

贝大姐　病人？受伤了？

贝　罗　精神病。我们要好好待他。

贝大姐　多久了，贝罗？他病了多久？

贝　罗　自从他去了以后。也许是……周围的苦难让他受不了了。在极度的紧张下他的精神垮了。

贝大姐　（轻声地）厉害吗？什么也别瞒我，贝罗。病的程度怎么样？

贝 罗 一开头还好。但是，那时我们当然不知道他的脑子在转什么念头。疯子往往象恶魔般狡猾。幸亏我在这方面有经验。他是危险的；危险！

贝大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你有过危险的举动了？

贝 罗 危险举动！他在另外一个部门，在恢复期的伤员中间工作。要是我还留在医疗队里，我就不会知道当时发生的情况了。

贝大姐 要是你还留在医疗队？

贝 罗 我告诉过你。我调动工作了。

贝大姐 怎么调动的？你经过严格的训练，怎么能这样调来调去？

贝 罗 一旦到了那边，就什么都是你了。在一次紧急事故中……（他耸了耸肩）情报部门的头儿很突然地死了。自然死亡。

贝大姐 这就是你的新职业？

贝 罗 正是啊，姐姐，是啊。那些宽绶带的将军们一致认为我天生是这方面的行家。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推荐，他们这些人全是低能的人猿。

贝大姐 （目不转睛地打量他，脸上露出慢慢理解的神气）但是你已经……现在你已经不干这个工作了。你又回来干你真正的工作，你的医务工作。

贝 罗 （平静地转身迎着她的目光）医务工作？是的，我打算保持我那部分医务。一个实验室是重要的。什么都有用处。控制，姐姐，控制。叫大自然屈服于你的意志，这就是权力。专家是他们对我的称呼，而一个专家——咳——就该是个专家。你分析，你诊断，你——（拔出一支想象中的枪作瞄准状）——处决[①]。

贝大姐 （更多地是说给自己听）你早就该告诉我。结果，我作出了不能履行的保证。

贝 罗 保证？你说什么？

贝大姐 我发过誓，说我对你有充分的把握，她们这才愿意帮助我。

贝 罗 谁？那两个老太婆？

贝大姐 她们毫无保留地教我。

〔牧师上场，很远就向他们打招呼。

① 处决，原文是Prescribe，也有医生为病人处方的意思，在这里是双关语。

牧　师　啊——看到你了。贝罗，我的孩子，欢迎你回来。我从教堂的法衣室瞥见了你，我跟自己说，不，不是他，不可能。可当然咯，不是你又是谁呢，那么漂亮，那么仪表堂堂。你的那些祈祷应验了，我对自己说，你的那些祈祷应验了，你这多疑的多马①。我们这位尊贵的小姐，这位当父兄不在之际严守城堡的英勇的小姐怎么样啦？一定是喜出望外咯，喜出望外咯。我们大家也一样。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贝罗冷漠的态度，也没有注意到，当他以长者身份伸出手臂想放到他肩上时，贝罗却仿佛无意中走开了。）*我原想顺路邀上一两个邻居，可是，上帝宽恕我，我是个自私的罪人。我最后决定：不，不和他们分享，还是先让我单独和他待上那怕一会会儿。

贝　罗　还算运气！

牧　师　请原谅，我没有听清。

贝大姐　他累了，牧师。先别张扬出去，让人知道他回来了。

牧　师　啊，当然。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做。当然咯，人人都有自己作为人的弱点，不过我确实知道，有些人高兴起来就多么不替别人着想。不会想到一个刚从十八层地狱回来的人希望自己单独待上一会儿。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不过我好歹能再挨上几天。你先安顿下来，孩子，先安顿下来，该好好歇歇了。

贝大姐　牧师，你知道，我上次给你的……

牧　师　不完全一样，小姐，药不完全一样。那药是大夫亲自提炼的，而且……

贝大姐　那药跟他走之前配的药一样。

牧　师　不，不，我能觉出差别来。哦，是的，我能分出来。

贝大姐　那是同样的药。

牧　师　感谢你的好意，你试着做了，但是不。你做出来的就不一样。我马上就能感觉出差别来。等你休息好了，我的孩子，等你休息过来之后……哎呀！真惭愧，我净抱怨我自己的小毛小病，都还没有问问我好朋友的消息。你父亲什么时候回来啊，孩子？

---

① 多马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多疑。见《圣经·新约》。

贝　罗　快了。

贝大姐　贝罗正跟我说……

牧　师　快了。多快呢？

贝　罗　很快。

牧　师　对我来说，还不够快，孩子，还不够快。我都等不及了，只想就过去辩论过的所有问题和他争论一番。那么个喜欢辩论的人，您那位父亲，那么个喜欢辩论的人！而且他一定有不少趣闻跟我讲，那是一定的。真巴不得我们这些促膝长谈的夜晚快点到来。他一定体验了不寻常的经历，啊，何等不寻常的经历！你知道，这是很奇怪的，正是在这样的灾难中，人的最高贵的品质显露了出来——有时候，也可能是最丑恶的东西！就你父亲而言，当然是那最美好的、真正高贵的。那一天，当他突然站起来，说要去参加你们的队伍，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在你这把年纪，我说，象你这样颤巍巍的老家伙？我常常这样称呼他的，你知道，而他就叫我戴僧帽的伪君子。当然是叫着玩儿的，只不过是开玩笑。所以他……我说到哪儿啦？我想是，讲到了你父亲的什么事。哦，对了，有一天傍晚，当我们争论得正热烈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说，"我要上那儿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么开始的：他在给我念一封你的来信，情绪异常激动。"这不可能"，他大声喊道。接着他蹦起来说——突如其来，有如晴天霹雳——"我们应该使吃人肉合法化"。一点不假，有如晴天霹雳！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心想，他不过是又想挑起一场辩论。但是不，他把这句话说了又说，于是，当然咯，我就跟他较量起来。要使吃人肉合法化？这是一个该诅咒的、异教徒的思想。是的，这场辩论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我们之间一场从未有过的激烈辩论。他是寸土必争，而我更是寸步不让。连一寸的一分一厘都不让。我那爱争论的精神被唤醒了，且不说我的基督徒的原则性。足足三个钟头我一尺一尺地向他进攻。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好的竞技状态。你看，我们竟辩论了几乎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已经走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贝大姐　牧师，我想贝罗有点累了……

牧　师　那么长的时间里只收到他一封信，告诉我他正在一批残废人中间做帮助他们康复的工作。连通讯地址也没有写，你看！我想在信里继续

我们过去的辩论也不行。真是个古怪人，你父亲，非常古怪。你在那儿没有碰见过他吗，碰见过吗？我倒真是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打算使吃人肉合法化。

贝　罗　是。

牧　师　我早知道是这样。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人，只要一旦他形成了一种看法，你都不会相信，但是他的确跟我说过，我要去试一试，说服那些笨蛋别把那么些肉白白浪费掉。你们还记得么，他从来不能容忍浪费，不是吗？我记得他要是发现你们浪费什么的时候，总要狠狠批评你们俩。但是人肉，嗯，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贝　罗　嗨，牧师先生。它的味道很好，你知道。

牧　师　我也是这么说。它……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贝　罗　（伸出手来拧住牧师的面颊）这个。味道很好。

牧　师　（挣脱他的手）你一定是开玩笑。

贝　罗　不。等你的朋友来了，他会证实这一点的。

牧　师　（越来越惊慌）你意思是说他……

贝　罗　不，不是他。他可没有这样的意思。至少，不是象那样。不过，我们照样觉得它好吃。

牧　师　你们？

贝　罗　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向你表示我个人的意见。人肉味道鲜美。当然咯，并不是全身所有的部分。我自己就更欢喜那些圆形的突出的部分。

牧　师　（气势汹汹地）我不信你。

贝　罗　你不信？那好吧，你干吗不留下来吃一顿饭？

牧　师　吃饭？（高兴起来）当然好咯。我看你也象你那位老人一样，就是想和我来一场辩论。很高兴，当然咯。真是不胜高兴之至……（突然觉得疑惑）嗯……吃饭……你是说吃饭吗？

贝　罗　吃饭啊。我带回来丰盛的供应。

〔牧师瞥了一眼贝罗放在一旁的鼓鼓囊囊的手提包，一下子哽住了。

牧　师　我……嗯……我在想我是不是还得去主持一次小小的洗礼。我……嗯……要不，等完了事我再来喝杯酒吧？

贝　罗　那么晚了还有一次洗礼？

牧　师　嗯，你知道所有那些个在家里举行的祝福仪式，施洗是在今天早晨。（他已经在往后退了。）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的孩子。事情一完我就很快回来。真没有法儿摆脱这些额外的教区里的杂事儿……再一次欢迎你回来，我的孩子……

〔他们看着他溜了。

贝大姐　（笑起来）你知道吗，有片刻工夫我几乎相信你了。

贝　罗　哦？（转身带着怜悯看着她）你不相信？

〔停顿。他们互相端详。她的笑容渐渐消失。

贝大姐　哦，上帝！

贝　罗　超出了你的世界，我的姐姐，超出了你的小天地。还是待在这个小天地里，只做我叫你做的事吧。那样你才安全。

贝大姐　（激烈地）真可恶！

贝　罗　味道真好，你听见我说了。

贝大姐　真可恶！

贝　罗　（故作残忍）味道真好。那些圆形的突出的部分，说得确切些。我想我已经告诉你，去待在你自己的小天地里！去吧，去和年迈的牧师一起喝茶或者和你的两个老太婆闲谈。不要从你那安全的地方出来。（轻声地）那也是保持神志正常的地方。

贝大姐　可你至少得告诉我为什么？以上帝的名义，为什么？

贝　罗　不是，不是以上帝的名义——以 As 的名义！

贝大姐　什么？

贝　罗　新的神也是古老的神——As.

贝大姐　你想成为什么，贝罗——恶魔？

贝　罗　有那么坏吗？它不是我脑袋的产物。我们当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我要为这肉祝福！"他说。接着他就念祷告词——"开天辟地的 As 神，现在是，将来始终是……直到永远……"我们板着脸说完"阿门"就坐下来吃。于是，后来……

贝大姐　后来怎么样呢？

贝　罗　那是他告诉我们的。（停顿。突然笑起来）可是，为什么不呢？后来

我说，为什么不呢？这肉和那肉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又尝了一尝，就为了证实我确实能吃它。这是走向权力的第一步，你要懂得。最纯粹意义上的权力。一切禁忌都不复存在。终于征服了你那过于人性的肉体连同它的全部感情上的弱点。所以我又一次就他所做的饭前谢恩祷告对自己念了声“阿门”①。

贝大姐 我听不懂你的话，贝罗。谁做了饭前谢恩祷告？这些是谁的话？

贝 罗 都是父亲在为他的那些躺在病床上的听众举行圣餐仪式时的讲话。稍等一等。（指指那些乞丐）关于这件事他们还能告诉你许多。

贝大姐 谁？这些人？他们跟这个有什么……？

贝 罗 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怎么会一直到我们跟前来要饭的？我说的是开头。在我没有发现他们之前。

贝大姐 哦，是这样吗？你是说是他派他们来的？但是你了解他的为人——助人为乐。这不是什么罪过。我找了些活儿给他们干。

贝 罗 （恼怒地）我所关心的不是他的乐善好施。父亲的任务是帮助伤员重新适应他们身体的残余部分。从身体方面。如果他们还有手指头就教他们编篮子。如果连手指头也不剩就用他们的嘴巴做针线活。如果他们的声带没有被炸掉，就用它唱歌。教他们自己娱乐自己，自己造就自己。可他却开始教他们去想，想，想！你能设想比把一个不停思索的脑子放进一个残缺不全的身体更危险的事吗？

贝大姐 他在哪儿？

贝 罗 哪儿？这儿。

贝大姐 这儿？

贝 罗 （指指乞丐们）那边。他们一张嘴，你就能听见他的声音。你们！到这儿来！告诉她。你们想把自己称做神志正常的人吗？

〔那班乞丐走上前来，由阿发带头。

阿 发 当然不咯，先生。

贝 罗 你轻易地逃脱了。为什么？

---

① 这里所说的饭前谢恩祷告就是前面所说的老头儿“为这肉（人肉）祝福”向 As 神所作的祷告。

阿　发　我申明了我是疯子。

贝　罗　谁使你疯的？

阿　发　（眼睛望着天，不加思索地背诵）那个老头儿，先生。他说了好些鬼话。他说了好些鬼话。我的脑子……请你原谅，先生，我叫它做脑子的东西，嗯，当时已经不存在了。他利用这一点，欺骗了我，先生，在疗养所的时候。我常常长时间地失去知觉。凡是我神志清醒的时候看见的东西就是真的。凡是我听见的声音就是真理。每次总是他，在我床前俯着身子。我就问他你是谁？他回答说，是那唯一的真理。

瘸　子　说得对，说得对！

戈　伊　是这样，是这样！

阿　发　那时候他老盯着我，先生。我申明我是疯子。

瘸　子　说得对，说得对！

戈　伊　是这样，是这样！

阿　发　（指指瞎子）连他也是。

瞎　子　有一次我甚至想我能看见他。

戈　伊　哦，可你是看见他了，你看见了。

瞎　子　不，不是真看见。

瘸　子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脑子里出现了图画，不记得了？

戈　伊　那是他说的话。但是连傻瓜都知道，看东西是用眼睛看的。

阿　发　上帝，他搞得我们稀里糊涂。

瞎　子　你能看见我，他说，你能看见我。用你的脑子看我。我敢发誓我果然开始看见他了。于是我就知道我已经疯了。

瘸　子　说得对，说得对！

戈　伊　是这样，是这样！

阿　发　我们都疯了。

瘸　子　还把我变成了喜欢挑剔的人！

瞎　子　可怜虫！

瘸　子　要饭的人哪能挑挑剔剔，这一点我们都明白。

阿　发　可是他把你变成了爱挑剔的人。

瘸　子　于是我就疯了。

瞎　子　（换了声音①）记住了，甚至当你身上除了寄生虫什么也不剩的时候，也还得在这虫和那虫之间加以区别。

瘸　子　有些虫和气，另外一些虫野蛮。

戈　伊　这一只轻轻儿地吮血，另一只狠狠地咬你。

瞎　子　如果你非得吃一只癞蛤蟆……

瘸　子　……那就拣肥的吃，那只肚子里带许多小蛋蛋的。

阿　发　你听听那笨蛋说的。他是把你叫做癞蛤蟆！

〔瘸子向阿发扑去。

戈　伊　不，不是这样。别听他的。

阿　发　（换了声音）你们是现在听我说还是过一会儿！

贝大姐　父亲在哪儿？

阿　发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As 无处不在。

瘸　子　（从身上的破衣服里抓出一个跳蚤）抓住它了！

贝大姐　（猛地转身）什么！

瘸　子　（把它扔进嘴里）一个胖的。

戈　伊　馋痨的叫化子！

阿　发　这是你自己挑选的吗？

瘸　子　是它挑选的我。

瞎　子　挑选？那可是 As 的敌人。

阿　发　你有把握？不是他的门徒？！

瞎　子　敌人。颠覆分子。

阿　发　一点不错。As 挑选，人接受。它吸血了吗？

瘸　子　味道象是有血。

戈　伊　请接受我的同情。

瘸　子　不需要。血已经物归原主了。

阿　发　九九归原了？

瘸　子　一点儿不错。

戈　伊　那你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

① 模仿老头儿说话。

贝大姐 这是怎么回事,贝罗? 父亲在哪儿?

阿 发 在轮回之中。

瞎 子 说得好。As 的轮回。把这告诉老头儿——他会高兴的。

贝大姐 他在哪儿?

阿 发 哪儿轮回圆满,哪儿就能找到 As。开天辟地的 As,我们赞美您!

贝大姐 (掩住耳朵)哦上帝!

贝 罗 (指指乞丐们)你还想见他吗?

阿 发 As——过去是——现在是……

贝大姐 闭嘴! 你们这些令人恶心的癞蛤蟆!

〔一阵短暂的沉默。他们全都看着她。

阿 发 (狞笑)又是癞蛤蟆。你听见了吗?

瘸 子 她瞧的是你。

阿 发 什么! 我该说我觉得受到了侮辱。

瘸 子 一个人总该有些傲气。

戈 伊 我的骄傲是——As.

阿 发 我这一切都是尽我的职责。先生,我请求保护。

贝 罗 行了! 打开手术室的门。(回身向贝大姐)你想见他吗? 你会见到的。

乞丐们 (已经拥向手术室)As——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始终是……

Bi o ti wa

Ni yio se wa

Bi o ti wa

Ni yio se wa

Bi o ti wa I' atete ko se…①

---

① 意思是:过去是怎样
将来还会是怎样
过去是怎样
将来还会是怎样
就象事情开始的时候一样 ——原注

贝大姐　以上帝的名义，他们这是干什么？

贝　罗　这是他们的一首赞美诗。（正当她想跟着乞丐们一起跑进去时，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你现在听着，而且任何时候都要记住——他完全由我照管。

贝大姐　多久？他回家来有多久了？

贝　罗　回家？什么家？我告诉你他在这儿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要不是这样，那就……你别碍事！（他用眼睛瞪了她一会儿，然后跟上那些乞丐。当他看见她并不想跟随他们，便站住）你想看他吗？来吧。

〔停顿。贝大姐带着越来越强烈的恐惧和怀疑瞧着他。她转身向站在小屋门口迎接她的那两个老婆婆跑去。贝罗走进诊所，灯光照处，只见那老头儿坐在唱赞美歌的乞丐们中间。灯光渐暗。

第 二 部 分

位于房屋地下层的手术室。一张供检查用的长榻，锁在玻璃柜里的几把式样不同的手术器械以及一些广口瓶，一个克罗米的消毒器，等等；一张桌子，一把转椅，等等。靠墙的架子边上挂着一件医生的白大褂，衣袋里塞着手术用的口罩、手套。乞丐们有的蹲、有的站、有的俯身，各自采取自己的自然姿态，一面哼着赞美诗，一面无精打采地掷着骰子。老头儿的态度先是厌烦，后来变为宽容，而且略感兴趣。

阿 发 A。As就是Acceptance(接受)，Adjustment(适应)。使自我适应于接受As……哦。不坏。B……B……(他的眼睛朝房间里四下巡视，寻求灵感，终于落在瞎子身上①)当然咯，B，Blindness(盲目)。对As的盲目崇拜。我对你们说，As是无所不见的；凡是对As之外的一切视而不见者皆能因As而得见。C……C?(他朝其他人一个个地看过去，最后终于摇摇头)不行，这次从你们这伙人里什么也捞不着了。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叫我的信徒们为了求As赐给自己酬报而变成Cripple(瘸子)。C……不行，我只好先跳过C再说。D——太好了——用不着化力气远处去找。D，Divinity(神，神威)。那是我们这些神职人员。还有Destiny(命运)。其实应该把Destiny(命运)放在前面，然后才是Divinity(神，神威)。Destiny

① 阿发原来是随军牧师。他在这里试图按英文字母A，B，C，D，E，F，G，H，I……的次序解释新神As的涵义。英文中瞎子(Blindman)、盲目(Blindness)都以字母B起头，所以当他看到瞎子，就把他和B联系起来。英文中瘸子(Cripple)以字母C开头，所以接着他又把瘸子和字母C联系起来……

is the Duty of Divinity.(神的职责是司命运)。D-D-D——Destiny in 3-Dimension(三维空间的命运)。我们司圣职的人员将指引信徒们沿着命运之路前进,E……

瞎　子　Epilepsy(羊痫风)?

阿　发　(严厉地)当心你的嘴巴①!

瞎　子　为了使你的神有控制权,教徒们就必须失去控制能力。Epilepsy(羊痫风)看起来正是最普通的一种形式——至少,依我看,它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戈　伊　我懂你的意思。他们把这叫做鬼神附身,无论哪天这都是马戏团里的精彩节目。阿发该知道这点。

阿　发　你这不是说我利用人的病痛来赚钱吧,是这个意思吗?

瘸　子　我倒希望我有这种力量。瞧着别人象那么多条被弄断了的软虫那样扭曲给人一种力的感觉。一条条弄断了的软虫,啊,这可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一句妙语。

阿　发　在我们说到Z②之前我一定让你尝到属于你个人私有的安慰。F……F……F……③

戈　伊　As farts(As放屁),该死的!

(他扭过屁股来,做了个讨厌的姿势)

阿　发　我本来想说Fulfils(使人如愿以偿)。As使人如愿以偿。

戈　伊　可我偏要说Farts(放屁)。

阿　发　你是想用一个屁来对抗你的Destiny(命运)吗?

戈　伊　这我以前也干过。在他们给我们治疗的那个地方我就干过一次。治疗!连医生都没有一个。只有一窍不通的几个护士。喂,听着,听我告诉你们,这可是在我们和老头儿一起度过的所有那些个美妙时光中我所想出来的一件最最聪明的事。那时候他不断地和我们说这说那,而我呢,侧着身子躺着——既不能转过身来仰着睡,又不能翻过去趴着睡

① 阿发患痉挛病,所以忌讳人家说起这类疾病。

② 英语中最后一个字母。

③ 阿发按照英文字母的次序列举As神的教义,现在说到F了。

——就算能看到一天的太阳升起，我也一直要到第二天它再升起时才能再见到它。它告诉过我们这样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还记得那一天吗？——他告诉我们地球不停地转啊转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他当时这句话对象我那样的人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于是，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又转过来的时候，我跟自己说，哦，我看老头儿一定是对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得世界转动，但是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围着世界转动。那是风。说话间我就响亮地放了一个屁，马上我就觉得舒服多了。

瘸　子　你这只脏猪！

戈　伊　说漂亮话谁不会！你就是在那个时候也能翻身啊。我有时候想，你是上帝用橡皮之类的东西做的。

阿　发　（他一直在想自己的事情，这时蓦地叫喊起来）上帝，对了！Godhead（上帝）！①想了那么老半天才想起来，我算变成真正的异教徒了！G，As是Godhead（上帝）。接下来该I了。

瞎　子　IamI（I就是我），你还要什么呢？

阿　发　（细细琢磨）I就是我，As这样说。不行……这可能会带来麻烦的。

瞎　子　什么样的麻烦？

阿　发　你自己想想。迟早会有人说这句话而不加上“As这样说”。那可就麻烦了。

戈　伊　我不明白。

瘸　子　去问问老头儿。他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们转向老头儿，可老头儿依然一动不动，毫无反应。）

阿　发　老头儿，关于I这一项，你有什么看法？（还是没有反应）好吧，如果你对这不感兴趣，那你至少也给我们从I到Z之间任何一项提供点儿什么。从I到Z还有好长一段路呢，可我已经感到我的脑子不管用了。更不要说他们那些人了。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的被遗忘的愿望，你的深深埋藏的渴念，你最心爱的梦……

戈　伊　嘘——！

---

① 阿发还在按照英文字母A，B，C，D，E，F，G……的次序推论As神的涵义，当他听戈伊说以字母G开头的“上帝”，他就想起把As和“上帝”联系起来。

瘸　子　你干吗没完没了地拿他开玩笑？让他安静会儿。

阿　发　（真正吃惊的样子）可我是……

戈　伊　那些是他常说的话。你照搬他的话就为了嘲笑他。

阿　发　可我不是有意的。

（他那明显的懊悔神情倒使他们觉得有些乏味。他们偷偷地朝老头儿瞟了两眼，老头儿还是不动。）

瘸　子　我有一个心爱的梦。

阿　发　我们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梦，还是闭上你的嘴吧！

瞎　子　我要听他说那心爱的梦。

阿　发　难道你看他到了晚上尽在自己身上的什么地方抓挠，还猜不着他做的什么梦？

瞎　子　不。我看不见。

［短时间的停顿。

瘸　子　我来告诉你。我在这儿的每个晚上都做这个梦。因为它，我才在这儿待下来的。也因为它，我才……帮助……

阿　发　Collaborate（合作）。

瘸　子　我不知道这个深奥的字是什么意思。

瞎　子　（轻轻地）不知道。别管它，接着讲你的梦吧。

瘸　子　因为它，我才继续听从专家的吩咐。

［停顿。

老头儿　（在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转过身来，面向他们）往下讲，你的梦。

瘸　子　（一时间他和其他人都显得心慌意乱）我……梦见，他叫我躺到那个桌上。他说，以前我顾不上你，但那是因为有别的事情……一件一件来嘛，有些事情比另外一些事情更重要。于是他就在我背上动了手术，不一会儿就完了，他擦了擦手，说……

阿　发　起来，扔掉你的拐棍儿，跟我来吧！

瘸　子　（垂下眼睛，似乎觉得羞愧）是的，差不多就是这同样的话。但是正当我想站起来的时候，我却从这该死的梦中惊醒过来！

阿　发　（极度厌恶地）听来听去，永远是这样的梦！你以为专家有工夫来管你这种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不方便？你一定把自己看成十分重要的人

物，才会做出这样的梦来。要是我，我可不敢。你敢吗？（他对戈伊说，只见戈伊惊慌地别过头去）哦，你也跟他一样？嘀，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难道是一批头面人物的密谋集团？我看你也一样，一定也在做梦，梦见你能从他那儿重新得到你的视力？不，我对你应该有更深的了解。只有这两位！（暴躁地）就是你们这些人，使得专家们的生活难以忍受！奇迹，奇迹！从你们臭烘烘的嘴巴里听到的只有这个！难道因为你们曾经讹诈了一个耶稣基督，使他不得不偶尔显露一手[1]，于是你们就认为，别人也都醉心于利用这种手段来招徕生意！哼，在如今这代人里，你们可是遇到了对手。向左转，向右转，再向右转，你们会看到，你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远比你们高明。

［短暂的停顿。

瞎　子　他是不是该吃东西了？

阿　发　到时候那女人会来敲门的。何况，让他饿着点儿又有什么不好？都是他把我们弄到这步田地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受不了的东西，那就是那班业余爱好者。还在那边的时候，我就不怎么喜欢他。再说现在这位专家——他可是真正的专业人员。你只要记住了，他们是父子俩，两个都是人……（有人敲门。他们顿时安静下来。那三个好眼睛的乞丐朝老头儿瞥了一眼。又听见敲门声）行了。我们听见了。放下托盘，回你的窝去吧。走吧。走啊！（他们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阿发对老头儿唱起来）主啊，你让你的仆人遵照你的旨意，平安离开。（对瞎子）你去不去开门呀？（瞎子叹了口气，站起来；后面跟着戈伊。他拔开门闩，让戈伊出去。他又闩上门，阿发盯着他的每一动作）吃饭了，老头儿。你的饭马上来了。

老头儿　你拿走了我的表吗？（他移动身子，在胸前的口袋里摸索）

阿　发　表坏了。我把它送去修理了。

老头儿　你戴在手上呢！

阿　发　你认错了。（抬起手腕）要瞧就瞧上一眼吧。

老头儿　你还把我的眼镜儿拿走了。

---

[1] 指耶稣显奇迹的故事，见《圣经》。

阿　发　（把手伸进衣袋）拿这副试试。不要？也许正好合适，这可难说。这眼镜本来是他的（指指瞎子），你真的不想试试？那是当他在爆炸中失去眼睛之后——我和他就是这么初次相遇的——我那时候的工作是到处去安慰这些可怜虫——有时候是埋葬他们。不管怎么说——怪就怪在这儿，眼镜的确是被打掉的，可上面连一丁点儿擦痕都没有。于是他说，你从我床边那小柜里把我那副眼镜儿拿走吧，也许它对别的什么人有用。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把它保存着。你真不想试试吗？

老头儿　你再让我看看那只表。

阿　发　你看也没用。

老头儿　你们当中谁拿了我的眼镜儿啦？

阿　发　问这干吗？

老头儿　我要看看我的饭里有什么东西。你们给我吃的是什么？

阿　发　你别操这份儿心了，有我们呢。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进来的是贝罗，后面跟着戈伊，拿着一托盘食物。

贝　罗　我在你吃饭的时候陪陪你。

老头儿　（采取攻势）你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贝　罗　什么事儿也没有，老爸爸，没有。

老头儿　我想写封信。

贝　罗　给谁？

老头儿　给你的上司。

贝　罗　（畏缩了一下，然后恢复镇静）没有什么上司。

老头儿　我说了，你的上司。我要求马上给他们写信的权利。

〔停顿。

贝　罗　你可以写。

老头儿　我要马上就给他们写。现在！

贝　罗　（转向阿发）拿些写信用的东西来，到最近的文具店去一次。

老头儿　干吗要老远地跑去找文具店？难道这屋里就没有了？

贝　罗　有是有，没有属于你的。也许为了买这些你需要的东西，你会给他一点钱吧。

〔老头儿开始从他的几个衣袋里掏钱，带着怀疑慢慢地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贝罗。然后，他又慢慢地把手伸进所有的裤兜。

老头儿 你知道你拿走了我的钱。要不就是命令他们取走了我的钱。

贝　罗 这些我一概不知道。

老头儿 （暴怒）你知道我这儿没有钱！

贝　罗 我什么也不知道。而你正好相反，好象什么都知道。不是这样吗？你什么都知道。（对阿发）老头儿看来没有钱。显而易见，他不可能有写信的纸。也许你想捎个口信？

老头儿 你去捎你的口信——（他带着轻蔑的神气看着他，然后坐下）

贝　罗 我是想帮你忙。当然咯，凡是你需要的，我们都会把最好的给你。你所需要的。（停顿）你的饭快冷了。

老头儿 我要我的烟斗。

贝　罗 （好象在考虑他的要求）干吗不？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把我关于你的需要的观念提高一些，使它符合你的要求。

（他拉开橱门，把老头的烟斗和烟丝递给他）什么时候你——需要，那边那位先生就会给你点火。

〔老头儿往烟斗里装烟丝，开始是正常的速度，逐渐越来越慢。装好烟丝，他手握着烟斗的斗，等人点火。阿发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好象就要掏出火柴来的样子，又停住了，慢慢地伸出一只握紧的拳头然后突然伸开，手掌里是空的。他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

老头儿 给我个火。

贝　罗 还要你的表、还有眼镜、还有钱、还有纸。但是你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我答应过你，什么东西都给你最好的，现在，这就可以向你证明我是真心诚意的（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递过去）这是市场上最好的香烟。（他又掏出一盒火柴，把火柴和香烟放在同一只手里递过去，另一只手伸出来向老头儿要回那烟斗和烟丝）

老头儿 我宁可要……我的烟斗。

〔贝罗一动也不动。长时间的冷场。老头儿举目环视眼巴巴地盯着他看的乞丐们。终于，他把烟斗和烟丝袋递回去，接受了香烟和火柴，他拿过那盒烟对着自己的脸想看清上面的商标。

贝　罗　你看不清楚。

〔老头儿抓着那香烟盒儿，打开，取出一支，点上火，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老头儿　你想这样做，不是吗？你想拿我做试验。我！要我教你该说些什么吗？"选择！个人爱好！都是些什么自欺欺人的多余概念！"还想听吗？还想听吗？"坚决要一件软不拉塌的旧外套，一张摇摇晃晃的破椅子，一顶虫蛀了的帽子——那是没有一个有正式证明的疯子会要戴的——一辆在二十分钟里要抛二十次锚的小汽车，还有一个千孔百疮的老观念。"够了吧？还想听吗？你是为了对付下一个受害者在拼命狼吞虎咽地死记硬背吧？"好端端的全不透水的外套不穿，偏去穿一件会给穿它的傻瓜带来风湿症的补丁摞补丁的'传家宝'。难道你这是为自由选择进行辩护吗？你这样死气白赖地把一条已经走到了尽头的人生道路的苦涩的破尾巴紧抓不放，难道是明智的吗？你偏偏要一把吱吱嘎嘎响的破椅子，一只带裂纹的杯子，一个衰弱的老佣人，一个人风烛残年时的腰酸背痛……"①(停顿。换了个声音)可是，你们确实遇到了考验，我那时候故意问你们所有人，这种肉和那种肉又有什么区别？嗬！你们那时候的脸，你们的脸……

贝　罗　你还在为那件事夸口？你走得太远了，老头儿。

老头儿　归根结底，既然当兵的吃这种肉，当官儿的当然也该吃这种肉……(低声轻笑)会这样的，我对自己说，会发生这种事的，可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

贝　罗　他们会杀了你的，你知道吗？要不是我把你藏了起来，他们会把你慢慢儿凌迟处死的。

老头儿　(还在自言自语)不。我一遍又一遍地问我自己。我说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

贝　罗　他们要杀你，把你的手、脚一块块剁下来，把你倒挂起来，然后把你自己的生殖器塞到你的嘴巴里。这你知道不知道？(他的暴躁终于打断

① 老头儿这段话里的引号是译者所加，为了区别老头儿自己的话和他模仿儿子贝罗专家的口吻诋毁人的个性和一切个人爱好的话语。

了老头儿的思路)

老头儿 你干吗犹豫不决?

贝 罗 什么事?

老头儿 我说了,你干吗犹豫不决?(停顿)一旦你开始动手,就不会再停下来。你会说,啊,这可是最后的一步,也是最高级的一步,其实那后头总还会有另外一步。对于那些想跨过去的人,总会有更远的一步的。

贝 罗 不需要再多的了。

老头儿 哦,有。还有,我就是你身上人性的最后一件物证。那最后的影子。影子可是不容易驱逐的、难以对付的东西。(低声轻笑)一个人怎样才能证明他根本就不是人所生的?当然咯,你也可以杀了我……

贝 罗 你还可以自己死嘛……

老头儿 完全可能,完全可能。

贝 罗 你一直活到今天是你的运气!

老头儿 我是活下来了,可是说我运气……?

贝 罗 到处都在搜查你。

老头儿 我还以为已经完事了呢。他们崇拜的可真是顽固的神啊,不是吗?

贝 罗 你呢?

老头儿 要不,也许他们自己就是那些顽固的神。

贝 罗 那么你所崇拜的神呢?

老头儿 他憎恨人类——是指其肉体部分。

贝 罗 为什么是 As 呢?

老头儿 因为他过去是——现在是……

贝 罗 别说了!

老头儿 所以你瞧,我已经把你们全都置于无可拯救的地步。

贝 罗 为什么是 As?

老头儿 那是个代号。一个字码。

贝 罗 为什么是 As?

老头儿 总得信个什么呀。

贝 罗 为什么是 As?

老头儿 要是千百万人都信奉他……是这个把你们吓坏了。

贝　罗　为什么是As?

老头儿　你是想把案卷重新打开吗？这桩案子已经了结。结论是精神病，得感谢你。

贝　罗　为什么是As?

老头儿　为什么不是?

贝　罗　为什么是As?

老头儿　谁想知道?

贝　罗　为什么是As?

老头儿　你想要什么?

贝　罗　我在提问！为什么是As?

老头儿　这一套以前都问过了。

贝　罗　我救你是冒了危险的。

老头儿　冒了生命危险，是的。还连累到你的地位。

贝　罗　我不是无缘无故这样做的。

老头儿　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作为我的下一代你就是我的受益者。法律上的。而这几个人当然都是我自然的继承人。

贝　罗　继承什么?

老头儿　As。别的还有什么?

贝　罗　我可以把你撵出去，让他们抓到你。

老头儿　这桩案子已经了结了。

贝　罗　是吗？他们还在找你呢！

老头儿　他们找的应该是他们自己。我使他们的灵魂失去了获救的可能。

贝　罗　哦，当然，玩弄诡辩，你最拿手。

老头儿　嗬，他们那几张脸哪！那真叫好看。围着那张桌子的所有那些个脸哪！

贝　罗　要不是实在太吃惊了，他们一定早就把你当场打死了。

老头儿　你们那些脸哪，先生们，你们的那些脸哪。你们真该瞧瞧你们那几张脸。你们目瞪口呆。耷拉着张开的嘴。你们在叽里咕噜胡说些什么，可我弄不大清楚到底为什么。难道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一切聪明的动物都只为了食物互相残杀，你们是知道的，而你们正是聪明的动物。

吃—吃—吃—吃—吃—吃。

贝　罗　(举起手臂)住嘴!

老头儿　(转身盯住他)哦,是的,你一下子冲出门去,马上就吐了。你,还有别人。不过事后你说我帮了你的忙。记得吗?(贝罗慢慢地放下手臂)我很高兴,你还记得。一旦你尝过这As最喜欢吃的东西,可千万别承认你是个惯犯。

〔停顿。

贝　罗　这是你最后的一顿饭。吃吧。(往外走)

老头儿　因为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吧?(贝罗站住但是没有转过身来)我早猜着了。你一定得证明你自己并没有传染上。但假如你找不到可以拿回去的答案,那怎么办呢?(停顿,微笑)要作——选择——很简单。只要传染上就行了!①

〔贝罗下,将门砰的带上。

阿　发　(一下子冲到放食物的托盘旁边,揭开盖子,吸气)啊,灵感!C,Contentment(满足)。一个吃得饱饱的肚子。(他开始用手指尖儿从老人的饭菜里挑东西吃。其他人也一起参加,抓起大块大块的肉狼吞虎咽起来。阿发啃着一根老大的骨头)一个吃得饱饱的肚子来了又去了;可我知道,足有半数人从来没有填饱过肚子。H——Humanity(人类)!人类,这奉献给As的第一牺牲品,这As祭坛上的永恒的供品……我说,我真是不断地在进步呢!

戈　伊　(被激怒)什么进步?你不过是鹦鹉学舌。

阿　发　我反对这种说法。我是一个好学生。老头儿自己都承认这一点。他总是说:在倒霉狗里,数他最机灵!

戈　伊　是的,倒霉狗。先是那老头儿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倒霉狗,后来他那该死的儿子又把我们当作他的看门狗!

阿　发　(耸肩)这一来生活变得稍微有点儿意思啦,你总该承认的吧……

〔他们继续狼吞虎咽。

---

① 这是本剧中费解的段落之一。根据剧本主旨,上下行文以及有些评论家的分析,“没有传染上”、“只要传染上就行了!”是指传染上对As神的信仰。

〔贝罗和贝大姐在屋子前面相遇。

贝　罗　你这是干什么？你是在暗中监视我吗？

贝大姐　你把他怎么啦？

贝　罗　保卫他的安全。你以为我干什么？

贝大姐　我想见他。

贝　罗　你有过了一次机会。现在谁也不能见他。

贝大姐　为什么不能？

贝　罗　他有危险性。

贝大姐　我甘愿冒危险。

贝　罗　传染病都是隔离的。这丝毫也没有什么特殊，所以你还是别再大惊小怪了。我需要安安静静工作。

贝大姐　那我干什么呢？我有的是时间。我除了想，还能干什么呢！

贝　罗　我已经告诉过你，由我来想。你去待在你的小天地里，继续做我交给你的工作吧。

贝大姐　那已经完了，而且那两个老太太再也不帮忙了。她们坐着什么事也不干。

贝　罗　我不需要她们。你根本不应该把她们带到这儿来。把她们撵出去！

贝大姐　她们要报酬。

贝　罗　那就给她们。

贝大姐　她们不要钱。

贝　罗　那她们要什么？

贝大姐　什么也不要。不过她们拒绝在获得报酬之前离开这儿。

贝　罗　（向那个方向看）她们在找死。

贝大姐　她们不象怕你的样子，贝罗。

贝　罗　我们等着瞧吧。

〔他转身朝老妇人的房屋走去。

贝大姐　等一等，贝罗，等一等！

贝　罗　怎么？

贝大姐　别伤害她们，贝罗。

贝　罗　你要是不把她们撵出去，那我来撵。这是谁的家？是她们的？难道

现在土地是她们的啦？

贝大姐 地是父亲的。

贝　罗 早就没收了。从法律上说，也不存在了。（进屋）

〔手术室。乞丐们还在那儿挑肥拣瘦地分吃剩下的食物，从最后一根骨头上啃肉吃。有一两个人在哼哼《残废人之歌》。老头听见歌声，挪动身子，倾听，然后厌恶地转过身去。

老头儿 我该知道这班人是怎么回事。

阿　发 你说什么，老头儿？

老头儿 有那么一会儿我都敢起誓我听见了歌声。

阿　发 你听见的是我们。

老头儿 我说的是唱歌，不是诅咒。

阿　发 也许你听见的是我开始痉挛的声音。它就象一架电线那样，老头儿。有什么东西碰了它们，它们就哼啊起来，于是我就开始痉挛。

老头儿 我看，这些日子你好象犯得少了。

阿　发 的确是这样。在那儿刚开始犯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这是一种psy-cho-lo-gi-cal（跟心理有关）的东西。跟那时候我周围发生的一切有关，还跟我那次险些儿送命有关。现在好多了。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发作时的情形。我就象现在那样站在那儿，在为整装待发的一批六个人祝福，他们跪在我面前。后来——咳，我根本就不能说我听到了声音，因为这之后我的耳朵聋了有一个钟头。就这样，这事儿发生了：预先也没信号，什么也没有。跪在我前面的六个人，倏地一下子全没了，不见了，就那样不见了。我的抽风，就是那时候落的病根儿。怎么也没法儿止住。我的背脊骨不停地向前弯又弹回来，就好象鬼附了身似的。上帝啊！鬼骑到了人头上，竟是这等模样！

老头儿 但是没有显灵吗？没有发出来自圣灵的旨意吗？

阿　发 （恼怒地）你说什么呀！你处在现在的情况，我也没看见你拯救自己呀。（更多地是对自己说）或者拯救我们呀。

老头儿 当然咯，你是无能为力的。

戈　伊 你得凭良心说话，老头儿，一个人怎么能跟眼前这种情况对抗呢？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倒是行。

老头儿 这么说，你觉得现在跟那会儿那些别的地方不一样？

戈　伊 不一样。

老头儿 那儿没有疯狂吗——那时候？（他们不同意不过没出声）那时候你们没有残废？（他举起手止住他们）我的意思是，不光指身体。你们的身体当时就象现在一样残废。可现在你们丧失了厌恶自己的能力。

阿　发 你也一样，老头儿。

老头儿 你的意思是？

瘸　子 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同意他的看法。

戈　伊 我也是。

老头儿 （微笑）解释解释。我不明白。

瘸　子 你接受了。香烟。

阿　发 要是象我这样的人说有什么东西叫我吃惊，那是丢自己的脸，可是……我的确为你感到吃惊，老头儿。可以说，我有点儿感到失望。虽然我们可能属于一个阵营的两个对立方面，但我还是喜欢有骨气的人。

老头儿 为什么？

阿　发 那样我就可以把他打倒。

〔他哈哈狂笑，但是没人附和。他渐渐止住了笑。

老头儿 你感到厌恶？

阿　发 （沉静地）还不止是厌恶。

〔老头一声不响地向他们一个个望过去。

瘸　子 感到失望。

戈　伊 象被钉到了十字架上那样受折磨。

老头儿 厌恶不值几分钱。我所要求的是厌恶自己。

阿　发 是这样吗？你不是拿了那香烟——这又怎么说呢？

老头儿 我当然拿咯，因为我看见了你们当时的脸色。

〔他把手伸进衣袋，又把一样东西扔给他们，原来是那支没有吸过几口的香烟。三个人一齐扑过去；瘸子取得了胜利。

阿　发 只许抽一口，只许一口，然后把它传给别人。

老头儿 （轻蔑地望着他们）我们还要去作环球演出。我还要带领你们这个

杂技团去作环球演出，所以你们帮助我吧。

瘸　子　（徐徐喷出一口烟）嗯，真过瘾！从那天，那位肥胖的第一夫人来探望我们，发给大家进口烟抽以后，还没有那么美美抽过一口呢。

戈　伊　就为这事老头儿恼火了好几天。他把我们称做suckers（傻瓜）。他说得也有道理。美美地抽烟本来就是美美地suck（吸）烟。可我当然不会为了讨一个疯老头儿的欢心去扔掉我那支高级香烟。

阿　发　嘿，你还记得老头儿为庆祝那个节日写的那首歌吗？《第一夫人莅临去势人收容所》①。

瞎　子　……残废人收容所②。

阿　发　血淋淋的一串③。

瞎　子　迂夫子④。

阿　发　（终于认输）哦，耶稣基督！

瘸　子　（唱起来）他来了，身上是葡萄酒和玫瑰花的香味，葡萄酒和玫瑰花……

其他乞丐　……葡萄酒和玫瑰花。

〔阿发慢慢活动身体，为他即将开始的痉挛舞蹈作准备动作。

瘸　子　他来了，身上是葡萄酒和玫瑰花的香味，胳膊上坠着他太太，gushpillating（喷薄欲出）⑤。

瞎　子　是palpitating（颤颤悠悠）⑥。

阿　发　哦，你就不能闭上嘴？别理他，再从头唱一遍。

瘸　子　他来了，身上是葡萄酒和玫瑰花的香味，胳膊上坠着他太太，gushpillating，gushpillating……

其他乞丐　……gushpillating。

---

①② 阿发把残废人收容所（Home for the Disabled）说成了去势人收容所（Home for the de-balled），瞎子纠正他。

③ 阿发讨厌瞎子死扣字眼，骂他"该死的迂夫子"（bloody pedant），说成了"血淋淋的一串"（bloody pendant）。

④ 瞎子又纠正他。

⑤⑥ gushpillating是杜撰的字，所以瞎子用palpitating来纠正他，都是形容胖太太的身躯。

〔歌声渐渐消失。

〔贝罗从屋里出来，腰间别着一支手枪。他悄悄地走到两个老婆婆的小屋前，想往里窥探。阿格芭婆婆探出身子来，几乎直接对着他耳朵说话。

阿格芭婆婆 不知道专家有没有工夫跟我们说两句话？

（贝罗吓了一跳，闪到一边）

我把你吓着了？

贝　罗 （恢复过来，仔细打量她）象你这样的老家伙还活着干吗？

阿格芭婆婆 我们能帮你忙吗？

贝　罗 帮什么忙？只要你们卷起铺盖，明儿天亮前给我滚蛋。

阿格芭婆婆 我们能帮你把他的病治好。

贝　罗 谁？

阿格芭婆婆 他病了。我们听人说的。

贝　罗 你们听错了。现在我警告你们，离开这儿。收拾起你们的瓢子和破烂儿，给我滚！

阿格芭婆婆 有没有我们认得的别的人病了？

贝　罗 限你们明天之前离开这儿。

阿格芭婆婆 我们要帮助他。

贝　罗 谁也不需要你们帮助。现在你给我滚开。

阿格芭婆婆 也许该你滚开。

贝　罗 难道一定要我把你撵走吗！

阿格芭婆婆 （闪到一边）你过去吧。

（她让他走了几步，少顷）

你姐姐欠了我们一笔债。

贝　罗 （站住，慢慢转过身来）要是你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你就再也不会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了。

阿格芭婆婆 我们吸收她入了会——她告诉你了没有？要把我们知道的东西教给她。学生就得入会。

贝　罗 什么会？是什么肮脏的偷鸡摸狗的歪门邪道？

阿格芭婆婆　无论男女，要走这一步，都不容易。

贝　罗　那……它是什么教呢？

阿格芭婆婆　这不是你毁得了的教。我们随大地而行动，仅此而已。大地增寿，我们也延年。

贝　罗　可你不敢告诉我它的名字。

阿格芭婆婆　我是想使蠢人免受诱惑。

贝　罗　（生气地）当心点，老太婆，不要以为我会因为你上了年纪而特殊照顾你。

阿格芭婆婆　凭什么都得不到你特殊照顾，我们听说了。那么说，你想知道是什么教，是这样吗？

贝　罗　我可以问你的——学生。

〔他转身回自己的屋子。

阿格芭婆婆　她不会告诉你的。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好。她不会告诉你。（贝罗站住，没有转身，他等着听她下面的话）你的思想已经走过了头，跑到了真理前头。我看见它在寻找，在黑暗中不停地盘旋。其实，真理总是非常朴素，朴素得不是急躁的思想所能认识。

贝　罗　（往前走）我会弄清楚的。

阿格芭婆婆　不必去找残缺的肢体，或是游荡的灵魂。也不必去找担惊受怕的声音或是憎恨的气味。不必随身带一条警犬；我们从不支解人体。

贝　罗　我的事不用你来教。

阿格芭婆婆　要是带警犬，你就会看到，它转悠一圈，又回到你自己门口。

贝　罗　留神你的嘴，老巫婆。

阿格芭婆婆　你想知道这教的名称？可就是知道了，它又能告诉你多少东西呢，年轻人？我们取之于大地的一定归还，不是以这种形式，就是用另一种形式。甚至归还的比取的多。这是唯一的法则。你们遵循的又是什么法则呢？

贝　罗　你被取缔了，不管你是什么教，你被禁止了。

阿格芭婆婆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想取缔大地的权利？这又怎么个做法呢？

贝　罗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阿格芭婆婆　这傻瓜还是想知道它叫什么名称。知道了名称，又能知道多少实在的内容呢。

贝　罗　等他们来找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阿格芭婆婆　请问你脚下踩的什么，傻小子？即使你走的是去地狱的路，你也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呀。

〔贝罗暴怒地大踏步走回手术室。从手术室里传出来的声音使他在门前停住，侧耳倾听。

瘸　子　……胳膊上坠着他太太，gushpillating，gushpillating……

其余乞丐　……gushpillating……

瘸　子　从来也没见过这么颤颤悠悠的太太

哦，有多臃肿有多丑，有多丑……

其余乞丐　……有多丑……

瘸　子　那个坠在他胳膊上的丑八怪

她知道所有的男人都这样想，男人都这样想

其余乞丐　……男人都这样想……

瘸　子　都认为他们自己病残还胜过她

所以，她瞧他们的眼光充满鄙夷，露出的笑容十分猥亵，露出的笑容十分猥亵……

其余乞丐　……露出的笑容十分猥亵……

瘸　子　她嘴里吐出无声的话语

我可能臃肿，但亲爱的，我不是不能……

不是不能……

其余乞丐　……不是不能……

瘸　子　我可能老了，但不是不能……

而你们，根据诊断，诊断……

其余乞丐　……根据诊断……

瘸　子　永远……再也……不……能……

〔他停顿了一下，嘴巴噗的一声似乎想控制住自己的高兴，可是终于爆发出来。其他的乞丐们一起加入逗乐，直到阿发做了个手势，他们总算渐渐克制住自己，安静下来——

一齐　哼啊——哼啊——哼啊……完了。

阿　发　这可是你给我们写的一支最好的歌，老头儿。歌曲：第一夫人莅临去势人收容所！

瘸　子　我更喜欢第二支歌。

戈　伊　哪支歌？

瘸　子　为祖国而死。①

其余乞丐　……死死死……

瘸　子　甜美而光荣……

其余乞丐　……法呀官法呀官法呀官……

老头儿　你们这些笨蛋，是法官！不是法呀官！

乞丐们　法官法官法官，不是法呀官。

老头儿　光荣，甜美而光荣……

乞丐们　……法呀官法呀官法呀官……

老头儿　该死的，什么都学不会？——法官！不是法呀官。

戈　伊　没有法呀官，没有法呀官，麻烦就出在这儿。

瘸　子　是的，先生，你砰的一锤打到了钉子上。

老头儿　（转向阿发）你能告诉我这伙白痴在说些什么吗？

阿　发　他们听不懂我说的话。

瘸　子　你太深奥了。（又引用老头儿说过的话）在古时候的雅典……

阿　发　该死的，你们说对了，没有法呀官！

瞎　子　在古时候的雅典，他们不光有一批法官。所有人都出席！孩子们，那才是民主呢！

瘸　子　（利用《圣者在行进》的曲调，唱）

在我上天

和圣徒们聚会之前

在我上天

和圣徒们聚会之前

我要坐在那该死的法官席上

---

① 这支歌的歌词原文是拉丁文。

在我和天上的圣徒聚会之前
在我和尘世
告别之前
在我和尘世
告别之前
我要从那该死的法官席得到我应得的一份
在我和尘世告别之前

〔其他三人加入，一齐用他们的拐棍儿、指关节等击鼓似地敲打地板、桌面，参加合唱的部分，用“告别之前……我要得到我应得的一份”代替“哦，圣者在行进……”。速度越来越快，贝罗上。

贝　罗　(进来)这么说，你们还没有放弃你们这些把戏。

老头儿　它让你心烦了？

贝　罗　没有。可对你不好。

老头儿　你好象对它感兴趣。跟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比以前多了。

贝　罗　是什么使你这样想的？

老头儿　我能听见你在门外偷听。你被吸引住了。

贝　罗　我对你的兴趣纯粹是……

老头儿　一个专家的兴趣。往下说。

贝　罗　你是怎么干的？

老头儿　干什么？

贝　罗　别再躲躲闪闪了。你是怎么干的？是什么使你这样干的？

老头儿　Prod. Prod.（戳.戳）Probe. Probe.（刺探.刺探）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吗？(戏剧性地轻声低语)章鱼。手伸得很长，但是什么都抓不住。我的触手能再生。所以你尽管砍吧。

贝　罗　对于我，你只不过是另一个有机体，显微镜下的另一种霉菌或者菌株。有时候，当菌株被证明是恶性物质时，继续留着它就有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

老头儿　你这儿有这方面的设备吗？

贝　罗　就连我也无法阻止偶然事故。我刚刚走过那放草药的房间，看见了我认得的某种草药。

老头儿 是那种会把脑子弄胡涂的呢？还是彻底把它毁了的？

贝　罗 那就看服用的剂量了。我给你带来了一些。(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些小果实，轻轻地让它们掉在老头儿头上)你要是什么时候感到累了，觉得你象某一位你那么喜欢引证的古希腊人那样，需要一顶睡帽的时候，只要拿一把这种果实泡在水里。

老头儿 这东西你以前就用过，是吧？要不就是另一些差不多的东西。事后我看到了你那些牺牲品。

贝　罗 为他们提供了信条，可他们偏偏满口异端邪说，和你一样。

老头儿 信条？异端邪说？面包，肋膜炎①，还有什么别的？你能不能试试说些别人能懂的话。

贝　罗 他们腐蚀了未成熟的头脑。那太一糟了！

老头儿 畸形躯体里那未成形的头脑。

贝　罗 你又想绕开了。

老头儿 当时我请求派我到我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去，我被派去了，我也这样做了。

贝　罗 (微笑)我也被送到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了。我被送去了，我也这样做了。(停顿)看来，好象我们俩都是精明强干的志愿参军者。(又一次停顿)As到底是什么，老头儿？

老头儿 As？

贝　罗 你知道As，那个你们疗养院里伤病号的口头禅，那个你用来搅乱他们头脑的、不管叫什么学说的中心，那个一派胡言的、你用来猛攻当代和历史上的观念论和主张的破城槌。什么是As，老头儿？

老头儿 你似乎已经按照你的心意着实将它描绘了一番。

贝　罗 (暴跳如雷。他突然走过去，把他的轻便手杖横在老头儿的脖子前面，两手从后面握住，往后勒)我在问你！什么是As？为什么是As！

老头儿 (透不过气来，还勉强微笑。他伸长脖子抬头想看到贝罗的脸)在某种意义上我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你居然想跟我借我的百宝钥匙。你那

---

① 信条和面包原文字尾同音，异端和肋膜炎也是字尾同音。老头儿玩弄文字游戏，揶揄贝罗，没有别的意思。

些钥匙一次只能开一扇门。

贝　罗　为什么是As!

老头儿　而且还是锈的？弯的？破的？毒的？等你开了，锁已经坏了？房间也空了？

贝　罗　什么是As?

老头儿　可这是为什么？你是想另开一爿店，跟我唱对台戏？还是想和别人……唱对台戏？(他把眼珠转向那几个乞丐)我想我们有一个密谋集团。

贝　罗　什么是As?

老头儿　As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

贝　罗　(冷冷地威胁)别跟我开玩笑，老头儿。

老头儿　As从不变化。

贝　罗　(双手加压力)从什么？变成什么？

老头儿　(透不过气来，伸手去拉那根手杖。贝罗松手。老头儿站起来，抚摸脖子)你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个有一次说什么吗？把我们带坏疽脓血的绷带邮点给那些香喷喷的As的代理人和收容所吧。他还坐下来拟了一份收件人名单。

贝　罗　是吗？

老头儿　我懂。

贝　罗　你懂什么？

老头儿　As。

贝　罗　(暴怒。控制自己)你是经医生诊断证明的精神病患者。你的结局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不安。瞧一眼你的那些个伙伴吧——你的人类。

老头儿　我认得它。随便哪一个人，我身上总有一部分是和他相通的。

贝　罗　你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的。

老头儿　我可不抱幻想。你倒有。

贝　罗　(真正感到诧异)我？你说我有。在所有人中间，单单说我？

老头儿　哦，你还有好些伙伴呢。连那个讲究实际的[1]瘸子都还抱有幻想呢。说来，这也奇怪。依我看，你也会觉得这事很怪的。

① 讲究实际的，down-to-earth，在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指瘸子终日爬在地上，贴近地面。

贝　罗　我不需要幻想。我控制着生命。

老头儿　控制着——生命？这是什么意思？请你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它是一种味道？一种气味？一种感觉？你有关于这种信仰的宣言或声明吗？

贝　罗　我们没有渺小的心灵所能理解的东西。（停顿）你可以试一试，老头儿，看你能不能控制住你的肌肉不颤动。控制力只属于少数有天赋的人。

老头儿　从专家那里总能听到一些新鲜事儿！（瞧不起地）控制力！

贝　罗　你的那套老玩意儿帮不了你忙啦。忘了它吧。

老头儿　那你得另外给我想个新办法。你总得给那个要淹死的人另外扔一根绳子吧。

贝　罗　你可以游泳嘛。

老头儿　（转向其他人）瞧见了吗？他越来越行了。游泳？怎么游？

贝　罗　（恶狠狠地）我们会把这儿变成汪洋一片。

老头儿　（感到高兴）你越来越行了，真行。你瞧，正好接上碴儿。我怎么游泳呢？——我们会把这儿变成汪洋一片！也许……是因为它正好符合你的性格？是这缘故吗？你的特殊的小小的专业。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是这样吧？那你什么时候动手呢？

贝　罗　也许根本就不动手。那太费时间。

老头儿　（点点头）是——啊。何况这地方难保不漏水。我见到过老鼠。那就是说有老鼠洞。咳，你真该瞧瞧那些老鼠。

贝　罗　它们就会搬家的。

老头儿　（环视周围那些乞丐们）我看也是。①

贝　罗　也许用烟把你熏死。你会慢慢儿窒息。

老头儿　烟。烟幕。一切都是烟幕。

贝　罗　什么？

老头儿　那些虔诚的声明。宣言。哑谜游戏。在所有这一切的底层，人类正在默默地窒息。

---

① 这一句和前一句贝罗的话，意思是：乞丐们会抓老鼠吃，老鼠会因此搬家。

贝　罗　你自以为很了不起，是吗？

老头儿　那我该认为谁了不起？你吗？

贝　罗　我控制着……

老头儿　（摆摆手，表示不要听）告诉我点新鲜东西。要是你没有新鲜的可说，他们这些人会说。阿发！

阿　发　又有什么事啦？

老头儿　洪水的事儿是完了，它到底是没有来。这些侏儒们想要再创造一次洪水，可又没有本事。上帝叫洪水泛滥至少是有理由的[1]。尽管是该咒诅的理由，可他总还有个理由。而且他还有个好水泵，最后把乱七八糟的残局收拾干净。不象这些人。既然没有洪水，你能提供些什么来代替它呢？

阿　发　（挑战似地）流水。

老头儿　（厌恶地）就没有再好点儿的东西了？

阿　发　你又想躲开了。

老头儿　流水？（他转向瘸子）你来对付这个。杀鸡焉用牛刀！

瘸　子　泥水浑浊，我怎么渡过去？

老头儿　上帝啊，他们全都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他说的是流的过程。水龙头，水管子。

瘸　子　水龙头够不着。太高了。

阿　发　谁管你啦？你他妈的以为你是什么人啦？

瘸　子　（固执地）太高了。

老头儿　（微笑）就象那物价。你看呢，瞎子？

瞎　子　流水？竞选的嘴[2]。选举时候的许愿。

老头儿　（对贝罗）瞧见了吗？再给一个新的。

阿　发　电。（看见瞎子正要开口）你可别跟我说它对你没有用。[3]

---

① 见《圣经》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

② 瞎子从流水（running water）联想到竞选时一刻不停许愿的嘴（running mouths）。

③ 指电灯对瞎子无用。

瞎　子　那又是谁的过错呢？你知道，我可不是生来就瞎的。

瘸　子　嗬嘘，记不记得那个瞎子提灯的故事？

戈　伊　难道你也上过学？

阿　发　什么！读的同样的老课本？第二册还是……是第三册吗？

瘸　子　（自鸣得意地）初级读本第三册。兰姆和伍尔编的小学课本——哎，好象是的。

阿　发　我敢断定你只读到第三册。

瘸　子　不。读到第四册。后来我就不上学了。

戈　伊　我来讲这个故事。有一天，一个瞎子拎了一盏灯在路上走。他遇见了一个邻居。那邻居直盯着他看，觉得好奇怪……

阿　发　生来就是笨蛋。

瘸　子　我敢打赌，要是你，也会觉得奇怪的。

阿　发　你忘了我是专门研究人类怪癖的。人类的怪癖。

戈　伊　闭嘴，让我讲下去。

阿　发　那邻居说，我瞎眼的好邻居，灯对你又有什么用？

戈　伊　于是那瞎子回答道……

全　体　（模仿幼儿园孩子们的声音）我提着这盏灯，好伙伴，不是为看见东西而是……（停顿）

阿　发　而是为了当你想抢劫我的时候，让人人都能看见你。（他突然疯狂地大笑，其他人也跟着笑）

老头儿　（若有所思地）灯有它的用处。

阿　发　就是它吧，电（electricity）！

戈　伊　好吧，竞选时的诺言（election promises）！①

瘸　子　我们要的是代表个人的宣言。

阿　发　代表每个畸形人的宣言？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②

---

① 阿发说电，戈伊接着就说竞选，因为“电”和“选举”英文中都由 elect 这几个字母开头。

② 阿发从每个人的宣言联想到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是因为通用（general）有“普遍的”意思。后面老头儿又从“电”引伸出各种与电有关的事物。

老头儿　电刑处死。电椅。把电极置于神经中枢——我相信,这是你心爱的娱乐吧?告诉我一些新鲜东西。有什么东西没有被人滥用呢?

贝　罗　(已经拔出他的枪,意味深长地在手里掂量着)霹雳闪电。这怎么样?

老头儿　这孩子有长进。这孩子有长进。

贝　罗　你甭在我面前倚老卖老。回答我,它怎么样?

老头儿　那闪电劈人吗?它会劈着你的,不会吗?

贝　罗　当然咯。

老头儿　(冷冷的胜利的微笑)这么说你也不是万能的。你不能创造洪水,你也——(停顿)——不总能躲开闪电。那你又为什么要去模仿那不存在的万能者呢?你为什么要模仿不存在的东西?

贝　罗　你真是在考验我的耐心!你将来还是小心为妙。

老头儿　(从容地)将来?

贝　罗　是啊,将来。结局[1]……

老头儿　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卑鄙无妨!

贝　罗　(又一次暴怒。但他控制住自己)只要想想这一点——你什么目的、什么未来都没有。

老头儿　(在他后面叫他)告诉我点儿新东西。告诉我将来会发生什么。(贝罗下。他们都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如果他待在这儿,我就会告诉他将要发生什么。一个忠心耿耿的妇女采了许多草药仅仅为了替暴行编织烟幕。

〔老妇人的小屋里突然灯火通明。剧情继续。

阿格芭婆婆　(尖声叫喊)暴行!暴行!我们怎么办?闭上眼睛,不闻不问吗?

---

[1] 结局的原文是 the end,end 也有"目的"的意思,所以引出了老头儿下一句话。通常说,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老头儿把它引伸为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ness.(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卑鄙无妨。)

玛特婆婆 忍着点儿。要忍耐。

阿格芭婆婆 那么这一切都是什么！我看见的是憎恨。你看见了什么？

玛特婆婆 跟你一样，可是……

阿格芭婆婆 那我们还等什么？把那盆火准备好。

玛特婆婆 是不是再稍等一会儿……？

阿格芭婆婆 让事情更糟？更多的暴行？今儿晚上是清帐的好时候！

玛特婆婆 她是个好女人。

阿格芭婆婆 快准备好。快准备好。时机已经成熟，我可不愿意当他们手里的工具——不！落在他们手里的已经太多了，是该从他们手里拿回来的时候了。我双手向他们奉上礼物，他们却往我手上吐唾沫。难道不是这样吗？

玛特婆婆 我们曾经希望过。

阿格芭婆婆 希望已经死了。我必须保卫属于我的东西。难道也让它死掉吗？让它被人毁掉？

玛特婆婆 所有的东西？

阿格芭婆婆 所有一切。他们从我这儿拿去的一切。

玛特婆婆 我心里只有她。

阿格芭婆婆 她是一个好女人，她有一颗坚强的心。象她那样的女人，往往在睡梦中突然感到疲劳就去了那个世界，去和他们的祖先团聚了。那时候又怎么办？

玛特婆婆 我们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阿格芭婆婆 可我呢？难道你已经跟地下那些人说过，难道他们已经告诉你，当她安眠的时候，我还活在人间吗？

玛特婆婆 你让我无话可说。

阿格芭婆婆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按时向大地进贡，我也取回属于我的那份儿。

〔手术室，陈设如前。灯光骤明。

瘋　子　（唱）

我要我应得的一份

不要空洞的许愿

我要我应得的一份

不要空洞的许愿……

阿　发　（唱）我要我应得的一份。（停住）你说好不好，老头儿？我要我的环球旅游。老头儿，你答应过我们。我要你答应我们的环球旅游。

瘸　子　答应这个，答应那个！除了许愿，我们还从他那儿得到了什么？

戈　伊　不管怎么说，他总给我们搞到了那些香烟。

阿　发　凭空地勾起别人的希望。好吧，你一再答应我们的这个环球旅游在哪里？

瘸　子　我还记得，名称是：As Grotesques① 巡回展览。

阿　发　你该记得！你这没文化的爬行动物。你不是还把你的拐棍儿朝他头上扔过去了吗？因为你认为那是侮辱，不是吗？你还说他是拿你开玩笑。

瘸　子　干吗旧事重提？瞎子当时就作了解释。他说 Grotesque（奇形怪状的）只不过是 Greatest（最伟大的）的意思，于是我就道了歉。

戈　伊　他也道了歉，我记得。老头儿还答应让我挂头牌。（停顿）当时我不愿意问他，可挂头牌是什么意思，瞎子？

阿　发　那意思是，老头儿会记得让你登上梯子的最上面一级。

（停顿。

瘸　子　我怎么上梯子呢，阿发？

阿　发　干吗向我提出这些愚蠢的问题，你这个固执的、小小的言必称“我”者？当那专家对你说，很快你就会比你有一双腿的时候还要好，你来找过我阿发让我解释吗？

戈　伊　是这样？到底我们去不去环球旅游？

瘸　子　笨蛋！倒好象他现在还能张罗那事儿！你还是把它忘了吧。

阿　发　老头儿，你就不该答应我们作巡回演出。（换了声音）叫所有知名的杂技团都黯然失色！我要一一揭开遮盖你们的东西，叫全世界的人都吃惊得透不过气来。还有什么……？

---

① As的奇形怪状的人。

瘸　子　你们老是被塞在隐蔽的地方。

戈　伊　总是被藏起来。

瘸　子　(忸怩地)并不是因为我们害羞。

戈　伊　总是被藏起来。

瘸　子　其实我们比大多数人都体面，哼——，比大多数人都体面。

阿　发　你们啊，被藏在各种抚恤金方案后面。

戈　伊　充当公共场合游行队伍的尾巴。

阿　发　被藏在大鼓后面。

瘸　子　去接受王族的视察。

阿　发　(温文尔雅地伸出自己的手)你可以……

〔戈伊吻他的手。

瘸　子　皇家的嘉奖。

〔阿发打开花名册……

瘸　子　纪念碑揭幕典礼……

戈　伊　纪念会……

阿　发　荣誉证书……

戈　伊　长期服役奖章……

〔瘸子一下扑到阿发脚边，阿发从旁边一个假想的副官手里接过奖章。他的眼睛一会儿转向左边，一会儿转向右边，就是视而不见。戈伊上去，拍了他一下，指指瘸子。阿发想给瘸子奖章，又够不着，最后，他吻了戈伊的双颊，然后戈伊又去吻瘸子的双颊。他把奖章别到戈伊左肩上，然后戈伊又去把奖章别在瘸子胸前。三人齐喊："演讲！""演讲！""我们要他！""我们要他！""我们要他！"，越来越响。最后，瞎子站起来，慢慢走到舞台前方。

瞎　子　(演讲内容可随演出时的时事和地点而变更)当时，它是我们的义务，也是历史的必需。现在，它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有历史意义的伟绩。而且永远将是。现在我们所有的，我们要保持。改革之风吹遍整个大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原则和传统——是的，必须保持。因为我们受到威胁，是的，我们确实受到威胁。请你原谅，但是我们有权和你们较量。瞧瞧那帮人，我恳求你。他们浑身臭气！

他们吃大蒜。我们和他们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请你理解我，请理解我而不要误解我的意思。铜是偶然碰上的。锰？锰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它是加丹加女人的称呼。说起油，我就分辨不出人造黄油。如果我们现在不制止他们，谁知道，也许下一分钟就轮到我们了。我问你们，你们愿意一觉醒来被人谋杀在你们的床上吗？（其他三个乞丐哈哈笑了）我向你们保证，这是完全可能的。不，请别笑，这不是好笑的事。我是说……哦，我请你们原谅。你们当然知道我的意思是，你们愿意一觉醒来，发现你们已经被人……不对，我看那也未必可能；还是干脆说……哦，行了，瞧，只许你、我两人知道，总而言之是这样——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当中的一个？……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请相信我，是有可能发生的——要是我们幸运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强奸比结婚更自然。连孔夫子都这么说过——既来之，则安之。这句出自他们最最伟大的——嗯——嗯——疯子能科学家的话可不能等闲视之。黑祸并不是家父想象的臆造。瞧……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瞧见过他们——生孩子。不，不，我是说……我的意思并不是指真正在场……抱歉抱歉抱歉，我说的是统计数字，统计数字，我们把那些统计数字送进一个计算机，于是，这就是计算机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所有的，我们要保持。改革之风吹遍整个大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原则和传统——是的，必须保持。因为我们受到威胁。是的，我们确实受到威胁。请你原谅，但是我们有权和你们较量。瞧瞧那帮人，我恳求你。他们浑身臭气。他们吃大蒜……

〔当瞎子开始第二遍重复他的演讲时，其他几个乞丐唱起他们的歌来，由阿发领唱。歌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响；他们还鼓起掌来，直到瞎子认输，停止演说，向大家鞠躬为止，歌词是：

As 现在是，过去是……

As 将来始终是……

Bi o ti wa

Ni yio se wa

Bi o ti wa

Ni yio se wa

Bi o ti wa l' atete ko se ……[①]

〔瞎子摸索着向老头儿走去，其他三人鼓掌。

瞎　子　我希望我表演得不算太坏。

老头儿　（叹气，转身面对着他）不算坏。你很努力。

瞎　子　都有点象老早那会儿了。

老头儿　很象老早那会儿啊。

瘸　子　唉，听！老头儿高兴啦！

阿　发　我看是该高兴啦。真象老早那会儿了。

瘸　子　我觉得真是一模一样。就象老早那会儿。

戈　伊　真正地……象……老早那会儿。

阿　发　是啊。那为什么冒这个险，把我们又一块儿搁到这儿来呢？

老头儿　那是因为……我们在 As 面前是一起的。（他慢慢站起来）As，就象现在的样子，而现存社会体制——尽管它有一百副面孔，一千种形式——是它的主要支柱。正因你处在这个社会体制之中，正因你是那个社会体制（the System[②]）里的胀痛、发炎的囊肿（the cyst[③]），你是那个淤塞的水池子（the cistern[④]）的咕噜咕噜的响声，是那个不完善的水池子的行将消亡的功能，正因你是原料的一部分，用它来把人的头脑重新配制成当时政治的 As、当时科学的 As、玄学的 As、社会学的 As、经济的、娱乐的、伦理的 As 的必需品，你——可不能——逃——跑！在这社会体制的生活里只有一样东西永恒不变，那就是 As。而你又能拿什么来和这个永恒不变的神明的教士们，传道师们和它的执行机构对抗？即使你对他们说，难道我不认得你们吗？难道我不是从你们还穿开裆裤、拖鼻涕、脸脏得象小花脸似的时候就认得你了吗？以后你长大了，出入罪恶的渊

---

① 详见 368 页注，意思是：过去是怎样，将来还会是怎样……

②③④ 索因卡在本剧中有许多地方玩弄文字游戏以达到他鞭挞、泄愤的目的。“社会体制”（system）、“囊肿”（cyst）、“水池子”（cistern）的原文中 syst，cyst，cist 同音，所以老头儿才说，“那个社会体制里的”“囊肿”（the cyst in the Syetem）等等。

数，难道我不认得你吗？你抢劫本地教会的施舍箱，难道我不知道吗？你放纵情欲、整夜荒唐，难道我不知道吗？总而言之，难道我不了解你吗？难道你不拉屎、不跟人私通、不推诿搪塞[1]虽然上至天、下至地都恳求你让位、交出权力？而且，难道你不生病：头痛，消化不良，感冒，椎间盘移位，趾甲长到肉里，痢疾，疟疾，平足，鸡眼，冻疮？说得简单点，难道我不知道你和我一样是人？这时候，他们就会对你说：我是特选的，复辟的，重新任命的，还有，重新指派的等等、等等，他们会对你说，你这个当今社会制度的异教徒首领，只知道辩论、质问、怀疑、估量、冥思苦想、固执己见和否定、拒绝，对你们我们要冷冰冰地加以利用[2]——

乞丐们 利用……

老头儿 并无恶意……

乞丐们 利用……

老头儿 问心无愧……

乞丐们 利用……

老头儿 只要达到目的……

乞丐们 利用……

老头儿 哪怕卑鄙无耻……

乞丐们 利用……

老头儿 不动感情……

乞丐们 利用……

老头儿 不讲人情……

乞丐们 利用……

老头儿 不管——不——就怕会自己怀疑自己……

乞丐们 利用……"开天辟地的 As 神，现在是，将来始终是……直到永远……"

〔老头儿慢慢地重新坐下，阿发站起来发言：

---

① 这半句话的原文是……do you not defecate（大便），fornicate（私通），prevaricate（搪塞）……？也是借文字游戏来进行揶揄。

② 意思是按照 As 的教义来加以利用。

阿　发　一开始就有教士们，全体教士们是一个整体，后来在教士们的这个团结的整体中出现了一批分裂派的扁虱[1]，开始搞分裂，又搞分裂，这批搞政治的教士们往右那批管宗教的教士们往左或者倒个过儿这批搞政治的教士们往后那批管宗教的教士们往前或者倒个过儿这批搞政治的教士们下去了那批管宗教的教士们上来了或是倒个过儿而 homo sapiens[2]的忠诚却从来没有分裂过因为分开的两半合成一个整体（a whole）而在两拨儿教士们的坚如磐石的团结中并没有窟窿（hole）。不，其中没有分裂[3]。homo sapiens 的忠诚回归到他自己身上，他那个小小的滴答滴答走的自己，自己滴答滴答地活着，自己逗乐自己，自己对付[4]那些本该由管宗教和搞政治的教士们管的问题，当他们还是不可分的独一无二的一家时。哦，瞧这位"人"先生，瞧这个古代传教士的权利和特权的孤独的篡夺者（瘸子做了个猥亵的动作。阿发表示震惊），瞧教条（dogma）里的这条狗（dog）[5]抬起它的后腿在命运的灯柱子上撒下带有他个性的臭尿！让我们利用他利用他！利用他！"开天辟地的 As ……"

乞丐们　利用……

阿　发　As 是……

乞丐们　利用……

---

① 扁虱，原文是 tick，有双重意义，直译应该是扁虱或者（钟表的）滴答声，它和本剧结尾时老头儿说的话"让我们来尝一尝那个异教徒得以滴答滴答活下来的东西"里的"滴答"是同一个字。这里是指"渺小的人"，有如我国的"蜉蝣"。

② homo sapiens，人类，拉丁文。

③ 阿发这一段讲话大部分无标点符号，是扑朔迷离的游戏文字，例如，整体（whole）和窟窿（hole）原文同音，使读者觉得仿佛整体和窟窿可以互换，二者就是一回事。所以说，"其中没有分裂"。

④ 剧中颇多文字游戏，此句比较明显，特附原文，让读者窥豹一斑：
"The loyalty of homo sapiens regressed into himself ，himself his little tick-tock self，self-ticking，self-tickling ，self-tacklingproblems that belonged to the……着重线是译者加的。"

⑤ 教条（dogma）的前三个字母的意思是"狗"，所以说，"教条里的这条狗"。

阿　发　现在是……

乞丐们　利用……

阿　发　As 始终将是……

乞丐们　利用……

阿　发　直到永远……

乞丐们　利用！利用！利用！

〔他们从齐声嚷嚷"利用"转为轻声地歌唱。

老头儿　（又站起来）利用社会体制里的囊肿，你们这些囊肿，你们这些该死的瘋子……（他举起手臂，正象基督教礼拜结束时祝福的样子，一动不动地停住了，手臂指向下一场面）

〔地下室里，乞丐们的"Bi o ti wa"歌声始终不断，阿发一直以稍微减弱的节奏表演他的痉挛舞蹈。

〔阿格芭婆婆和玛特婆婆来到贝大姐屋前，玛特婆婆捧着一盆烧红的炭火。她把炭盆放到地上。

阿格芭婆婆　叫她的名字。

玛特婆婆　贝大姐！

（不一会儿，贝大姐出现，显然是从睡梦中被叫醒的。她先看到那盆炭火，然后才在黑暗中认出两个老婆婆的身影。她缩回身子。）

别害怕，女儿。你不会受伤害的。

阿格芭婆婆　我们想，该来拜访你了，欢迎我们吧，让我们可以动手干我们的事。

贝大姐　这……土地妈妈们这时候来拜访她们的女儿们，可真奇怪。

阿格芭婆婆　如果她们有债要讨，那就不奇怪了。你说你愿意我们怎么干吧。

贝大姐　债！不，不要碰他，不能碰他，我的老妈妈！

阿格芭婆婆　已经腐烂的尸体，我才不去浪费力气！我把他留给大地去抛弃。

贝大姐　再给我一些时间。对他，我有一个母亲的权力。

玛特婆婆　（和气地）我们已经尽力等待了，女儿。

阿格芭婆婆 已经没有时间了。难道你以为时间对我们有利？当我的脑袋在你的那些架子上长霉①，我能睡得安稳吗？

贝大姐 你自己说过，什么②都不会浪费的。

阿格芭婆婆 用来做坏事也是用啊。难道这些日子我坐在那儿没有感觉到羞辱，没有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玛特婆婆 不能再等了，女儿。罪恶的手会马上拿最好的东西来派用场。

贝大姐 再等一等，我的老妈妈，再等一等。

阿格芭婆婆 （恼怒地）雨下了又停了，四季更迭。天黑了又亮了——难道你以为它们会等待象你这样的人吗？在我们吸收你入教的时候，我就警告过你……

贝大姐 我答应你，这一切我都要报答你的……

阿格芭婆婆 我说过，这不是你用一只手可以接受的礼物。如果你的另一只手弄脏了，这只手也要干瘪。

玛特婆婆 事已如此，谁也无法挽回了。

贝大姐 （抱住玛特婆婆的双膝）你不会的！你从来不象她那样硬心肠。

玛特婆婆 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女儿，面前只有这条路，除了它没有别的路好走。

贝大姐 那么这儿美好的东西呢？难道它就不算数？

阿格芭婆婆 我们来考验它一下。真金不怕火来炼嘛。

贝大姐 火？

阿格芭婆婆 只不过是一个老太婆的生命快要熄灭的余烬。我们所知道的大地的余烬。难道这有什么可怕的吗？

贝大姐 我们曾经一起辛辛苦苦地操劳。

阿格芭婆婆 我脚下的土地也一样辛辛苦苦。它也是你家房子下面的土地。你愿意要掉在你席子上的老鼠屎我不好干涉。可当我的脑袋③还占满你的屋子从东墙到西墙，却居然有脏手玷污了它……

贝大姐 没有，没有，除了我谁也没……

---

①② 指架子上的那些草药。两个老婆婆代表草药、土地、生命。

③ 指贝大姐屋里满坑满谷的草药。两个老婆婆代表草药、土地、生命。

阿格芭婆婆 我需要太太平平睡觉……(她突然举起火盆,把炭火拨进贮藏草药的屋子。贝罗此时持枪出现,逼近阿格芭婆婆)那玩意儿居然从来不离开你的手?我听见你地下室里白蚁闹哄哄的——你干吗不用它去对付它们?

老头儿 (声音响到疯狂的程度)利用,利用,利用……现存社会体制里的囊肿……(贝罗听到他的叫喊声止步,开始在两者之间犹豫)……你这个囊肿,你这个囊肿,你这骄傲自大(arrogance①)的箭(arrow②)上的小金属片儿,你这教条(dogma)里的狗(dog),异教徒(heretic③的扁虱(tick④),政治(politics⑤)里的扁虱,民主(democracy⑥里的欺骗(mock⑦),马克思主义(marxism)里的毁坏(mar),一个狂人(fanatic)的一阵抽搐(tic),佛教(buddhism⑧)里呸的一声(boo⑨),穆罕默德(Mohammed)里的火腿(ham⑩),基督的杂乱无章里的一划(the dash in the criss-cross of Christ⑪,自我的我(i)上面的一点,群众(mass)里的一个傻瓜(ass),以色列集体居民点(Kibbutz⑫)里的一只靴子(boot⑬),教士们的小便(the pee of priesthood⑭),十全十美的教士们的小便(the peepee of perfect priesthood),哦,你怎么敢,你这教条(dogma)里的狗(dog),你怎么敢抬起你的后腿往命运的灯柱子上撒下表明你存在的臭尿,你这个空屁的零里的洞洞⑮(you HOLE IN THE ZERO OF NOTHING)!*

---

①② arro 和 arrow 声音相近,所以说"骄傲自大"(里)的"箭"。这一段全是文字游戏,只能硬译。着重线是译者加的。

③④⑤ tic,tick 同音。

⑥⑦ moc, mock 同音。

⑧⑨ bu,boo 同音。

⑩ ham 还有另一个意思是"拙劣演员"。

⑪ criss-cross(杂乱无章)一字中的连字号,英文应该是 hyphen,作者却说是 dash(长划,破折号),可能是故意和下文"点"(dot)相对应。

⑫⑬ bbut 和 boot 同音。boot 的另外一个涵义是夹足夹腿用的一种刑具。

⑭ pee(小便)和教士们(priesthood)里的字母 p 同音。

⑮ 空屁(NOTHING)中的字母 O 象数字"零",所以说"空屁的零"。零(ZERO)中字母 O 象一个洞,所以说"零里的洞洞"。合起来是"空屁的零里的洞洞"。

* 在上面这段文字游戏中,索因卡极尽揶揄之能事,好象是在嗤笑当时流行的一些宗教和政治概念。

疯　子　我有个问题。

老头儿　(慢慢地向打断他话的人转过身来)是这个梦想家。

疯　子　我有个问题。

老头儿　把那个零给抹黑了!(阿发、戈伊和瞎子一拥而上,围住疯子。)

疯　子　我有个问题。

老头儿　闭上那个张开的洞,不然我们会从那儿掉下去。

疯　子　我有个问题。

〔乞丐们齐声喊"利用",动手打他。

老头儿　不许他说,叫他冰凉!不许他说,让他咽气!让我听到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体制断气时的抽泣。

疯　子　我的问题是……

〔阿发从戈伊腋下夺过一根拐棍。这时听见贝罗击门、破门而入的声音。阿发举起拐棍朝疯子迎头砸去。

老头儿　不许他说!放火啦!放火啦!暴动啦!热线!

〔老头儿一面叫,一面拉下那件挂着的外科医生的白大褂,穿上,戴上外科医生的帽子、手套,举起一把解剖刀。

老头儿　(尽着嗓子)把他带过来。(他戴上口罩)把他带到这儿来。放在台上。放平。把衣服剥光。剥光!剥光!露出他的灵魂!点着炉子!

〔他们把他举到台上,用手按住他。老头儿一下子撕开他的衬衫,露出了疯子的胸膛。这时贝罗冲进来,把一切都瞧在眼里,他举起手枪朝老头儿瞄准。

老头儿　让我们来尝尝那个使异教徒得以滴答滴答活下来的东西[1]。

〔他举起解剖刀准备切割。贝罗开枪。老头儿整个身子旋转一圈,脸朝上倒在手术台上,顺势把疯子挤到一边摔到地上。刹那间舞台上一切静止。接着贝大姐从两个老婆婆身边冲向手术室。阿格芭婆婆猛地把炭火抛进贮藏草药的房间,浓烟从房门口涌出,渐渐弥漫到整个舞台。当贝大姐重新在手术室门口出现时,两个老婆婆不慌不忙地离去。乞丐们

---

[1] "那个使异教徒得以滴答滴答活下来的东西"(what makes a heretic tick)大概是指心脏。

转过身来看贝大姐，兴高采烈地唱起他们心爱的歌。两个老婆婆经过她们的小屋，来到戏剧开始时我们见到乞丐们的地方，转身回顾手术室。

乞丐们的歌声：

Bi o ti wa

Ni yio se wa

Bi o ti wa

Ni yio se wa

Bi o ti wa l' atete ko se……①

歌声中止，同时灯火熄灭。

——剧 终

① 详见第374页注。大意是："过去是怎样，将来还会是怎样……"

诗　　选

（八首）

周永启译

电话中交谈[①]

价钱似乎公道，地址
也还凑合。女房东发誓说，她靠房子
生活。剩下的只有让我
自我坦白了。“太太”，我警告她说，
“我不愿白跑一遭——我是个非洲人。”
接着一时沉默。沉默中使人感到
她在抬高身价。等声音再传来时，
她嘴上似乎涂上唇膏，滚金的
长烟袋发出噼啪的声浪。我被抓住了：“犯规！”
“你有多么黑？”……我没有听错……“你是微黑
还是很黑？”属于A档还是B档？带着
公开讲话打哑谜的酸臭气。
红色电话亭、红色邮筒、压迫黑种的
红色双层座的公共汽车。这原是真的！
受到这样沉默无礼的羞辱，屈服
迫使吓呆了的人要求简单直说。

---

① 本诗类似戏剧独白，记述诗中主人公——一个旅居西方的非洲人——为了租赁房屋在电话中对一位女房东的讲话，通过这个讲话，揭示了女房东的言谈态度。诗歌谴责了西方人对黑种人的种族歧视。

由于体谅，她改换了一种说法：
“你是纯黑？还是很浅？”我得到了意外的启示。
“你是说——象纯巧克力还是奶油巧克力？”
她冷冷哼了一声，那漠然的声调
使人感觉窒息。我迅速调整波长
选择字眼。“棕黑色的西非种，”随后又补充说：“在我的护照
下这样写着。”静下来在分光镜中驰骋幻想，直到她弄清楚
意思，改变了声调，嘴紧贴着话筒喊道：“那是什么东西？”接
着又退一步说：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类似浅黑型女人。”
“那么是黑色的，不是吗？”“不完全是。
在面部上我是浅黑的，但是太太，你该看看我的其余部分。
我的手心、我的脚掌
象漂过似的那么漂亮。由于坐下来
愚蠢地摩擦，太太，把我的屁股磨得
乌黑锃亮——等一等，太太！”——我感觉她拿起听筒要在
我耳旁砰地放下，于是
我请求说：“太太，你自己亲眼
看看不好吗？”

季　　节

红褐色暗示成熟——红褐色
和那萎蔫的谷物的羽衣；
花粉暗示交配季节，当燕子
往复穿梭
羽箭飞舞
穿过庄稼秆儿，闪出
一道道飞动的光簇。我们喜欢听
风的交接话语，喜欢听
田野沙沙的响声，那里谷物的叶子
象竹扦儿一样尖利扎人。

这时，我们这些收获者
等待谷穗变成红褐色时，在薄暮中投下长长的黑影，
在林雾中编扎干草的花环。在腐殖土上
满载硕果的谷秆游动——我们等待着
红褐色的美好前景。

夜

夜，我感觉你的手沉重地放在我的额头，
我没有象云彩一般的水银的心，
不敢挑逗你那神秘的犁头。

柔弱象是软体动物，在大海的新月上
我看到你的嫉妒的眼神淹没了大海的
荧光，在波涛的不停的脉搏上

荡漾。我站立着，甘愿枯竭
象沙子一般，血泪交相
流淌，直至枯干。夜，你通过

潮湿的树叶散下锯齿形的影子，
直到我沐浴在你那斑斑点点的细胞的暖流里
我感觉有点疼痛，象夜贼一样，没有脸面，沉默无言。

把我藏起来吧，当夜的子女来到大地时
我谁也不要听！那些朦胧的呼唤也会
让我魂惊；一丝不挂，自发自愿，在夜的无声降临时。

资　　本

它不可能是
大地生长、人们培育的
那种细菌——一次我曾看到细菌汇流的
瀑布，有如奔流不断的稻谷浪花
从满是地张着大嘴的流槽
喷泻而下；我起誓，那些稻谷
还在歌唱着——

它不可能是
那种权谋，使我的生命余火
销为灰烬的慎思，
在被污染的大海里
铺起一层层可悲的酵母的苗床，
在世界的市场上
发酵变成面团。

死 后

冷冻库的作用不只是
储存啤酒;停尸场的冰冷的尸架
也在尽其职能,被掌握在——多么光荣!——

死神的冰冷的手心中……
他的嘴塞满了棉花,他那生殖器
皱缩成地下的蛴螬虫

他的头颅被挖空,他的脑子
在天平上——莫非这是一种证实
死后有无灵感的伎俩?

他的肉身证明是什么使他的舌头
停止了摆动;带手罩的手指想从他那里
学习怎样获得长生。

让我们喜欢一切灰色的东西;灰色的土盐,
灰色的解剖刀,一个灰色的睡眠和形体,
灰色的意境。

黎明中死亡[1]

旅人，你必须出发
在黎明时。在湿漉漉的大地上
擦洗你的双脚。

让你的灯火在朝霞中淹没。在天光中
观察模糊不清的灌木针刺，
娇贵的脚把早出的蚯蚓碾碎
在锄头上。现在阴影漫漫，生机盎然，
不是朦胧暮色死气沉沉地平伏着。
这种柔和的似明似暗的境界唤起
晴朗白天中旅行的愉快
与忧虑。满载的车骸从旅行中告退
面目不清的一大群倾身在雾气中
唤醒沉默的市集——在灰色小路上的
匆促、缄默的队伍……在这一

① 1960年诗人乘吉普车在由伊巴丹赴拉各斯的路上见到许多车辆因出故障丢在道旁，并见到一个司机横死在被压扁的车子里。诗人有感而作此诗。

背景上，黎明的孤寂号手的死亡[1]
使人突然感到寒气凛凛。白色的
羽毛片纷纷下落……但那却是
一种毫无效益的仪式。为赎罪的献祭
在前面冷酷地促着我们前进。

　迈右脚喜，迈左脚忧，
　妈妈祈祷说，孩子，
　当路在饥饿地等待时
　你千万别出来行走。[2]

旅人，你必须出发
在黎明时。
我期待这神圣时刻的奇迹
种种预感：白公鸡拍打着翅膀
遭到横死作了牺牲——谁还敢向
人类前进的愤怒翅膀挑战？……

但又是这样一个阴魂！伙计，
竟沉默在你自己的发明的惊奇

---

① 尼日利亚有一种迷信传说，认为车行在路上杀鸡祭路可以避免车祸。诗中对这种仪式作了讽刺的描述。

② 这几行是母亲对出行的子女的告诫语。

拥抱中——这个令人嘲弄的怪模样

这个僵挺歪扭的形象——是我?[1]

---

① 在这首诗里诗人把旅程喻为人生的道路,把"路"喻为支配人们命运的一种神秘力量,人的一生正是在这样的"路"上必然走向毁灭的过程,因此,司机的遭遇也是诗人自身命运的写照,或者说是人类共同命运的写照。

阿　比　苦[1]

你用脚镯徒然地
在我脚上绕圈划符
我是阿比苦第一次来访
以后还要不断光顾。

难道我得为山羊、玛瑙贝
为棕榈油和喷撒灰粉而啼哭？[2]
从驱邪符里不会生出甘薯来
把阿比苦的手脚埋盖住。

因此当蜗牛在壳中被烧死时，
把火热的碎屑研磨，给我在胸上
深印上标志。等阿比苦下次来访时
你一定认识他了。

---

① 阿比苦是个游荡的幽灵，出入母体的子宫，致使母亲怀孕后一次次生出的婴儿都是死胎。

② 根据尼日利亚迷信的民俗，为了避免死胎的继续发生，需要完成一定仪式。这里的山羊、玛瑙贝、棕榈油、灰粉等都是驱邪用的祭品。

我是松鼠的牙齿，已把
棕榈之谜嗑破。记住
这一点，要想挖我需要在
神灵的肥肿的脚的深处。

纵使我呕吐，我一次、多次
还要再来，无尽无休。当你把奠酒洒在地上，每个手指
在我走来的路上指着我，那里

悲泪把土地都给滴湿，
白的露水却在哺育着肉食的禽鸟，
黄昏在帮助蜘蛛
在粘液网里把飞虫捉捕；

夜间，阿比苦在油灯里
吸油①。作妈妈的！我将是条
蛇，随时恭候地缠在门口，
你的哭喊是迷死人的。

熟透的果子是最糟不过，
我爬过的地方温度热得腻人。
在沉默的网里，阿比苦在呻吟，
用胚乳堆成一座座小山丘。

---

① 这几行用比喻手法表达阿比苦执著不肯离去的态度。

忧伤的歌手

我的皮肤被浮石磨出了裂纹，
我浑身是纯烟草的经脉
直到汗毛根，直到纤维过滤孔，

你的网是西塔尔琴弦织成
笼进神灵的悲恸：我长久游荡在
被夜色折磨的至高王后的

泪水之宫，你拉紧
歌曲的韧带为幽明两界
把仪式的重压担承。你

从暴风雨中提取奇异的挽歌
从月宫的灰土中筛取稀有的矿石
夜间往苦闷的宝座奔驰。

啊，多少花瓣被碾碎
为了芬香，蛾翼上负荷了多重的气压
为了微量彩虹的余光，

过分的苦痛，啊，隔离哭泣时的
助产士，按在宇宙弦索上的手指，茫茫无边的
　　复活节的苦痛，为了永恒的一点暗示。

我愿摆脱你的暴虐，使
肉体免于突然陷入地震之中
感觉久久不能平静。

我不愿一头栽下
石缝和火山的罅隙中，乘着
黑色的烈马，拉着灰色旋律的缰绳。

在阿凯的童年生活[①]

（1981）

邵殿生译

① 阿凯是索因卡的家乡，是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聚居的一个城市。索因卡童年时都在这里生活，直至11岁才离开它去伊巴丹上中学。作品写的就是索因卡这一时期的生活。这里选刊两个片断，第一段写渥雷到农村去，上了农村生活的"第一课"，第二段写他赴伊巴丹应考。于此可以领略索因卡童年天真烂漫的情态，也可窥见当时西非人民生活之一斑。

……

老爹总说要带我去他的农场，但是他在村里有几件与节日有关的公务脱不开身，所以就建议我去找伯罗大·布巴，求他带我到他农场上去。有这样出门玩儿的好机会我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于是伯罗大·布巴被我搅得整天不得安宁，直到他答应出面去和基督迷[①]交涉，请她批准为止。伯罗大·布巴是我们邻居，在离我家不过几个门面处开着一个剃头店。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基督迷把我们送到伯罗大·布巴店里去专门理了一次发，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和我们家关系之亲密，因为，毒药也是可以从头皮里传进身体去的[②]。尽管如此，要她允许我随伯罗大·布巴到他的农场去一整天，并不是太容易的事。好在伯罗大·布巴自有他机灵的幽默感，能恰到好处地击中基督迷的弱点。此外当然还有老爹本人的权威，只要他能在恰当的时机出来周旋一下，那也是举足轻重的。终于，再带上一位嫡亲的表兄作为额外的安全保镖（他和我在伊萨拉的所有伙伴们一样，也已经是快成

① 基督迷是索因卡给他虔诚的母亲起的绰号。索因卡的父亲是教会学校的校长，母亲家好几代人都是基督徒。

② 那时候有些非洲部族不随便吃别人请吃的东西（往往要等主人先尝一口），怕有毒药。这里说的不随便让孩子在外面理发，也是同样的道理。

年的人了），我们就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动身去伯罗大·布巴的农场。

“快点儿，阿凯来的小伙子，”他在门外喊我，“我送你去上学。”他递给我一把弯刀，叫我拿着，嘴里说：“给，你的笔！待走完一个钟头的路程，你的练习本儿就在那儿等着你呢。都准备好了吗？”

我早就准备得不能再好了。我蹦出来，插进他和耶米两人中间，把朝露深深吸进肺里。路上的灰尘还没有被人惊动，哈麦丹①的露水掩盖着街上的气味，到中午那气味就难闻了。

伯罗大·布巴的时间计算得非常准确，我们大概正好走了一个小时。农场上有一间小屋，我们匆匆吃了点那里的东西作为早餐就动手开垦一块新地，用锄头翻地培垄，将摘下的果子装入一个大筐里。哈麦丹该是旱季，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这里却是一片葱茏，泥土又是那么柔软、肥沃。伯罗大·布巴解释说那是因为这片土地由一条大河灌溉，我们来的路上就曾蹚过它的一条支流。伯罗大·布巴过不了一会儿就装模作样地发出一道假警报：“当心，毒蝎子！”把我吓得魂灵出窍。等到这个戏法再也不灵了，他就悄没声儿地消失在灌木林里，突然又重新出现在我屁股后头，把一根滑溜溜的细树枝往我脖子后面一蹭。

“行啊，”我说，“要是我把你当蛇用弯刀砍了，可别骂我。”

那一天，我们真正遇到的一条蛇，是耶米碰上的。他正好爬上一棵可拉树想去采一些可拉果荚。刚爬上树，当他正朝着长着最大个儿的一簇簇果荚的枝头攀登的时候，突然听得他叫了一

---

① 哈麦丹，西非的燥风，每年旱季从东北内地吹向海岸，带来燥热的空气，旱季本身就是由此形成的。

声，是那么轻的一声，我们刚刚能听见。

“伯罗大！”

“是你叫我吗？耶米！”

寂静了有一会儿，然后我们听到耶米在树枝中间挪动的声音，显然非常轻手轻脚，而且是换了一个方向爬去。布巴大哥好生奇怪，他生气地大喊道：

“你在干什么？可拉果不在那个方向。”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听到耶米的声音。这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完全隐没在茂密的枝叶里。

“有一条蛇，非常大的一条，盘在长可拉果的树枝上。我看是条阿格巴杜。”

我吓得六神无主地瞟了一眼伯罗大·布巴。他可是纹丝不动。他向耶米喊道：“它动不动？”

“没有，可它盯着我瞧。”

伯罗大·布巴笑了。“不盯着你瞧，你想它干什么。瞧着你往它那边爬，难道它还打瞌睡不成？现在听着，你现在已经离开了树干没有？”

“当然罗，”我觉得耶米的声音好象有些烦躁，“它在树干的那一边，那个方向。”

“好吧，听我说。别回到树干那边去。往下看，告诉我你下面有没有可以承得住你的分量的树枝。”

静默了一阵。只听得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耶米在用手拨开树枝，“有，有一枝。”

“好。这样你就不用从上面直接跳到地上，把脖子都摔折了。往下爬到那根树枝上去，动作不要猛。就象没有蛇在看你那样往下爬。”

耶米按照命令行动。我不禁为耶米感到害怕，对布巴大哥感到忿怒。他当然可以把这一切看得很轻松，反正他不在树上。

说话间一个身体哗啦一下从树叶子中间摔了下来。不是耶米脚下没有踩稳，就是那根树枝没有他想的那样结实。幸亏正好落在一块软噗噗的泥土上，他一骨碌爬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唠叨：

“伯罗大，非常大的一条。大得吓人！这根本不是条蛇，我敢发誓那上头是个巫师。是个巫师。”

伯罗大·布巴用鼻孔哼了一声说：“是吗？给我捡上一堆石头子儿怎么样？不过你先指给我看确切的位置，让我可以看准它。”

我们跟着耶米来到那丛可拉果下面的一块地方。耶米是对的。我用不着花多少工夫就认出了它，因为它就象另一根粗大的树枝，只不过它是黑的，漆黑锃亮，而且它的身体在微微起伏，不过这也许是我的想象。

伯罗大·布巴满意地点点头。“好！我正在想，中饭我们用什么菜过山药吃呢。”

我想他是在开玩笑。“没人吃蛇。”我说。

他瞧着我，眼睛里慢慢儿地流露出明白了的神气。“啊，我忘掉了，老师的儿子。老师的孩子们不吃这种东西。他们吃面包和黄油。”

“不，我们可不吃那个。但是没人吃蛇。”

“好，等着瞧吧。耶米，递给我那把弯刀，你呢，老师的儿子，你看住那条蛇。我想由我自己来削我们需要的那种棍儿。耶米，你捡石头子儿。”

“要是它跳下来呢？”我问。

"你就对它讲英文,"伯罗大·布巴说完就把我一个人留下了。

他们离开我的这十分钟我一直在仔细打量这条蛇。它很肥,安安静静,纹丝不动。它不象急着要爬下来的样子,不过老实说我实在也不知道蛇的习性。那些我们在阿凯碰到的蛇大都是由大人砍死的,等到我赶到早就死了。我也见到过几条活的,蜿蜒而过,我总是拔腿就跑,赶紧去报告大人。总而言之,没有一条象这么大。

他们终于回来了。我看着伯罗大·布巴有条不紊地做准备工作,不禁想起他在争取基督迷允许我到他的农场作一日游时,也采取过同样的对策。艾塞[①]有那么多公务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不是有人登门拜访,就是他去别的什么地方开会,于是权力就落到了基督迷手里,连最最无害的一些建议都遭到她的否决。但是伯罗大·布巴的决心是不容动摇的,因为我也不让他有安宁。现在,为了把这条盘在树上的大蛇从树上打下来,他采取了同样深思熟虑的态度;他先把石头按大小分堆,扔掉一些,有些放在一边——后来才知道——是给我的。对捡来的树棍儿,他也同样作了处理,把它们一一拿在手里掂了分量,有的用刀切短一些,然后把一根一头沉重的长长的小树棍放在一边。

十分满意了,他才选择扔石头的地点,一面向我们解释:"我们总不能让渥雷[②]的石子儿从那树枝上绷回来打在我们头上,不是吗?"

我扭过头去看他,可他马上喝道:"用你的眼睛盯牢它。"

---

① 索因卡父亲的绰号,是姓名的开头字母 SA 的连读。

② 索因卡的名字(Wole,应念渥雷,或沃雷,不念渥尔,沃尔)。

他终于满意了，命令我站到那一堆最小的石头子儿旁边，向我们发出最后的指示：

“我第一个扔。接着是耶米，他用他的石头扔，然后渥雷用他的小卵石干掉它。我们这样轮流砍，直到那蛇掉下来为止。都听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早就感到了兴奋。

伯罗大·布巴掷过去第一根短而重的棍棒。棍儿飞过中间挡着的稀疏的树叶，砰地一下沉重地击在蛇的中段，把它从怡然自得中震醒，几乎把它从盘着的树枝上打下来。那蛇惊恐地往前爬，却被耶米发出的飞石打在它前面树枝上的啦的一声挡了回去。几乎同时，还没有等我扔出该我扔的石子儿，伯罗大·布巴的另一根棍儿又从空中唿哨而过。

“快啊小老师，你太慢了。”

我的小卵石和耶米的同时飞了出去，只见我的那块石子仅仅够着了那最低的一根树枝就开始了它回到地面的旅行。

“真棒，真棒。有我们这位英国大猎手在此，没一个农民会缺肉吃。”

这一对儿不停地连续进行拦阻射击。那条蛇被弄得晕头转向，一会儿向后，一会儿向前蠕动，它爬到了最高的地方，但是石头、树棍儿接踵而至。我早已放弃了用我的小石子作出贡献的努力，心里十分明白伯罗大·布巴原来的想法也不过是免得我觉得被他们冷落了。于是我就专心一意地盯着这条蛇，看它如何徒劳无益地企图逃跑。最后，它猛地窜了下来。这时候我注意到伯罗大·布巴已经用左手从地上捡起了那根很有分量的小树棍。在蛇掉下来的时候，他把它从左手换到右手，乘蛇还没有恢复反应能力的时候就跃到了它的身边。第一下打在它身上，接着第二

下砰地击中脑袋。只见它翻滚、扭动，真难以相信它有这样巨大的力量，它向四周乱窜。伯罗大·布巴再一次猛击它的头部，然后在离开它几尺远的地方站定。

"递给我弯刀，"他命令道。

耶米走过去把刀递给他，可他说："不，不，交给渥雷，让他递给我"。

他站的地方离扭动着的蛇太近了，我可不乐意过去。我手里接过弯刀心里在犹豫。后来我看到，不管怎么说伯罗大·布巴总站在我和蛇中间。那蛇想用尾巴甩我——看来它很想这样做——首先得甩着伯罗大·布巴。尽管如此，我还是伸长了胳膊递过去那把弯刀。

他摇摇头。"不——，老师的儿子。当你递给人一把刀或者弯刀的时候，一定得手拿刀身这边。我的意思当然是说拿的时候不能割了自己的手，但是递的时候一定得把刀把儿给别人，而不是刀身那头。在农场上我们都是这样递刀的。"

我照他说的做了。"这就对了。看我们把你教成一个农民。"

"我要当医学。"我说。

"这主意不坏。"他说着，一刀砍下了那条蛇的头。"但是你照样能有一个农庄。我是一个理发匠，可我还是有一个农庄。"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于是我想起艾塞，"爸爸是个校长，但他同时也是个园丁。""你这回明白了。他是在这儿长大的。"他把弯刀扔给耶米，耶米不用他吩咐就知道该做什么。他用弯刀的刀面挑起那蛇头，走到一边去，开始挖坑。

"为什么要把它种下去?"我问。

"永远记住这一条。一条蛇的头甚至在砍下来以后还是有危险的。有人可能踩上去，那时毒液就会进入他的身体，就象被活

蛇咬了一样。所以，一定要把它深深埋进地里，最好是远离人走的道路。”

耶米选了一棵大树底下树根分叉的地方。布巴大哥又从仓库里挑了枝山药[1] 递给我。

“你会削山药皮吗？”

“在家里我有时候做饭，全家的饭。”

“好。耶米生上火，我去剥蛇皮。既然你不吃蛇肉，你就只好就着棕榈油吃山药了。”

我们忙着准备饭菜。从地里摘来了辣椒，弄了一些蔬菜，从储备充足的仓库里取来了一瓶棕榈油和其他调料。不到一个钟头，滋滋作响的蔬菜炖蛇肉的浓郁香味已经弥漫了整个农场，淹没了所有绿叶的气味。当蛇羹快要炖好的时候，耶米抬起头来。

“伯罗大，我们干吗不利用捣臼？”

“你是说，做山药糕？”伯罗大大哥装做什么也不懂的样子。

耶米点点头。“有些人会为了山药糕和他最要好的朋友打架呢！”

“哦，我可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人。不过，说来也是，我们索性做个全。有人是第一天到农场来呢。”

我声明不是这样。“我们家有一个农场，一出城就到，在去奥西安里的路上。”这是真话。我曾经跟着艾塞去过一两次，不过它主要是由父亲雇佣的一个农民经管的。

“嗯，就象我说过的，你父亲是在这儿长大的。他是农民的儿子。但是我知道他的工作不允许他有太多时间来经营象我这样的一个农场。我的意思是，你曾经在你们的农场上住过几个星期

① 西非的山药，有的有胳膊那么粗大。

吗？"

我只好摇摇头。

"你瞧，我没说错吧。那么，有没有在农场上过过夜呢？"

"从来没有，"我承认了。

"有没有在农场上做过这样的炖肉，吃过山药糕？"

"我们的农场上没有象你们这样的阿布里[①]。"

"啊哈，我说的就是这个。要是老师太太同意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过夜了。"

我急不可耐地抓住这个倡议。"我们可以。明天你可以说因为天太黑了所以我们决定在这儿过夜。"

布巴大哥摇摇头。"要是我们到黄昏时刻还不回去，她会派一个搜查队来找我们的。快来，帮耶米弄热水，让我们来捣山药吧。我都饿了。"

说真的，我也饿了。当我们开始吃的时候，我确实不想碰一碰那蛇肉。可当炖好的肉倒进一个盘子里的时候，我诧异地发现那肉不是黏糊糊、滑溜溜、有斑纹的，而是诱人地洁白，结实然而细嫩，起码有鸡肉或兔肉那样硬。我决定稍微尝一点儿，可一尝，又诧异地发现，它的味道在鸡肉和兔肉之间。我嘴里不说，心里却暗暗庆幸，险些儿剥夺了自己享受这顿意外美味的机会。何况等我回到阿凯，这也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我有把握，谁要是声称自己曾经吃过一顿美味的蛇肉，那可真正是一个罕见的小学生。看到我此时向蛇肉进攻的好胃口，伯罗大·布巴颔首称许，他净把一块块蛇肉堆到盘子的我这一边。

在午饭后稍稍休息，待太阳"烧过"一阵子，然后我们把那块

---

① 小屋（或村庄、农庄）。 ——原注

地里的野草锄尽，让木薯的嫩芽见到阳光。最后我们背着一捆捆山药，一筐桔子，好些蔬菜和辣椒回家了。

然而一天的"功课"还没有完结。当我们来到离家还有一半路、邻近两条小路的交叉口的地方，就听得有人呼喊。伯罗大·布巴停住脚步，做了个手势叫我们安静，自己侧耳细听。这是一个人因为疼痛而接连不断地叫喊。声音有气无力地飘来，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听着它从那另一条小径渐渐临近，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听来象是一个孩子挨打后哭了很久以后的呜咽，剧烈的疼痛已经消退，绵延着不断的呻吟。

这个啼哭的人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他把我们吓呆了。他的脸、手臂、脖子都肿得有正常的两倍大。不是平顺地肿，而是一串一串密集的肿块，每一块有阿乌其[①]那么大。他沿着小路，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拖曳着脚跌过来。他直瞪着眼睛朝前看，甚至好象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连续不断的呻吟从他半开半合的唇间流淌着，至于他的嘴，他的声带，都仿佛早已衰弱无力了。

布巴大哥同情地摇摇头。"他是那边村子里的人。他一会儿就走到了。"

"他脸上到底是怎么搞的？"我问。

"蜂呗！"他们一齐回答。"他一定是跑了！"耶米又加了一句。

"那么，他当时应该怎么办呢？"我问，"你难道不跑吗？"

"当然不跑。你绝对不能跑。只能马上全身扑到地上，滚动身子离开那个地方。"

"要是有茂密的灌木不能滚呢？"

"尽可能地贴近地面，"伯罗大·布巴告诫说："马上伏到地

① 蚕豆。 ——原注

上，越贴近地面越好，再滚开去。不要站起来，也不要跑。平躺到地上，就滚。哪怕趴下去是荆棘，也照样趴着，然后就滚。”

当我们在伊萨拉的小住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假装是和我们那些新认识的女亲戚、那些年长的女商贩待在一起，总算得以参加了一次和我年龄相仿的人的狩猎活动。他们照例都比我大好几岁。我们的武器是弹弓、石头子儿、棍棒和其他随手捡到的东西。吉莫带头。他把人马分成使棍儿轰鸟兽的打手和射击手，我当然被分在使棍儿的队里。虽然在阿凯时我曾经使弹弓打落过一两只蜥蜴，甚至还有一只小鸟，可我当然不敢自命是跟吉莫和他的伙伴们一个等级的射手，他们常常一弹丸就打下一只在跑的松鼠。尽管如此，我却下定决心当个出色的打手。当我们一字儿排开穿过灌木丛前进时，我拿着一根棍儿往每一个见到的窟窿里捅，看到可疑的树丛就狠打，还拚命摇晃树枝。我使劲儿张大我的肺叶，去和我那些伙伴们轰野兽的喊声应和：

“格包，格包，格包，格包，格巴，格巴，格巴，格巴。”

吉莫和那些神枪手，准备了弹弓、石子和短木棍等候在划好的地段的那头。我来到另一棵灌木前，摇它，想不到马上得到了报应，只觉得额头上一阵剧痛。几乎紧接着又是一阵剧痛，这时候我才看见了它们——一窝愤怒的大黄蜂猛扑过来，惩罚侵犯者。当我扑到地上的那一刹那，我感到伯罗大·布巴肯定会因为我而骄傲。他的教导在我脑子里清晰地回响，于是我就好象在教练指导下操练，马上遵照着做了，心里想，仅仅两个星期前，让我们遇见那个脸肿得斗大的受苦人真是天保佑。我又一次体会到因受到特殊的保护而欢喜的心情；在伊萨拉，这是我始终保持的、从不怀疑的心境，没有任何东西胆敢扰扰它的平静。

吉莫取消了下一步的狩猎活动。其实我总共才挨了黄蜂开头的两下蜇，我反对他这样做，可他根本不听。那样会发烧的，他说，那时候他可就要挨骂了。看来，人人都深怕因老师的孩子们有什么三长两短而担当责任。好在这时候我正因为得到几乎象上天的预兆和神灵的保佑那样凑巧的一次教导而救了自己感到满心欢喜，所以也就不在乎由于是“老师的孩子”这种稀奇古怪的不幸所遭受的这种令人气恼的待遇。于是我就骄傲地带着伤回家了……

*　　*　　*

……

我离开阿贝奥库塔出远门，没有父母陪同，这是第一次。尽管父亲和妇女运动[①]的关系日益密切，他可是从来没有放松过对GCI也就是公立伊巴丹学院的注意，他早就为我在那里申请了奖学金。在这样的多事之秋要把我从阿贝奥库塔送走，依我评判，父亲这样做是够迟钝的，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早就胸有成竹地留神不让我的家庭作业由于任何缘故而中断。所以在我跟踪追击，一次次找到基督迷的紧急地点去[②]的间隙，我还得挤时间完成许多张纸的作业，在铺子关门后带回家去交卷。我参加了入学考试，几个星期过去后，来了封通知书，叫我去伊巴丹参加面试。这时候我交了一个新朋友奥耶，他也是被批准去参加面试

① 当地集市上女商贩的一次请愿活动。

② 渥雷的母亲基督迷在集市上开着杂货铺。她是这次女商贩请愿活动的积极分子，因此每天只留渥雷在店里照应。渥雷则一有机会就去找他母亲。

的，于是我们俩就一起计划我们这一次大探险，却不料因为我的父母坚持要派一个人护送我而削减了探险的规模。无论我怎样提醒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十岁，已经是阿贝奥库塔公立学校为期六个月优胜劣败的竞争中身经百战的老兵，也还是白费力气——说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作丝毫让步，甚至连我曾经替妇女运动跑过腿的履历也无济于事。那另一个孩子比我年纪大一些，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奥耶的父母是在听说他跟校长的儿子一块儿去才答应他一个人出远门的。我和约瑟夫（约瑟夫就是被我父母指定作我保镖的人）争论了一通，指出这一切是多么不合情理。既然我被这个孩子的父母认为是对他的安全的足够保证，难道这不更能证明，可以相信我会自己照顾自己吗？

约瑟夫用带着近乎怜悯的眼光看着我："我希望你们新学校里的白人喜欢好争辩的小家伙。"

最后结果公布时，我的名字列在榜上。我获批准入学，但是，没有奖学金。这就是说，得再等一年再一次考试。约瑟夫对此耿耿于怀，闷闷不乐了好一阵儿终于去找基督迷："妈妈[①]，请您央求他别和白人争辩。您瞧，他们不得不允许他入学，他们知道他聪明。可是您想，难道白人会给那个一旦身强力壮了就会用弯刀砍掉他们脑袋的黑人孩子东西吃？"

我很失望。在没有参加面试之前，伊巴丹学院只不过是一件稀罕东西，在我脑子的什么地方时隐时现。获准面试和独自出远门去伊巴丹就已经是令人满意的高潮了，可是我没有估计到学校的自然环境所给我的吸引力。和它一望无际的校园相比，我家住的牧师宅第不啻小巫见大巫了。阿贝奥库塔的学校也是一样。

① 约瑟夫是索因卡家的男佣人。"妈妈"是男女佣人对索因卡母亲的称呼。

虽然它缺少阿贝奥库塔的那些巨石，可是有胜过这些巨石的树林、果园、溪流、农庄，还有各种小猎物。考生是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至少似乎是这样。我们按照规定到达，带着我们各自的毯子和枕头，大家同住在一间长长的集体宿舍里，往往认识不久就结成了牢固、持久的友谊。在这样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姓名、脸型、籍贯和脾气面前，我为自己的无知而吃惊，一时目瞪口呆，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敢饶舌提问。老爹又说对了——他们多数是大人，令人钦慰的是，和我年龄相仿的人的比例还算高。这群人出自本能地团结在一起，因而遭到那些"爸爸们"[1] 的白眼。他们当中有一位还留着小胡子。

另外还有两个男孩是一起从同一城市来的。他们也是伊杰布地区的，不过不住在伊萨拉。我们来到伊巴丹郊外学校所在地阿泼塔甘伽还不到两小时，就有人警告我们要留神这两个人。他们随身带着欧贡[2]，那是专门为了使其他所有人都脑子糊涂，而他俩可以没有对手地名列前茅。从耶多来的一个孩子发誓说，他看见他们在我们将要进行考试的那间教室的墙角里埋什么东西。另外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们有这种阴谋诡计，那就是他们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来到这里。对于那些远道(象从贝宁、阿乌喀、马库尔狄等)来的人，是需要早一天到达的，至于从附近的伊杰布省来的人就没有任何理由早于面试的前一天启程。所以只可能有一个理由——他们是来"破坏别人的阵地"的！

这最后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因此只可能有一种回答。有人提议趁他们人不在时搜他们的行李，赢得了一片欢呼声。我并不

---

① 学生中有已经当了爸爸的大人。

② 用来施行巫术的药。

真的相信我们能找到什么，不料我们竟真找到了一整套稀奇古怪的东西——好几个护身符，一纸包黑色的粉末，好几个我看到过帕·阿达坦[①]带在手上的那种戒指，还有一张纸，画满了奇形怪状的图形和文字，依我看倒象是旧约圣经上的名词的走了样的临摹。

我们在这个小伙子的行李里找到了这些东西，等待着他的会是怎样冷酷的待遇可想而知。虽然在搜查时，我是自愿参加的，可是真的拿了这些战利品去和这两个人对质，这样做对不对，我相当怀疑。我知道我们没有权利去搜查他们的行李，然而我同意了我们需要这样做。至于拿了这些发掘出来的东西去和他们对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首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个人就不能拥有这些护身符、黑粉和一张画满神秘图象的纸张？我想起了布柯拉，那个“阿比苦”[②]，我用手指去摸我手腕上那圈被割过的地方——那天，老爹家的来客用刀割破我的手腕，把某种灵丹仙水渗进我的血流[③]这两个男孩子“所拥有的东西”和我“所拥有的东西”，形式不同，但我看不出它们有什么质的区别。

这两个男孩子看见了向他们围拢来的这群铁面无情的控告者，其中一个男孩把眼睛飞快地转向角落里那些陈列在床上的东西。他的脸色变了，暴怒了，他终于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这样做会被抓去坐牢的。你们是强盗，是贼！看我上警

① 阿凯街上一个自称会施法术的半疯子。

② 在尼日利亚，一个孩子生下死了，下一次生下孩子又死了，这被认为是同一孩子一再投胎，这样的孩子称“阿比苦”。这里提到的布柯拉是一个常常昏厥过去的女孩，因为常常往返于生死幽明之间，故亦被称为“阿比苦”。

③ 渥雷的祖父为了“避邪”，曾请巫医给他的脚踝和手腕行切割手术。

察局告你们去，走着瞧吧！”

那个早先曾经嘱咐我们留神这两个人的耶多来的孩子开口说：“我爸就是个警官，上个月他就抓了个用符咒暗害别人的人。那个被害的差一点儿死了。”

那个遭到围攻的男孩遇到这一回击只好向他的同乡转过身去，似乎是求救。他的朋友一脸窘相，也不知道该怎么好。转眼间那个使符咒的人扭身就走，飞快地消失在夜幕中。

“别让他跑了！”他的主要控告人一声叫喊，所有人就都朝着他逃的方向飞奔而去。我没有动。事态的迅速发展使我晕头转向，其程度不下于那另一个从伊杰布来的孩子，这时候屋里除了另外两三个人以外，就剩下我和他了。我朝他走过去。

“你相信这种法术？”

他耸耸肩。“他相信，”他把头朝大家刚出去的门口一摆。

“那你呢？”

“我不知道。我拼了命用功。我需要奖学金，要不就什么书也读不成。”

“那么你父亲没有给你准备什么符咒么？”

他摇摇头。“他从前是伊斯兰教徒。现在成了基督徒。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用过符咒。也许这就是他所以那么穷的缘故吧。”

他已经拿起了一本书准备读了。我决心冒险再向他提一个问题：“他在教室的角落里埋了什么东西？”

“哦，这么说他们看见我们了。”

“你是说，是你和他一块儿埋的？”

他摇摇头。“没有，不过我看他埋的。”

“你怎么没有想办法拦阻他？”

“我干吗要那样做？难道你相信这种事？”

我也耸了耸肩。“我也搞不大清楚。”

“嗯，你说对了。谁也弄不明白。”

过了一会儿那批人又成群结队地回来了，在黑暗里没有找到那个人。我把那个逃跑者的朋友告诉我的话说给耶多来的那个孩子听了。

“对了，”他说，“明儿早晨我们就找个牧师到那儿念上几段祷告文。”

我诧异地望着他。“那是干什么？”

“那就破了他的法术。”他回答。

我还不满意。“他又怎么知道要念什么样的祷告？他又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符咒。”

另外一个人提供了情况：“总共只有两种欧贡——坏的和好的。如果是坏的，任何祷告都能破它的邪。”

这时另外一个声音建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整个儿挖出来，扔到垃圾里比较安全。

好几个人的声音惊骇地叫起来。“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谁敢这样去冒险？走近这样的东西，让自己的手萎瘪掉？我可不干。”

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已经夸下了海口：“我的手不会萎瘪。”

“是吗？”又是嘲笑。“我看是你父亲已经把你‘烤干加上调料了’吧！”

“不，不是父亲。是祖父。”

我马上赢来了好些惊奇的目光。有些孩子比原先更远地躲开了我，而另外一些孩子却好奇地簇拥着把我团团围住：“你是

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走吧，我们去把那个东西挖起来，你们瞧着吧。”

我拎起提灯，心里激动，只觉得脑袋里轻飘飘的。我后面跟着耶多来的那个孩子，不一会儿，我已经率领着五六个孩子的队伍走向教室。由耶多来的孩子把我们引到那个角落里，我们捡起几根棍儿就挖。

没等我们挖到三英寸，就看见了那个白色的小布包，约莫有桔子那么大小。我捏着系扣的一角把它拎了起来，一直放到草地中央铺石板的小路上。

有人问：“我们拿它怎么办呢？”耶多来的孩子马上回答：“当然是烧了它。他们在法院里对那些缴获的邪恶的符咒都是这么干的。”

于是我们拧开提灯上的盖子，把小白包在火油里浸湿了，然后划了一根火柴扔到它上面。布包立刻燃烧起来，过了一会儿，从里面劈里啪啦地爆出了一连串的小火花。突然有一小块什么东西绷了出来，落到一个孩子的脚边。我们其余的人只不过本能地往后退缩，他可惊惶失措地大叫一声：“Epelofoja'deyen！”[①]转身就逃。这惊恐一下子传染了所有的人。我们全都转身直奔宿舍，有人还“耶稣”、“耶稣保佑”的一路喊个不停。尽管大家乱成一团，我还是听得见那个耶多来的孩子在反复地念叨“S. M. O. G.，S. M. O. G.……”仿佛是在念什么有魔力的咒语。等回到宿舍，我们大家都稍稍恢复一些理智的时候，我就问他刚才不断背诵的是什么。

“S. M. O. G.”他回答，“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吗？它是‘上帝啊

---

① 约鲁巴语：“那是它嘴里喷出来的危险的咒语！” ——原注

救救我'的简称。在你万分危急的时候，只要念开头这几个字母，那样最快。"

走了倒好，我心里只有这个念头，可是耶多来的孩子坐在床上，两只手抱住了头。我问他："你还想把他抓起来吗？"

他摇摇头，一脸的心事："你不明白。只要想想，我们都是些多么粗心的大傻瓜，这样呼呼大睡。他满可以在夜里用他的那些符咒把我们镲死！要是我父亲听到了这件事……"

"那又怎么，他会怎么样？"

"他会因为我不小心打我一顿。人就是这么死的。有时候终生残废。"他慢慢地朝四周扫了一眼。完全陷入绝望，甚至原来的标准英语都说走了样。

"瞧我们睡得死人似的。We no even sabbe wetin that bastard done leave behind.[①]

"你担什么心？接着念你的 S.M.O.G. 去吧。"

他稍微高兴了些，连连点头；我们这才离开房间去淋浴。

---

① 约鲁巴人蹩脚英语，大意是：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小子搞了些什么鬼。

·附　　录·

授　奖　辞

瑞典学院院士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　　拉尔斯·格伦斯坦

陛下、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渥雷·索因卡生于1934年，他用英语写作，主要以剧作家著称。然而他的各方面的、生气勃勃的文学创作还包括一些颇有影响的诗集和长篇小说，一本饶有趣味的自传和很多论文和随笔。他一直是一位很活跃的戏剧家，曾经在英国和尼日利亚上演自己的戏剧。他亲自参加演出，积极参与戏剧和戏剧方针问题的讨论。六十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发生内战，他因反对暴力和恐怖行为，卷入了争取自由的斗争。1967年遭到残暴的非法监禁，两年后获

释，这次经历对他的人生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索因卡曾经描写过他在非洲一个小小的农村度过的童年①。他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一个社会活动家——都是基督教徒。在祖辈中则有从事巫医等职业的亲属，他们笃信鬼神、巫术和各种迥异于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在这个世界里，树精、鬼怪、巫师和原始的非洲传统习俗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渊源于古老非洲口头文化的绚烂多彩的神话世界。索因卡这本童年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他文学创作的背景——他所亲身经历的、和他有亲密联系的丰富而复杂的非洲传统。

索因卡很早就以剧作家的姿态出现。他对这一艺术形式进行探索是很自然的，因为它和非洲的题材，和非洲的语言及哑剧创作有其密切的渊源关系。他常常在戏剧中巧妙地运用真正溯源于非洲文化的许多舞台艺术手段，如舞蹈和宗教仪式、假面舞和哑剧、节奏和音乐，朗诵，戏中戏等。他的早期创作比后来的作品较为轻松幽默——其中有调侃、揶揄和讽刺的场面，通过生动而机智的对话刻画的日常生活图画，往往以悲喜剧性的或荒诞式的生活哲理为基调。在这些早期剧作中，《森林之舞》是一出非洲的《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有树精、鬼魂、精灵、各式各样的神或半神半人。其主题是创造和牺牲。剧中人物有奥贡神，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他既是锻铁、工艺之神，也是战神，是一位肩负创造和毁灭于一身的神。索因卡常常在作品中写到他。

索因卡的戏剧深深植根于非洲的土地和非洲的文化。他虽然不能说是非常博学，但却是一位博闻强记的作家、剧作家。他熟悉西方文学，从希腊悲剧到贝克特和布莱希特。除戏剧外，他熟知杰出的欧洲文学。例如，他的长篇小说就显示出詹姆斯·乔伊斯那样的作家的影响。索因卡是一位思想深沉的作家，特别是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他有时候象先锋派那样深奥复杂。

在内战年代和他的狱中时期及以后，他的创作中悲剧色彩加浓。所反映的心理、道德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显得可怕。书中所描写的善与

① 指索因卡的回忆录《在阿凯的童年生活》。

恶、毁灭和建设的力量区别日趋模糊。剧本变得暧昧费解，它们成为以寓言或讽喻的形式反映道德、社会、政治问题的带有神话色彩的戏剧创作。人物的对话锋利尖刻，剧中人物往往夸张到了漫画化的程度，具有更强的表现力；最后，在结局中，戏剧性达到了高潮。剧中生动活泼的气氛，不亚于早期的作品——相反，其中的讽刺、幽默、怪诞和喜剧性以及神秘的寓言成分全都生气盎然。索因卡无论在创作中运用神话材料(如非洲的)或是从文学传统中汲取养料(如欧洲的)都有他独立不羁的方式。他说他在创作中把神话当作"美学的基质"来应用。所以说，这不是民间创作的再创造，也不是某种对异国情趣的追求，而是独具一格的、融会贯通的创造。神话、传统和宗教仪式是他创作的营养，而不是化装舞会上的服饰。他把他的博览群书和广泛的文学知识叫做"有选择的随意取舍"，也就是，有目的的、独立自主的选择。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特别应该提到《死神和国王的马弁》，这是一部真正的戏剧力作，思想丰富，寓意深厚，其中有诗意和讽刺，有惊人之笔，又有残忍和淫欲的刻画。从表面看来，所描写的是以西方道德观念和习惯势力为一方，以非洲文化和传统为另一方的冲突。主题围绕着一个在宗教迷信仪式中成为牺牲的人展开。剧本如此深刻地发掘人和神的境界，因此它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决裂。索因卡自己宁愿把它称作一出探讨命运的形而上学剧和宗教剧。它写的是人的同一性和人的实现，生和死之间神话式的盟约以及尚未诞生的未来的人的前景。

除剧本外，索因卡的创作有自传性的监狱生活纪实《人死了》，有描写尼日利亚知识阶层的长篇小说《阐释者》。此外，长篇小说《混乱岁月》是以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神话为框架写成的寓言，是一篇以人压迫人的残暴、腐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为背景的相当错综复杂的象征-表现主义小说。诗歌方面，出色的有以监狱生活为主题的诗集，其中有些是他在监禁期间作为精神上的锻炼，使自己得以保持人的尊严，得以坚韧不拔地生存下来而写作的作品。这些诗中的意象艰涩而费解，尽管有时异常简洁凝练。要想透彻领会，得花一番工夫，而一旦理解，你就会奇妙地感觉到它们所产生的背景和它们在诗人生活中严酷的苦难时期所起的作用。这些诗篇是诗人的勇气和艺术力量的力证。

上面已经提到，渥雷·索因卡最突出、最重大的成就在于剧本方面。它们当然是为演出而创作的，有舞蹈、音乐、假面舞和哑剧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他的剧本也可以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倾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写成的重要的、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来阅读。它们是丰富的、生气勃勃的、给人以艺术灵感的综合性文化传统的产物。

邵殿生　译

（据诺贝尔基金会所提供的英译本〔1986〕转译）

受 奖 演 说

〔尼日利亚〕**渥雷·索因卡**

陛下、殿下，各位女士、先生：

北欧与非洲世界——特别是与组成约鲁巴[①]文化的那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在瑞典这个交汇点上相逢。而我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象征性机遇的代表，完全是因为指导我创作的缪斯是奥贡——我们的创造和毁灭之神、诗歌和冶炼之神。这位大神早在宇宙的开端就预见到你们的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出现。奥贡在原始的混沌中开辟了一条道路，从地球中心为众神炸开了一条通向人世的路径，以期同我们凡人重聚。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希望人类能够把那些即使是最可怕的知识变为造福于人类的工具，使它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这也正是奥贡给予我们的

① 约鲁巴(Yoruba)，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古老民族。约鲁巴语文学中包括有很多诗歌、故事、神话。索因卡系约鲁巴人。

启示：即人类本性中有着自我冲突的二元性本质。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创世者诗意的面容在我们的时代大放异彩，在我们的行星地球上，永远共享那神奇的飞鸟——和平——带来的幸福。谢谢。

1986年10月 斯德哥尔摩

汤 潮译

索因卡创作与生平年表

邵殿生辑

1934　　7月13日生于尼日利亚西部城市阿贝奥库塔。

1952—1953　　在伊巴丹大学读书。

1954—1957　　在英国利兹大学读书，以优异成绩毕业，获英文系文学士学位。

和一个英国姑娘结婚。

1958—1959　　在伦敦皇家剧院担任审阅剧本工作。

1958　　《沼泽地居民》在伦敦大学戏剧节上首演，当时二十多岁的索因卡亲自扮演叛逆的儿子伊格韦祖的角色。

1959　　独幕讽刺喜剧《新发明》在皇家剧院首演。开演之前索因卡朗诵了嘲笑种族歧视的讽刺诗《电话中交谈》。

《沼泽地居民》和《狮子和宝石》在伊巴丹艺术剧院上演。

1960　　回到尼日利亚。为庆祝尼日利亚独立日写成《森林之舞》，在庆祝会上公演。

在从事广播、电视、新闻和教学工作的青年大学毕业生中挑

选和培养演员，组建业余演出的“1960年假面具”剧团。

《裘罗教士的磨难》在伊巴丹艺术剧院首演。

广播剧《染红了的叶子》在电台播出。

1960—1961　在伊巴丹大学任戏剧研究员。

1961　在伊巴丹协助创立穆巴里作家、艺术家俱乐部。

上演塞拉利昂著名剧作家萨里夫·伊斯蒙的《亲爱的父亲和吃人的妖魔》并亲自参加演出。

1962—1963　在尼日利亚伊费大学教英语。

1962　第二次结婚，对方是尼日利亚女教师。

上演尼日利亚著名诗人、剧作家约翰·克拉克的名剧《山羊之歌》。

1963　《戏剧三种》由穆巴里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裘罗教士的磨难》、《沼泽地居民》、《强种》。

《狮子和宝石》、《森林之舞》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以单行本出版。

1964—1967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教英语。

1964　组建奥里森剧团。

在尼日利亚举办戏剧节，由“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奥里森剧团联合上演他的第一出穿插歌舞的时事讽刺剧《共和党人》。

导演约翰·克拉克的名剧《木筏》。

《强种》在伊巴丹首演。

《孔其的收获》在伊巴丹首演。

《戏剧五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森林之舞》、《狮子和宝石》、《沼泽地居民》、《裘罗教士的磨难》、《强种》。

1965　写成并导演时事讽刺剧《灯光熄灭之前》。

《路》在伦敦皇家剧院首演，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阐释者》(或译《译员》，但与作品涵意有出入)出版。

因涉嫌干扰政府领导人的选举遭短期拘留。

1966 获达喀尔黑人艺术节奖。

获约翰·惠廷戏剧奖。

1967 诗集《伊当里及其他》出版。

剧本《孔其的收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被任命为伊巴丹大学戏剧部和艺术剧院院长。

1967—1969 内战期间被尼日利亚军政府逮捕,作为政治犯先后关禁于拉各斯和卡多那监狱,1969 年 10 月获释。

1968 获乔克·坎贝尔小说奖。

1969—1972 任伊巴丹大学戏剧学院院长。

1969 《狱中诗抄》出版。

1970 《疯子和专家》在沃特福德、康涅狄格、纽约上演。

1971 《疯子和专家》在伦敦出版。

1972 《疯子和专家》在纽约出版。

《人死了——狱中笔记》在伦敦出版。

诗集《地穴中的梭子》在伦敦和纽约出版。

《裘罗戏剧两种:〈裘罗教士的磨难〉和〈裘罗变形记〉》在伦敦出版。

1972—1975 任尼日利亚伊费大学戏剧研究员、教授(1975 年以后任比较文学教授)。

1973 长篇小说《混乱的岁月》在伦敦出版。

《戏剧选集》第一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剧本五种:《森林之舞》、《沼泽地居民》、《强种》、《路》、《欧里庇底斯的酒神的伴侣》。

获利兹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74 《戏剧选集》第二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剧本五种:《狮子和宝石》、《孔其的收获》、《裘罗教士的磨难》、《裘罗变形记》、《疯子和专家》。

长篇小说《混乱的岁月》在纽约出版。

和南非诗人丹·布鲁特斯共同在阿克拉创建"非洲各族人

民作家协会”,被选为总书记。

1975　剧本《死神和国王的马弁》在伦敦出版。

1976　剧本《死神和国王的马弁》在纽约出版。

《奥贡·阿比比曼》(叙事诗)在伦敦出版。

文艺论著《神话、文学和非洲世界》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77　剧本《文尧西歌剧》在伊费大学初演。

1981　《在阿凯的童年生活》在伦敦出版。

讽刺短剧《失去控制的大米》由伊费大学流动剧团在拉各斯街上演出。

1982　《在阿凯的童年生活》在纽约、多伦多出版。

1983　讽刺剧《未来学家安魂曲》在尼日利亚各地巡回演出,同时上演时事讽刺系列短剧《重点项目》。

1984　讽刺剧《巨头们》出版(地点不详)。

1986　获诺贝尔文学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狮子和宝石　　第四辑
作者＝（尼日利亚）渥雷·索因卡著　　邵殿生等译
页数＝４５３
ＳＳ号＝１１０５４４１３
出版日期＝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第１版